《清代野史》第六辑

李文忠公事略……（1）
张文襄公事略……（97）
太平天国战纪……（127）
武昌纪事……（203）
弢园笔乘……（227）
洪杨异闻……（267）
庸庵文（十一则）……（299）
蓬山密记……（333）
牧斋遗事……（339）
桂藩事略（二则）……（349）

李文忠公事略

第一章　绪论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　上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　下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　上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　下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李文忠公事略

第一章　绪　　论

天下惟庸人无毁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语曰："盖棺论定。"吾见有盖棺后数十年、数百年而论犹未定者矣。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论人者将乌从而鉴之？曰有人于此，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毁之者亦达其极点。今之所毁，适足与前之所誉相消；他之所誉，亦足以此之所毁相偿。若此者何如人乎？曰是可谓非常人矣，其为非常之奸雄欤？为非常之豪杰欤？姑勿论。而要之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知此义者，可以读我之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以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常如之何？"俾斯

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口口口口共事，则无如何矣。"李默然云。此语据西报译出，寻常华文所登于《星轺日记》者，因有所忌讳不敢译录也。呜呼！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郁抑，有非旁观人所能知者。吾之所以责李者在此，吾之所以恕李者亦在此。

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以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夫以甲国人论乙国事，其必不能得其真相，固无待言。要之，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来第一紧要人物。读中国近世史者，不得不曰李鸿章，而读李鸿章传者，亦不得不手中国近世史，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故吾今此书，虽名之为"同光以来大事记"可也。

不宁惟是，凡一国今日之现象，必与其国前此之历史相应。故前史者，现象之原因，而现象者，前史之结果也。夫以李鸿章与今日之中国，其关系既如此其深厚，则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孟子曰："知人论世，"世固不易论，人亦岂易知耶？

今中国言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议和为李鸿章罪。吾以此为功罪，两失其当者也。昔比斯麦又尝语予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吸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可惧也。若夫吾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

置，果能有以少胜于李乎？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故吾所论李鸿章，为功罪于中国者，正别有在。

李鸿章今死矣，外国论者皆以李为中国第一人。又曰："李之死也，于中国今后之全局，必有所大变动。夫李鸿章果足称为中国第一人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今五十岁以上之人，三四品以上之官，无一可以望李之肩背者，则吾所能断言也。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抑吾冀夫外国人之所论非其真也，使其真也，则以吾中国之大，而惟一李鸿章是赖，吾国其尚有瘳耶？西哲有恒言曰："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时势所造之英雄，寻常英雄也。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何在而无时势？故读一部二十四史，如李鸿章其人之英雄者，车载斗量焉。若夫造时势之英雄，则阅千载而未一遇也。此吾中国历史所以陈陈相因，而终不能放一异彩以震耀世界也。吾作此书而感不绝于余心矣。

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掇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孟子曰："放流饭歠，而问无齿决，此之谓不知务。"殆谓是矣。李鸿章之晚年，蓍蓍失败，皆由于是。虽然，此亦何足深责，彼李鸿章固非能造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

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李鸿章不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不生于今日，而生于数十年以前。先彼而生，并彼而生者，曾无一能造时势之英雄以导之翼之，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惟李鸿章一人咎也。而况乎其所遭遇，又并其所志，而不能尽行哉！吾故曰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但此后有袭李而起者乎？其时势既已一变，则其所以为英雄者，亦自一变，其勿复以吾之所以恕李者，而自恕也。

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

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两事。

一曰：李鸿章所居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二曰：李鸿章所居，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一切权利恢复之时代也。

论者动曰："李鸿章，近世中国之权臣也。"吾未知论者所谓"权臣"，其界说若何，虽然，若以李鸿章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美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则其权固有迥不相侔者。而使李鸿章果为权臣也，以视古代中国权

臣专擅威福，挟持人主，天下侧目，危及社稷，而鸿章乃匪躬蹇蹇，无所觊觎，斯亦可谓“纯臣”矣。使鸿章而果为权臣也，以视近代各国权臣，风行雷厉，改革庶政，操纵如意，不避怨嫌，而鸿章乃委靡因循，畏首畏尾，无所成就，斯亦可谓“庸臣”也矣。虽然，李鸿章之所处，固有与彼等绝异者，试与读者，燃犀列炬，上下古今而一论之。

中国为专制政体之国，天下所闻知也。虽然，其专制政体，亦循进化之公理，以渐发达，至今代而始完满，故权臣之权，迄今而剥蚀几尽。溯夫春秋战国之间，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齐之陈田，为千古权臣之巨魁。其时纯然贵族政体，大臣之于国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枝强伤干，势所必然也。洎夫两汉天下为一，中央集权之政体，既渐发生，而其基未固。故外戚之祸特甚，霍、邓、窦、梁之属，接踵而起，炙手可热，王氏因之以移汉祚，是犹带贵族政治之余波焉。苟非有阀阅者，则不敢觊觎大权。范晔《后汉书》论张奂、皇甫规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命可移，而犹鞠躬狼狈无有悔心，以是归功儒术之效，斯固然矣，然亦贵族秉权之风未衰，故非贵族者不敢有异志也，斯亦为权臣之第一种类。及董卓以后，豪杰蜂起，曹操乘之，以窃大位，以武功而为权臣者自操始。此后，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之徒，皆循斯轨，斯为权臣之第二种类。如秦之商鞅，汉之霍光、诸葛亮，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皆起于布衣无所凭借，而以才学结主知，委政受成，得行其志，举国听命，权倾一时，庶几有近世立宪国大臣之位置焉，此为权臣之第三种类。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

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侂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此为权臣之第四种类。以上四者，中国数千年所称“权臣”，略尽于是矣。

要而论之，愈古代则权臣愈多，愈近代则权臣愈少。此其故何也？盖权臣之消长，与专制政体之进化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之发达，其大原力有二端焉：一由教义之浸淫，二由雄主之布画。孔子鉴周末贵族之极敝，思定一尊以安天下，故于权门疾之滋甚，立言垂教，三致意焉。汉兴，叔孙通、公孙弘之徒，缘饰儒术，以立主威。汉武帝表六艺，黜百家，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天泽之辨益严，而世始知以权臣为诟病。尔后二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宋贤大扬其波，基础益定。凡缙绅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义礼既入人心，自足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名教，以就围范。若汉之诸葛，唐之汾阳，及近世之曾、左以至李鸿章，皆受其赐者也。又历代君主，鉴兴亡之由，讲补救之术，其法日密一日，故贵族柄权之迹，至汉末而殆绝。汉光武、宋艺祖之待功臣，优其厚秩，解其兵柄。汉高祖、明太祖之待功臣，摭其疑似，夷其家族。虽用法宽忍不同，而削权自固之道则一也。洎乎近世，天下一于郡县，采地断于世袭，内外彼此，互相牵制，而天子执长鞭以笞箠之。虽复侍中十年，开府千里，而一诏朝下，印绶夕解，束手受制，无异匹夫。故居要津者，无所几幸，惟以持盈保泰，守身全名相劝勉，岂必性善于古人哉？亦势使然也。以此两因，故杰黠者有所顾忌，不敢肆其志，天下借以少安焉。而束身自爱之徒，常有深渊薄冰之戒，不欲居嫌疑之地。虽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

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逮于本朝，又有特别之大原因焉。本朝以东北一部落，崛起龙飞，入主中夏，以数十万之客族，而驭数万万之主民，其不能无彼我之见，势使然也。自滇闽粤三藩以降将开府，成尾大不掉之形，竭全力以克之，而后威权始统于一。溯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无权臣；若鳌拜，若和珅，若肃顺，端华之徒，差足与前代权门比迹者，皆满人也。计历次军兴，除定鼎之始不俟论外，若平三藩、平准噶尔、平青海、平回部、平哈萨克、布鲁特、敖罕巴达克、爱乌罕、平西藏廓尔喀、平大小金川、平苗、平白莲教、平天理教、平喀什噶尔、出师平数，皆用旗营，以亲王贝勒或满大臣督军。若夫平时内而枢府，外而封疆，汉人备员而已，于政事无有所问。如顺治、康熙间之洪承畴，雍正乾隆间之张廷玉，虽位尊望重，然实一弄臣耳。自余百僚，更不足道。故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及洪杨之难发也，赛尚阿、琦善皆以大学士为钦差大臣，率八旗精兵以远征，迁延失机，令敌坐大。至是，始知旗兵之不可用，而委任汉人之机，乃发于是矣。故金田一役，实满汉权力消长之最初关头也。及曾、胡诸公起于湘鄂，为平江南之中坚，然犹命官文以大学士领钦差大臣，当时朝廷不得不倚重汉人，然岂能遽推心于汉人哉？曾、胡以全力交欢官文，每以军议奏事，必推为首署。遇事归功，报捷之疏，特官乃发，其协谦固可敬，其苦心亦可怜矣。试一读《曾文正集》，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信力犹不及曾者乎！吾故曰，学鸿章之地位，比诸汉之霍光、曹操，明之张居正，与夫近世欧洲日本所谓立宪君主国之大臣，有迥不相侔

者，势使然也。且论李鸿章之地位，更不可不明中国之官制。李鸿章历任之官，则大学士也，北洋大臣也，总理衙门大臣也，商务大臣也，江苏巡抚、湖广、两广、直隶总督也，自表面上观之，亦可谓位极人臣矣。虽然，本朝雍正以来，政府之实权，在军机大臣也。自同治以后，督抚之权虽日盛，然亦存乎其人，不可一例。故一国政治上之功罪，军机大臣当负其责任之大半。虽李鸿章之为督抚，与寻常之督抚不同，至若举近世四十年来之失政，皆归于李之一人，则李固有不任受者矣。试举同治中兴以来军机大臣之有实力者如下：

第一　文祥，沈桂芬时代　　同治初年
第二　李鸿藻，翁同和时代　　同治末年及光绪初年
第三　孙毓汶，徐用仪时代　　光绪十年至光绪廿一年
第四　李鸿藻，翁同和时代　　光绪廿一年至光绪廿四年
第五　刚毅，荣禄时代　　光绪廿四年至今

案：观此表，亦可观满汉权力消长之一斑。自发捻以前，汉人无执政者，文文忠汲引沈文定，实为汉人掌政权之嚆矢。其后李文正、翁师傅，孙、徐两尚书继之，虽其人之贤否不必论，要之同治以后，不特封疆大吏，汉人居其强半，即枢府之地，实力亦骤增焉。自戊戌八月以后，形势又一变矣。此中消息，言之甚长，以不关此书本旨，不具论。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数十年来共事之人可知矣。虽其人贤否，才不才，未便细论，然要之皆非与李鸿章同心、同力、同见识、同主义者也。李鸿章所诉于俾斯麦之言，其谓是耶？其谓是耶！而况乎军机大臣之所仰承风旨者，今别有在也，此吾之所以为李

鸿章悲也。抑吾之此论，非有意袒李鸿章而为之解脱也。即使李鸿章果有实权，尽行其志，吾知其所成就，亦决无以远过于今日。何也？以鸿章固无学识之人也。且使李鸿章真为豪杰，则凭藉彼所固有之地位，亦安在不能继长增高，广植势力，以期实行其政策于天下？彼格兰斯顿、俾斯麦、亦岂无阻力之当其前者哉？是固不得为李鸿章作辩护人也。虽然，若以中国之失政，而尽归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钺，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此吾于李鸿章之地位，所以不得不断断置辩也。若其功罪及其人物如何，请于末简纵论之。

第三章　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

李鸿章之家世　　欧力东渐之势
中国内乱之发生　　李鸿章与曾国藩之关系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庐州府合肥县人。父名进文，母沈氏，有子四人。瀚章官至两广总督，鹤章、昭庆皆从军有功，鸿章其仲也。生于道光三年癸未，西历一千八百二十三年正月五日。幼受学寻常塾师，治帖括业，年二十五成进士，入翰林，实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也。

李鸿章之初生也，值法国大革命之风潮已息，绝世英雄拿破仑窜死于绝域之孤岛。西欧大陆之波澜既已平复，列国不复自相侵掠，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于是，数千年一统垂裳之中国，遂日以多事：伊犁界约，与俄人违言于北；鸦片战

役，与英人肇衅于南。当世界多事之秋，正举国需才之日，加以瓦特氏新发明汽机之理，艨艟轮舰，冲涛跋浪，万里缩地，天涯比邻。苏彝士河开凿功成，东西相距骤近，西力东渐，奔腾澎湃，如狂飚，如怒潮，挈岸砰崖，黯日蚀月，遏之无可遏，抗之无可抗。盖自李鸿章有生以来，实为中国与世界始有关系之时代，亦为中国与世界交涉最艰之时代。

翻观国内之情实，则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海内日以多事：乾隆六十年，遂有湖南、贵州红苗之变；嘉庆元年，白莲教起，蔓延及于五省，前后九年，嘉庆九年，耗军费二万万两，乃仅平之。同时，海寇蔡牵等，窟穴安南，侵扰两广，闽、浙诸地，大遭蹂躏，至嘉庆十五年，仅获戡定；而天理教李文成、林清等旋起，震扰山东，直隶，陕西亦有蕲截之警；道光间又有回部张格尔之乱，边境扰动，官军大举征伐，亘七年仅乃底定。盖当嘉道之间，国力之疲敝，民心之蠢动已甚，而举朝醉生梦死之徒，犹复文恬武熙，太平歌舞，水深火热，无所告诉，有识者固稍忧之矣。

抑中国数千年历史，流血之历史也，其人才，杀人之人才也。历观古今已往之迹，惟乱世乃有英雄，而平世则无英雄，事势至道、咸末叶，而所谓英雄，乃始磨刀霍霍，以待日月之至矣。盖中国自开辟以来，无人民参与国政之例。民之为官吏所凌逼，憔悴虐政，无可告诉者，其所以抵抗之术，只有两途：小则罢市，大则作乱。此亦情实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又易姓受命，视为故常。败则为寇，成则为王。汉高明太，皆起无赖，今日盗贼，明日神圣，惟强是崇，他靡所云。以此习俗，以此人心，故历代揭竿草泽之事，不绝于史简。其间有承平百数十年者，不过经前次

祸乱屠戮以后，人心厌乱，又户口顿少，谋生较易。或君相御下有术，以小恩小惠，徼结民望，弥缝补苴，聊安一时而已。实则全国扰乱之种子，无时间绝，稍有罅隙，即复承起。故数千之史传，实以脓血充塞，以肝脑涂附，此无可为讳者也。本朝既龙兴关外，入主中华，以我国民自尊自大蔑视他族之心，自不能无所芥蒂。故自明亡之后，其遗民即有结为秘密党会，以图恢复者，二百余年不绝。蔓延于十八行省，所在皆是。前次虽屡有所煽动，而英主继踵，无所得逞，郁积既久，必有所发。及道咸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著，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雾氛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所谓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英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英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鸿章初以优贡客京师，以文字受知于曾国藩，因师事焉。日夕过从，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毕生所养，实基于是。及入翰林，未三年而金田之乱起。洪秀全以一匹夫，揭竿西粤，仅二年余，遂乃蹂躏全国之半，东南名城，相继陷落，土崩瓦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时鸿章在安徽原籍，赞巡抚福济及吕贤基军事。时庐州已陷，敌兵分据近地为犄角之势。福济欲复庐州，不能得志，鸿章乃建议先取含山巢县，以绝敌援。福济即授以兵，遂克二县，于是鸿章知兵之名始著。时咸丰四年十二月也。

当洪秀全之陷武昌也，曾国藩以礼部侍郎丁忧在籍，奉旨帮办团练，慨然以练劲旅靖大难为己任，于是湘军起。湘军者，淮军之母也。是时，八旗绿营旧兵，皆窳惰废弛，怯懦阘冗，无所可用。其将校皆庸劣无能，暗弱失职。国藩深察大局，非扫除而

更张之，必不奏效。故延揽人才，统筹全局，坚忍刻苦，百折不挠。恢复之基，实始于是。

秀全既据金陵，骄汰渐生，内相残杀，腐败已甚。使当时官军得入，以实力捣之，大难之平，指顾间事耳。无如官军之骄汰腐败，更甚于敌。咸丰六年，向荣之金陵大营一溃，和春、张国梁之金陵大营再溃，驯至江浙相继沦陷，敌氛更甚于初年。加以七年丁巳以来，与英国开衅，当张国梁、和春阵亡之时，即英法联军入北京烧圆明园之日，天时人事，交侵洊逼，盖至是而祖宗十传之祚，不绝者如线矣。

曾国藩虽治兵十年，然所任者仅上游之事。固由国藩深算慎重，不求急效，取踏实地步，节节进取之策，亦由朝廷委任不专，事权不一，未能尽行其志也。故以客军转战两湖江皖等省，其间为地方大吏掣肘失机者，不一而足，是以功久无成。及金陵大营之再溃，朝廷知舍湘军外，无可倚重。十年四月，乃以国藩署两江总督，旋实授，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于是兵、饷之权始归于一，乃得与左、李诸贤，合力以图苏皖江浙，大局始有转机。

李鸿章之在福济幕也，福尝疏荐道员。郑魁士沮之，遂不得授。当时，谣诼纷纭，谤谗屡起，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后虽授福建延邵建遗缺道，而拥虚名，无官守。及咸丰八年，曾国藩移师建昌，鸿章来谒，遂留幕中。九年五月，国藩派调湘军之在抚州者，旧部四营，新募五营，使弟国荃统领之，赴景德镇助剿，而以鸿章同往参赞。江西肃清后，复随曾国藩大营两年有奇。十年，国藩督两江，议兴淮阳水师，请补鸿章江北司道，未行。复荐两淮运使，疏至，文宗北行，不之省。是时，鸿章年三十

八，怀才郁抑，抚髀蹉跎者，既已半生，自以为数奇，不复言禄矣。呜呼，此天之所以扼李鸿章欤？抑天之所以厚李鸿章欤？彼其偃蹇颠沛十余年，所以练其气，老其才，以为他日担当大事之用，而随赞曾军数年中，又鸿章最得力之实验学，而终身受其用者也。

第四章　兵家之李鸿章　上

李鸿章之崛起与淮军之成立　当时官军之弱及饷源之竭　江浙两省得失之关系　常胜军之起　李鸿章与李秀成之劲敌　淮军平吴之功　江苏军与金陵军江浙军之关系　金陵之克复

秦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项羽定霸后，韩信始出现。汉末之乱，天下纷扰，豪杰云起。及曹操定霸后，诸葛亮始出现。自古大伟人，其进退出处之间，天亦若有以靳之，必待机会已熟，持满而发，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谢康乐有言："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成佛必居灵运后。"吾观中兴诸大臣，其声望之特达，以李鸿章为最迟，而其成名之高，当国之久，亦以李鸿章为最盛。事机满天下，时势造英雄，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

当咸丰六七年之交，敌氛之盛，达于极点。而官军凌夷益盛，庙算动摇无定，各方面大帅，互相猜忌；加以军需缺乏，司农仰屋，惟恃各省自筹饷项，支支节节，弥东补西，以救一日之急。当此之时，虽有大略雄才，其不能急奏肤功，事理之易明也。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

先是，洪杨既据南京，蹂躏四方，十八行省，无一寸干净土。历经十年，不克戡定，北京政府之无能力，既已暴著于天下。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以文明友交待之，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其后，洪秀全骄侈满盈，互相残杀，内治废弛，日甚一日。欧美识者，审其举动，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所谓拜上帝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于是英法美各国，皆一变其方针，咸欲北京朝廷，假借兵力，以助戡乱。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实咸丰十年事也。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溯长江以助剿，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以述其意。

按：欧美诸邦，是时新通商于中国，其必不欲中国之扰乱固也。故当两军相持，历年不决之际，彼等必欲有所助，以冀速定。而北京政府之腐败，久已为西人所厌惮，其属望于革命军者必加厚，亦情势之常矣。彼时欧美诸国，右投则官军胜，左投则敌军胜，胜败之机，间不容发。使洪秀全而果有大略，具卓识，内修厥政，外谘交涉，速与列国通商定约，因假其力以定中原，天下事未可知也，竖子不悟，内先腐败，失交树敌，终为夷僇，不亦宜乎？而李文忠等之功名，亦于此成矣。

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文宗远在热河，虽和议已定，而猜忌之心犹盛。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不敢专断，一面请之于行在所，一面询诸江南、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等，使具陈其意见。当时，极力反

1154130

对之，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惟江北欽差大臣袁甲三。袁世凯之父也。薛焕虽不以为可，而建议雇印度兵，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白齐文为队长。曾国藩覆奏，其意亦略相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外人以美意周旋，不宜拂之。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一面利用外国将官，以收剿贼之实效。于是朝廷依议，谢绝助剿，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此实常胜军之起点，而李鸿章勋名崛起之始，大有关系者也。

华尔者，美国纽约人也，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为将官，以小罪去国，潜匿上海。当咸丰十年，洪军蹂躏江苏，苏、常俱陷。上海候补道杨坊，知华尔沈毅有才，荐之于布政使吴煦；煦乃请于美领事，赦其旧罪，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使训练之，以防卫苏沪。其后屡与敌战，常能以少击众，所向披靡，敌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常胜军之立，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

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之形势。

江浙两省，中国财赋之中坚也。无江浙，则是无天下，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争饷源则莫如苏杭，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且安庆新克复，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乃遣其将李秀成、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以牵制官军之兵力。秀成军锋极锐，萧山、绍兴、宁波、诸暨、杭州皆连陷；浙抚王有龄死之，江苏城邑，扰陷殆遍，避乱者群集于上海。

安庆克复之后，湘军声望益高，最者延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慑于曾国藩者，皆或死或罢，以故征剿之重任，全集于国藩之一

身，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规复苏、常、杭失陷郡县，五日之中，严谕四下。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面谒国藩，哀乞遣援，谓吴中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端：曰乡团，曰枪船，曰内应是也；有仅完之土，而不能持久者三城：曰镇江，曰湖州，曰上海是也。国藩见而悲之。时饷乏兵单，楚军无可分拨，乃与李鸿章议，期以来年二月济师。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有旨询苏帅于国藩，国藩以李鸿章对，且请酌拨数千军，使驰赴下游，以资援剿。于是，鸿章归庐州募淮勇。既到安庆，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

先是，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居民大困。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树珊兄弟，周盛波、盛传兄弟，及潘鼎新、刘铭传等，自咸丰初年，即练民团以卫乡里，筑堡垒以防寇警。故安徽全省糜烂，而合肥独完。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因旧团而加以精练，二张，二周、潘、刘咸从焉。淮人程学启者，向在曾国荃部下，官至参将，智勇绝伦，国藩特选之，使从鸿章。其后以勇敢善战，名冠一时。又淮军之初成也，国藩以湘军若干营，为之附援，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受指挥于鸿章麾下，即郭松林是也。以故淮军名将，数程、郭、刘、潘、二周、二张。

同治元年二月，淮军成，凡八千人。拟溯江而下，傍贼垒冲过，以援镇江。计未决，二十八日，上海官绅筹银十八万两，雇轮船七艘，驶赴安庆奉迎，乃定以三次载赴上海。三月三十日，鸿章全军抵沪，得旨署理江苏巡抚，以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薛焕原江苏巡抚也。此时常胜军之制，尚未整备。华尔以一客将

督五百人守松江。是年正月，敌众万余人来犯松江，围华尔数十匝，华尔力战破之。及鸿章之抵上海也，华尔所部属焉。更募华人壮勇附益之，使加训练，其各兵勇俸给，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松江府者，在苏浙境上，提督驻扎之地，而江苏之要冲也。敌军围攻之甚急，李鸿章乃使常胜军与英、法防兵当时，英法有防兵若干，专屯上海自保租界。合攻松江南之金山卫及奉贤县。淮军程学启、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诸将，攻松江东南之南汇县。敌兵力斗，英法军不支，退却，嘉定县又陷，敌乘胜欲进迫上海。程学启邀击大破之，南汇之敌将吴建瀛、刘玉林等开城降。川沙厅在吴淞口南岸敌军万余又来犯，刘铭传固守南汇，大破之，遂复川沙厅。然敌犹雄劲不屈，以一队围松江青浦，以一队屯福广塘桥，集于泗滨，以窥新桥。五月，程学启以孤军屯新桥，当巨敌之冲，连日被围甚急。鸿章闻之，自提兵赴援，与敌军遇于徐家汇，奋斗破之。学启自营中望见鸿章帅旗，遽出营夹击，大捷，斩首三千级，俘馘四百人，降者千余。敌军之屯松江府外者，闻报震骇，急引北走，围遂解。沪防解严。

淮军之初至上海也，泰西人见其衣帽粗陋，窃笑嗤之，鸿章徐语左右曰："军之良窳，岂在服制耶？须彼见吾大将旗鼓，自有定论耳。"至是欧美人见淮军将校之勇毅，纪律之整严，莫不改容起敬，而常胜军之在部下者，亦始帖然服李之节制矣。

当时，曾国藩既已独力拜讨贼之大命，任重责专，无所旁贷，无所掣肘。于是以李鸿章图苏，左宗棠图浙，曾国荃图金陵。金陵，敌之根据地也，而金陵与江浙两省实相须以成其雄，故非扫荡江苏之敌军，则金陵不能坐困；而非攻围金陵之敌巢，则江

苏亦不能得志。当淮军之下沪也，曾国荃与杨载福、后改名岳 斌彭玉麟等，谋以水陆协进，破长江南北两岸之敌垒。四月，国荃自太平府沿流下长江，拔金柱关，夺东梁山营寨，更进克秣陵关、三汊河、江心洲、蒲包洲。五月，遂进屯金陵城外雨花台，实李鸿章解松江围之月也，故论此役之战绩，当知湘军之能克金陵，歼巨敌，非曾国荃一人之功，实由李鸿章等断其枝叶，使其饷源兵力，成孤立之势，而根干不得不坐凋。淮军之平全吴，奏肤功，亦非李鸿章一人之功，实由曾国荃等捣其巢穴，使其雄帅骁卒，有狼顾之忧，而军锋不得不挫顿。东坡句云："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同治元、二年间，亦中国有史以来之一大观矣。

李秀成者，李鸿章之劲敌，而敌将中后起第一人也。洪秀全之初起也，其党中杰出之首领，曰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当时号为五王。既而冯、萧战死于湖南。杨、韦金陵争权，互相屠杀。石达开独有大志，不安其位，别树一帜，横行湖南、江西、广西、贵州、四川诸省。于是，五王俱尽。咸丰四五年之间，官军最不振，而江南之敌势亦寖衰矣。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鼢鼠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游，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

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与曾国荃费殚心力，以非常之钜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李鸿章自南汇一役，根基渐定，欲与金陵官军策应，牵制敌势，遂定进攻之策。是岁七月，使程学启、郭松林等攻青浦县城，拔之。并发别军，驾汽船渡海，攻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拔之。八月，李秀成使谭绍洸拥众十余万，犯北新泾。江苏地，去上海汉数里。刘铭传邀击大破之，敌遂退保苏州。

其月，淮军与常胜军共入浙江，攻慈谿县，克之。是役也，常胜军统领华尔奋战，先登，中弹贯胸，卒，遗命以中国衣冠殓。白齐文代领常胜军。

是岁夏秋之交，江南疠疫流行，官军死者枕藉。李秀成乘之，欲解金陵之围，乃以闰八月选苏州、常州精兵十余万，赴金陵，围曾国荃大营，以西洋开花大炮数十门，并轰击十五昼夜，官军殊死战，气不稍挫。九月，秀成复使李世贤自浙江率众十余万，合围金陵，攻击益剧。曾国藩闻报，大忧之，急徵援于他地。然当时江浙及江北各方面之官军，皆各有直接之责任，莫能赴援。此役也，实军兴以来，两军未曾有之剧战也。当时，敌之大军二十余万，而官军陷于重围之中者，不过三万余，且将卒病死、战死及负伤者过半焉。而国荃与将士同甘苦，共患难，相爱如家人父子，故三军乐为效死，所以能抗十倍之大敌，以成其功也。秀成既不能拔，又以江苏地面官军之势渐振，恐江苏失而金陵亦不能独全，十月遂引兵退，雨花台之围乃解。

案：自此役以后，洪秀全之大事去矣。夫屯兵于坚城之下，兵家所大忌也。向荣、和春既两度以此致败，故曾文正甚鉴

之，甚慎之。曾忠襄之始屯雨花台，文正屡戒焉。及至此役，外有十倍强悍之众，内有穷困决死之寇，官军之危，莫此为甚。乃敌军明知官军寡单如此，其疮痍又如彼，而卒不敢肉薄突入，决一死命，以徼非常之功于俄顷。而顾亏此一篑，忽焉引去，遂致进退失据，随以灭亡，何也？盖当时敌军将帅，富贵已极，骄侈淫佚，爱惜生命，是以及此，此亦官军所始念不及也。曾文正曰："凡军最忌暮气，当道咸之交，官军皆暮气，而贼军皆朝气。及同治初元，贼军皆暮气，而官军皆朝气。得失之林，皆在于是。"谅哉言乎！以李秀成之贤，犹且不免，若洪秀全者，冢中枯骨，更何足道？所谓"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殷鉴不远，有志于天下者，其可以戒矣！洪秀全者，市井无赖，一朝蜗起，不数岁而蹂躏天下之半。不能以彼时风驰云捲，争大业于汗马之上，遂乃苟安金陵，视为安乐窝。潭潭府第，真陈涉之流亚哉！株守一城，坐待围击，故向荣、和春之溃，非洪秀全自有可以不亡之道，特其所遇之敌，亦如唯之与呵，相去无几，故得以延其残喘云尔。呜呼，曾、洪兴废之间，天耶？人耶？君子曰人也。

又案：此役为湘淮诸将立功之最大关键。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忠襄久屯之军，无从保全。读史者不可不于此著眼焉。

李秀成之围金陵也，使其别将谭绍洸、陈炳文留守苏州。九月，绍洸等率众十余万，分遣自金山、太仓而东。淮军诸将防之，战于三江口，四汪口，互有胜败。敌复沿运河设屯营亘数十

里，驾浮桥于运河及其支流，以互相往来进攻黄渡，围四江口之官军甚急。九月廿二日，鸿章部署诸将攻其本营，敌强悍善战，淮军几不支。刘铭传、郭松林、程学启等身先士卒，挥剑奋斗，士气一振，大破之，擒斩万余人。四江口之围解。常胜军统领华尔之死也，白齐文以资格继其任。白氏之为人，与华氏异，盖权谋黠猾之流也。时，见官军之窘蹙，乃窃通款于李秀成，十月谋据松江城为内应，至上海协迫道台杨坊，要索军费巨万，不能得，遂殴打杨道，掠银四万两而去。事闻，李鸿章大怒，立与英领事交涉，黜白齐文，使偿所攫金，而以英国将官戈登代之。常胜军始复为用，时同治二年二月也。此实为李鸿章与外国办交涉第一事，其决断强硬之概，论者韪之。

白齐文黜后，欲杀之，而为美领事所沮，遂放之。复降于李秀成，为其参谋，多所策画，然规模狭隘。盖劝秀成弃江浙，斩其桑茶，毁其庐舍，而后集兵力北向，据秦晋齐豫中原之形势，以控制东南，其地为官军水师之力所不及，可成大业云云。秀成不听，白齐文又为敌军购买军械，窃掠汽船，得新式炮数门，献之秀成。以故苏州之役，官军死于宝带桥数百人。其后不得志于秀成，复往漳州投贼中，卒为郭松林所擒死。

先是，曾国藩获敌军牒者，得洪秀全与李秀成手谕，谓湖南北及江北，今正空虚，使李秀成提兵二十万，先陷常熟，一面攻扬州，一面窥皖楚。国藩乃驰使李鸿章，使先发制之，谓当急取太仓州，以扰常熟，牵制秀成，使不得赴江北。鸿章所见适同，同治二年二月，乃下令常熟守将，使死守待援，而遣刘铭传、潘鼎新、张树珊率所部驾轮船赴福山，与敌数十战皆捷。别遣程学

启、李鹤章攻太仓、昆山县以分敌势，而使戈登率常胜军，与淮军共攻福山，拔之，常熟围解。三月，克复太仓、昆山，擒敌七千余，程学启之功最伟，戈登自此亦敬服学启焉。

五月，李秀成出无锡，与五部将拥水陆军数十万，图援江阴，据常熟。李鸿章遣其弟鹤章及刘铭传，郭松林等，分道御之。铭传、松林与敌之先锋相遇，击之获利，然敌势太盛，每战死伤相当。时敌筑连营于运河之涯，北自北涸，南至张泾桥，东自陈市，西至长寿，纵横六七十里，垒堡百数，皆扼运河之险，尽毁桥梁，备炮船于河上，水陆策应，形势大炽。

鹤章与铭传谋，潜集材木，造浮桥，夜半急渡河袭敌，破敌营在北涸者三十二。郭松林亦进击力战，破敌营在南涸者三十五。焉盛波之部队，破敌营之在麦市桥者二十三，敌遂大溃，死伤数万，河为不流。擒其酋将百余人，马五百匹，船二十艘，兵器、弹药、粮食称是。自是，顾山以西无敌踪，淮军大振，六月，吴江敌将望风降。

程学启率水陆万余人，与铭传谋复苏州，进破花泾港，降其守将，屯潍亭。七月，李鸿章自将，克复太湖厅，向苏州进发。先使铭传攻江阴，敌之骁将陈坤书与湖南、湖北、山东四大股十余万众，并力来援。鸿章、铭传亲觇敌势，见其营垒大小棋列，西自江滨，东至山口，乃定部署，猛进攻之。敌抵抗甚力，相持未下，既而城中有内变者，开门纳降。江阴复。

时，学启别屯苏州附近，连日力战，前后凡数十捷。敌垒之在宝带桥、五龙桥、蠡口、黄埭、浒关、王瓜泾、十里亭、虎丘、观音庙者十余处皆陷。而郭松林之军亦大捷于新塘桥，斩伪王二名，杀伤万余人，夺船数百艘，敌水军为之大衰。李秀成

癉愤流涕，不能自胜。自是淮军威名震天下。

敌军大挫后，李秀成大举图恢复，使其部将纠合无锡、溧阳、宜兴等处众八万余，船千余只，出运河口。而自率精锐数千，据金匮，援苏州，互相策应，与官军连战，互有胜败。十月十九日（二年），李鸿章亲督军，程学启、戈登为先锋，进迫苏州城。苦战剧烈，遂破其外郭。秀成及谭绍洸等引入内城，死守不屈。既而官军水陆并进，合围三面，城中粮尽，众心疑惧。其裨将郜云官等，猜疑携贰，遂通款于程学启，乞降。于是学启与戈登亲乘轻舸，造城北之洋澄湖，与云官等面订降约，使杀秀成、绍洸以献，许以二品之赏，戈登为之保人，故云官等不疑，然卒不忍害秀成，乃许斩绍洸而别。

李秀成微觉其谋，然事已至此，无可奈何，乃乘夜出城去（十月廿三夜）。廿四日，谭绍洸以事召云官于帐中，云官乃与骁将汪有为俱见绍洸，即刺杀之，并掩击其亲军千余人，遂开门降。廿五日，云官等献绍洸首，请程学启入城验视，其降酋之列衔如左：

一、纳王郜云官　二、比王伍贵文　三、康王汪安均
四、宁王周文佳　五、天将军范起发　六、天将军张大洲
七、天将军汪环武　八、天将军汪有为

当时，八将所部兵城中者尚十余万人，声势汹汹。程学启既许以总兵副将等职，至是求如约。学启细察此八人，谓狼子野心，恐后不可制，乃与李鸿章密谋。设宴大艑彼等于坐舰，号炮一响，伏兵起而骈戮之，并杀余党之强御者千余，余众俱降。苏州定。鸿章以功加太子少保。

先是，八酋之降也，戈登实为保人。至是闻鸿章之食言也，

大怒，欲杀鸿章以偿其罪。自携短铳以觅之，鸿章避之，不敢归营。数日后，怒渐解乃止。

案：李文忠于是有惭德矣！夫杀降已为君子所不取，况降而先有约，且有保人耶？故此举有三罪焉：杀降背公理一也，负约食言二也，欺戈登负友人三也。戈登之切齿痛恨，至欲剸刃其腹，以泄大忿，不亦宜乎？虽彼鉴于苗沛霖、李世忠故事，其中或有所大不得已者存，而李文忠生平，好用小智小术，亦可见其概矣。

苏州之克复，实江南戡定第一关键也。先是，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各以孤军东下，深入重地，彼此不能联络策应，故力甚单而势甚危。苏州之捷，李鸿章建议统筹全局，欲乘胜进入浙地，与曾、左两军，互相接应，合力大举，是为官军最后结果第一得力之著。十一月，刘铭传、郭松林、李鸿章进攻无锡，拔之，擒斩其将黄子隆父子。于是鸿章分其军为三大部队，其（甲）队自率之，（乙）队程学启率之入浙，拔平湖、乍浦，澉浦、海盐、嘉善，迫嘉兴府。左宗棠之军（浙军），亦进而与之策应，入杭州界，攻余杭县，屡破敌军。（丙）队刘铭传、郭松林等率之，与常胜军共略常州，大捷，克复宜兴、荆溪，擒敌将黄靖忠。鸿章更使郭松林进攻溧阳，降之。

时，敌将陈坤书有众十余万，据常州府，张其翼以捣官军之后背。李鸿章与刘铭传当之，敌军太盛，官军颇失利，坤书又潜兵迂入江苏腹地，出没江阴、常熟、福山等县，江阴、无锡戒严，江苏以西大震。李鸿章乃使刘铭传，独当常州方面，而急召郭松林弃金坛，昼夜急赴，归援苏州。又使李鹤章急归守无锡，杨鼎勋、张树声率别军扼江阴之青阳、焦阴，断敌归路，时敌

军围常熟益急，苦战连日，仅支。又并围无锡，李鸿章坚壁固守，几殆，数日，郭松林援军至，大战破敌，围始解。松林以功授福州镇总兵。

先是，程学启围嘉兴（此年正月起），极急。城中守兵，锋锐相当，两军死伤枕籍。二月十九日，学启激厉将士，欲速拔之，躬先陷阵，越浮桥，肉薄梯城。城上敌兵死守，弹丸如雨，忽流弹中学启左脑，部将刘士奇见之，立代主将督军，先登入城。士卒怒愤，勇气百倍，而潘鼎新、刘秉璋等亦水陆交进，遂拔嘉兴。

程学启被伤后，卧疗数日，遂不起，遂以三月十日卒。予谥忠烈。李鸿章痛悼流涕。嘉兴府之克复也，杭州敌焰大衰，遂以二月二十三日，十九嘉兴克复敌大队乘夜自北门脱出。左军以三月二日入杭州城。至是，苏军（李军）与浙军（左军）之连络全通，势始集矣。

程学启之卒也，鸿章使其部将王永胜、刘士奇分领其众，与郭松林会至福山镇，进击沙山，连战破之，至三河口，斩获二万人。鸿章乃督诸军合围常州，使刘铭传击其西北，破之；郭松林攻陈桥渡大营，破之；张树声、周盛波、郑国魁等袭河边敌营二十余，皆破之。败军溃走，欲还入城。陈坤书拒之，敌死城下者不可胜数。三月二十二日，李军进追常州城，以大炮及炸药轰城，城崩数十丈，选死士数百人，梯以登。陈坤书骁悍善战，躬率悍卒出战拒之，修补缺口。官军死者数百人，鸿章愤怒，督众益治攻具，筑长围连日猛攻。两军创钜相当，经十余日，李鸿章自督师，刘铭传、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等，身先士卒，奋战登城，敌始乱。陈坤书犹不屈，与其将费天将共率悍党，叱咤巷

战。松林遂力战，擒坤书，天将亦为盛波所禽。洛传大呼传令："投兵器降者赦之。"立降万余，官军死者亦千数，常州遂复，时四月六日也。至是，江苏军（李军）与金陵军（曾军）之联络全通。江苏全省中，除金陵府城内，无一敌踪矣。

自同治元年壬戌春二月，李鸿章率八千人下上海，统领淮军、常胜军，转斗各地，大小数十战。始于松江，终于嘉兴、常州，凡两周岁，至同治三年甲子，夏四月平吴功成。

案：李鸿章平吴大业，固由淮军部将骁勇坚忍，而其得力于华尔、戈登者实多，不徒常胜军之战胜攻取而已。当时，李秀成智勇绝伦，军中多用西式枪炮。程、刘、郭、周、张、潘诸将，虽善战，不过徒恃天禀之勇谋，而未晓新法之作用。故淮军初期与敌相遇，屡为所苦。李鸿章有鉴于是，故诸将之取法常胜军之利用其器械者，亦不少焉。而左宗棠平浙之功，亦得力于法国将官托格比吉格尔之徒甚多。本朝之绝而复续，盖英法人大有功焉。彼等之意，欲藉以保东亚和平之局，而为商务之一乐园也。而岂料其至于今日，犹不先自振，而将来尚恐不免有瓜分豆剖在其后乎？

先是，曾国荃军水陆策应，围金陵既已二稔。至甲子正月，拔雨花山之石垒。敌失其险，外围始合，内外不通，粮道已绝，城中食尽。洪秀全知事不可为，于四月二十七日，饮药死，诸将拥立其子洪福。当时，官军尚未知悉，朝旨屡命李鸿章移江苏得胜之师，助剿金陵。曾国荃以为城破既衰，粮弹俱尽，歼灭在即，耻借鸿章之力，而李鸿章亦不愿分曾之功，深自抑退，乃托言盛暑不利用火器，固辞不肯进军。朝廷不喻李鸿章之旨，再三敦促。国荃闻之，忧愤不自胜，乃自五月十八日起，日夜督将士猛攻地

保城，即龙脖子，山阴之坚垒，险要第一之地也。遂拔之，更深穿地道，自五月三十至六月十五，隧道十余处皆成，乃严戒城外各营，各整战备，别悬重赏，募死士，约乘缺先登，时李秀成在金陵，秀全死后，号令一出其手。秀成知人善任，恩威并行，人心服之，若子于父。五月十五日，秀成自率死士数百人，自太平门缺口突出。又别遣死士数百，冒官兵服式，自朝阳门突出，冲入曾营，纵火哗噪。时官军积劳疲惫，战力殆尽，骤遇此警，几于瓦解兽散。幸彭毓橘诸将，率新兵驰来救之，仅乃获免。

六月十六日正午，隧道内所装火药爆裂，万雷轰击，天地为动，城壁崩裂廿余丈。曾军将叱咤奋登，敌兵死抗，弹丸如雨。外兵立死者四百余人。众益奋发，践尸而过，遂入城。李秀成至是早决死志，以所爱骏马赠幼主洪福，使出城遁。而秀成自督兵巷战。连战三日夜，力尽被擒。敌大小将弁，战死焚死者三千余人。城郭宫室连烧三日不绝。城中兵民入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自咸丰三年癸丑，秀全初据金陵，至是凡十二年。始平。

案：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无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敌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金陵城中十余万人，无一降者，以视田横之客五百人，其志同，其事同，而魄力之大，又百倍之矣！此有史以

来战争之结局所未曾有也。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秀成之被擒也，自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凡三日间，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乎！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左、李亦人豪矣。

金陵克复，论功行赏，两江总督曾国藩，加太子太保衔，封世袭一等侯。浙江巡抚曾国荃，江苏巡抚李鸿章，皆封世袭一等伯。其余将帅恩赏有差。国荃之克金陵也，各方面诸将，咸嫉其功，诽谤谗言，蜂起交发。虽以左宗棠之贤，亦且不免，惟李鸿章无间言，且调护之功甚多云。

案：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

第五章　兵家之李鸿章下

捻乱之猖獗　李鸿章以前平捻诸将之失机
曾李平捻方略　东捻之役　西捻之役

金陵克复，兵气半销，虽然，捻乱犹在，忧未歇也。捻之起也，始于山东游民，及咸丰三年，洪秀全陷安庆、金陵，安徽全省大震。捻党乘势起于宿州、亳州、寿州、蒙县诸地，横行皖齐豫

一带，所到掠夺，官军不能制。其有奉命督师者，辄被逆击，屡败衄。以故其势益猖，及咸丰七年冬，其游骑遂扰及直隶之大名府等地，北京戒严。

今将捻乱初起，以迄李鸿章督师以前，迭次所派平捻统师，列表如下：

人	官	任官年分	屯驻地
善禄	河南提督	咸丰三年	永城县
周天爵	钦差大臣	同	宿州
吕贤基	工部左侍郎	同	安徽
陆应谷	河南巡抚	同	开封府
舒兴阿	陕甘总督	同	陈州
袁甲三	钦差大臣	同	宿州周天爵卒代之
英　桂	河南巡抚	同　四年	开封府
武隆额	安徽提督	同　五年	亳州
胜　保	钦差大臣	同　七年	督江北军
史荣春	提督	同　八年	曹州兖州
田在田	总兵	同	同
邱联恩	同	同	鹿邑
朱连秦	同	同	亳州
傅振邦	同	同　九年	宿州
伊兴额	都统	同	同
关　保	协领	同	督河南军
德楞额	同	同	曹州
胜　保	都统钦差大臣	同　十年	督河南军，关保副之。
穆腾阿	副都统	同	安徽副袁甲三

毛昶照	团练大臣	同	河南
僧格林沁	蒙古亲王	同	
曾国藩	钦差大臣	同治三年	

庚申之役，文宗北狩热河，捻党乘之，侵入山东，大掠济宁。德楞额与战，大败，始以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督师，追蹑诸捻，号称骁勇。同治二年，发党诸酋陈得才、蓝成昌、赖文光等合于捻。捻酋张总愚、任柱、牛落江、陈大喜等，各拥众数万，出没于山东、河南、安徽、湖北各州县，来往倏忽，如暴风急雨，不可捉摸，官军疲于奔命。同治三年九月，捻匪一股入湖北，大掠襄阳、随州、京山、德安、应山、黄州、蕲州等处。舒保死战，僧王之师屡溃。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其时金陵新克复，余党合于捻者数万人，又转入河南、山东掠城市。四年春，僧王锐意率轻骑，追逐其酋。一日夜驰三百里，至曹州，部下多怨叛。四月廿五日，遂中捻首之计，大败，力战堕马死。朝廷震慑。忽以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军务，而命李鸿章署两江总督，为国藩粮运后援。

先是，官军之剿捻也，惟事追蹑，劳而无功，闻讲防堵，则弥缝一时耳。要之无论为攻为守，非苟且姑息以养敌锋，则躁进无谋以钝兵力，未尝全盘打算，立一定之方略，以故劳师十余年而无所成。自曾国藩受事以后，始画长围圈制之策，谓必蹙敌一隅，然后可以聚歼。李鸿章禀承之，遂定中原。

曾国藩，君子人也。常兢兢以持盈保泰，急流勇退自策厉。金陵已复，素志已偿，便汲汲欲自引退。及僧王之亡，捻氛迫近

京畿，情形危急。国藩受命于败军之际，义不容辞，遂强起就任。然以为湘军暮气渐深，恐不可用，故渐次遣撤，而推用淮军以赴前敌。盖国藩初拜大命之始，其意欲虚此席以待李鸿章之成功，盖已久矣。及同治五年十二月，遂以疾辞，而李鸿章代为钦差大臣。国藩回江督本任，筹后路粮饷。

鸿章剿捻方略，以为捻贼已成流贼，逼之不流，然后会师合剿，乃为上策。明孙传庭谓："剿流贼当驱之于必困之途，取之于垂死之日。如但一彼一此，争胜负于矢石之间，即胜亦无关于荡平。"鸿章即师此意，故四年十一月，曾奏称须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合各省之兵力，三四面围困之。后此大功之成，实由于是。其年五月，任柱、赖文光等深入山东。鸿章命潘鼎新、刘铭传尽力追蹑，欲蹙之于登、莱海隅，然后在胶、莱咽喉，设法逼扼。使北不得窜入畿辅，南不得蔓延淮南。六月，亲督师至济宁，相度形势，以为任赖各股，皆百战之余，兼游兵散勇，裹胁之众，狡猾剽悍，未可易视。若兵力未足，兜围而追之过紧，画地过狭，使其窥破机关，势必急图出窜，稍纵即逝，全局又非。于是定策：先防运河，以杜出路。次扼胶、莱，以断咽喉。乃东抚丁宝桢，一意欲驱贼出境，于鸿章方略，颇多龃龉。七月，敌军突扑潍河，东省守将王心安，方防驻岱庙，任敌偷渡，而胶莱之防遂溃。是时，蜚谤屡起，朝廷责备綦严，有罢运防之议。鸿章复奏，以为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虽受蹂躏，受害者不过数府县之地。驱过运河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乃坚持前议不少变。十月十三日，刘铭传在安丘、潍县之交大战获胜。二十四日追至赣榆，铭传与马步统将善庆力

战，阵毙任柱。于是东捻之势大衰。二十八日，潘鼎新海州上庄一战，毙悍贼甚夥。十一月十一、二日，刘铭传、唐仁廉等在潍县、寿光抄击一昼夜。敌众心携，投降遂多。郭松林、杨鼎勋、潘鼎新继之，无战不捷。至廿九日，铭传、松林、鼎新等蹑追七十里，至寿光、涨河间，始得接仗，战至十数回合，又追杀四十余里，斩获几三万人。敌之精锐、器械、骡马、辎重抛尽。鸿章奏报中谓：军士回老营者，臣亲加附慰，皆饥惫劳苦，面无人色云。赖文光在涨河败后，落水未死，复纠合千余骑冲出六塘河防。黄翼升、刘秉璋、李昭庆等，水陆马步衔尾而下，节节追剿，只剩数百骑，逼入高宝水乡。鸿章先派有统带华字营淮勇之吴毓兰，在扬州运河扼守。诸军戮力，前截后追。十二月十一日，毓兰生擒文光。东捻悉平。东、苏、皖、豫、鄂五省，一律肃清。

鸿章奏捷后，附陈诸将剿捻以来，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刘铭传、刘秉璋、周盛波、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皆迭乞开缺，稍为休养，勿调远役，并以刘铭传积劳致病，代为请假三月。乃七年正月，西捻张总愚大股，忽由山右渡河北窜，直逼畿辅，京师大震。初七、初八日，叠奉寄谕，饬催刘铭传、善庆等马步各营，迅赴河北进剿。鸿章以铭传疲病，正在假期，不忍遽调，乃率周盛波传马步十一营，潘鼎新鼎字全军，及善庆、温德克勒西马队，陆续进发。由东阿渡河，饬郭松林、杨鼎勋整饬大队，随后继进。

西捻之役，有较东捻更难图功者。一则黄河以北，平坦千里，无高山大河以限之，张总愚狡猾知兵，窜扰北地平原，掳马

最多，飙忽往来，瞬息百里。欲设长围以困之，然地势不合，罗网难施，且彼鉴于任、赖覆辙，一闻围扎，立即死力冲出，不容官军闲暇，次第施功。此一难也。二则淮军全部，皆属南人，渡河以北，风气最殊。南勇性情、口音，与北人均不相习，且谷食面食，习惯不同，而马队既单，麸料又缺。此二难也。鸿章乃首请仿行坚壁清野之法，以为前者任、赖捻股，流窜中原数省，畏墟寨甚于畏兵。豫东淮北民气强悍，被害已久，逐渐添筑墟寨，到处与城池相等，故捻逆一过即走，不能久停。近年，惟湖北、陕西被扰最盛，以素无墟寨，筹办不及，贼得盘旋饱掠，其势愈张。直、晋向无捻患，民气朴懦，未能筑寨自守。张总愚本极狡猾，又系穷寇，南有黄河之阻，必致纵横驰突，无处不流。百姓惊徙，蹂躏讵有已时？可为浩叹。（中略）自古用兵，必以彼此强弱、饥饱为定衡，贼未必强于官军，但彼马多而我马少，自有不相及之势。彼可随地贼粮，我须随地购粮，贼常饱而兵常饥，又有不能及之理。今欲绝掳粮，断贼马，惟有苦劝严谕河北绅民，赶紧坚筑墟寨，一有警信，收粮草牲畜于内。既自固其身家，兼以制贼死命云云。西捻之平，实赖于是。

四月，奏请以刘铭传总统前敌各军，温旨敦促起行，使淮军与直东民团沿黄河、运河筑长墙、浚濠以蹙敌，拣派各军轮替出击，更番休息。其久追疲乏，须暂休息之军，即在运河东岸，择要屯驻，俟敌窜近，立起迎击，以剿为防。派张曜、宋庆分扎夏津、高唐一带，程文炳扎陵县吴桥一带，为连防遮护。左宗棠亦派刘松山、郭宝昌等军，自连镇北至沧州一带，沿河东岸分扎，与杨鼎勋等军就近策应。布置略定，然后进剿。五月捻股窜向西北，各军分头拦击，叠次获胜。鸿章乃趁黄河伏汛盛涨时，

缩地圈扎，以运河为外圈，而就恩县、夏津、高唐之马颊河，截长补短，划为里圈，逼贼西南，层层布置。五六月间，各军迭次大捷，敌势衰蹙，降散渐多。六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等日，乘胜尾追，每战皆捷，二十三日，张总愚涉水向西南逃窜。二十四日，由平原向高唐。二十五日，潘鼎新追百二十里，冒雨至高唐，敌已向博平、清平一带，图扑运河，而官军早于马颊河西北岸筑长墙数百里，足限戎马。敌方蒯知，已入彀中，窜地愈狭，死期近矣。是时，各军已久追疲乏，鸿章乃派刘铭传生力马军助战，军势大振。二十八日，将敌圈在徒骇、黄运之间，铭传调集马步迎击追剿数里，值郭松林东来马步全军拦住去路，又兼河道分歧，水溜泥陷。刘郭两军马队五六千人，纵横合击，擒斩无算。张总愚仅带数十骑北逃，旋自沈于河以死。西捻肃清，中原平。八月，李鸿章入觐京师。

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如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虽曰幸运，亦岂不以人事耶？其剿发也，以区区三城之立足地，仅一岁而荡平全吴。其剿捻也，以十余年剽悍之劲敌，群帅所束手无策者，亦一岁而歼之，盖若有天授焉。其待属将也，皆以道义相交，亲爱如骨肉，故咸乐为用命，真将将之才哉！虽然，李鸿章兵事之生涯，实与曾国藩相终始，不徒荐主之感而已。其平吴也，由国藩统筹大局，肃清上流，曾军合围金陵，牵制敌势，故能使李秀成疲于奔命，有隙可乘。其平捻也，一承国藩所定方略。而所以千里馈粮，士有宿饱者，又由有两江督在其后，无狼顾之忧也。不宁惟是，鸿章随曾军数年，砥砺道义，练习兵机，盖其一生立身行已，耐劳任怨，坚忍不拔之精神，与其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之方略，无一不自国藩

得之。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第六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

洋务之治绩　北洋海陆兵力　李鸿章办理洋务失败之由

“洋务”二字，不成其为名词也，名从主人，为李鸿章传，则不得不以“洋务”二字，总括其中世廿余年之事业。

李鸿章所以为一世俗儒所唾骂者，以洋务。其所以为一世鄙夫所趋重者，亦以洋务。吾之所以重李、责李，而为李惜者，亦以洋务。谓李鸿章不知洋务乎？中国洋务人士，吾未见有其比也。谓李鸿章真知洋务乎？何以他国以洋务兴，而吾国以洋务衰也？吾一言以断之，则李鸿章坐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洋人之所务者，仅于如彼云云也。今试举其平定发捻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所办洋务各事，列表如下：

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于上海。	同治二年正月。
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
设机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十月。
筹通商日本并派员往驻。	同治九年闰十二月。
拟在大沽设洋式炮台。	同治十年四月。
挑选学生赴美国肄业。	同治十一年正月。
请开煤铁矿。	同治十一年五月。
设轮船招商局。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
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元年十一月。

请遣使日本。　　同年同月。

请设洋学局于各省，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诸门，择通晓时务大员主之，并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

光绪元年十二月。

派武弁往德国学水陆军械技艺。光绪二年三月。

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学习。　　同年十一月。

始购铁甲船。　　光绪六年二月。

设水师学堂于天津。　　同年七月。

设南北洋电报。　　同年八月。

请开铁路。　　同年十二月。

设开平矿务商局。　　光绪七年四月。

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　　同年六月。

招商接办各省电报。　　同年十一月。

筑旅顺船坞。　　光绪八年二月。

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　　同年四月。

设武备学堂于天津。　　光绪十一年五月。

开办漠河金矿。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

北洋海军成军。　　光绪十四年。

设医学堂于天津。　　光绪二十年五月。

以上所列李鸿章所办洋务，略具于是矣。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

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者也。李鸿章所见西人之长技如是而已。

海陆军事，是其生平全力所注也，盖彼以善战立功名，而其所以成功实由与西军杂处，亲睹其器械之利，取而用之，故事定之后，深有见夫中国兵力，平内乱有余，御外侮不足。故兢兢焉以此为重，其眼光不可谓不加寻常人一等，而心力之瘁于此者，亦至矣。计中日战事以前，李鸿章手下之兵力，大略如下：

北洋海军兵力表

主战舰队

船名	船式	顿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船员	进水年分
定远	铁甲	7355	6000	145	22	330	光绪八年（1882）
镇远	同	7355	6000	145	22	330	同
经远	同	2900	3000	155	14	202	同十三年（1887）
来远	同	2900	5000	155	14	202	同

防守舰队

致远	巡洋	2300	5500	180	23	202	同十二年（1886）
靖远	同	3200	5500	180	23	202	同
济远	同	2300	5500	180	23	203	同九年（1883）
平远	同	2200	1500	145	11		
超勇	同	1350	2400	150	18	130	同七年（1881）
扬威	同	1350	2400	155	18	130	同
镇东	炮船	440	350	80	5	55	同五年（1879）

镇西	同	440	350	80	5	55	同
镇南	同	440	440	80	5	55	同
镇北	同	440	440	80	5	55	同
镇中	同	440	750	80	5	55	同七年（1881）
镇边	同	440	840	80	5	55	同

练 习 舰

康济	同	1300	750	95	1	124	同七年（1881）
威远	同	1300	840	120	2	124	同三年（1877）

补 助 舰

泰艾	同	1258	600	100	5	180	同二年（1876）
镇海	同	950	480	90	5	100	同治十年（1871）
操江	同	950	400	90	5	91	同五年（1865）
湄云	同	578	400	90	4	70	同八年（1869）

附 水 雷 船

船 名	船 式	吨 数	速 力
左队一号	一等水雷	108	24
同 二号	同	同	19
同 三号	同	同	19
右队一号	同	同	18
同 二号	同	同	18
同 三号	同	同	18

直隶练军淮勇表

当中日战事时代，直隶练军、淮勇二万余人，其略如左：

军队	营数	人数	将领	驻地
盛军	18	9000	卫汝贵	小站
铭军	12	4000	刘盛休	大连湾
毅军	10	4000	宋庆	旅顺口
芦防淮勇	4	2000	叶志超 聂士成	芦台、北塘、 山海关
仁字虎勇	5	2500	聂士成	营口

合计四十九营二万五千人之间

李鸿章注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自谓确有把握。光绪八年，法越肇衅之时，朝议饬筹畿防，鸿章覆奏，有"臣练军简器，十余年于兹，徒以经费大绌，不能尽行其志，然临敌因应，尚不至以孤注贻君父忧"等语，其所以自信者，亦可概见矣。何图一旦中日战开，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所余败鳞残甲，再经联军津沽一役，随罗荣光、聂士成同成灰烬，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三十年所蓄、所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呜呼！合肥，合肥，吾知公之不瞑于九原也。

至其所以失败之故，由于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取者亦半。其自取也，由于用人失当者半，由于见识不明者亦半。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

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以故临事偾机，贻误大局，此其一因也。又惟知练兵，而不知有兵之本原，惟知筹饷，而不知有饷之本原，故支支节节，终无所成，此又其一因也。下节更详论之。

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人最长于商，若天授焉，但使国家为之制定商法，广通道路，保护利权，自能使地无弃财，人无弃力，国之富可立而待也。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斫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

吾敢以一言武断之曰：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此近日举国谈时务者，所异口同声，而李鸿章实此一派中三十年前之先辈也。是所谓：无盐效西子之颦，邯郸学武陵之步，其适形其丑，终无所得也固宜。

虽然李鸿章之识，固有远过于寻常人者矣，尝观其同治十一年五月覆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云：

>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

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中略）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一、二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外。此停止轮船之议所由起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骎骎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

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

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

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馀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第七章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　李鸿章先事之失机　大东沟之战　平壤之战
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　致败之由　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没。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

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泚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踌躇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覆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界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缪辖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贻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

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

日本屡议协助干预，而华不从。中国屡请同时撤兵，而日不允。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方日冀俄英出为调处。北京、伦敦、圣

彼得堡函电纷驰，俄英亦托必为出力，冀获渔人之利。迁延经日，战备未具。及五月下旬，而日本之兵调到韩境者，已万余人矣。平时兵力，既已不能如人，而临时战备，又复着着落后，使敌尽扼要冲，主客易位，盖未交绥而胜负之数已见矣。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三事。

三机既失，战事遂开。六月十二日，李鸿章奉廷寄筹战备。乃派总兵卫汝贵统盛军马步六营进平壤，提督马玉昆，统毅军二千进义州，分起由海道至大东沟登岸。而饬叶志超军，移扎平壤，皆淮军也。所派往各兵，雇英商三轮船分运。而以“济远”、“广丙”二兵轮卫之。廿三晨，为日兵轮袭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见敌近，惶恐匿铁甲最厚处，继遭日炮毁其柁，即高悬白旗，下悬日旗，逃回旅顺。“高升”击沉。我军死者七百余。二十七日，布告各国，饬驻日公使汪凤藻撤旗归国。二十九日，牙山失守。叶志超退回平壤，捏报胜仗，称于二十五、六、七等日，迭次歼毙倭兵五千余人。得旨赏给军士银二万两，将弁保奖者数十人焉。自兹以往，海军、淮军之威望，始渐失坠矣。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骤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劾，始饬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八月初旬，北洋叠接军电，请济师以壮声威。遂以招商局船五艘，载运兵丁银米，以海军兵舰护送。凡铁甲船、巡洋船各六艘，水雷船四艘，合队同行。中秋日安抵鸭绿江口，五运船鼓轮直入，浅水兵船及水雷船与之偕。余舰小住于离江十里，或十六里之地，炉中之煤未熄也。十六

晨，瞭见南方黑烟缕缕，知日舰将至。海军提督丁汝昌传令，列阵作人字形。“镇远”、“定远”两铁舰为人字之首，“靖远”、“来远”、“怀远”、“经远”、“致远”、“济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丙”及水雷船，张人字之两翼。兼以号旗招鸭绿江中诸战船，悉出助战。俄而敌舰渐近，列阵作一字营，向华军猛扑。共十一艘。其巡洋船之速率，过于华军。转瞬间又易而为太极阵，衰人字于其中。华舰先开巨炮以示威。然距日船者九里，不中，宜也。炮声未绝，敌船麕至。与“定远”、“镇远”相去恒六里许，盖畏重甲而避重炮，且华炮之力不能及，日兵之弹已可至也。与人字阵末二舰相逼较近，欺炮略小，而甲略薄也。有顷，日舰圈入人字阵脚，“致远”、“经远”、“济远”三艘，皆被挖出圈外。“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远”，船甫离群，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遥见一日舰似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军前正法

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海军既在大东沟被夷，陆军亦在平壤同时失事。平壤为朝鲜要镇，西南东三面，均有大江围绕，北面则枕崇山，城倚山筑。城东江水绕山南迤西而去，西北隅则无山无水，为直达义州之孔道。我军叶志超、聂桂林、丰升阿、左宝贵、卫汝贵、马玉昆六将，共统勇丁三十四营，自七月中会齐此地，皆李鸿章部下也。当中国之初发兵于牙山也，副将聂士成曾建议，以为当趁日兵未入韩地之先，先以大兵渡鸭绿江，速据平壤，而以海军舰队扼仁川港口，使日本军舰不得逞，牙山口口之兵与北洋海军，既牵掣日军，然后以平壤大军，南袭韩城云云。李鸿章不能用。及七月二十九日，牙山败绩，此策遂废。

虽然，日兵之入韩也，正当海暑铄金之时，道路险恶狭隘，行军非常艰险。又沿途村里贫瘠，无从因粮。韩人素慑我威，所至供给，呼应灵动。其待日兵则反是。故敌军进攻平壤之际，除干粮之外，无所得食。以一匙之盐，供数日云。当此之时，我军若晓兵机，乘其劳惫，出奇兵以迎袭之，必可获胜。乃计不出此，惟取以主待客，以逸待劳之策，恃平壤堡垒之坚，谓可捍敌。此失机之大者也。李鸿章于八月十四日所下令，精神全在守局，而不在战局。盖中日全役，皆为此精神所误也。

时，依李鸿章之部署　马玉昆率所部毅军四营，绕出江东，

为犄角势；卫丰二军十八营，驻城江南岸；左军六营，守北山城上；叶聂两帅居城中。十二、三、四等日，日兵已陆续齐集平壤附近，互相挑战，彼此损伤不多。至十五日晚，敌部署已定。以右翼队陷大同江左岸桥里之炮台，更渡江以冲平壤之正面，而帅团长本队为其后援，以左翼队自羊角岛下渡大同江，冲我军之右。十六日，在大同江岸与马军相遇剧战。敌军死伤颇多，炮台卒被陷。时左宝贵退守牡丹台，有七响之毛瑟枪及快炮等，鏖战颇力。敌军连发开花炮，宝贵负伤卒，兵遂大乱。午后四点半钟，叶志超急悬白旗，乞止战。是夜，全师纷纷宵遁，从义州、甑山两路为敌兵截杀，死者二千余人，平壤遂陷。是役也，李鸿章二十余年所练之兵，以劲旅自夸者略尽矣。中国军备之弛，固久为外国所熟知。独淮军、奉军、正定练军等，素用洋操，鸿章所苦心经营者，故日本慑其威名，颇惮之。既战胜后，其将领犹言非始愿所及也。其所以致败之由。一由将帅阘冗非人，其甚者如卫汝贵克扣军饷、临阵先逃，如叶志超饰败为胜，欺君邀赏。以此等将才临前敌，安得不败？一由统帅六人，官职权限皆相等，无所统摄，故军势散涣，呼应不灵。盖此役为李鸿章用兵败绩之始，而淮军声名，亦从此扫地以尽矣。

久练之军，尚复尔尔，其他仓卒新募，纪律不谙，器械不备者，更何足道。自平壤败绩以后，庙算益飘摇无定，军事责任，不专在李鸿章一人。兹故不详叙之，仅列其将帅之重要者如下：

一、依克唐阿　奉天将军　满洲马队　以光绪二十年八月派为钦差大臣。

二、宋庆　提督　新募军　以光绪二十年〇月派总统前敌各军。

三、吴大澄　湖南巡抚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帮办军务大臣。

四、刘坤一　两江总督　湘军　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派为钦差大臣。

其余先后从军者，则有承恩公桂祥（慈禧太后之胞弟），副都统秀吉之神机营马步兵。按察使陈湜，布政使魏光焘，道员李光久，总兵刘树元，编修曾广钧，总兵余虎恩，提督熊铁生等之湘军。按察使周馥，提督宗德胜等之淮军，副将吴元恺之鄂军，提督冯子材之粤勇。提督苏元春之桂勇，郡王哈沐之回兵，提督闪殿魁新募之京兵，提督丁槐之苗兵，侍郎王文锦、提督曹克忠奉旨调团练津胜军，某蒙员所带之蒙古兵，其间或归李鸿章节制，或归依克唐阿节制，或归宋庆节制，或归吴大澄节制，或归刘坤一节制，毫无定算，毫无统一。识者早知其无能为役矣。

九连城失，凤凰城失，金州失，大连湾失，岫岩失，海城失，旅顺口失，盖平失，营口失，登州失，荣城失，威海卫失，刘公岛失，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北洋败残兵舰降于日本，于是中国海陆兵力遂尽。兹请更将李鸿章生平最注意经营之海军，重列一表，以志末路之感：

经远	铁甲船	沉	黄海
致远	钢甲船	同	同
超勇	同	同	同
扬威	同	火	同
撞顺	水雷船	夺	大连湾
失名	同	沉	旅顺口外
操江	木质炮船	夺	丰岛冲

来远	铁甲船	沉	威海卫
威远	练习船	同	同
福龙	水雷船	夺	刘公岛外
靖远	钢甲船	沉	同
定远	铁甲船	降	刘公岛中
镇远	同	同	同
平远	同	同	同
济远	钢甲船	同	同
威远	木质船	同	同

其余尚有康济湄云之木质小兵船，镇北镇边镇西船中之四蚊子船，又水雷船五，炮船三，凡刘公岛湾内或伤或完之船，大小二十三艘，悉为日有。其中复有广东水师之“广甲”、“广丙”、“广乙”三船，或沉或降。自兹以往，而北洋海面数千里，几乎无有中国之帆影轮声矣。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抵韩城以剿敌，而不能用，咎四。高升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

二十年，何以不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呢阘冗愚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犬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又岂惟不任受而已。吾见彼责李罪李者，其可责可罪，更倍蓰于李而未有已也。是役将帅无一人不辱国，不待言矣。然比较于百步五十步之间，则海军优于陆军，李鸿章部下之陆军，又较优于他军也。海军大东沟一役，彼此鏖战，五点余钟，西人观战者，咸啧啧称赞焉。虽其中有如方伯谦之败类，（或谓伯谦实为救火保船，脱军兵机当尔云。）然余船之力斗者，固可以相偿，即敌军亦起敬也。故日本是役，惟海军有敌手，而陆军无敌手。及刘公岛一役，食尽援绝，降敌以全生灵，身殉以全大节。盖前后死难者，邓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刘步蟾、张文宣，虽其死所不同，而咸有男儿之慨，君子愍之。诸人者，皆北洋海军最要之人物也。以视陆军之全无心肝者，何如也？陆军不忍道矣。然平壤之役，犹有左宝贵、马玉昆等一二日之剧战，是李鸿章部下之人也，敌军死伤相当云。其后欲恢复金州、海城、凤凰城等处，及防御盖平

前后几度，皆曾有与日本苦战之事，虽不能胜，然固已尽力矣。主之者实宋庆，亦李鸿章旧部也。是固不足以偿叶志超、卫汝贵、黄仕林、赵怀业、龚照玙等之罪乎？虽然，以比诸吴大澂之出劝降告示，未交锋而全军崩溃者何如，以视刘坤一之奉命专征，逗留数月不发者何如。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而当时盈廷虚骄之气，若以为一杀李鸿章，则万事皆了，而彼峨冠博带，指天画地者，遂可以气吞东海，舌撼三山，盖湘人之气慨，尤啾啾焉。此用湘军之议，所由起也。乃观其结局，岂惟无以过淮军而已，又更甚焉。嘻，可以愧矣。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是役也，李鸿章之失机者固多，即不失机而亦必无可以侥胜之理。盖十九世纪下半纪以来，各国之战争，其胜负皆可于未战前决之，何也？世运愈进于文明，则优胜劣败之公例愈确定。实力之所在，即胜利之所在，有丝毫不能假借者焉。无论政治、学术、商务，莫不皆然，而兵事其一端也。日本三十年来，刻意经营，上下一心，以成节制敢死之劲旅，孤注一掷，以向于我。岂无所自信，而敢乃尔耶？故及其败，然后知其所以败之由，是愚人也。乃或及其败而犹不知其致败之由，是死人也。然则徒罪李鸿章一人，乌乎可哉？

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

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自是而李鸿章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

第八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上

天津教案　法越之役　中日天津条约　议和日本　停战条约及遇刺　中日和约及其功罪

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要之李鸿章之生涯，半属外交之生涯也。欲断定其功罪，不可不以外交为最大之公案。故于此事特留意焉。

李鸿章办外交，以天津教案为首。时值发捻初平，内忧甫弭，无端而有津民戕教焚法国领事馆之事起。同治九年，法人借端要挟，联英美以迫政府，其欲甚奢。曾国藩方任直隶总督，深察此事之曲在我，而列国蹂田夺牛手段，又非可以颟顸对付也。乃曲意弥缝，镇压津民。正法八人，议罪二十余人，而法人之心犹未餍，必欲重索赔款。且将天津知府、知县置诸重典。国藩外之应付西人，已极竭蹶，而内之又为京师顽固党所掊击，呼为卖国贼。京师湖广会馆将国藩匾额拔除摧烧即此时也。白简纷纭，举国欲杀。于是通商大臣崇厚，恐事决裂，请免国藩，而以鸿章代之，明诏

敦促赴任。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实同治九年八月也。

彼时之李鸿章，殆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当其甫受任督直隶也，普法之战顿起，法人仓皇自救，不复他及。而欧美各国，亦复奔走相顾，且汗且喘，以研究西方之大问题。而此东方小问题，几莫或措意。于是天津教案，遂销沉于若有若无之间。中国当时之人，无一知有世界大局者，以普法一役，如此惊天动地之大事，固咸熟视无睹，以为是李鸿章之声望韬略，过于曾国藩万万也。于是鸿章之声价顿增。

天津教案以后，日本战事以前，李鸿章所办交涉事件以十数，而其关系最重者，为法国安南之役、日本朝鲜之役。光绪八年，法国有事于安南，耽耽逐逐，思大有所逞。与中国既定约，而复借端毁弃之，于是中法战事开。法水师提督格鲁比预定战略，其海军先夺海南，次踞台湾，直捣福州，歼我舰队。其陆军则自越之东京，出略云南、贵州。如是则水陆两者，必大有所获，将来东方权力，可以与英国争衡。于是格鲁比一面电达本国，请给军需，并增派军队。一面乘福州之无备，轰我船厂，坏我兵船。一面以陆军迫东京。当时南方之天地，大有风云惨淡之观。李鸿章乃行伐谋、伐交之策，思嗾英德以牵制法人。时曾纪泽方充英使，受命办此事，虽未能成，而法政府固之有所顾忌。增兵筹饷之案，在议院否决。格鲁比时方攻台湾之淡水不能下，安南之陆兵，又为黑旗所持，不得行其志，忽接此案否决之报，大愤几死。法人乃请和于我。李鸿章此役以后，其外交手段，始为欧人所注视矣。

当法事之方殷也，朝鲜京城，又有袭击日本使馆之事。盖华

兵、韩兵皆预有谋焉。朝鲜之为藩属为自主，久已抗议于中日两国间，缪葛未定。日本乘我多事之际，派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及方到而法人和局已就。李鸿章本有一种自大之气，今见虎狼之法，尚且帖耳就范，蔑尔日本，其何能为？故于伊藤之来也，傲然以临之。彼伊藤于张邵议和之时，私语伍廷芳，谓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盖得意时泄宿憾之言也。伊藤此行，亦不能得志。仅约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而已，所谓天津条约者是也。虽然，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之引线矣。

李鸿章对朝鲜之外交种种失策，前章已言之矣。然因此之故，天津条约，遂至变为马关条约。呜呼！庄生有言，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善奕者每于至闲之著，斫斫不肯放过。后有当此局者，可无慎欤！战事至甲午之冬，中国舍求和外，更无长策。正月，乃派张荫桓、邵友濂讲于日本。日本以其人微言轻也，拒不纳。乃更派李鸿章，二月遄行，陆带参赞李经方等，以二十四日抵马关，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议。翌日首议停战条件。日本首提议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三处为质。辩论移时，不肯少让。乃更议暂搁停战之议，即便议和。伊藤言既若尔，则须将停战之节略撤回，以后不许再提及。彼此磋磨未决。及二十八日，第三次会议，归途中突遇刺客，以枪击鸿中左颧，枪子深入左目下，一最几绝。日官闻警，来问状者络绎不绝。伊藤、陆奥亦躬诣慰问，谢罪甚恭，忧形于色。日皇及举国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将中国前提出之停战节略押回。口舌所不能争者，借一枪子之伤而得之。于是议和前一节，略有端倪。当遇刺之初，日皇遣御医、军医来视疗。众医皆谓取出枪子，创乃

可瘳。但虽静养多日，不劳心力云。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无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清然曰："舍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其慷慨忠愤之气，君子敬之。

遇刺后奉旨慰劳，并派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李鸿章实一切自行裁断。虽创剧偃卧，犹口授事机，群医苦之。三月初七日，伊藤等将所拟和约底稿交来。甫一日，李备复文，将原约综其大纲，分四款，一朝鲜自主，二让地，三兵费，四通商权利。除第一朝鲜自主外，余皆极力驳议。十五日，复另拟一约底送去，即拟请赔兵费一万万两，划奉天南四厅县地方等。日本亦条条驳斥。十六日，伊藤等又备一改定约稿寄来，较前稍轻减，即马关条约大概也。是日鸿章创已愈，复至春帆楼，与日本全权大臣面议，刻意磋磨，毫无让步，惟有声明若能于三年内还清偿款，则一律免息，及威海卫驻兵费减一半耳。

观李鸿章此次议和情状，殆如春秋齐国佐之使于晋。一八七〇年法爹亚士之使于普，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况鸿章历其境者。回视十年前天津定约时之意气，殆如昨梦。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外，更有何术？或者以和议之速成为李鸿章功，固非也。虽无鸿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丛诟于李之一身，以为是秦桧也，张邦昌也，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无功焉，亦无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复英雄无用武之

地。平心论之，则李之误国在前章所列失机之十二事，而此和议不过十二事之结果，无庸置论者也。

第九章　外交家之李鸿章下

三国代索辽东　中俄密约　李鸿章历聘欧洲　任外交官时代　胶州之役　旅顺大连威海广州九龙之役　李鸿章出总署

十九世纪之末，有中东一役，犹十八世纪之末，有法国革命也。法国革命，开出十九世纪之欧罗巴，中东一役，开出二十世纪之亚细亚，譬犹红日将出，鸡乃先鸣，风雨欲来，月乃先晕，有识者所能预知也。当中日未战以前，欧人与华人之关系，不过传教、通商二事。及战后数年间，而其关系之紧密，视前者骤增数倍。至今日则中国之一举一动，皆如与欧人同体相属，欲分而不能分矣。此其故，由于内治之失政者半，由于外交之无谋者亦半。君子读十年来中外交涉史，不禁反面掩袖泪涔涔下也。战事之前，中国先求调停于英俄，此实导人以干涉之渐也。其时日人屡言：东方之事，愿我东方两国自了之，无为使他国参于其间。顾我政府蓄愤已甚，不能受也，惟欲嗾欧人以力胁日本。俄使回言，俄必出力，然今尚非其时。盖其处心积虑，相机以逞，固早有成算矣。乙未三月，李鸿章将使日本，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希尼曰："吾俄能以大力拒日本，保全中国疆土，惟中国必须以军防上及铁路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李乃与喀希尼私相约束，盖在俄使馆密议者数日夜云。欧力东渐之机，盖伏

于是。

当时，中国人欲借欧力以拒日者，不独李鸿章而已，他人殆有甚焉，张之洞时署江督。电奏争和议曰：若以赂倭者转而赂俄，所失不及其半，即可转败为胜。恳请饬总督及出使大臣，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尽废全约，即酌量画分新疆之地以酬之，许以推广商务。如英肯助我，报酬亦同云云。当时所谓外交家者，其眼光手段，大率类是。可叹！

马关定约，未及一月，而俄国遂有与德、法合议，逼日本还我辽东之事。俄人代我取辽，非为我计，自为计也。彼其视此地为己之势力范围，匪伊朝夕，故决不欲令日本得鼾睡于其卧榻之侧也。故使我以三十兆两，代彼购还辽东于日本之手，先市大恩于我，然后徐收其成。俄人外交手段之巧，真不可思议。而李鸿章一生误国之咎，盖未有大于是者。李鸿章外交之历史，实失败之历史也。还辽事毕，喀希尼即欲将前此与李私约者，提出作为公文，以要求于总署。值物议沸腾，皇上大怒，鸿章罢职，入阁闲居，于是暂缓其请，以待时机。丙申春间，有俄皇加冕之事，各国皆派头等公使往贺，中国亦循例派遣。以王之春尝充喧使，故贺使即便派之。喀希尼乃抗言曰："皇帝加冕，俄国最重之礼也，故从事斯役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乃改派李为头等公使。喀希尼复一面贿通太后，甘诱威迫，谓还辽之义举，必须报酬，请假李鸿章以全权，议论此事。而李鸿章请训时，太后召见至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以大定。李鸿章抵俄京圣彼得堡，遂与俄政府开议。喀希尼所拟草约底稿，及

加冕之期已近，往俄旧都莫斯科，遂将议定书画押。当其开议也，俄人避外国之注目，不与外务大臣开议，而使户部大臣当其冲。遂于煌煌巨典，万宾齐集之时，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计，而此关系地球全局之事，遂不数日而取决于樽俎之间矣。俄人外交手段之剽悍迅疾，真可羡可畏哉！时丙申四月也。

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之数人外，几于无一知者。乃上海《字林西报》，竟于李鸿章历聘未归之时，得其密约原文，译录以登报上。盖闻以重金购之于内监云。

中俄密约以前为一局面，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自此密约启之。其第九条借租胶州湾，即后此胶、威、广、旅、大之嚆矢也。其第十条旅顺、大连不许让与他人，即各国势力范围之滥觞也。而铁路一端，断送祖宗发祥之地，速西伯利亚大路之成，开各国觊觎纷争之渐者，固无论矣。呜呼！牵一发，动全身，合九州，铸大错，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或曰：此约由太后主之，督办军务处王大臣赞之，非鸿章本意云。虽然，莫斯科草约，定于谁氏之手乎？此固万无能为讳者也。自此约原文既登报章后，各国报馆，电书纷驰，疑信参半，无论政府民间，莫不惊心动色。鸿章游历欧洲时，各国交相诘问，惟一味支吾搪塞而已。其年七月，莫斯科画押之草约达北京，喀希尼直持之以与总署交涉。皇上与总署皆不知有此事，愕怒异常，坚不肯允。喀希尼复贿通太后，甘言法语，诱胁万端。太后乃严责皇上，直命交督办军务处速办，不经由总理衙门。西历九月三十日，皇上挥泪批准密约。

李鸿章之贺俄加冕也，兼历聘欧洲，皆不过交际之常仪。若其有关于交涉者，则定密约与议增税两事而已。中国旧税，则凡进口货物，值百抽五。此次以赔款之故，欲增至值百抽七五。首商诸俄国，俄允之。次商诸德、法，德、法云待英国取进止。既至英与宰相沙士勃雷提议，其时英与中国之感情甚冷落，且以中俄密约之故，深有疑于李鸿章，沙氏乃托言待商诸上海各处商人辞焉，此事遂无所成。

李之历聘也，各国待之有加礼，德人尤甚。盖以为此行，必将大购船炮枪弹，与夫种种通商之大利，皆于是乎在。及李之去，一无所购，欧人盖大失望云。李之至德也，访俾斯麦，其至英也，访格兰斯顿，咸相见甚欢，皆十九世纪世界之巨人也。八月，鸿章自美洲归国。九月十八日，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自兹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七月，实为李鸿章专任外交时代，而此时代中，则德据胶州，俄据旅顺口、大连湾，英据威海卫、九龙，法据广州湾，实中国外交最多事最危险之时代也。

还辽之役，倡之者俄，而赞之者德、法也。俄人既结密约，得绝大无限之权利于北方，踌躇满志。法人亦于光绪二十二年春夏间，得滇、缅、越间之瓯脱地，又得广西镇南关至龙州之铁路。惟德国则寂寂未有所闻。二十三年春，德使向总理衙门索福建之金门岛，峻拒不许。至十月而胶州之事起。

是役也，德国之横逆无道，人人共见，虽然，中国外交官，固有不得辞其咎者。夫始而无所倚赖于人，则亦已耳，既有倚赖，则固不得不酬之。能一切不酬，则亦已矣，既酬甲酬乙，则丙亦宜有以酬之。三国还辽，而惟德向隅，安有不激其愤而速其变者？不特此也，中俄密约中声明将胶州湾借与俄人，是俄人所得

权利，不徒在东三省，而直侵入山东也。方今列国竞争，优胜劣败之时，他国能无妒之？是德国所以出此横逆无道之举者，亦中国有以逼之使然也。岁十月，曹州教案起。德教士被害者二人，德人闻报，即日以兵船闯进胶州湾，拔华帜，树德帜，总兵章高元捞焉。警报达总署，与德使开议，德使海靖惟威吓恐喝，所有哀乞婉商者，一切拒绝。欲乞援他国，无一仗义责言为我讼直者。迁延至两月有余，乃将所要挟六事，忍气吞声，一一允许，即将胶澳附近方百里之地，租与德国九十九年，山东全省铁路矿务归德国承办等事是也。

胶事方了，旋有一重大之波澜起焉。初，李鸿章之定马关条约也，约以三年内若能清还，则一概免息，而前者所纳之息，亦以还我，又可省威海卫戍兵四年之费，共节省得银二千三百二十五万两。至是三年之期限将满，政府欲了此公案，议续借款于外国。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人议承借此项，而求在北方诸省设铁路及署斥总税务司赫德二事。英人闻之，立与对抗，亦欲承借此项，利息较轻，而所要求者，一、监督中国财政，二、自缅甸通铁路于扬子江畔，三、扬子江一带，不许让与他国，四、开大连湾为通商口岸，五、推广内地商务，六、各通商口岸皆免厘金。时总理衙门欲诺之，俄法两国，恐大反对，谓若借英国款，是破列国均势之局也。日以强暴之言胁总署，总署之人，不胜其苦。正月，乃回绝各国，一概不借。而与日本商议，欲延期二十年摊还，冀稍纾此急难，不意日本竟不允许。当此之时，山穷水尽，进退无路，乃以赫德之周旋，借汇丰银行、德华银行款一千六百万磅，吃亏甚重，仅了此局。

胶州湾本为中俄密约圈内之地，今德国忽攫诸其怀而夺之，

俄人之愤懑，既已甚矣，又遇有英、德阻俄借款一事，俄人暴怒益烈。于是光绪二十四年正二月间，俄国索旅顺大连湾之事起。李鸿章为亲订密约之人，欲辨无可辨，欲诿无可诿，卒乃与俄使巴布罗福新结一约。将旅顺口，大连湾两处及邻近相连之海面租与俄国，以二十五年为期，并准俄人筑铁路从营口、鸭绿江中间接至滨海方便之处。

俄人既据旅顺、大连。英国借口于均势之局，遂索威海卫。时日本之赔款方清，戍兵方退，英人援俄例借租此港，二十五年为期，其条约一依旅顺大连故事。时李鸿章与英使反复辨难。英使斥之曰："君但诉诸俄使，勿诉诸我！俄使干休，我立干休。"李无词以对焉，狼狈之情，可悯可叹。所承其半点哀怜者，惟约他日中国若重兴海军，可借威海卫泊船之一事而已。

至是，而中国割地之举，殆如司空见惯浑闲事矣。当俄、法与英为借款事冲突也，法人借俄之力要求广州湾，将以在南方为海军根据地。其时英国方迫我政府，开西江一带通商口岸，将以垄断利权。法人见事急，乃效德国故智，竟闯入广州湾，而后议借租之，以九十九年为期，中国无拒之之力，遂允所请。

英国又援均势之说，请租借九龙以相抵制，其期亦九十九年。定议画押之前一日，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抗论激烈，李曰："虽租九龙，不得筑炮台于其山上。"英使愤然拍案曰："无多言。我国之请此地，为贵国让广州湾于法，以危我香港也。若公能废广州湾之约，则我之议亦立刻撤回。"鸿章吞声饮泪而已，时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也。

至五月间，尚有英俄激争之一事起，即芦汉铁路与牛庄铁路事件是也。初盛宣怀承办芦汉铁路，于二十三年三月，与比利时

某公司订定借款，约以本年西正月交第一次。及德占胶州后，该公司怨渝前盟，谓非改约，则款无所出。盛宣怀与李鸿章、张之洞等，商另与结约。而新结之约，不过以比利时公司为傀儡，而实权全在华俄银行之手。华俄银行者，实不啻俄国政府银行也。以此约之故，而黄河以北之地，将尽入俄国主权之内，而俄人西伯利亚之铁路，将以彼得堡为起点，以汉口为终点矣。英人大妒之，乃提议山海关至牛庄之铁路，归英国承办，将以横断俄国之项路。俄公使到总署，大争拒之。英俄两国，几于开战，间不容发，而皆以中国政府为磨心，万种难题，集于外交官数人之身。其时皇上方亲裁大政，百废俱举，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乃以七月二十四日诏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于时，外交之风浪暂息，而李鸿章任外交官之生涯亦终矣。

案：义和团时代李鸿章之外交于第十一章论之。

西人之论曰：李鸿章大手段之外交家也，或曰：李鸿章小狡狯之外交家也。夫手段狡狯，非外交家之恶德。各国并立，生存竞争，惟利是视，故西哲常言，个人有道德，而国家无道德。试观列国之所称大外交家者，孰不以手段狡狯得名哉？虽然，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本过临时而啖之。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联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联俄、英以制日。于胶州之役，则又欲联俄、英、法以制德。举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广州湾、九龙之事，不得不谓此政策为之厉阶也。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泰西外交家，亦尝

汲汲焉与他国联盟，然必我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后可以致人，而不致于人者。今日之中国，而言联某国联某国，无论人未必联我，即使联我，亦不啻为其国之奴隶而已矣，鱼肉而已矣。李鸿章岂其未知此耶？吾意其亦知之，而无他道以易之也。要之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此吾所以深为李鸿章怜也。虽然，李鸿章于他役，吾未见其能用手段焉。独中俄密约，则其对日本用手段之结果也。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吾又何怜哉！

案：胶州以后诸役，其责任不专在李鸿章，盖恭亲王、张荫桓皆总理衙门重要之人，与李分任其咎者也。读者不可不知。

第十章　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日本议和后入阁办事　巡察河工　两广总督

自同治元年以迄光绪二十七年，凡四十年间，李鸿章无一日不在要津。其可称为闲散时代者，则乙未三月至丙申三月间，凡一年；戊戌八月至庚子八月间，凡两年而已。戊己庚之间，鸿章奉命治河。旋授商务大臣，总督两广。在他人则为最优之差，而按之李鸿章一生历史，不得不谓为投闲也。其闲之又闲者，为乙酉之间。入阁办事，及戊戌八月至十一月退出总理衙门，无可论述。至其治河、治粤，固亦有异于常人者焉。附论及之，亦作史者之责任也。中国黄河，号称难治，数千年政论家，皆以之为一

大问题。使非以西人治密西西比河之法治之，则决不可以断其害而收其利。当戊戌八月以后，李鸿章方无可位置，于是政府以此役任之。此亦可为河防史上添一段小小公案也。今录其奏议，所用比国工程师庐法尔勘河情形，原稿如下：

一、雒口至盐窝沿河情形。

河身　黄河自河南龙门口改道以来，水性趋下，由北而东，奔流山东，入大清河，遂取道入海。其始东奔西突，人力难施。至两年以后，河流已定，方筑堤岸。河流曲折，其堤岸亦因之而曲折，迨河流变迁，堤岸不能俱随之变迁。临水远近不等，然堤岸全无保护，任水漂刷。现在小水，河面约宽九十丈至一百五十丈，河底则深浅不一。有河面宽处，水深仅四、五尺，不便行船者。有河面忽窄，水深至三丈者。河流潮汐改道，旋左旋右。临流之岸，即为冲刷，至流缓之处，又淤为滩。官民则任水所为，向无善策，惟于险处救急，决处补苴。而沿河常见岸土，于四五尺高处，塌陷入水。际此隆冬，水小流缓，尚且如此，化冻之后，大泛之时，水大流急，更当如何？下游低岸如此，上游土山一带，不问可知。无怪黄河泥沙之多，为五大洲河流之最也。大汛时堤内沙滩，全无漫淹，因河底浅深不一，河身亦俯仰不一，故流水速率，处处不同。且下游之地极平，每里高低，不逾五寸，河流甚缓，容水之地，日益以隘，淤垫日高。年复一年，险上加险。职此之故，堤外之地，较堤内之滩，有低一尺者，有低至七尺、八尺者。监工路过杨史道口时，曾将河面测量，计水面宽一百三十八丈，河底最深二丈三尺，流水速率，一秒钟约四尺。按此推算，每秒钟过水之数，约

五万七千四百五十六立方尺，容水面积，约一万三千六百八十方尺。又在盐窝上游测量，计此处水面，仅宽一百零二丈，河底最深一丈二尺，容水面积，约九千一百八十方尺。斯时杨史道口，尚未合龙，大溜半归决口，不走盐窝。理合声明，至盛涨时，过水数目，言人人殊。按照两处地方文武官员所指示水志，计杨史道口，容水面积，应系三万六千一百八十方尺，盐窝容水面积，应在二万四千四百八十方尺。因大小速率，无从探询，致过水之数，不能核计，然不知过水之数，断难定河面宽窄，堤岸远近之数也。计自雒口至盐窝，约三百七十里。

民埝　滨河之堤，谓之民埝，系民所修，官所守，为现时束水最要之堤也。民埝距水，远近不等，有即在水滨者，有离水至三四里者。当时修造，任意为之，并无定理，甚至其弯曲有令人不可解者。其高低厚薄，亦各处互异，有高于现时水面九尺者、有高至一丈五尺者，高逾沙滩五尺至八尺不等，高逾堤外之地，亦九尺至一丈五尺不等。其堤顶有宽二丈四尺者、有宽三丈六尺者，新筑之埝则较厚，忽高忽低，忽厚忽薄。其收坡亦斜直不同，良可异也。看守民埝，未甚周密，为水挖刷之处颇多，并无随时修理，积年累月，不至于决陷者几希。民埝皆以极松淤土为之，并无焦泥，入地不深；即有焦泥，不难挑取。埝顶可行大车、坐车、手车，轨道甚深。过路处或缘坡面上下，或截堤而低之。堤上筑盖民居，并不加宽培厚。凡此皆易损。查泰西各国堤工，坡上种青草，不惮讲求，不惜巨费，盖草根最能护堤也。此处之堤，都不种草。一、二处偶尔有草，亦为民芟除净尽，

甚至连根拔起，据云系取以烧锅，或喂牲口。殊不知无草则堤难保，堤难保则水患不旋踵矣。愚民不思，甚属可嗤。耙草之器，最能损堤，应悬厉禁，不准行用，此亦保堤之一道。盖草既拔去，堤复耙松，大风一起，堤土飞扬，堤顶遂逐渐而低，堤身亦逐渐而薄，此器为害，不亦大哉！沿河之堤有种柳已成阴者，有初栽仅盈尺者。柳根最能固堤，应于沿河堤岸，一律遍栽，设法保护，不准攀折。并行种藤，更为坚实。柳条、藤条，俱可编埽，其质较诸秸料坚固远甚。且可随处就近取材，毋须更出资采买，一举两得，莫妙于此，何惮而不为之耶？

大堤　大堤系公家所修。距民埝甚远，而远近处处不同，且多弯曲，殊不可解。现在此堤，虽有如无，大不可恃。堤上民居，鳞次栉比，全成村落。即取堤土以筑其居，致堤残缺不全。且过路之处，切与地平，竟成大口。堤上坡上，亦多种麦，颇能损堤，盛涨时民埝倘决，大堤未有不溃者也。该堤宽处，其顶尚有三丈六尺，高一丈二尺至一丈六尺不等，然完整者绝少。闻杨史道口大堤民埝竟能走溜入小清河淹涵村落，贻害居民者，良以大堤旧日未修，使水有隙可乘耳。询诸河官，何以大堤之口不堵？据答“百姓不愿，今若修大堤，则千余村之居民，必环起而攻”等语。可见修大堤非特无益，且不洽舆情也。大堤之外，居民甚多，有数百十户成村者，有四五家自立门户者。或筑围堤自护，或建高阜而居，大抵皆预作防水之计。村外周围之地，颇属膏腴，居民即以之耕耘，以供俦啄。此外尚有斜堤拦坝，皆以保此村田者也，然残废亦与大堤同，若民埝出险，不足恃也。

险工　沿河一带，险工最多。凡顶冲之处，或已决之处，皆有工程。其工程磨盘埽居多以秸料复土，层垒为之，形如磨盘。或紧贴于岸，或接连于堤，其形势纷歧不一，即高低厚薄，亦每埽不同。每埽错落参差，绝不相连，中仍走水，以使三面受敌。不知何意？鄙见数埽应一气呵成，不存罅隙，既省料土，更形坚固。且料埽入水，削如壁立，不作斜坡，适足以当冲，不能使水滑过，似非得法。至秸料亦非经久之物，因其中有心，质如灯草，最能吸水，使料易于腐烂，料烂则与沙土同，毫无劲力矣。监工曾见旧埽数处，虽形势相连，而根基已坏，一经盛涨，必即漂流，民埝定为所累。或云秸料为本地土产，用广价廉，舍此别无他料。诚能如监工前篇所言，多种藤柳，数年之后，便可足用，更毋须以巨万金钱，造此不经久之事。或又云料埽原以挑水，一两年后，水已收道，料埽虽烂，亦复何虑。监工殊不谓然，若不改弦更张，恐抢险不过养痈耳。为今之计，虽无他料可用，其埽工应先行改式。傍岸者使之联成一片，作斜坡入水，以导其流，并须多用木桩，牵连于岸，以坚固麻绳系之，其护埽所抛之石，亦宜加粗加多，位置得法，方可御冲刷之力。监工曾见有以石块排于埽上者，镇压秸料，不使为风吹去，抑何可笑。此外尚有石堤，如北镇一带，尚称稳固。而盐窝石堤，则已根底全虚，所未及坍圮者，赖尚有石灰粘凑，然不能久矣。

一、盐窝至海口尾闾情形。　黄河尾闾，已由盐窝改道三次。首次向东北，由铁门关入海。二次向东，由韩家垣入海。三次向东南，由丝网口入海。今仅将三处情形，次第言之，尚有

新挑引河一条，亦并论及。

铁门关海口　此系大清河尾闾。黄河改道由东以来，由此入海，历三十余年，至韩家垣决口，舍东北而向正东。今铁门关一道，前半已淤垫甚高，河身成为平地，莫可辨识。左右两堤，尽成村落。铁门关以下，堤已尽矣，一派黄沙，地极瘠苦。约距铁门关下游八里，河形复见，有水直通于海。河边之地，虽系沙滩，而沙下不深，便有泥土。河中之水，平时约深二尺，大潮可涨至三四尺，可至萧神庙。若东北风大作，可增至五、六尺不等，由三沟子起，有船只可以出海，往来烟台。此次因河冻地潮，不能出海察勘，仅至三沟子以下十里，满地苇草，大潮所经，遂返辔不复前进。据土人言，往下八里，已见寻常潮汐，再往下十二里，便为海滨。海口有拦门沙，潮退时，仅深二尺，此沙共长宽若干，未曾履勘，揣度必不甚小。计自盐窝自铁门关海口约一百一十里。

韩家垣海口　自韩家垣决口，黄河尾闾，取道于此，垂八、九年。近复改道东南，韩家垣一带，已无黄河踪迹。惟自新萧神庙以下，距海约六十里之遥，复见河形，中亦有水，系最低之地，积水不消。闻距海约十一里，此河分为两溜，状如燕尾，然亦不深。海口亦有拦门沙，潮退时，直塞口门，不容河水泻出。此拦门沙，露出水面，宽约二里。查韩家垣一道，并未筑堤。计自盐窝至韩家垣海口，约一百里。

新挑引河　此河系于韩家垣决口之后，特于口门之下，挑挖一道，以便引水至萧神庙四槽入海。然当时深仅四五尺，宽仅三丈，现在尚无此数，弯曲甚多。此河计长四十里，若

取直共有二十五里，大约系循原有水道挑挖，节省工费之故。河底以萧神庙、韩家垣两处，挖深三尺，便有泥土，亦有泥土竟见于地面者。周围各村，均有井，深一丈一尺，即可见水，泥在水中，不甚深也。铁门关附近，有烧瓦器之窑，该处土质，概可想见。

丝网口海口　现在黄河之由此口入海，漫散地上，并无河道，小水时分为多，溜底均不深，中有沙滩正溜，水底深仅三四尺，有一两处，最深亦不过一丈。将近海口，则只有一尺四、五寸，此处水面甚宽，约有三百丈之多。闻海口并无拦门沙，想系流缓溜浅，其沙已于地上停淤，无可再送入海也。查北岭子决口之时，尚有上游三处，同时开口，故丝网口水流不猛。北岭子门之树，至今犹竖水中，古庙一座，亦巍然独立，是其明验。若谓李庄等处房舍漂流，则系土屋不坚之故，非水力汹涌有以致之也。北岸于北岭子以下，并未设堤，惟以铁门关南堤为北岸，以护村落而已。南岸则由盐窝起，新行接筑一堤，距水约远二里。计自盐窝至丝网口，海口约九十里。

一、酌量应办治河事宜。　治河如治病，必须先察其原，欲察其原，必须先按脉理，方知其病源之所在，然后施药，不特厥疾可瘳，而且永无后患。若但按痛敷药，不问其毒发于何处，非良医之所为也。黄河在山东为患，而病原不在于山东，若只就山东治黄河，何异于按痛敷药，虽可一时止痛，而不久旧疾复萌矣。盖其毒未消，其病根未拔也。夫水性犹人，初亦善也，若革导之数之，性乃迁矣。天之生水，原以养人，何尝以害人。乃人不知其性，而防其迁，遂使肆为暴

增，生民昏垫，国帑虚糜，终无底止。推原其故，良因治水仅就一隅，不筹全局。今若一误再误，恐徒劳无功耳。欲求一劳永逸，宜先竟委穷原。由山东视黄河，黄河只在山东，由中国视黄河，则黄河尚有不在山东者，安知山东黄河之患，非从他处黄河而来，故就中国治黄河，黄河可治，若就山东治黄河，黄河恐终难治。请详言之：溯黄河之源，出于星宿海，取道甘肃，流入蒙古沙漠，改道多次，始至山西，已挟沙而来矣。流至陕西又与渭水汇流，其质更浊，再穿土山，向东而出，拖泥带水，直入河南，所至波靡，水益浑矣。此即黄河之病原矣，下游之病良由此。主治之宜在病原加意，盖下游停淤之沙，系从上游拖带而来，上游地高，势如建瓴，且两面有山约束之，水流极速，沙不能停。迨一过荥泽，一派平原，水力遂杀，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淤，河淤过高，水遂改道，此自然之理，证诸往事，已有明征。惟一河改道，万姓遭殃，转于沟壑，死于饥寒，从古迄今，不知凡几。而黄河则南迁北徙，畅所欲为，以开封为中心，自辟半径之路于扬子江北中间，千五百里扇形之地，任意穿越，虽齐鲁诸大峰，亦难阻制。河水所经之处，沙停滩结，民叹其鱼，防不胜防，迄无良策，补偏救弊，劳民伤财，其祸较疾病刀兵尤为猛烈。然天下无不治之水，虽非易事，尚非人力难施，其法为何？曰：求诸算学而已。

治法　夫治法岂易言哉！黄河延袤中国境内，计一万余里之长，地势之高低，河流之屈曲，水性之缓急，含沙之多少，向来详细考究，并无图表。问诸水滨，亦鲜有能答之者。今欲求治此河，有应行先办之事三：一、测量全河形

势，凡河身宽窄深浅，堤岸高低厚薄，以及大水小水之浅深，均须详志。一、测绘河图，须纤悉不遗。一、分段派人，查看水性，较量水力，记载水志，考求沙数，并随时查验水力若干，停沙若干，凡水性沙性，偶有变迁，必须详为记出，以资参考。　以上三事，皆极精细而最关紧要者，非此无以知河水之性，无以定应办之工，无以导河之流，无以容水之涨，无以防患之生也。此三事未办，所有工程，终难得当，即可稍纾目前，不旋踵而前功尽隳矣。若测绘既详，考究复审，全局在握，便可参酌应办工程，以垂久远。犹须各省黄河，统归一官节制，方能一律保护，永无后患。但照此办理，经费必巨，然欲使一劳永逸，宜先筹计，每年养河之费若干，堵筑之费若干，蠲免钱粮若干，赈济抚恤若干，财产淹没若干，民命死亡若干，并除弊后能兴利若干，积若干年，共计若干，较所费之资，孰轻孰重，孰损孰益，不至于犹豫矣。　按照图志可以知某处水性地势，定其河身，由河身即可定水流之速率，不使变更，水面之高低，不使游移。凡河底之浅深，河岸之坚脆，工料之松固，均可相因，无意外之虑，此皆算学精微之理，不能以意为之。定河身最为难事，须知盛涨水高若干，其性若何，停沙于河底者几多，停沙于滩面者几多。　涨之高低，速率不同，定河身须知各等速率，方能使无论高低之涨，其速率均足刷沙入海。

河形弯曲，致生险工，亦须酌改，然大非易事，非详慎推算不为功。盖裁弯取直则路近，路近则低率增，低率增则速率亦增，速率增则过水之数亦增。于盛涨时，尤宜并上下游通行筹算后，方可裁去一弯。盖裁弯能生他险，不可不虑，

此亦非但凭眼力可为之事。　河堤所资以束水者也。须并河身一同推算，即入水斜坡，统须坚固，以御异常盛涨，方不至误事。至堤之高低厚薄，则视土性之松实，料质之坚脆耳。至应如何造法，亦须视水线高低，水力缓急。所需材料，总以能御水为妙，不必尽用石堤，亦毋庸尽用料埽。盖土堤筑造坚实，护以柳树草片，亦足以御寻常水力。查各国护河之堤，多以土为之，并无全用石工者，但须推算合法，位置得宜，看守不懈，勿任糟蹋耳。其石堤料埽，只于险处用之。总而言之，可省者宜省，不可省者，必不宜省，然非测算精详不可。监工兹绘堤式两种，似与黄河合宜，何处应用何式，则俟临时查勘，因地制宜，非谓全河均应改用也。惟无论需用何种材料，均须采择上品者，方能坚久。　大水时河流至堤根，小水时河流在两岸之中，而堤与岸均系松土，常为急流挟之以去，即化为沙，至流缓处，淤成高滩，积渐遂生危险。此固可虑，而尤可虑者，上游各土山，随时坍塌入水，流至下游，为患甚烈，应行设法保护。于过水两岸，尽筑斜坡，先护以泥，再种草片，并多栽树木，以坚实之。有险之处，则宜于岸根打桩，以树枝编成筐，以泥土填成块，再叠石为墙，或砌石为坡，并抛大石块于水底，方足以御水力。其土山两旁，亦须抛石水底，再筑石墙于其上，以阻塌陷。如此则岸土不致为水拖带，河流可以渐清，河患自然日减。此系治河应办紧要之工程。　大溜应教常走河之中间，宜在何处设法，此时不能预定。大约须于弯处水底，多筑挑水坝，以导其流，挑水坝应用树枝，或用石块，则俟随时斟酌情形办理，惟秸料不能经久，且无劲力，则不可用。

减水坝亦应讲求，以防异常盛涨，宜即设在堤边。应先测量地势，察勘情形，以河流之方向，定坝口之方向。此坝须以大石并塞门德土为之。坝后所挑之河，或已有之河，应筑坚堤约束，庶所过之水，不致以邻国为壑。此河亦须宽深，不甚弯曲，且低于黄河，其河身实有容水之地，始能合用。黄河尾闾，海口高仰，复有拦门沙，致河水入海未畅，应用机器挖土船以挑挖之，然先筑海塘，再用机器，或可事半功倍。此海塘接长河堤入海，则水力益专，能将沙攻至海中深处，为海口必不可少之工程。再用机器于拦沙挖深一道，俾水力更激。可以自刷其余。此项工程，需费颇巨，然各国海口均有之，黄河何独不然？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国大牛白海口，前亦堵塞，今大轮船可以往来，是其明验。法国仙纳海口，前此亦有拦沙阻碍，行船最为险恶，旋经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两岸，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二丈，至今船只称便。比国麦司海口，亦曾兴此大工。此外尚有多处，不胜枚举。　黄河延袤数省，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现时上游水至，下游不能即知，下游出险，上游事后方觉，声气不通，防范未能周密。应照永定河办法，沿河设立电线，按段通电，随时随事，报知全河官弁，俾患可预弭。此为刻不容缓之事。　治河之工程，既已举行，守河之章程，亦宜厘定，俾一律恪遵，永远办理，方不致前功尽隳。查现在河防员弁，虽能克己奉公，而百姓糟蹋堤埽，挑土、砍柳、拔草诸恶习，并未广为禁止，应按定律例，严行厉禁，周密巡查，犯者惩治。堤上不准搭盖房屋，如须行车，必专筑马路之处，格外培厚，方不至于损堤。官

弁随时稽查，稍有残缺不整，即为修补，如此则工程可永远完固，不致生意外之虞。　黄河上游，应否建设闸坝，用以拦沙，或择大湖，用以减水，亦应考求。治河有此办法，理合声明。　上游之山，应令栽种草木，以杀水势。泰西国因山水暴发，屡次为灾，饬令于源头及濒水诸山，栽种草木，水势遂杀，偶有一二处树木被人私砍，水势即复猖狂，政府严行禁止，并设官专管树木，西人重视此事，是有效验之明证。查山水暴发，其故有二：一因山上土松，不能吸水。一因山势陡峭，无以阻水。若遍种树木，则树根既能坚土，又复吸水，且可杀其势，从容而下，不至倒泻。倘山土不宜种树，亦应种草，其功虽不及树木之大，亦终胜于无。法国颁行亚尔伯诸山种树律例以来，成效已大著矣。

一、现时应办救急事宜。　前篇治河应办各事，既非旦夕之功，必俟全河详细测量，估计工料，妥筹办法，方臻美备。诚恐河流汹涌，迫不及待，亟应先办救急事宜，庶几现时灾患不生，将来治理较易。救急之事为何？曰：培修堤岸，固筑险工，并疏通尾闾而已。至于更改河形以畅其流，展缩河身以顺其性，保护堤岸以阻其倾，各工程应俟日后从容办理，此时无暇及此。　培修河堤之法，前篇已详言之，毋庸再赘。惟应以埝为堤，若大堤则相距太远，有河面过宽之患，又复残缺不整，修无可修，即修亦无益。　各处险工，宜全行固筑，应派员同工察勘，估计工程。凡当冲之堤，已朽之埽，务即一律保护，其过低过薄之堤，亦应加高培厚。　堤内临水之坡，应加泥一层，以种青草，并于堤根，遍栽树木，设法禁人糟蹋，此为最急之务，速办为妙。有险处之堤根，或

抛石，或编坝以围之，亦须因地制宜。凡堤有所并过路之道，应即行修补，并于堤顶，筑造石子马路，以便车马往来，不至损碍。尾闾海道，最宜妥定，以铁门关、韩家垣现均淤塞，丝网口则水势散漫，并无河槽。查此项尾闾，择地者主见不一：有谓铁门关淤垫处应挑通，使水仍复旧道者，有谓宜仍由韩家垣旧道者，有谓应由十六户挑引河直至铁门关，以避盐窝险工者，有谓应由盐窝挑一直河，仍出丝网口者，有谓应于蒲台县三岔河引水入海者，有谓黄河应于大马家挑河至孔家庄，并入徒骇河，使之入海者。大马家在利津上游八里之地。查徒骇河形颇弯曲，孔家庄河面约宽九十丈，小水水面约六十丈，两岸颇高，并未筑堤，大水约离岸尚低八尺。其上游于禹城以下，全已淤塞。海口约距孔家庄七十里，并无拦沙。鄙意黄河未治之先，其水不应走徒骇河，盖恐浊流入清，即使清者亦变为浊，未免可惜。如欲酌定一处，必须于各处详细测量，品地势之高低，察流水之方向。查现在武备学堂，测量生颇具聪明，又复勤奋，四散测量，不遗余力，惜时日太促，未能详备，所绘之图，只能阅其大概。况各段河中过水之数，以及地之低率，无从查考。至引河河形，惟按海口之地甚平，引河以愈短愈直愈妙，盖河短势直，即低率可增，流水较有力也。河身则以能容盛涨为度，两堤则以能束水为度，又复格外坚固，以防冲决。大约海口所有旧河槽，以不用为妙，以旧槽形皆曲折，堤亦不周备，不如另择新地，酌量形势办理以为愈。今无论引河挑在何处，其海口必须有机器挖沙，不能恃水自刷。因河病未除，河沙未减，到处停淤之病，仍不能免，恐新挑之河，不

久亦如旧日，为沙堵塞不通也。鄙意引河河形，以能容水畅流为度，庶无意外之虑。　减水坝为必不可少之件，应设何处，尚未详考。有人指示济南府城下游十八里，原有溃坝之处，似可合用。监工于归途便道履勘，见此坝距黄河尚有五里，原造之意，系引济南诸山清水入黄，以助攻沙。然向未启用，坝门甚小，只有一丈四尺，又与诸河不通，若欲用之，尚须另挑引河，以通小清河。查小清河河身，仅足自容，盛涨时水已漫岸，又无河堤约束，若再将黄河灌入，势必漫浸，即济南省城，亦恐遭溺淹。鄙意如欲减水，以入徒骇河为宜，然仍须测量筹算，方可定议，惟徒骇河亦须加宽，添筑河堤，方可合用。

以上四大端，皆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是否有当，均候裁夺示遵。

监工此番奉委勘河，常与司道大员，及地方官会同查勘，虽各人看法稍异，而和衷共济，为国家宣劳，为中堂效命，以国计民生为怀，作一劳永逸之想，则不约而同。盖无分中外，咸欲赞成利国利民之大功，其胸中则毫无成见也。卢法尔谨上。

李鸿章之督粤也，承前李瀚章、谭钟麟之后，百事废弛已极，盗贼纵横，萑苻遍地。鸿章至，风行雷厉，复就地正法之例，以峻烈忍酷行之，杀戮无算，君子病焉，然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亦赖以小安。而其最流毒于粤人者，则赌博承饷一事是也。粤中盗风之炽，其源实由赌风而来，盗未有不赌，赌未有不盗。鸿章之劝赌也，美其名曰“缉捕经费，”其意谓以抽赌之金，为治盗之用也。是何异恐民之不为盗，而以是诲之，既诲之而复诛之，君子谓其无人心矣。孟子曰：“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夫不教而刑，犹谓罔民，况劝之使人于

刑哉！扬汤止沸，抱薪救火，其老而悖耶？不然何晚节末路，乃为此坏道德、损名誉之业，以遗后人也？或曰，鸿章知赌风之终不可绝，不如因而用之，以救政费之急。夫淫风固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女闾；盗风未易绝，而未闻官可以设山泊。此等义理，李鸿章未必不知之，知之而复为之，则谓之全无心肝而已。

鸿章莅粤，拟行警察法于省城，盖从黄遵宪之议也，业未竟而去。粤中华洋杂处，良莠不齐，狡黠之徒，常借入教为护符，以鱼肉乡里。而天主教及其他教会之牧师，常或袒庇而纵恣之。十年以来，大吏皆闇冗无能，老耄颟顸，畏洋如虎，以故其焰益张，李鸿章到粤，教民尚欲逞故技以相尝试。鸿章待其牧师等，一据正理，严明权限，不稍假借，经一二次后，无复敢以此行其奸者。噫嘻！以数十年老练之外交家，虽当大敌或不足，然此幺麽者，则诚不足以当其一噱矣。今之地方官以办教案为畏途者，其亦太可怜耳。

鸿章之来粤也，盖朝旨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使之从事于镇压云。鸿章乃捕系海外义民之家族三人焉，无罪而拏，骚扰百姓，野蛮政体，莫此为甚。或曰，非李鸿章之意也，虽然，虎兕出柙，是谁之过？吾实不敢为李讳焉。

自中东开战至是，可谓剥极矣。

第十一章　李鸿章之末路

义和团之起　李鸿章之位置　联军和约　中俄满洲条约
李鸿章薨逝　身后恤典

李鸿章最初之授江苏巡抚也，仅有虚名，不能到任。其最后

之授直隶总督也，亦仅有虚名，不能到任。造化小儿，若故为作弄于其间者然。虽然，今昔之感，使人短气矣。鸿章莅粤未一年，而有义和团之事。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至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故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使其时李鸿章而在直隶也，则此祸或可以不作，或祸作而鸿章先与袁许辈受其难皆未可知。而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一若特为李设一位置，使其一生历史，更成一大结果者。至六月以后，联军迫京师，于是李鸿章复拜议和全权大臣之命。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虽然，第一义者，惟有非常之学识，非常之气魄，乃能行之。李鸿章非其人也。彼当四十年前方壮之时，尚且不敢有破格之举，况八十老翁，安能语此？故为此言者，非能知李鸿章之为人也。第二义近似矣。然其时广东实无一兵可用，且此举亦涉嫌疑，万一廷臣与李不相能者，加以称兵犯阙之名，是骑虎而不能下也。李之衰甚矣，方日思苟且迁就，以保全身名，斯亦非其所能及也。虽然，彼固曾熟审于第三义，而有以自择。彼知单骑入都之或有意外，故迟迟其行，彼知非破京城后，则和

议必不能成，故逗留上海数月不发。

两宫既狩，和议乃始。此次和议，虽不如日本之艰险，而轸轕亦过之。鸿章此际持以镇静，徐为磋磨。幸各国[illegible]有厌乱之心，朝廷有悔祸之意，遂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定为和约十二款。

和约既定，尚有一事为李鸿章未了之债者，则俄人满洲事件是也。初，中俄密约所订，俄人有自派兵队保护东方铁路之权。至是义和团起，两国疆场之间，有违言焉。俄人即借端起衅，掠吉林、黑龙江之地，达于营口北，东方有联军之难，莫能问也。及和议开，俄人坚持此事归中俄两国另议，与都中事别为一谈，不得已许之。及列国和约定，然后满洲之问题起。李鸿章其为畏俄乎？为亲俄乎？抑别有不得已者乎？虽不可知，然其初议之约，实不啻以东三省全置俄国势力范围之下，昭昭然也。今录其文如下：

第一条　俄国交还满洲于中国，行政之事，照旧办理。

第二条　俄国留兵保护满洲铁路，俟地方平静后，并本条约之枢要四条，一概履行后，始可撤兵。

第三条　若有事变，俄国将此兵助中国镇压。

第四条　若中国[illegible]铁路未开通之间，中国不能驻兵于满洲。即他日或可驻兵，其数目亦须与俄国协定，且禁止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若地方大官处置各事，不得其宜，则须由俄国所请，将此官革职。满洲之巡察兵，须与俄国相商，定其人数，不得用外国人。

第六条　满洲，蒙古之陆军，海军，不得聘请外国人训练。

第七条　中国宣将在旅顺口之北金州之自主权抛弃之。

第八条　满洲、蒙古、新疆伊犁等处之铁路、矿山，及其他之利益，非得俄国许可，则不得让与他国。或中国自为之，亦必须经俄国允许。牛庄以外之地，不得租借与他国。

第九条　俄国所有之军事费用，一切皆由中国支出。

第十条　若满洲铁路公司，有何损害，须中国政府与该公司议定。

第十一条　现在所损害之物，中国宜为赔偿，或以全部利益，或以一部利益，以为担保。

第十二条　许中国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以达北京。

此草约一布，南省疆吏士民，激昂殊甚，咸飞电阻止，或开演说会，联名抗争。而英、美、日各国，亦复腾其口舌，势将干涉。俄使不得已自允让步，经数月然后改前约数事如左：

第一条　同

第二条　同

第三条　同

第四条　中国虽得置兵于满洲，其兵丁多寡，与俄国协议。俄国协定多少，中国不得反对，然仍不得输入兵器于满洲。

第五条　同

第六条　删

第七条　删

第八条　在满洲企图开矿山、修铁路，及其他何等之利益者，中国非与俄国协议，则不许将此等利益许他国臣民为之。

第九条　同

第十条　同　并追加"此乃驻扎北京之各国公使协议，而为各国所采用之方法"字样。

第十一条　同

第十二条　中国得由满洲铁路之支路修一铁路，至直隶疆界之长城而止。

至是而李鸿章病且殆矣。鸿章以八十高年，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积劳，已乖常度。本年以来，肝疾增剧，时有盛怒，或加病狂，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喝催促，于邑难堪，及闻徐寿朋之死，拊心呕血，遂以大渐，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寺。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卒之此约未定，今以付诸庆亲王王文韶。临终未尝口及家事，惟切齿曰："可恨毓贤误国至此。"既而又长吁曰："两宫不肯回銮。"遂瞑焉长逝，享年七十八岁。行在政府得电报，深宫震悼，翌日奉上谕：

朕钦奉懿旨。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直隶总督李鸿章，器识渊深，才猷宏远，由翰林倡率淮军，戡平发捻诸匪，厥功甚伟。朝廷特沛殊恩，晋封伯爵，翊赞纶扉。复命总督直隶，兼充北洋大臣，匡济艰难，辑和中外，老成谋国，具有深衷。去年京师之变，特派该大学士为全权大臣，与各国使臣，妥定和约，悉合机宜。方冀大局全定，荣膺懋赏。遽闻溘逝，震悼良深。李鸿章著先行加恩，照大学士例赐恤，赏给陀罗经被，派恭亲王溥伟带领侍卫十员，前往奠酹。予谥文忠，追赠太傅，晋封一等侯爵，入祀贤良祠，以示笃念忠臣至意。其余饰终之典，再行降旨。钦此。

其后复赏银五千两治丧。赏其子季经述以四品京堂承袭一等侯爵，李经迈以京堂候补。其余子孙，复赏有差，赐祭两坛。又命于原籍及立功省分，及京师建立专祠，地方官岁时致祭，列入祀典。朝廷所以报其勋者亦至矣。而此一代风云人物，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此世界、此国民。吾闻报之日，成一挽联云：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第十二章　结　　纶

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　李鸿章之轶事　李鸿章之人物

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虽然，其人物之位置，果何等乎？其与中外人物比较，果有若何之价值乎？试一一论列之。

第一、李鸿章与霍光　史家评霍光曰："不学无术。"吾评李鸿章，亦曰"不学无术。"然则李鸿章与霍光，果同流乎？曰，李鸿章无霍光之权位，无霍光之魄力。李鸿章谨守范围之人也，非能因于时势，行吾心之所安，而有非常之举动者也。其一生不能大行其志者以此，安足语霍光？虽然，其于普通学问，或稍过之。

第二、李鸿章与诸葛亮　李鸿章忠臣也，儒臣也，兵家也，政治家也，外交家也。中国三代以后，具此五资格，而永为百世所钦

者，莫如诸葛武侯。李鸿章所凭借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其初起于上海也，仅以区区三城，而能奏大功于江南，创业之艰，亦略相类。后此用兵之成就，又远过之矣。然诸葛治崎岖之蜀，能使士不怀奸，民咸自厉。而李鸿章数十年重臣，不能辑和国民，使为己用。诸葛之卒，仅有成都桑八百株，而鸿章以豪富闻于天下，相去何如耶？至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犬马恋主之诚，亦或仿佛之。

第三、李鸿章与郭子仪　李鸿章中兴靖乱之功，颇类郭汾阳，其福命亦不相上下。然汾阳于定难以外，更无他事，鸿章则兵事生涯，不过其终身事业之一部分耳。使易地以处，汾阳未必有以过合肥也。

第四、李鸿章与王安石　王荆公以新法为世所诟病，李鸿章以洋务为世所诟病。荆公之新法，与鸿章之洋务，虽皆非完善政策，然其识见规模，决非诟之者所能及也。号称贤士大夫者，莫肯相助，且群焉哄之，掣其肘而议其后，彼乃不得不用佥壬之人以自佐，安石、鸿章之所处同也。然安石得君既专，其布画之兢兢于民事，局面宏远，有过于鸿章者。

第五、李鸿章与秦桧　中国俗儒，骂李鸿章为秦桧者最多焉。法越、中日两役间，此论极盛矣。出于市井野人之口，犹可言也。士君子而为此言，吾无以名之，名之曰狂吠而已。

第六、李鸿章与曾国藩　李鸿章之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

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第七、李鸿章与左宗棠　左李齐名于时，然左以发扬胜，李以忍耐胜。语其器量，则李殆非左所能及也。湘人之虚憍者，尝欲奉左为守旧党魁，以与李抗。其实，两人洋务之见识，不相上下。左固非能守旧，李亦非能维新也。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

第八、李鸿章与李秀成　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洪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给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第九、李鸿章与张之洞　十年以来，与李齐名者，则张之洞也。虽然，张何足以望李之肩背。李鸿章实践之人也，张之洞浮华之人也。李鸿章最不好名，张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劳怨，好名故常趋巧利。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常与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年，仍是书生之见。"此一语可以概其生平矣。至其虚憍狭隘，残忍苛察，较之李鸿章之有常识有大量，尤相去霄壤也。

第十、李鸿章与梅特涅　奥宰相梅特涅，欧洲十九世纪第一大奸雄也。凡当国四十年，专出其狡狯之外交手段，外之以指挥全欧，内之以压制民党。十九世纪前半纪，欧洲大陆之腐败，实此人之罪居多。或指李鸿章殆几似之，虽然，鸿章之心术，不如梅

特强之险，其才谋亦不如梅特涅之雄。梅特涅知民权之利而压之，李鸿章不知民权之利而置之。梅特涅外交政策，能操纵群雄，李鸿章外交政策，不能安顿一朝鲜，此其所以不伦也。

第十一、李鸿章与俾斯麦　或有称李鸿章为东方俾斯麦者，虽然，非谀词则妄言耳。李鸿章何足以望俾士麦？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胜者同胞也。以内政论：俾斯麦能合向来散漫之列国，而为一大联邦，李鸿章乃使庞然硕大之支那，降为二等国。以外交论，俾斯麦联奥、意而使为我用，李鸿章联俄而反堕彼谋。三者相较，其霄壤何如也？此非以成败论人也，李鸿章之学问、智术、胆力，无一能如俾斯麦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实优胜劣败之公例然也。虽李之际遇或不及俾，至其凭借，则有过之。人各有所难，非胜其难，则不足为英雄。李自诉其所处之难，而不知俾亦有俾之难，非李所能喻也。使二人易地以居，吾知其成败之数，亦若已是耳。故持东李西俾之论者，是重诬二人也。

第十二、李鸿章与格兰斯顿　或又以李、俾、格，并称三雄，此殆以其当国之久，位望之尊言之耳。李与格固无一相类者。格之所长，专在内治，专在民政，而军事与外交，非其得意之业也。格兰斯顿，有道之士也，民政国人物之圭臬也。李鸿章者，功名之士也，东方之人物也，十八世纪以前之英雄也。二者相去，盖远甚矣。

第十三、李鸿章与塞亚士　法总统塞亚士，在巴黎城下盟时之宽和全权也。其当时所处之地位，恰与李鸿章乙未、庚子间相仿佛。存亡危急，忍气吞声，最人情所最难堪者，但塞亚士不过偶一为之，李鸿章则要再至三焉。塞亚士所当者其一国，李鸿章则

数国，其遇更可悲矣。然爹亚于议和后，能以一场之演说，使五千兆佛郎立集而有余，而法兰西不十年，依然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若李鸿章则为偿款所困，补救无术，而中国之沦危，且日甚一日。其两国人民爱国心之有差率耶？抑用之者不得其道也？

第十四、李鸿章与井伊直弼　日本大将军柄政时，有幕府重臣井伊直弼者，当内治外交之冲，深察时势，知闭关绝市之不可，因与欧美各国结盟，且汲汲然欲师所长以自立。而当时民间尊王攘夷之论方盛，井伊以强力镇压之，以效忠于幕府。于是举国怨毒，集彼一身，卒被壮士刺杀于樱田门外，而日本维新之运乃兴。井伊者，明治政府之大敌，亦明治政府之功臣也。其才可敬，其遇可怜，日人至今皆为讼冤。李鸿章之境遇，殆略似之，然困难又较井伊万万也。井伊横死，而鸿章哀荣，其福命则此优于彼焉。然而日本兴矣，然而中国如故也。

第十五、李鸿章与伊藤博文　李鸿章与日相伊藤，中日战役之两雄也。以成败论，自当右伊而左李。虽然，伊非李之匹也。日人常评伊藤为际遇最好之人，其言盖当。彼当日本维新之初，本未尝有大功，其栉风沐雨之阅历，既输一筹，故伊藤之轻重于日本，不如鸿章之轻重于中国。使易地以处，吾恐其不相及也。虽然，伊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

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

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

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养生一用西医法，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

戈登尝访李鸿章于天津，勾留数月。其时，俄国以伊犁之役，颇事威吓，将有决裂之势。鸿章以询戈登，戈登曰："中国今日如此情形，终不可以立于往后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权以大加整顿耳。君如有意，仆当效犬马之劳。"鸿章瞿然改容，舌挢而不能言。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李鸿章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李鸿章于外国人中，所最敬爱者惟两人，一曰戈登，一曰美国将军格兰德，盖南北美之战，立大功者也。格兰德游历至津，李鸿章待以殊礼。此后接见美国公使，辄问询其起居。及历聘泰西时过美国，闻美人为格兰德立纪功碑，即赠千金，以表敬慕之情。

李鸿章之治事最精核。每遇一问题，必再三盘诘，毫无假借，不轻然诺，既诺则必践之，实言行一致之人也。

李鸿章之在欧洲也，屡问人之年，及其家产几何。随员或请曰："此西人所最忌也。宜勿尔。"鸿章不恤，盖其眼中，直无欧人，一切玩之于股掌之上而已。最可笑者，尝游英国某大工厂，观毕后，忽发一奇问，问于其工头曰："君统领如许大之工场，一年所入几何？"工头曰："薪水之外无他入。"李徐指其钻石指环曰："然则此钻石从何来？"欧人传为奇谈。

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可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之在京师也，常居贤良寺，盖曾文正平江南后，初次入都陛见，即僦居于此，后遂以为常，云："将来此寺，当为《春明梦余录》添一故实矣。"

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戊戌会试时在京师，谓必得之，卒未获，虽朝考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李颇怏怏云。以盖代勋名，而恋恋于此物，可见科举之毒入人深矣。

以上数条不过偶所触及，拉杂记之，以观其人物之一斑而已。著者与李鸿章相交既不深，不能多识其遗闻轶事，又以无关大体，载不胜载，故从缺如。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呜呼，李鸿章往矣。而天下多难，将更有甚于李鸿章时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

吾读日本报章有德富苏峰著论一篇，其品评李鸿章有独到之点，兹译录如下：

支那之名物李鸿章逝，东洋之政局，自此不免有寂寞，不独为清廷起乔调柱折之感而已。

概而言之，谓李鸿章人物之伟大，事功之崇隆，不如谓其福命之过人也。彼早岁得科第，入词馆，占清贵名誉之地位。际长发之乱，为曾国藩幕僚，任淮军统帅。赖戈登之力，以平定江苏。及其平捻也，亦禀承曾国藩之遗策，遂成大功。及为直隶总督，办天津教案，正当要挟狼狈之际，忽遇普法战起，法、英、俄、美皆奔走喘息于西欧大事，而此教案遂销沉于无声无影之间。迩来二十有五年，彼总制北洋，开府天津，综支那之大政，立世界之舞台，此实彼之全盛时代也。

虽然，彼之地位，彼之势力，非悉以侥幸而得之者。彼在支那文武百僚中，确有超卓之眼孔，敏捷之手腕，而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彼知西来之大势，识外国之文明，思利用之以自强，此种眼光，虽先辈曾国藩，恐亦让彼一步，而左宗棠、曾国荃更无论也。彼屯练淮军于天津，教以洋操；兴北洋水师，设防于旅顺、威海、大沽；开招商局，以便沿海河川之交通；置机器局，制造兵器；办开平煤矿；倡议设铁路及军事、商务、工业，无一不留意。虽其议之发自彼与否暂勿论，其权全在彼与否暂勿论，其办理之有成效与否暂勿论。然要之导清国使前进，以至今日之地位者谁乎？固不得不首屈一指曰李鸿章也。

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虽然，北京朝廷之于彼，必非深亲信者，不宁惟是，且常以猜疑憎嫉之眼待之，不过因外部之压迫，排难解纷，非彼莫能，故不得

已而用之耳。况各省督抚，满廷群僚，其不释然于彼者，所在皆是。盖虽其全盛时代，而其在内之势力，固已甚微薄，而非如对外之有无限权力，无限光荣也。

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彼果自初蓄意以主战乎？不能深知之。但观其当事机将决裂之际，忽与俄使喀希尼商请其干涉弭兵，则其始之派兵于朝鲜，或欲用威胁手段，不战而屈日本，亦未可知。大抵自视过高，视中国过大，而料敌情颇有不审者。彼盖未知东亚局面之大势，算有遗策，不能为讳也。一言蔽之，则中日之役，实彼平生之孤注一掷也。而此一掷不中，遂至积年之劳绩声名，扫地几尽。

寻常人遭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彼之末路萧条甚矣。彼之前半生甚亲英国，其后半生最亲俄国，故英人目彼为鬻身于俄廷。以吾论之，彼之亲俄也，以其可畏乎？以其可信乎？吾不得而知之。要之彼认俄国为东方最有势力之国，宁赂关外之地，托庇于其势力之下，以苟安于一时，此其大原因也。彼之《中俄密约》、《满洲条约》等事，或视之与秦桧之事金，同为卖国贼臣，此其论未免过酷。盖彼之此举，乃利害得失之问题，非正邪善恶之问题也。

彼自退出总理衙门后，或任治河而远出于山东，或任商务

而僻驻于两广，直至义和团事起，乃复任直隶总督，与庆王同任议和全权，事方定而溘然长逝，此实可称悲惨之末路，而不可谓耻辱之末路也。何也？彼其雄心，至死未消磨尽也。使彼而卒于中日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彼其容貌堂堂，其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虽然，彼之血管中曾有一点英雄之血液否乎？此吾所敢断言也。彼非如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彼非如俾斯麦，有倔强的勇性。彼非如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彼非如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至其经世之识量，亦未有能令我感服而不能已者。要而论之，彼非能为鼓吹他人，崇拜英雄心之偶像也。

虽然，彼之大横著，有使人惊叹者。彼支那人也，彼大支那人也。彼无论如何之事，不惊其魂，不恼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无论若何失望之事，视之如浮云过空。虽其内心，或不能无懊恼乎？无悔恨乎？然其痕迹，从何处求之见之？不观乎铁血宰相俾斯麦乎，一旦失意退隐，其胸中瞋恚之火，直喷出如焰，而李鸿章则于其身上之事，若曾无足以挂其虑者。然其容力之伟大，吾人所尊敬膜拜而不能措者也。若使彼如诸葛孔明之为人，则决无可以久生于此世界之理，何也？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如剥笋皮，一日紧一日，与彼同时代之人物，凋落殆尽。彼之一生，以前光后暗而终焉，而彼之处此，曾不以扰动其心。或曰，彼殆无脑筋之人也。虽然，天下人能如彼之无脑筋者有几乎？无脑筋之绝技一至此，宁非可叹赏者耶？

陆奥宗光尝评彼曰："谓彼有豪胆、有逸才、有决断力，谓彼为伶俐有奇智，妙察事机之利害得失也。"此言殆可谓铁案不移。虽然，彼从不畏避责任，是彼之不可及也。此其所以数十年为清廷最要之人，濒死而犹有绝大关系，负中外之望也。或曰，彼自视如无责任，故虽如何重大之责任，皆当之而不辞。然此之一事，则亦彼之所以为大也。

彼可谓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纯然如凉血类动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义，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强，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脑硬面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词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猾有城府，支那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彼无管仲之经世的识量，彼无孔明之治国的诚实，虽然，彼非如王安石之学究。彼其以逸待劳，机智纵横，虚心平气，百般之艰危纠纷，能从容以排解之，支那近代人物，殆未见有其比也。

以上之论，确能摹写李鸿章人物之真相，而无所遗，褒之不过其当，贬之不溢其短，吾可无复赞一辞矣。至其以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国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吾昔为《饮冰室自由书》，有《二十世之新鬼》一篇，今择其论李鸿章者，附录如下：

呜呼，若星氏格氏，可不谓旷世之豪杰也哉！此五人者，指城多利亚　星亨　格里士比　麦坚尼　李鸿章于其国皆有绝大之关系。除城多利亚为立宪政府国之君主，君主无责任，不必论断外，若格里士比，若麦坚尼，皆使其国一新焉。若星亨则欲新之，而未能竟其志者也。以此论之，则李鸿章之视彼三人有惭德矣。李鸿章每自解曰："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

也。”斯固然也。虽然，以视星亨、格里士比之冒万险、忍万辱、排万难，以卒达其目的者如何？夫真英雄，恒不假他之势力，而常能自造势力。彼星氏格氏之势力，皆自造者也。若李鸿章则安富尊荣于一政府之下而已，苟其以强国利民为志也，岂有以四十年之勋臣耆宿，而不能结民望以战胜旧党者？惜哉，李鸿章之学识不能为星亨，其热诚不能为格里士比，所凭藉者十倍于彼等，而所成就乃远出彼等下也。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亦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其代表人也。虽然，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者，此则吾所敢断言也。嗟乎，李鸿章之敝缴，既已屡见不一见矣，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张文襄公事略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张文襄之事业
第三节　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
第四节　张文襄督两广
第五节　张文襄之参与新政
第六节　张文襄之兴贤育才
第七节　张文襄在鄂行政
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路政
第九节　张文襄之勋业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第十三节　张文襄之学问
第十四节　张文襄之奇才
第十五节　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第十六节　张文襄维持大局
第十七节　张文襄之举贤
第十八节　张文襄之病状
第十九节　张文襄之盖棺定论

张文襄公事略

第一节　绪　　言

噫，是书也，胡为乎而作哉？曰张公之洞也。夫张公之洞之得名，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见，又孰不曰张公之洞，张公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至今日而誉张公，誉之者以为改革之元勋；今日而毁张公，毁之者以为宪政之假饰。不知誉者固非，而毁之者亦未剧得其真相也。彼其胸中，岂真有革新守旧之定见？特见于时势之所趋，民智之渐开，知非言变法不足以自保其名位。而又虑改革过甚，而己益不能恣其野蛮之自由，亦出于万不得已而为此一新一旧之状态，以中立于两间。虽然，一新一旧之张公，今为过去之人物矣，而环顾满朝，衮衮诸公，其能与一新一旧之张公并驾而齐驱者，竟何人耶？吾是以回顾茫茫，不禁有一新一旧之概也。

第二节　张文襄之事业

体仁阁大学士张公之洞，二十一日亥时薨于位，盖本日方有“再行赏假，无庸拘定日期，安心疗养，病痊即行销假入直，并赏人参二两”之优诏，而公即于其夕逝逾也。公之德业勋望，冠于当

时，且为孝钦显皇后手握之人，由词臣，而学官，出膺疆寄，入赞纶扉，以迄于今。夫其人之生也，与近数十年政局关系尤切，是不可无一言以记其生平也。

公讳之洞，字孝达，又字香涛，一字香严。中年以后，自号壶公，又号无竟居士，（公署此号时，方督办广东海防。会有谅山之捷，公主进与法战，而不主曲和。彭刚直、鲍忠武皆赞成其谋。当时不能用，且龁龁之，而阴沮其所为，故取张曲江诗"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之意，而号曰无竟居士。）晚年则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县人，南皮即魏文帝射雉，一日而获三十六头之地。当北魏时，有刁雍者，寿至百岁，谥曰简公；从子遵，谥曰惠公，官至三公，为渤海蓨县人。惠公墓志，推为海内北碑第一，在南皮刁家楼出土，藏于公之族兄文达公家，盖南皮即北魏之蓨县也。

公生于黔，父讳锳乙、久官贵州，与胡文忠林翼同官雅，故公幼时，亦尝受学于胡公。年十七举咸丰壬子乡试第一。斯时胡文忠与公父书曰："闻四贤郎获解，吾与南溪相视，开口而笑。"盖公行四，故称四郎。南溪者，蒋公超表字，为公之业师，其后死于国事，赐谥果靖者也。公父官遵义知府，捍贼有功，擢署贵东道，方用兵剿苗，尽瘁以卒，赠太仆卿。

公以同治癸亥一甲第三进士及第，授职编修，所知制诰文多典雅有则。当时公为学颇慕阮文达，于经义多沈思穿贯。又好兵家言，尝自署于座曰："兵家尽补能康世，经义咸明乃著书。"可以知其志事矣。

方公未通籍时，以父清廉，家无积蓄。尝佐豫抚、鲁抚幕，又尝代给事中陆秉枢作奏言事，其文光采震动，为上所惊，荷官

奖问。及官翰林，而论事之章，尤多中于历物之意，往往传诵海内。己卯，官国子监司业，曾上嘉陵《大礼疏》，援据《仪礼》《公羊》平定陶濮国兴献诸议折永伊川两之争，植义至当。章上，天下翕然从之。

第三节　张文襄与政治之关系

国家之隆替，视乎当世之人才，此吾国人所夙知也。然立宪与专制，其人才之资待不同，则其国运之消长，乃不能不绝然殊异。诚以立宪者有道揆，有法守。循序而臻，有进无退，势若祈的者之迎的而行，愈迎而愈至焉。专制之国，其势反是，以其有私意而无证见，有当权者之喜怒，而无举国之公是公非也。故其安危之辙，为途绝隘，往往系于一人焉，或系于一事焉，甚或系于一言焉。景运之来，骞如一接，而即旋入于否塞，竟至每下愈况，此则政体为之，而祸福遂至相反也。故居今日而欲以专断政事，其不适于国家之生存者，审矣。试以近数十年中日两国之事例，比类观之，尤可见矣。日本维新以后，当年手康屯难之元勋，至今犹生存者，亦殊无几。然而比国朝野上下之人才，则若往者过而来者续，前水后水，混混不穷。甚或后来之人，假前人之经验，其智识俨如积薪之后来居上，曾不见其因一二人之死亡，而国运因之而替。试更观于欧美，所见情状，亦皆相类。而反观吾国，其现象乃正与之相反。同光以还，丧一中兴之旧臣，往往国运因以堕落，其例久已昭著矣。至于今日，虽颁立宪之大号，而此种情状，固犹未之或改。但观昨日南皮出缺之信一布，而人人心中莫不深惜其逝，而生前人既逝，后人难以继续之感

慨，即此足以见专制政体之不适，而不能存立于今，其情益大显矣。则欲假立宪之美名，以行专制之实例者，其不可以五旬存焉，尤可见也。

何者？立宪之所造成所养育者，实为科学上之人才，故科学进一步，而人才亦进一步。专制国之所希冀所倒席者，乃为善伺上意之奴才，故虽有人才杂出于其间，而其数实居至寡。纵或得人才之力，以济一时艰难，然以人才之数，终不敌奴才之数之万一。此所谓一人既死，而一时之政局事功往往而隳，一世之人心亦往往以变。所谓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正为专制之国历史上一成不易之公例也。

由是以观，诚使吾国前途而能确然自强也，则今丧一南皮何伤？若其不能自强，而犹依违于专制，以图偷息视肉，保全少数人不正当之权利，胥一世之人，而常纳于奴才之一治，则如南皮之辈，因为跃治之魔邪，在势难以数得。故今南皮之丧，遂不能不令人生其栋折之感矣。

至若南皮一生之事功学业，与其是非毁誉之得失，当今盖棺论定之日，识者苟潜察而深讨之，将有以见彼之真相，而无待乎不佞之喋喋。吾今所为不得不一言者，则在立宪专制人才与奴才之间也。

第四节　张文襄督两广

呜呼！三十年身都将相之南皮相国，乃遽舍斯世而入天国也耶？论南皮之人格，以吾国现时政界人物论，自不能不以此公为巨擘矣。校其扬历中外之始末，大略可分为三时期。辛巳以前，

为声誉最隆之时期。同光以来。京朝士大夫朴学之风，实自南皮开之。当其未登第时，已早负天下深源苍生之望矣。既入翰苑，声称藉甚，释褐十年，始转坊局例得专摺言事，生平所学，至是乃一发抒。当是时，孝贞显皇后垂帘听政，侧席求言，于是瑰伟直谅之士，争上疏言天下利病，抵斥权贵，抨击权贵，辇下有清流六君子之称，而南皮实为之领袖。其封事之最脍炙人口者，为劾奏四川东乡县屠杀乡民一案。数年冤狱，一旦昭雪，激变之县令，专杀之武弁，皆明正典刑，置诸显戮。都人士至相诧，以为景星庆云，而南皮之声誉，乃赫然遍天下矣。此一时也。辛巳以后，为回翔方镇之时期。是岁冬，以内阁学士出抚山右。时朝邑阎文介方长户部，锐意欲裁省浮费，南皮承其意旨，甫下车，即厘定差徭章程，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且大修太行山道。三晋士民，以为数十年未有之好巡抚，朝廷始骎骎向用，以为可付大事。俄而法越事起，圣心眷念南服，以为非南皮无可任，虽擢署两广总督，未几竟即真其在粤也。军事专于彭刚直，南皮在其间，惟调度诸将，筹发饷械而已。天幸法船未犯虎门，亦竟无赫赫功可言。兵罢未久，亦遂离粤，故南皮于粤，无甚感情。然其粤督任时，实始奏开赌禁，而徵其博进若干成以充军饷，粤东赌祸，遂于今为烈，粤人至今恨之。当时有为联语以嘲之者，出语云："八表富经纶，也不过山右禁烟，粤东开赌。"盖纪实也。而南皮之声誉，自此亦渐退化矣。己丑之春，移督湖广，盖是时南皮方奏请兴办铁路，朝廷以汉鄂为境内中心点，铁路当于是兴工，故移南皮以镇之也。此公之修谈洋务，自兹役始。路政虽中遭挫折，迟十年然后兴工，而汉阳铁政局，湖北机织器纺，皆其所手创，以故善谈时事者，皆归之。然南皮之为人也，好大喜

功，造端宏大，而不顾其后。财力不足以供，则乞灵外人，以恣其挥霍。在鄂二十年所借洋款，以千万计。今日督抚之恣借外债，以贻害于国与民，其端实自南皮启之，此则爰书所不能末减者矣。

第五节　张文襄之参预新政

方德宗皇帝之发愤谋变法也，以南皮号称通中外情势，故深倚任之，言无不从。杨锐之以京卿而参预新政，实所荐剡，杨故其门生，生平所最识拔者也。当时上意欲召之入都，俾长枢廷，以有尼者，竟不果。上之所以信南皮者如此，乃八月政变之际，首先奏请速杀四参政者，非他人，即南皮也，此已不足以对先帝矣。己亥立储之议，宫中尚虑诸疆臣不服，乃电询江楚两督，其实在张一人。倘使南皮执祖宗家法，严词抗拒，则荣刚端庄之徒，自必恭然心折。立储之议不行，则拳祸自可不作，其所保全者不已大乎？乃南皮只知为保全利禄之私计，而社稷之安危，竟不暇顾，贸然允之，而溥俊公然拥大阿哥之位号矣。微刘忠诚抗疏力争，则废立之事早成，其贻祸之烈，更何堪设想也哉？贤不肖之相去，固如是其甚耶！

噫嘻！何天之不祚我国？比年以来，内政外交，困难极点。朝廷方锐意于维新之治，而一切列枢衡，参部务者，大都贵胄亲王，耆年硕辅，其一二少年新进，又或血气优而声望浅，才具足而资格轻。求其学识长而资望重者，意惟张枢相一人，差足当之，而不谓其遽有因病出缺之惨事也。

张枢翰参枢密也，为时亦无几耳。自世宗朝设立军机之制，

国家大事，由枢臣定议，内阁反不与焉。其制以汉满人分任之，而握政权者，大率满人居其多数。迩年朝廷变法，首除满汉之见，非不以重人才，公天下为心乎？乃自当年袁项城退职以来，军机之缺，悬而未补，鹿相虽居首揆，而年老事烦，双耳重听，殊有顾此失彼之虞。所恃以任事权，系人望者，汉人中惟张相一人而已。奈之何天不憖遗，梁摧栋折，此记者所以又不能无忧者也。

且夫三代下之论相臣也，其设施视乎才，其根柢则视乎学。彼顽固性成者，可无论矣，即有荦荦不可一世之概，与夫通权达变之能，苟学识未纯，则其所蕴为抱负，而见诸世者，必将窒碍而不可行。即行矣，或得乎此而失乎彼，或利于始而害于终，以之发挥事业，宏济艰难，窃恐操切之祸，甚于迁延，刚愎之忧，终于破坏，而无本之治之必不可以久也。三代以还，若汉之霍光，唐之李德裕，宋之寇准，明之张居正，相业彰彰在人耳目，而卒不满人意者，孰非不学无术，有以致此弊哉？我中国当二十世纪之秋，群雄虎瞰，稍窥时局者，亦知非变政不足以图强。然而新理灌输，旧制精粹，因革损益，折衷綦难。朝内通才，大半粉饰张皇，一相与附和立宪之名，而于政治上，民族上，所谓若者退化，若者有余，若者当取法他人，若者当保守故辙，皆不审其控纵驯御之原，徒以扰攘纷纭，为目前自救之举。呜呼！天之方蹶，毋然泄泄，论者徒归咎于无才之患，而不知诸人平素之所学，是古则非今，喜新则厌古。其抱持之宗旨既误，故虽盈庭聚讼，而亦等诸道旁之筑室也。张相之行事为人，海内自有公论，但观其驻节两广，移督两湖，理财兴学数大端，已为晚近疆臣所仅见。庚子之变，联络各省，保障东南，非胸有定识者，而能为

之乎？迩者立宪之事，期以九年，监国殷殷，以先帝之心为心，开诚布公，常资顾问。而张相每事酌中西之宜，防偏倚之害，徒以权非专属，似不克卒竟其功。然求诸在廷诸臣，有如是之学有本原，而才有范围者，恐亦寥寥不数觏矣。乃当宪政预备之始，而先夺一不可少之人。嘻嘻！此不惟张相之不幸，抑亦监国之不幸者欤？

抑记者更有感焉，中国兴学以来，每事皆张相主之，议者每以学务之废弛，咎办理之非人。然试平心论之，以今日各省人民之程度，之人才，之心术，其果能负新学之责任否耶？吾恐自兹以往，放弃之弊，更甚于前。否则抑中扬西，变而愈厉，所谓保存国粹之主义，消归于无何有之乡也，此学务之可虑者也。

粤汉铁路，张相以全力争之，自粤省所用非人，演成怪剧。朝廷思以大臣为镇慑，而张相又为铁路经手之人，故畀以督办大臣之命，盖将使剔除弊窦，俾路工早蒇也。今弊未绝而张相先亡，又当新易总董之时，设继任者稍欠精明，此后弊端，恐更有不堪设想者。窃幸记者之所言不中也，此铁路之可虑也。

呜呼！神州非旧，已伤世纪之陵夷；大厦难支，况痛老成之凋谢。所冀监国以知人之特识，俾继起之多才，庶几宪政修明，能终竟张相之遗志乎？

第六节　张文襄之兴贤育才

辛丑回銮，国步日艰，两宫宵旰焦劳，知非变法维新不足自强也。环顾疆吏之行新政最力者，莫若文襄。先于述职来京之便，奉命留都，订定学堂章程，继于丁巳七月，遂以协办大学士

宣召入京，晋参枢机，管理学部事务。近日朝廷之大规画，俱出公手。然公于此时，已由春华而进秋实，嘤嘤焉持保存国粹主义，为天下倡，举朝野所引领跂踵，喁喁属望者，文襄悉以镇定处之。用人则新旧杂糅，而以老成人为典型；设学则中西并贯，而以十三经为根柢；遇人之以祖制相诘难者，则曰："唉，彼辈一班小竖子耳，遇人言东，则蓬蓬然随之而东；遇人言西，则泛泛然随之而西；今苟能用彼而就我也，庸何伤？"以故近日颁行诸新政，往往惧吾民之日及于嚣张，而亟亟焉访求东西成法以防维之，阳示以采取，而阴施其钳制之术。新进之以宪政进质者，则曰："东西各国宪法之精意，已悉具于四子六经中矣，特患吾人不知返求耳。"嗟嗟！公之所为先天下而开通风气者，大率类此。去岁十月，两宫先后宾天，薄海震惊。公独与诸大臣膺受顾命，不震不腾，奉摄政王监国，拥立今上，承嗣毅庙，兼祧景皇帝，植旗委裘，安如磐石。德宗之志事于以终，公之心志亦于是乎瘁矣。

综计公之生平，辛巳以前，是为德宗之黼黻升平时代，而公于其时，则为文学侍从之臣。辛巳至辛丑三十年间，是为德宗之殷忧启圣时代，琉球去，越南亡，高丽夹，台、澎、旅、大、胶、威诸地以割。暨至八国联军之役，神京沦陷，两宫蒙尘，大局之败坏，几几不可收拾。公则以其时扬历封疆，抚晋督粤，三督湖广，两权三江，御灾捍患，辑治军民，固赫赫乎一好疆臣也。迨乎辛丑以后，乃德宗立宪图强之时代，公乃参密幄，赞宪政，膺承顾命，辅弼新皇，则又俨然顾命臣矣。虽粤汉铁路力主借款，未免为高年之失德，然始终一节，翼赞景皇。缵绪有人，大星遽陨，论者至拟之鄂文端之于世宗，阿文成之于高宗云。

文襄生平，好延揽，喜汲引，孜孜求贤，如恐不及，慕甘泉侯文达之为人，所至以兴学育才为亟。其任督学时，立"经心书院"于武昌，建"尊经书院"于成都，刻《辖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造就人才，惟日不足。迨任封疆，而志意益发抒矣。在广东则有"广雅书院"，在湖北则有"两湖书院"，兴学务虽经戊戌政变，娇诏毁学，而志不稍衰。迄庚申间而成效大著，一时士大夫之谈学务者，莫不以两湖三楚，为开风气之先，而翕然奉之为准则焉。公复于其时忧世教之横流也，则殷然有《劝学篇》之作；忧大雅之陵替也，则毅然有"存古学堂"之设，懿欤铄哉！甘泉相国，愧斯宏玮矣。

第七节　张文襄在鄂行政

文襄之为人也，性和易而不滞于物，其于贤达，则倾心结纳，萧曹规随。而与当代声势赫奕之妄人居，则又和而不流，浑然有古大臣之度。其抚晋也，继曾忠襄之后，步武名贤，日孜孜求吏治不懈。三晋之舆论，靡不曰张之与曾，如骖之靳。迄今数十年，流风余韵，犹在人间，道及公姓名，则莫不啧啧叹好巡抚不置。洎乎督粤，衡阳彭刚直时适督军岭峤，与鲍武慎、左文襄锐意主战，公乃承其意旨，同德一心，主持清议，而南皮之声誉，踔然起矣。其在鄂也，适值新宁刘忠诚统制三江，老成硕望，为海内所倚重，公独虚心晋接，三江两湖，指臂相联。戊己、庚辛之间，朝廷谋大政，决大议，两人辄联衔会复，抗疏力争，时时有以慑群小而回天听。庚子拳祸，扬子江流域，晏然无鸡犬之惊者，惟公及新宁之力是赖。又常以其间悉索敝赋，筐篚壶浆，以供行在之求，两宫鉴其忠贤，而公亦于是大用矣。至若丁丑之应

召入京也，则实与项城袁尚书偕，项城气焰熏灼，好用事，喜自负其才；公则翛然物外，时至琉璃厂搜购旧书以避之，而于朝端时局，则一不过问。迨项城被谴，而公乃端忠尽能，以与诸枢臣偕，一时朝列，莫不钦公之量，而嗤袁之妄也。呜呼！此虽小节，然苟有则而行之者，迨亦所谓于近世诸臣中，开风气之先者矣。

要之，公实中国近代之伟人，亦德宗朝所不可少之人物也。若斤斤取以与二十世纪世界诸伟人比，则公既未尝沉潜新学，所猎取者，不过东西之鳞爪耳；所稗贩者，不过得自东西留学生耳。一代之伟人，虽足以造一代之时势，然必执东西洋渺不相涉之名贤，刻以相绳，殊失平情论事之旨，与夫当世论公之功德，知文襄之长而不知文襄之短者，庸有异乎？

南皮相国，以卓识干才，闻于天下。当总督湖广之时，其所行之新政，不特为中国人所注意，即世界各国，咸仰其声望，视为维新之领袖。当时南皮之势力，由武昌以达扬子江流域，靡不遍及。拳匪一役，南皮所处之地位，不啻为南方各省之总统，南方各要省之得庆无事，中国之不遭糜烂，皆公一人之力也。

第八节　张文襄兴办路政

南皮于铁路之利益，知之甚早。任两广总督时，曾上封奏，谓各国兴办路政，其初皆先筑干路，公之铁路政策，即根据于此。彼知铁路展至通州，与军略有碍力，主自汉口筑至芦沟桥之议，旋奉旨依允，迁调湖广总督，并谕即行开工。公又知如此巨工，断非中国工程司所能胜任，乃创设汉阳铁厂，以为制造铁轨

之预备。迨中日战后，公益研究战务，知干路之设，与军务事上大有关系，且为南北交通之关键。即于一八九五年，重申旧议，并将线稍行扩张，一面具摺奏请设立公司，招集股本，管理之权，悉操自华人之手。并力拒借用洋债，深望能募集于中国人。不意应者寥寥，不得已仍借用外款，一九零五年之夏，向香港政府商定借款英金一百三十五万磅，以两湖及广东之鸦片税为抵。其经营路政之成效，吾人业已耳熟能详，固毋庸记者赘述也。

公虽为旧学界之英杰，而能晓然于西学之利益，虽天性笃信中国之旧学，而能提倡国民之教育，是其见识诚非他人所及也。朝廷蓄志改革，调公入京，公乃于此时入军机，兼任大学士。当时朝中僚佐，似与不和，加以与声势赫赫之某宫保，互相对峙，张相大有为其压服之势。迨孝钦显皇后驾崩，今上御极，摄政王正资倚畀，将以公为中国之长城。不意遽为二竖所困，竟不能于近今国事之上，展其未尽之才。而铁路借款之争端，复苦其心志，垂暮遂此，乌能自支哉？要之张相国实为一大政治家，惟不免稍形固执耳。

第九节　张文襄之勋业

中法缔和，时公已补粤督，乃建广、潮、钦、廉、琼州等处沿海炮台，又迨将平琼州黎乱，议开辟尼母山十字大路，惜功未成而罢。复于其间，建银圆局、铸钱局，中国之有银圆者，自公启之。又于广州设广雅书院，延朱御史一新主讲。而复增广粤中海军，以此人不敷出，不获已乃收赌税，于是赌之害粤，遂贻留以到今矣。或者为澳门以收赌税，市面日形发达，自广州开赌禁，

而澳门遂衰落，公之主张赌税，即以暗制澳门之故，兹姑存其说，然究未可以为公宽责备也。戊子移督湖广，睹内政之荒废，乃悟李文忠所为之不谬，遂复与李交好。由是以讫戊戌，天下咸以公为言新之魁杰。方公抵湖广也，首创芦汉铁路之议，其时醇贤亲王，与公往复电商十余次，虑黄河中梗为难，公议建铁桥以济。又请开晋矿，醇王伟公任事迈往，其复电有云："纵使志大功迂，成功与否难预必，然存此精卫远大之志，足以痛洗畏葸不任事者之肺肠"云云。会是时有诏以铁路事下廷臣议，旋由王大臣复奏请缓办芦汉，先开奉吉，盖彼时笃旧之习尚胜故也。及甲午战役，朝野始悔不早用公言，乃计日程功，以修芦汉，迟之又久而后成焉。公睹外患日急，物质文明缺乏，不足以济巨变，乃奏开大冶铁矿，设汉阳铁政局，枪炮局，织布局，其余织麻、银圆各局，咸由官设立，以图自强计，官款不足则借外债以济之。又于其间修荆州大堤，复汉魏之障，民田永赖者数百万顷。更建两湖书院，以兴国学，建自强书院，以开新学。甲午东祸作，方萌蘖时，公即密陈海防策，且主率师船，疾捣日本三岛。主者复不能用，公乃日孜孜督造枪炮，不足，则借款外购。其后各路防军，多于公取济。是岁十月，刘忠诚督师出关，廷命公署南洋大臣，公闻命即行，于十六日莅任，越日即周巡江阴、狼山、福山、崇湖、川沙、大台、海防，复力筹济北军。时公府物力不给，乃奏加盐引、米厘以济急。又请以冯子才帮办南洋防务，以彭楚汉署长江水师提督，冯、彭皆宿将之投闲者，然威望素重，至是为公起，民心以固，沿江会匪不敢动。马关议和割畀舍那，畀敌，其民，不服，起戴巡抚唐景崧，图自立。公急赞助之，密输饷银数十万，并潜输军火相助。唐景崧者，固公弟子，公欲唐能保台，

抒海内忠义之气，则飞电以规之曰："君为国尽忠，吾可为君尽孝，勿以老母为念。"盖当台民发难，公即密迎唐母至江宁，赡养备至，欲以纾其内顾忧也。及唐不能保台，舍军而逃，并干没军饷数百万，公由此薄其为人，终身不与通焉。是时旧军挠败，国内空虚，公乃募德将来春石泰练自强军，改良军制，以钱德培、沈敦和等绾其事，由是中国始有新军。复于其间辟江宁城内马路，排百难而为之，群力阻公，公皆径行不顾。又议修复金山文溆阁，招四方名贤为强学会，以去任中止。

丙申正月，公复回湖广任，旋奉诏与北洋大臣，规画芦汉铁路。盖中国兴事赴公之顷，往往败于浮议，及事机已失，众心始觉，观此重可概也。公既返湖广，知人心僾陋，无以应世变，乃遣才俊赴日本留学。日本之有留学生，亦自公发之。当时国势至岌，外则有瓜分之议，内则群不逞之徒，觊觎窃发。海内维新之士，知旧习之不适，始出而竞言变法。南海康氏出，立"强学会"、逞言词、鼓动机以求维新，复有《时务报》出现，为开新之祖，公实力助其成。当此之时，海内人士，殆皆以公为托命之原，而公亦广厦宏开，延揽多士，以缔造新国自许，日夕谋兴革矣。

第十节　张文襄历任封疆

呜呼！南皮相国逝矣，蒙优旨，谥文襄，追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四十年来之事业功名，今而后得盖棺以论定矣。综其毕生之扬历，回翔馆阁，珥笔精华。迨其后而出任封疆，入赞枢垣，政绩之脍炙人口者，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之风气，而不为风气所转移。譬之者则曰讲尔新旧，立宪元勋；毁之

者则曰骑墙中立，天性执拗。然窃尝平心论之，毁者庸或过情，即誉之者亦未尽得其真。天生文襄，为德宗也，先德宗而兴，后德宗而死。凡德宗三十四年之事实，磊落轩天地，危疑亘古今，而文襄张公，实惟有以辅之翼之，疏之附之，患难与共，而左右朝局也。继湘淮诸勋臣之后，声施烂然，超出于李高阳，孙济宁，阎朝邑，王仁和之上，固卓乎近数十年汉大臣中不可多得之人才，抑亦光绪朝三十四年有数之人物也。

方德宗嗣位之年，正文襄张公声誉踔起之日，抵击权贵，声震一时，有清流六君子之目，而文襄实冠其曹。尤难者，吴可读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他大统之归，廷臣奉旨，阐明圣意，内阁集议，各执一说以上闻，类皆模糊影响之谈，文襄独援引经旨，侃侃谔谔，辨明继嗣继统之懿旨，以吴可读谓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当虑者而尚或未及深虑。海内士夫读之，始景然于经术之可以黼黻文治也，几疑高邮王文肃、金匮秦交恭诸大儒复生今日，而翕然以湛深经术目之，谓足以继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之后。自是以来，京朝风气丕然一变。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开风气之先者也。若沾沾以平反东乡冤狱归美文襄，此其浅焉者矣。

洎以领节钺，镇封疆，三晋为其发迹之地。承丁戊大祲之后，锐意以辑流亡，振吏治为事，截抵摊捐也，办理清查也，抵补铁价也，禁止水礼也。他若大修太行官道，奏减五路差徭，凡足以苏民生之疾困者，无不惟日孜孜，与民更始。见之者以为林文忠之抚吴，潘敏惠之抚皖，不是过也。而其烛照利弊，能先天下而痛除毒害者，则犹在于严禁境内栽种罂粟。使朝廷诚于此时，著

为令甲，颁行天下，其流毒何至如此之烈！尤足以动人之悲思者。俄而擢任两广，迁移两湖，即又毅然以开通风气为天下先。请两广铁禁，试造浅水兵轮，筹设华侨领事，创办水陆师各学堂，奏开汉阳铁厂，创办机器纱织局，兴办京汉、川汉铁路，赎回粤汉铁路，争议澳门界约，凡其所设施所规画，无非于端倪未著之秋，洞烛机先，造端宏大之，力辟当世之震撼危疑，而坚定不摇，卒底于成。当其事机盘错，万口嘷声，人方虑文襄无下手处，而文襄独纡徐料量，如置器平地，靡不贴妥。又如东风吹枯，顷刻变色。由是海内之谈时务者，翕然归之。有识者至比之于鄂文端公开辟苗蛮，傅文忠之经略金川，谓其公忠体国，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不规规于近功，有过之靡不及矣。所微不慊于人意者，规模过大，更事过多，而用度或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在粤时至开赌禁以充军饷，在鄂二十年，所贷洋款以千万计，悉以供行政上所糜之费，而抵抗舆论，力主压抑，时于晚年之行政上，微露其机。论者往往以是为文襄惜，然要而言之，三代以下，卒少完人，有大醇者不能无小疵，理或然耳。

第十一节　张文襄征调入京

张公之洞负中外重望久矣，今日之死，国民之触望，政府之失援，庸讵初料所及耶？监国为大势所迫，将起用袁世凯，使张之洞而在，亦必力主此议。当一九零七年七月，孝饮显皇后实行新政，首调张大臣入京，同时袁世凯亦由直督之任，征调入京。外间虽有袁张交恶之谣传，然两大臣行事，虽偶有微异，而其宗

旨则如出一辙也。近者新主即位，张太臣迭经迭调，舍总理路政各务外，稍见失意。至其对于粤汉债款一事，以张大臣一生正直之人，而忽前后矛盾若是，似可毋庸深论。顾就张大臣督办铁路以来，观其所行各事，张大臣固极知中国路政亟应发达，第因国人不肯出资助之，遂不能竟其硕画耳。

张大臣之行事，忽若深谋远虑，无不洞烛；忽若浅识短见，靡有定向；忽若聪敏，忽若愚蠢；忽若维新，忽若守旧；忽若友好邻国，忽若抗拒外人，论者且疑其持极大之排外主义。然于极易达此主义之时，而竟不出此，则此言亦殊难信。试观中日之战，上海之中立，能安然无动者；固伊谁之功也？汉口海关十年总报告册曾谓：一千九百年，北方拳匪之祸，至今印入人心。寓海外人，时为惴惴然，皆颂感谢鄂督张之洞出其毅力禁遏排外之举，以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云云。然则张之洞亦何尝排外哉？张公之洞一生最盛之勋望，系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零三年，出督湖广之际。此数年中所成之巨业，如汉阳铁厂，为京汉铁路制造铁轨，湖北纱织局之挽回利权，以及振兴该省各项商务，皆无可以訾议之处。而设立造币局一举，尤未可轻忽视之。惟论理财问题，则张大臣未见出色，彼仅知纸币可以济财政之窘迫，而不顾道理之合否。观其与德[illegible]公司所结之合同，足见张太臣于钱价之贱，为中国最易中毒一层，固识力之未逮也。

张公之洞之政才，已纵论如前。尚有一最大之美德，今日政界之各员所不能望其项背者，则廉洁是也。彼曾历居要任，不患不能积财，然乃一介不取，恐身后仍不免济贫而已。闻彼在武昌时，曾因需款孔亟，出其珍品付诸质库。且张大臣学问，颇占声誉，著作甚富，今日选为今上将来之师傅。要之张之洞实为一机

敏难测之人物，为中国旧世界之政才。其思想随时变动，今当朝政紊乱之时，正可展其长才，而忽出世以去。吾人对此，惟有一言可以抒钦佩之忱曰："公何不迟生五十年耶？"

第十二节　张文襄之政绩

戊戌之初，朝廷改革已见萌蘖。其时康有为复设保国会于京师，未几即被御史劾散。今学部侍郎严修方，为贵州学政，奏请开经济特科，以求得人应变，朝议从之。公遂保举知名之士三十余人，康之弟子梁启超与焉（外人讹为保康者非，盖梁其时方于公前称弟子也）。其后康复疏言国危，工部堂官不为达。给事中高燮曾乃上章荐之。故相翁同和，复面保康才可大用。徐致靖复力保之。斯时德宗皇帝已下诏变法，而先期降旨召公入都，以公为孝钦皇后手擢之人，且为言新者领袖，既可弹压群伦，且能调和两宫故也。公闻召行抵上海，翁同和诸公谓不可恃。值湖北有小教案出，遂有廷命，命公还任。公既窥见朝端水火，新旧之隙衅深，遂变节而有阿附容身之举。盖以是年四月二十三日，方有变法之诏，而二十七日即有朱谕，令翁同和开缺回籍。同日复降旨，令在廷臣工及文武大员补缺受赏，必诣皇太后前谢恩，或具摺，又以荣禄为北洋总督，皆四月二十七日事之挠兵权。公盖逆知变法无成，而大祸将作，故遂不得不急求自保矣。及政变后旧党之焰，如鼎镬之逼人，李端棻、徐致靖父子、陈宝箴父子及他言新之士数十人，或杀或逐，天昏地暗。或谓公因自保，故实与其事。盖当时湖南有新公羊学说出，大肆衍播，以为改制度，而公则为《劝学篇》以遏之。又有湘人王鹏之徒，立论排抵公羊，

仇新政，议者谓出公意旨。由是党人益仇公，凡欲将其向日声名，堕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闻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

相推相激，遂有己亥立嗣之变。方是时，惟刘忠诚上章切谏，公则援吴可读以自解，不敢稍立异同。庚子北方大乱，拳祸滔天，浸至五忠被杀，袁、许皆公门弟子，有声于政界者。闻公此时，惟日啜泣，曾遣恺军北上勤王，然道梗不达。先是李文忠由粤督应召入都，遂巡于沪上，力持保东南策，刘忠诚亟赞成（刘于此时曾告人曰："仍是李中堂有魄力，张香涛不免随风而靡。"）。公鉴于大势，亦力主其议，遂由江鄂共派陶森甫到沪，与各国领事结东南互保之约，所全实多。顾当时有党人据于沪汉，不乘虚蹈瑕，毅力于北，而转欲于东南完全之地，举兵起事以勤王召号，计疏事泄，遂有唐才常、傅良弼等流血于武昌之案。微闻案发，公对幕友叹息云："今日动辄杀人，大非佳兆。"其意欲出唐等于死罪，鄂抚于荫霖执不可，公亦不敢固争。辛丑和约后，公府物力，亦萧然扫地。然朝议方欲再练新军，以镇畿辅，遂复遣大臣南下搜括，与己亥剐毅南下之情事略等。顾此两次，公皆力拒之，以此湖广财政，终不似苏浙之缺，则公之力也。湖北担任辛丑赔款，其始分取各州县，其后公于土膏捐中求得之。乃令抱原款以兴地方学务，故湖北地方小学，不忧费绌，亦公之力也。

第十三节　张文襄之学问

使南皮而生于乾嘉全盛之时，论思献纳，润色鸿业，则必能于阮纪两文达之间，占一席之位置。即不生于太平时代，而终其身

为文学侍从之臣，亦必能于潘文勤、翁常熟而后，主都门风雅之坛坫，可无疑也。昔人恨王荆公不作翰林学士，而惜褚彦回之作中书而后死，以为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吾于南皮其殆同此感情矣。

南皮生长世胄，少时即有神童之誉，壬子领解时，年甫十五龄耳。其后顾礼部试者十年，而后捷南宫，擢高第。庚申会试，嘉定徐侍郎致祥即套袭南皮领解之文，竟魁多士，而南皮反落孙山，艺林至今传为佳话。其癸亥殿试对策，独能屏去一切格式忌讳，畅论时事，洋洋数千言，识者以拟苏长公、陈同甫，阅卷官初拟大魁，及进卷拆封，两宫忽抑置第三。盖是时翁文端公心存方领弘德殿事，授穆宗读书，而其子同书，以败军下狱拟辟，两宫欲安文端之心，故擢其孙为状元以慰之也。实则翁曾源之文学，出南皮下远甚。南皮学术，好立异于人，初由旧而之新，复由新而返于旧者也。其先倭文端、唐确慎诸公，方主鳌下牛耳，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而朴学渐即衰替，北方士大夫，更不知汉儒家法为何事。南皮生于世族，富有藏书，独博览经史，以马、郑、贾、孔之学为天下倡，文衡所至，必拔取渐闻殚见之士，一时士习为之丕变。所著《书目答问》、《辅轩语》两种，至于家有其书，鳌下书值为之奇涨。厂肆书贾，悉颂南皮德不置，亦可见其势力之伟大矣。其督粤时，甄录国朝儒者考证史学诸书汇刻为《广雅丛书》，欲以配阮文达之《学海堂经解》，为乙部巨观，而取富卷帙，别裁未当，榛楛勿剪，琐碎已甚，读者竟弗之重也。

南皮之以新学名世也，在既持节开府以后。平心论之，非真有见于变法之不可缓，特以举世之所不为，欲独辟非常之境界

耳。故其于西学也，即以汉学家章句训诂之法治之，博而不情，知其所当然而不究其所以然。其由新而复返于旧也，则在戊戌变政之时。其宗旨具见所为《劝学篇》。盖康氏之进用，由于南皮之荐剡，迨其后深窥宫廷龃龉之情，与新旧水火之象，以彼料事之明，逆知后来必有大祸，因授意门下士某君作为此书。

第十四节　张文襄之奇才

方毅皇大婚，乐章房中三奏，及《钦定平粤平捻方略》书成，两次表文，悉出公手笔，上览之称为奇才，下诏加衔，是为公结主向用之始。光绪庚辰进官侍讲。斯时使俄大臣崇厚，赴俄议收伊犁，顾为俄人厚结所绐，竟割极边要害与敌。公即上疏力争，凡十余上，陈论战守方略甚悉。是时左文襄公，方乘战胜之威，驻兵乌鲁木齐。公欲乘间张国威，力主战，且云："战即不胜，犹可以天山南路畀英，连兵复战。"其言虽塾书生策士之见，然俄卒震慑，曾惠敏公得以折冲坛坫，而尽毁崇约，争回帖克斯川之险要，并拓阿尔泰承化寺北界线。朝廷复治崇厚罪，公之向用乃益殷，两宫皇太后乃敕译署，令遇事与张之洞商矣。辛巳进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逾年遂擢山西巡抚矣。先是，丁卯公承命为浙江考官，得士尤众，拔茅连茹，称盛于世。其后成名者，如陶制军模，沈布政镕经，许侍郎景澄，袁忠节昶，孙刑部诒让，王山长棻，谭大令廷献，均著伟业盛名于世。馀如沈吉士善登，则邃于算术，钱孝廉丙奎，则深于律吕，两君尤近代绝学，皆公所罗得者。及官湖北学政，则立经心书院课士，成就尤众，刻有《江汉炳灵集》。迨癸酉典蜀试，旋为学政，复建尊经书院，刻

《辖轩语》、《书目答问》以教士，所得高才生 如杨锐、廖平、宋育仁、王光棣、王秉恩、吴德潇等，皆尊经书院受学者也。又如名宿之士，为公收置门下者，如删观察光典，缪京卿荃孙，樊方伯增祥，王侍郎文锦，王祭酒懿荣，郑贡生知同，易观察顺鼎，左口部绍佐，袁刑部宝璜，林太史国赓，咸使之相与切磋，以通经致用期许。曾文正尝嗟异之，以为洪北江、朱笥河、阮文达督学，所以搜岩采干者，不过如此云。盖公于是时固以朱阮自许也。

公之抚晋也，首以禁种罂粟为务，而于差徭尤急意清理，且修井陉大道，以便商贾，晋民承灾疹之余，以苏其困。时阎文介长户部，以公所为有古大臣疏通知远之风，故遇事多乐赞之。会法越事起，应诏密陈战守机宜十七事，又密举中外文武人员五十九人。甲申春，内召密赉越事，遂命署两广总督。时值桂抚徐延旭、潘鼎新，溃军于镇南关外，越之北宁、山西、高平、谅山连陷，法水师提督孤拔，方率师船，纵横于闽广海上，台湾尤岌岌。仅赖淮军宿将章总兵、高元，肉薄夺取基隆炮垒，歼敌无算，祸用少。时公与彭刚直公，规画粤中战守，修虎门、横档大角沙炮台，形势稍固。彭刚直以公机敏达事，每推重之。公遂疏荐桂臬李秉衡办理粮台，旋擢署桂抚。又密保前广西提督冯子材，北海镇总兵王孝祺，募钦、廉、灵、武敢死之士，将以出关，遂有谅山之大捷，为近世中国战史上第一奇功。法提督亡于阵，法之议院大哄，遂起攻其政府，首相茹连斐里告退。公与彭刚直以敌可乘也，请因势进兵，规取北宁河内。会马江师覆，朝议方辍于缔和，不许公奏。公每彭公抗疏力争，言至痛切，海内读者皆感动。然庙谋已定，弃越不可挽回，惜哉！而公因是与李文忠有隙

矣。公为疆吏，颇师胡文忠之救邻，无畛域见（公移节湖广，日谒胡文忠祠，有诗云："敢云驽钝能为役，差幸心源早得师。"可以见其志矣）。其在粤也，尝遣师船以援福州中岐马尾，复筹饷数十万，济台湾帅刘铭传。又用厚饷招保胜州，孤军入关，此军即世所称"黑旗兵"，刘永福所部，法人所畏者也。迨公去粤，当事疑刘而遣散之。甲午之败，诸军无一足恃。公言及此，尝扼腕不置也。

第十五节　张文襄之敢言极谏

张相续假未满，遽闻出缺，全国臣民必视为重大之变故。朝廷失一老臣，于政治之设施，其影响亦甚多。而张相平生，足以表见于国中者，或毁或誉，至此当有定论。窃思古之致身事君者，苟其宅心忠正，致为国用，则其一身之存亡，必关系于邦国，而况老成练达，受先帝之顾命，为贤王所倚重如张相者乎？独是尚论古人，卓然称为贤臣者，如汉之贾山、汲黯，唐之李泌、郭子仪，宋之范仲淹、司马光，彪炳史册，后先辉映。然迹其平生，各行其志：或以诤臣称，或以能臣称，或则以良臣称，其遭际不同，操术亦异，固未可强而并论。即近世宰辅，如胡文忠、曾文正、沈文肃、李文忠辈，亦莫不始终如一，各有独志之行，传之后世。以类相绳，可以知其若为诤臣，若为能臣，若为良臣者，而独可以论张相。

张相当文学侍从时，即以敢言极谏，闻于辇下。朝上封奏，夕发弹章；意气粗疏，昌言无讳。内而宫廷帷幄之机宜，拨乱反正之深计；外而疆臣职吏，尤多掊击；京师均目为清流。同时并

称者，有黄体芳、张佩纶、刘恩溥、陈宝宗室宝廷、邓承修诸公，而张相实为之领袖。夫以朝野无事，举国熙恬，而远见先识，已肃然私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致贵近侧目，皆欲得而甘心，曾不稍挫其志，直声震天下。而变法自强之议，亦即萌芽于此时矣。是此一时代也，张相固俨然诤臣也。

既而以巡抚辞京阙，扬历南东各省。所至之处，一以提倡新事业为志，而新学业之最著称者，则两粤两湖为尤盛。如路，如矿，如农林，如工厂，如学校，罗致人才，筹划款项，不足则借债以赶建设，虽地方实力，或有不及，而致讥于挥霍失度者。然当此过渡时代，民智屯塞，政治变革之际，能以雷厉风行之手段，措置锐敏，实足趋物质文明之进步。今东南数省，经营稍易，而路矿汽机之业，得以举轫先发，未始非食张相之赐也。是其中年精壮，力任艰难，旦夕兼营，不辞劳苦者，实可以能臣称者。

洎乎丁戊之间，国事已定，下诏立宪，先帝勤求治理，界倚老臣，徵之入阁，而政治益繁，交涉频起，舆论亦稍稍兴矣。张相则一为持平之论，盖已深知政事改革，不可操切，新政未纾，民气易溃。加以年老体衰，时复多病，益无更端之建议，惟雍容坐镇而已。然内外筹备，悉循秩序，未尝延误者，未始非将相之威望，可以率属百僚，虽坐而论道，而群治易于奉行，所谓朝有良臣为国柱石者。则今日之张相，又忽以良臣终矣。

是以综观张相之一生，实可为三大时期之区划。而其所以随时通变者，一则其秉质之不滞于物，一则其好名之心，有以战之耳。京宦偷息，则以言论为清高；疆吏黩茸，则励行事为干练。即至弥留疾革之时，犹自以为借款不容于舆论，而欲商各使以罢之。三代下惟恐不好名，若张相者，固犹晚近所不可多觏者也，

以视彼好爵厚禄，自植其私者远矣。

第十六节　张文襄维持大局

当国步艰难，外患逼迫之秋，所赖以维持大局，镇慑朝野者，其惟我一二重臣乎？其惟我一二重臣乎？乃昊天不吊，倾我柱石。大星陨州治，而韩魏公薨；红光烛山谷，而诸葛武侯逝。天崩地裂，风号雨泣，朝廷多故，老成凋谢，南皮相国之匾耗，忽惊传至吾耳，呜呼痛哉！国家之重臣，上下所倚畀，一旦溘逝，其关系讵不大哉？盱衡现势，默揣往古，吾对于相国之出缺，盖有无穷之感焉。

庚子以前，中国之贫弱，犹不如今日之甚。相国身膺疆寄，政声卓著，记者在髫龄时，已饫闻其功业。庚子之季，拳匪酿祸于西北，乱民蠢动于东南；大臣如刚毅之辈，又不胜一朝之忿，激怒强邻，轻启兵端，联军入京，大局瓦解。时相国总督鄂湘，独能与刘忠诚协力一致，以敦睦邦交，保全治安，东南半壁，赖以无恙。其后两宫回銮，各国缔约，李文忠为议和全权大臣，凡机密要政，又多咨询相国。而相国则献替靡遗，尽力臂助。长江流域地，不致悉入于列强势力范围内者，要未始非相国之威权硕望，有以戢强邻之野心，而使之不敢稍逞。此则相国之丰功伟烈，亘千万世而不朽，造福吾民，亘千万世而不忘者也。微特此矣，中国戊戌之后，热心志士，群起而谈变法，执政者类皆苟且偷安，置新政于不顾。相国独能审时量势，兴办学堂，派遣留学，为各省倡；改良兵制，广徵新军，鄂省防务，冠于天下。推原厥本，又何独非相国之功乎？微特此矣，宪政之预备，咨议局

之成立，各省自治之筹办，种种新气象，皆相国入军机后，所讦赞而成者。异日国民之强盛，政治之完固，则又未始非相国造就之也。更微特此矣，两宫升遐，贤王监国，相国以垂暮之年，垂绅正笏，能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使异族不敢乘隙而思逞，则又他人之难能者。呜呼！谢太傅功业烂然，碑铭至不着一字，以伟绩隆勋，不胜纪也。相国从政五十年，上利国，下利民者，更仆难数。前列之数端，特东鳞西爪，片羽吉光，实不足以概相国之万一也。

夫新主当阳，庶政之待举者，如千缕万丝。相国一身，关系于外交内政者，不知其几许事。今不幸而相国往矣，则萧规曹随，力能竟相国之志者，当不乏人。而远大之识量，灵敏之手腕，坚心毅力如相国者，则吾恐如凤之毛，麟之角也。痛哉！天生一伟人，忽忽数十年驰驱于政界中，遗大投艰，政事鞅掌，而犹未能竟其全功，赍志以没，则其他之伧伧俚俚者，又何足道耶？

呜呼！际万国竞争之时，人才消乏之秋，又谁能摘斗廓天，目空今古，指挥中外，继相国而起者乎？吾故曰有无穷之感也。

第十七节　张文襄之举贤

张相遗折举贤，以继其位，闻所举者，首为吏部尚书陆润庠，次为法部尚书戴鸿慈，谓此两公皆可以继其相位。又举川督赵尔巽，前两广总督岑春萱，继其军机大臣，盖赵岑二督，不能举以为相，以皆未入翰林故也。惟闻政府意度，大约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可望入军机，陆润庠将继南皮相位。又见遗折中并有立宪为维新之本，不可视为缓图云。

第十八节　张文襄之病状

南皮相国病势增剧，数星期以前，获闻恶耗者，已不胜其耿耿。南皮于西八月间，延日本医生诊视，日本医生以所患为腹痈，殆将不治，并以此戒其家人。顷复力疾从公，清理重要案牍数起，遂至疾革。据最近消息，病虽至危，神经绝不昏乱，中国大臣若南皮者，不得谓非海内之柱石也。南皮起家科目，早登上第，文雄一时。一八六三年，遂渐向用，旋擢山西巡抚。一八八四年擢两广总督，政声著于百粤。一八八九年量移湖广，遂发国家铁道事业之思想，拟以汉口为中国路线之中心点。经营支干，分达北燕、南粤、西蜀诸要区。任湖广时，因事微有扞格，厥后久任，至易十八寒暑，获观京汉之成。复续议建筑粤汉川汉之要道。一九零七年入直枢廷，又值两宫宾天，竭忠尽智，上赞皇室垂统之大计。曩以粤汉借款之故，既殚心力，复历艰难，尚不致有所破坏。平日政策，虽不能人尽满意，然卒能持以镇定，务达目的，殆非易易。重以学问渊懿，于教育之振兴，多所擘画，学部专章，大半为手所定。废科举，兴学校，舍旧谋新，类非他人所能逮。而于学务路政，殚精竭虑，宏此远谋，尤足令人永矢勿谖者也。

第十九节　张文襄之盖棺定论

张中堂因病出缺，海内人士，料必同深哀悼。中堂政躬违和，两月未曾入值，际此高年，重以久病，其谢世也，本在众人

意料之中。但以中国时局而论，失此足以倚赖之老臣，环顾朝中，再求一学识兼优如中堂者，仓猝间实难其选。仆虽外人，亦不能不为中国忧也。

张之洞之得名也，以其先人而新，后人而旧，十年前之谈新政者，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近年来之守旧者。又孰不曰张之洞张之洞哉？以一人而得新旧之名，不可谓非中国之人望矣。然以骑墙之见，遗误毕世，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

太平天国战纪

罗惇曧

洪氏以匹夫起兵，播荡天下之大半，垂二十年，其间可纪者多矣，而事迹阙然。征之纪载，类皆耀清室之武功，盖采诸官书，且大难削平，亦颂德之常例也。忠王李秀成供词数万言，曲折备具，然多经当时改窜，去其触犯及短官军者，舍此更无足重焉。夫果摧枯拉朽，不足抗天讨、则何为相拒十数年，竭天下之力，仅乃平之？然献不足征，则来者何述？王闿运《湘军志》，于曾氏多贬词，尚有毁其书者，况臣于洪氏者之记述乎？今已易代，无复忌讳，宜若有信史出焉。特无成本据依，则搜采费时，且难征信。永州杨时百宗稷，以韦以成所撰《天国志》相授，以成为北王韦昌辉嫡子，昌辉败，以成逃之皖之宣城，迄金陵倾覆，忍痛缄述，秘之铁函，比于心史。其志可哀，而其事可据。传之其子师洛之手，今师洛出以示人，其述太平天国事，皆直笔，至详备，庶乎足以备史材矣。然词繁猥而不文，虑不足以行远，辜作者传信之盛心。若仅取一脔，则全豹可惜。乃奋发自撰述，尽取其事迹，而行以吾之文词，削其事之繁碎，存者犹十之八九焉。文减数千言，而事则既详核矣，易名曰《太平天国战纪》。盖太平天国为一名词，曰战纪者，始终皆述战事，盖纪实也。或疑载笔者为昌辉之嫡子，何于昌辉显暴其

恶，不留余地？吾亦以是致疑，或者椎心于国亡，乃不忍于曲笔，羽渊抱痛，遵海无方，遂忍而出此耶？吾但求洪氏之信史足矣。特与前人诸记，据其为谤书，为信史，非所敢断，并存焉尚足以资考证，亦大雅所乐闻也。文成匆遽，未暇取旧记互校之，时地人名，虑不无舛误。或期诸达者，或俟之异时，更理正之。癸丑十一月顺德罗惇曧并志。

洪秀全起兵粤西，先与中表冯云山共说杨秀清，秀清约其妹夫萧朝贵同说乡绅韦昌辉。昌辉偕行，说富人石达开。六人共誓生死，立会召众，势甚盛。时水寇罗大纲，有众千余人，掠永安州，败遏胡以光，秀全在焉。以光劝归秀全。官捕秀全急，乃起兵于桂平之金田村，时道光二十九年某月也。张嘉祥方为盗魁，造秀全，语不合，去掠浔州据焉。广西提督向荣，都统乌兰泰、赛尚阿，方击嘉祥，未暇及秀全，秀全众益盛。嘉祥败，降向荣，改名国梁，移师击秀全，屡败，永安陷焉。秀全称大王，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称东、西、南、北四王，石达开称翼王。乌兰泰等军围之数重，罗大纲突围出，乌兰泰逐之，败殁。大纲假乌军旗赚桂林守军，语误不得入，攻月余退，陷兴安县，屠全州。道州举人胡孝先，谒秀全永安，疑为谍，系之。孝先于狱草檄数千言，暴清廷恶甚至，秀全方求文士，得孝先檄，大喜，释之，与论大计。孝先曰："关中天府之国，周秦之所以兴，欲争天下，必先取咸阳，然后出山右，定燕蓟，天下可传檄定也。"秀全置诸左右，宠甚至。秀清忌之，值退兵永安，杀诸道，以陷敌闻。秀全甚悼焉。

秀全移全州军攻长沙，未至，南王冯云山阵殁，秀全哭之恸曰："天不欲吾定天下耶？何夺吾良辅之速也？"云山能谋善

断，多所规画，秀全深倚之。云山殁，移攻道州，陷江华、永明，五王皆壁郴州、茶陵。萧朝贵率李开芳、林凤祥攻长沙，江督陆建瀛师溃，朝贵军压城而阵，黄袍立城下，中弹殁。秀全哀恸，自率全师逼长沙，三月不下。向荣、赛尚阿自外围之急，食几尽，夜造浮桥渡江逸去。陷益阳，获民船千余艘，渡洞庭湖，陷岳州，拔汉阳武昌，中原大震。初，秀全议取常德，趋汉中，袭咸阳，出山右以规燕蓟，从胡孝先之遗策。比陷武汉，乃命石达开将罗大纲、李开芳、林凤祥取蕲黄，顺流陷九江、安庆，皆唾手下。秀全欲弃安庆、九江，出襄樊，逼潼关，以取长安。掠财赋入武汉，又虑载重行缓，为清军逼，潼关坚不易拔，乃仍顺流图金陵。陆建瀛弃师遁，城攻七日而下，时咸丰二年二月也。建瀛吞金死，秀全欲趋江北，图汴，定都洛阳，渡黄河以困燕都。或进言明祖亦席金陵以有天下，宜先建国，昇天下知趋向，秀全纳之。群下上尊号，改金陵为天京，改元太平天国，柴燎上帝，大赦。妻赖氏为皇后，子真福为太子。设六官，立学校，进秀清为左辅，正军师，东王，录尚书事。昌辉为副军师，北王。石达开为前军主持，翼王。胡以光为春官正丞相，兼平东将军。罗大纲为冬官正丞相，兼平西将军。赖汉英为夏官正丞相，兼荡寇将军。李开芳为地官正丞相，兼平北将军。林凤祥为天官正丞相，兼平南将军。馀文武封赏有差。开科取士，试者二万余人，状元王弢。军制：每军一军帅，统五师帅；一师帅，统五旅帅；一旅帅，统五百长；一百长，统十司马；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李玉成、李世贤、林绍璋、林启容、白辉怀各统一军。军帅上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丞相为一品，下至旅帅，皆武职。县为令，州为牧，府为太守。行省文武将帅各一，文方

伯，武主将，佐将副之。

韦志俊陷大冶，陈玉成方为粮官，清军逐志俊急，玉成率粮卒助战，因胜焉。志俊嘉其能，分兵授之，屡捷，遂为大将。罗大纲将本部掠京口、扬州、天门、六合，进攻庐州。胡以光以本部出和州、含山、巢邑，与大纲会，遂拔庐州，合师攻英、霍、黄梅，皆下之。大纲渡江，攻克浔阳，林启容留守，上掠彭泽，以达武昌。以光攻克黄州，下汉阳，韦志俊留守。林绍璋溯流取巴陵，渡洞庭，攻湘潭，败焉，削职居武昌。大纲、以光屯鄂。石达开出无为、庐江、舒城，据六安，下桐城，遂破安庆。赖汉英取句容、溧水、太平、芜湖、繁昌、南陵、池州。杨宜清、辅清出溧阳，破广徽州，黄文金留守。古隆贤、赖文鸿破宣城、宁国、铜陵。咸丰四年甲寅二月，达开使汉英攻豫章，所过湖口、吴城皆下。达开掠抚州、饶州、广信、建昌、宁都，并下十三州，惟吉赣未破。合攻豫章，久不下。曾国藩来援，汉英退，国藩逐之，收吴城、湖口。国藩逼浔江，秀清徵汉英，汉英畏罪弃室遁。三月，宜清、辅清图闽浙。

先癸丑秋，召罗大纲入议，图河北。大纲曰："欲图北必北定汴，车驾驻汴，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湘楚，一出汉中，疾趋咸阳，以至皖豫，而达金陵，一出徐、扬，席卷山左，咸阳既定，乃出山右，会猎燕都，虽诸葛不能御也。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且既都金陵，宜多备战舰，精练水军，然后可战可守。若待粤之拖罟已临长江，则运道梗矣。今宜先备木筏，堵江以待战舰之成，犹可及也。"秀清方专权，不纳。以大纲老怯，乃命李开芳、林凤祥率兵五万北犯。秀全诏之曰："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

城，糜时日。”大纲语人曰：“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为虏矣。”

开芳攻颍川，旬日未下，去之。攻汴梁，亦旬日未下，遂渡黄河，皆行间道。时隆冬，南兵不习寒，耳鼻冻裂，师止即炽火，溃烂者十六七，抵天津，甚惫。僧格林沁迎击，大败之，退屯商州。凤祥出募兵，僧王决黄河水灌之，城不没者三版，一军皆哭。开芳衣黄袍张伞乘筏而出，僧王擒杀之，尽坑其卒。凤祥闻败，截须匿地穴中，亦搜杀之。

秋，罗大纲、胡以光援浔江，夜以舟实芦苇燃之，鸣锣数百，犯围藩军。围藩惊醒，烛江尽赤，弃舟遁，焚其船百余艘，浔江围解，遂援庐州。多隆阿、都兴阿拒战败走，庐州围解，以光进爵豫王，兼大丞相，大纲进爵沛王，兼大丞相。

秀清权威日盛，国中惟知东王，不知有天王也。百官皆趋秀清府，天主深居，以时朝而已。章奏必先达秀清乃上，军政概不以闻。秀清教令，称金谕，每谕至，大吏、将帅于十里外列案跪迎，焚香诵，否则干重谴。阃外皆置监。喜石达开而恶韦昌辉，昌辉曲事之，秀清益骄。昌辉导以宫室声伎之奉，穷极奢丽，妃妾数百，昼夜淫佚，执役皆好女。造龙车置楼上，使侍妾裸曳之，久乃不能入。昌辉榜四方，为求医，能愈者爵高官。秀清向昌辉道所苦，昌辉则泣下，秀清益德之。出入仪卫拟于乘舆。舆置一榻，四宝座，二竖人侍，舆夫三十二，皆衣绣极丽，青白二龙前驱，称九千岁，日夜必演剧为娱。咸丰五年乙卯，官文、胡林翼之军围鄂急，秀清命胡以光将兵五万赴援，未至而武昌陷，秀清罪以光，削其王号。秦日昌封燕王，秀清摘其短，亦削其爵。以光愤郁病发，与林翼战于江夏，林翼败，以光卒于军。韦

国宗代将，复与林翼战，败之，复据武昌。军中有韦国宗三打湖北之称，以功加右军主将。

咸丰六年丙辰，向荣、张国梁破句容，遂围金陵，压朝阳门六十余垒。秀清徵沛王罗大纲，将四丞相李秀成、陈玉成、陈仕章、涂镇兴拒战，败之。大纲搏向荣垒，飞弹伤足，养疾金陵城中。秀成等屡战，互有胜败。向军既久困金陵，秀清急欲行篡，忌大纲，乃使医置毒杀之。大纲多谋善战，识大体，与秀成为刎颈交。自金田起兵至金陵，屡克大郡，不屠城，不杀降，爱士卒如子弟，用其谋无不中，功最高，为秀清害，人争惜之。京口守将吴海孝、李世贤，为张国梁、和春所迫，秀清命李秀成等四丞相援之。秀成欲令一人由江而潜入京口，出兵夹击，诸将无敢应者。陈玉成曰："事急矣，吾当自行，公任其外，吾任其内。"乃夜乘小舟，潜越敌水寨，无觉者。既入，纵兵击国梁军，秀成凭高见城中兵出，遣镇兴、仕章当敌，而自率奇兵绕国梁军后，痛击之。国梁大败走，京口围解。和春军丹徒，秀成合京口兵击之，和春败走，乘胜渡瓜洲，攻扬州之扑树湾，一战而扬州陷。秀成令汝孝将扬州军实置京口。周胜坤守汤头旧营，为清军吉某所破。后路既阻，乃欲由六合通江浦、浦口以还金陵，国梁军阻之。秀成回师疾渡南徐，猝击汤头，破之，吉某自杀，连破十余营。国梁回救，已无及矣。秀成以扬州孤悬江北，留镇不便，遂弃去。秋八月抵金陵，秀清檄击向荣军，秀成与玉成入谒，言向军久屯垒坚，不易猝拔，不如奇兵出溧水至句容，断其粮道，不击自溃。秀清不许。秀成出，乃激励将士，进兵击丹徒，张国梁以兵三万驰救，秀成大破之。翌日，攻向荣军后路，而达开之兵适至，夹攻之，内濠樟垒。向军大溃，退屯丹阳，尽夺向垒。

论功加秀成合天侯，玉成成天侯，其余封赏有差。达开加大将军，仍率兵入闽，为宜清援。秀清忌达开，不欲逼已也。秀成、玉成追击向荣、张国梁，乘胜夺苏州。

秀清屡图篡，欲迫秀全禅位，秀全微闻之。秀清伪疾亟，讽天王临视，盛陈兵卫。秀全至，临卧内，秀清仰卧，旁侍四女子，设小榻一以待天王。秀全言东王病苦可念，秀清作呓语曰："人言天无二日，秦时二日相斗，何也？"秀全即敕从官九叩首，三呼东王万岁，秀清愕然。初，秀清欲诱秀全正二日之误，即迫逊位，不则辉弑之。秀全猝令从官呼万岁，秀清反不能复言，瞑而息。秀全称更衣，乘间逸去。秀清张目曰："天王何在？"左右以告，秀清太息而止。秀全深自危，啮血书诏，召北王韦昌入卫。昌其辉与秦日昌领精卒，五日驰至，夜深扣水西门，卫士不纳，曰："无东王令箭，城不得启。"昌辉怒曰："吾奉东王密书，星驰来，汝辈敢阻，吾宁不能杀汝耶？"卫士惧，乃纳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辉夺门，卫士殊死战，昌辉大呼奉诏讨贼，顽者释勿罪，渐散去。昌辉迫秀清卧内，秀清兽伏水阁下，系之以献，族其家。秀全闻变闭宫，昌辉扣宫门，称获贼，取中旨。秀全以昌辉族秀清家，虑专横难制，欲赦秀清。昌辉怒，命左右杀秀清。诏勿多杀，亦不褒昌辉功。昌辉益怒，虑秀清官属为已患，矫诏秀清党自拔者皆宥之，否则杀无赦。至者三千余人，昌辉勒兵尽诛之，闭城大索，旬日未止。达开在鄂，闻变驰入，谏昌辉曰："秀清为逆，诛之足矣，余党治过严，人人自危，乱将未已，能快敌意。"昌辉以达开厚秀清，且负人望，复谋杀达开。机泄，达开飚走，缒城遁。昌辉以兵入达开家，老幼悉戮之。达开走安庆，召兵靖难，大军抵宁国。宁国方

被困，乃先解宁国围。昌辉闻达开将至，更日恣戮，秀全侍卫，日戮数人。皆哀诉昌辉之暴，谓臣等身不自保，岂复能翼陛下。秀全曰："俟机至，恣尔等之便。"侍卫数十，约五鼓持械，会昌辉宿东朝房，卫卒皆倦，侍卫蜂拥入，捽昌辉拉杀之。秀全命传首宁国，止靖难兵。达开留军宁国。从百人入见。或奏达开兵众功多，欲难屡，请留之京师，解其兵柄，否则又一杨秀清也。秀全为之动，乃诏达开劳苦功高，宜留辅弼，兵柄以付李秀成。政事一倚仁达、仁发，秀全之兄也。达开既闲居金陵，志不得申，其党张遂谋讽之曰："王得军心，何郁郁受人制？中原不易图，曷入川，作刘玄德，成鼎足之业？"达开从之，疏求去，又榜城市，告众行，以煽众心，从之者十万余人。至安庆，约陈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军已发，往告秀成，秀成曰："吾侪弃乡井，捐生命，以图功业，中道易心，后世其谓我何？吾决不行，君自裁之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几为所误。"兵止不行。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及皆谢绝，益失意，不能复还金陵，乃去皖，随行兵数十万。秀全闻而悔之。初，向荣既败于丹阳，江南大营尽没，乃吞金花。国梁愤败，力与秀成战，秀成败，引去，攻金坛未下，而金陵杨韦之难作，秀成退句容。七年春，桐城为秦定三围急乞救，秀成奉命，将李昭寿援桐城，而陈玉成奉命援宁国，皆不利。昌辉方欲诛达开，檄诸将缚以献，秀成不奉命，昌辉将籍秀成家，陈仕章谏曰："秀成能军，又新招张乐行，兵号五十万，实三十万，若籍其家，秀成必反，何可当也？不如厚遇之。"乃免。秀成在军，传言父母已为昌辉杀，悲伤不已。昭寿曰："大丈夫不为父母雪仇，作儿女子态何益也？今宜率张乐行之众，鼓行而西，席卷咸阳，南据巴蜀，西定秦

陇，东拒潼川，则霸业可成，何为俯首受人宰割耶？”秀成曰：“吾徐议之。”数日，得家报，父母无恙，乃止。昭寿，河南固始人。咸丰初，霍邱之洪家集，有大盗陈玉聚众数万人。清军攻玉甚急，昭寿有众百余来附玉，玉徵昭寿兵，限辰至，过午提首来见，昭寿怒，毁陈字旗，自称寿王。数日得众万余。清军击败陈玉，移师攻昭寿，为所败，主将阵亡，遂围商邑，为团练所败。以余众降清军于英山，使当前敌。又败遁归里，聚众数千，复围商邑，再败，复投清军。主将致书淮帅袁甲三，谕昭寿罪，为昭寿所得，昭寿遂杀驿夫，降于九江将检点林启容。启容要以杀清主将为信，乃去降于黄梅将黄某。黄某以兵千余应之，使诈杀清主将，诸团练截击之，昭寿败走。六年以所部归李秀成。秀成特优礼之，论中原豪杰，昭寿言有张乐行者，今屯三河，马步兵数十万；亳州有孙奎星，亦有众数十万。秀成喜，令昭寿持节招乐行。秀成屯桐城，闻乐行将至，自率众迎之，取霍邱六安，为乐行置家属。秀成得乐行兵，势益盛。

桐城为清将秦定三围急，而无为、巢县、庐江、亦为多隆阿、都兴阿所破。秀成以桐城失，安庆不保，徵陈玉成解宁国之围以救桐城。玉成将万人赴援，秀成绘进兵图式授玉成，指陈方略，先攻无为，抄巢县以兜击庐江。玉成昼夜驰二百余里，兵突至，多隆阿猝不及备，败走。玉成趋运漕，连破二十营，趋昭关，会迁天侯陈仕章，令屯巢县，以障和含两浦。仕章分兵千余，随玉成夹击东关敌营，破十余垒，进军巢县，又破都兴阿营二十余垒，收巢县、庐江，疾趋桐城。秀成知援至，出兵夹击定三，遂大破之，死伤数千，定三仅以身免。玉成还攻宁国，未入境，清将弃城走。论功加玉成成天豫，秀成合天燕，时咸丰八年

戊午二月也。清帅胡林翼、曾国藩围九江年余，屡告急，陈玉成赴援未至，而九江陷，林启容死焉。启容善抚士卒，城破日，无一降者，国藩深佩焉。玉成救九江不及，屯黄梅。时南徐为和春、张国梁久困粮绝，秀全命长兄仁发将御林军万余人援之，败绩。更命秀成将兵二万赴援，秀成命李世贤为前部，李昭寿副之，戒世贤等勿轻战，以俟大军。仁发促之战，大败，十营溃其九，城中绝食已三日矣。秀成至，乃令守将吴汝孝退出城，秀成自为殿，全师而退，南徐永为清有，清将冯子材守焉。仁发谮秀成，专擅失地，阴请加世贤主将，与秀成并，以分其势。南徐失后，敌军愈盛。句容为张国梁攻陷，人心动摇，秀全命秀成掌朝政，人心始定。自杨韦难作，达开远徙，秀全日益削弱，赖秀成支拄。秀成得张乐行一军以障江北。南陵、铜陵并陷，秀成命李世贤进屯湾池，以政事付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自督师收二陵，命杨辅清守之。镇江、句容既失，张国梁、和春乘胜破溧水，再逼金陵，秀全迭诏勤王。时清军相拒四方，不暇相救。陈玉成堵黄梅、黄州，与胡林翼、曾国藩日有战事；黄文金守祁门，与鲍超相持；韦志俊堵池州，与杨载福、彭玉麟迭战，含山、合州、为胜保所破，皆无暇援金陵。秀成以金陵粮富不足忧，乃亲将谭绍光、陆顺德、吴定彩、陈坤书兵三万人，渡江北复合和，次大柳村，为胜保伏军所败。退屯全椒，整兵援浦口、江浦。张国梁合围急，仅浦口得通，秀成自当之，能守不能战。金陵困年余，粮将尽，城中汹惧。自杨韦之难后，秀全以王位逼己，靳不以封，虽秀成、玉成百战功高，不得王。至是金陵困急，勤王兵皆不至。秀成以玉成兵最强，乃请加玉成王号，寄阃外，乃封玉成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玉成虽专阃

寄，而威信远不如秀成，无遵调者。时李昭寿已降胜保，领兵在滁州，致书秀成曰："君何事不如陈玉成？智谋勇功，何者弗及？今玉成为王，君尚为主将，天王之暗可知矣。吾始投大清，优礼有加，以君雄才，何为郁郁居人下？盍从我游乎？"兵部尚书莫仕龑，以察军在秀成营，书至，仕龑启阅之，以示秀成，秀成大惊。仕龑曰："公意如何？"秀成曰："臣不事二主，犹女不更二夫，昭寿自为不义，乃欲陷人乎？"仕龑曰："吾知公忠义，当代奏天王。"乃持书去。戒秀成曰："傥有敌将书，宜原封上进，以弭谗谤。"流言达于秀全，秀全命封江阻秀成兵，并系其父母。仕龑闻诏曰："若此则大事去矣。"乃偕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入宫切谏曰："秀成前待昭寿有恩，今闻玉成封王，故为敌行间，陛下奈何中其奸，自坏长城？京师一线之路，赖秀成障之，舍秀成无足当者。玉成总军数月，不能调一军，其效可睹矣。今宜优诏褒勉，以安秀成之心。臣等愿以百口保秀成之忠义也。"秀全悟，撤封江之诏，召秀成入，慰之曰："朕故知卿忠义，偶信谣传，朕之过也。卿宜释怀，戮力王室。"秀成顿首谢曰："臣才庸力薄，不能早靖大难，以纾圣怀，臣罪大矣。以外无专阃，遂荐玉成总师干，期早释围以安宗社。不意寝寻数月，勤王兵无应者，固玉成失人之故，微臣实尸其罪。圣明不责，反加温慰，碎身不足以酬。"秀全即进封秀成忠王，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赐上方剑，八方金印，便宜行事。自主将以下，先斩后奏，撤玉成金印。秀成还浦口，连日赉赐稠叠。时冬十二月，秀成羽檄诸镇，期明春大会于安徽之枞阳。第一镇，左军主将李世贤；第二镇，前军主将陈玉成；第三镇，中军大佐将黄文金；第四镇，王宗，提督军务杨辅清；第五镇，右军主将

刘官芳，暨隆天福赖文鸿，受天福古隆贤，勷天福李远继，敬天福胡鼎文，谢天福张朝爵，奉天福黄呈忠，顾天福吴汝孝等，上将百余，以九年二月，皆集枞阳。秀成驰至，告众曰："秀成荷圣恩，专军政，实赖群公戮力以匡王室。吾侪弃丘垅，冒锋镝，无非欲成大业，共安乐耳。今京师累卵，不保旦夕。诸公皆绾兵符，不并力释围，以固根本，将坐待为虏乎？"皆哄应曰："愿听驱策。"秀成曰："吾欲先取杭州，以断张国梁粮道，使其分兵来救，我则返旆出不意击之，蔑不胜矣，诸君整军候调可也。"陈玉成为多隆阿、鲍超败于德安，闻枞阳之会，驰至，并缴八方金印。浦口代任军务陈坤书，叠报国梁攻陷三营，告急。乃与玉成驰解浦口围，夹击国梁，大败之，国梁退屯江浦，秀成、玉成乘胜取六合、扬州。玉成攻六合久不下。秀成既破扬州，以粮实库藏送金陵，回军攻六合，下之。玉成军拒昭寿，秀成军拒国梁。玉成攻滁州，月余未下，而黄梅、宿松、太湖、先后为多，鲍二军所破，合肥、庐州为李续宾所陷。玉成舍滁州，与秀成合师，与李续宾大战于三河，大败之，续宾自杀，复合肥、庐州。乘胜击多、鲍又胜之，复黄梅、宿松、太湖，追至二郎河。玉成前驱，为鲍超伏军所败。秀成被困，达晚突出，不折一兵。玉成回黄梅，而秀成回巢县。甫至，闻江浦薛元芝降于清军，追之不及，秀成仍堵浦口。十月，六合为胜保所围，仍逼浦口，与国梁合，秀成腹背受敌，兵单不任战，飞檄玉成来援。玉成先援六合，一战即扬言去取邗江，朱某分兵守邗江，玉成遽返戈击六合，国梁以兵二万渡江来援，背水而阵。玉成曰："见国梁藐我甚矣，誓擒之。"分兵缀朱军，自以精锐突击国梁，国梁大败走，六合围不战而解。乘胜逼浦口，秀成出兵夹击，胜保几为

虏。黄、宿、太湖，又为多、鲍攻急，玉成驰救，而秀成欲亲攻杭州。秀全以秀成去无人拒国梁，止之，秀成入陈曰："臣前与诸镇约，攻浙江，断国梁粮道，俟其往救反旆击之，此奇策也，否则徒自困。"诸臣交赞，乃许之。秀成以军务付陈赞朋、黄子隆，自率精兵三千行。去三日而浦口陷，秀成由鸠江越清弋江，出宁国之后。宁国方被围，秀成驰至解之，疾趋广德，一鼓下之。十年庚申春，秀成至泗安，有浙兵十五营防守，连破之。命李世贤攻湖州，而自将谭绍光等，伪浙军旗帜趋钱塘，逼武林门，会百姓逃亡入城，城门闭，乃由清波门崩地道三日破之。满城未下，满兵殊死战，国梁使张玉良率兵八千来援，秀成遍插新帜以疑玉良。玉良不敢逼，驻离城四十里之塘西。秀成使瞽者传柝，三日城中寂然，乘夜全师退。走天目山，至孝丰，一日夜三百里，抵广德。以所获府藏数十万沿途弃之，玉良兵利所获，止不追，遂达建平。

秀成大集诸镇兵五十万，议解金陵之围，乃命杨辅清进溧水、雨花台；李世贤进溧阳，攻句容；刘官芳进秣陵，逼七瓮桥；黄文金进高桥门。命所部谭、陈、吴、陆四将进赤沙山，攻淳化镇。国梁营二十垒，世贤既得句容，疾趋淳化，夹击国梁，大破之，国梁退入大营。秀成命古隆贤、赖文鸿攻东门，命世贤包北门之后，自屯钟山之尾，以遏退兵。陈玉成兵驰至，大队攻两浦，自将精兵渡西梁，进江宁镇，攻铁线桥，城中亦自十三门出兵夹击之，刁斗之声连数百里，旌旗若长虹之亘天。是日微雨，诸军斩关入，势若崩潮，国梁不能御，大败退。俄顷三百余营，夷为平地，金陵无清军之迹焉。逐北攻镇江，欲夺其城，以通苏州饷道，雨甚乃止。黄文金再攻不克，诸将朝贺，大犒三日，赐秀成称三千岁，

黄金百斤，彩缎千匹，秀成悉以费军。赐玉成四千岁，黄金五十斤，彩缎五百匹，诸镇封赏有差。次日赐秀成第宅一区，赏赉有加焉。

秀成既解金陵之围，息兵五日。奉命出师苏州，而潜山、太湖、宿松，又为曾国藩所陷，玉成率本部赴援，以顾安庆。秀成命李世贤将本部取金坛。秀成次丹阳，张国梁自金陵退屯丹阳，出兵拒秀成，秀成势盛，国梁新败，不能拒，力战败退，跃马渡河，马蹶，死乱流中。清军死伤万余，河水为之不流。诸军攀堞入，遂据丹阳。秀成以国梁忠勇名将，令其所部亲兵，寻得国梁尸，礼葬之。国梁厄于和春，不能行其志，死之日，天下惜之。秀成逐北奔牛镇，破营二十余座，据常州。

张玉良回救金陵大营不及，迎战常州，大败之，追至无锡。玉良新得朱某军，再战未决胜败。秀成自将锐卒三千，登玉泉山，出玉良阵后，玉良军不战而溃。乱军逃入苏州，沿途大掠，苏民深恨北军，而迎秀成，遂入无锡，进兵苏州。道员李文炳、阿海等，开城迎降，玉良走杭州，其余郡县皆传檄定。自出金陵，不一月，逐北七百余里，克城六十余。师止嘉兴，以分军守郡县，兵单不任进也。乱民日掠，旬日不止，左右请剿之。秀成曰："民苦辫镇，不安家室，不得已为暴，吾宁忍以兵诛之？"乃亲率数十人，巡乡镇，乱民千百，执戈环之，秀成曰："我忠王也，奉命取姑苏，尔民无罪，各宁尔居，以安生业。吾断不戮尔。"皆释戈罗拜，匝日而乱定。召官吏千余人至，慰之曰："若曹愿留者留，愿去者听，无川资者给之。农失业者给牛种，穷民失业者助其资。"散库钱十余万缗，粮万余石，苏民安辑。

五月，张玉良自杭州攻嘉兴，陈坤书、陈文炳告急，清巡抚

薛焕自上海攻清浦急。秀成自将兵二万先据清浦，大败薛军，乘胜克松江。上海英人合土兵为内应，谋献城。距城十八里，清军十营，秀成部将蔡元隆、谭绍光击败之，进兵入城。英兵二百来迎，未及预告，前驱疑为敌，枪击之。英兵怒，乃返斗，江上英兵舰，亦炮击焉，绍光等退。薛焕赂英兵代守城，而杀阴通者，守益固，秀成回军救嘉兴。玉良钩屯示门，秀成以奇兵抄击，绕其积聚，玉良军大乱，纵兵大败之，破四十余营。八月，师还苏州。九月，湖北、江西郡县所在魁率，争上书请以兵应，秀成诺之。会奉扫北之命，秀成奏已允楚豫义民之请，当收合南方忠义后乃北图。十月，曾国藩围安庆，为久困计。陈玉成屡攻未下，请益兵。秀成自将兵五万至芜湖，绘进兵图援玉成，闻玉成新得孙奎星之众二十余万，秀成曰："英王必骤骄，必止我兵，则皖危矣。奎星新降之将，兵皆乌合，焉可恃也？"师次鸠江，以待复书。果得秀成书，言兵已足用，勿劳驰救；粮不继，请以兵进豫楚，断敌粮道，则皖围不战自解。秀成引军行，次黟县，遇鲍超，大战败之。次日，复战，不利，绕道徽州，出常山、玉山，度岁。

十一年春，秀成攻广信，下之。傅忠信、谭体元将兵六七万至自广西，先盖随石达开入蜀，中途弃归者也。秀成命随征武汉，二将忽乘夜拔队，欲私至金陵。秀成追获，欲戮之，左右代哀免，乃收其众，分将攻抚州。汪洋海挟众十余万至，亦弃达开而归者也，秀成亦命随征，击临安，下之。童容海亦弃达开而归，众五六万，秀成骤增二十余万众，军势大振。江西除建昌、赣州、吉安三府外，其余十郡，皆拔之。又得新兵三十万，破李金旸军于樟树，获之，意不欲降，纵之，至赣为清巡抚所杀。前军达武昌，隔江望蕲州，见玉成旗帜，无船不得渡。闻玉成以攻

围藩久不下．分攻皖、浙、蕲、黄、广济，欲围藩赴救以分其兵。秀成叹曰："英王误矣，正使围藩得全力以攻皖，彼岂暇救此闲城哉？彼有长江之利，而我无战舰之能，安能绝其粮道？不能以我攻浙救京师为例也。"既而得世贤报景德镇与左宗棠战，至乐平，为所败，覆军万余。不退必为所扼，乃悉移江西之师，还取杭州。秀成出师时，兵才五万，及还师，兵百万。至于金陵，遇世贤，令其将所部取浙江属郡，剪其羽翼，严、衢、温、台、宁波、金华皆下之。秀成直趋杭州，命部将陆顺德取绍兴，徇其旁州县，皆纳降。攻杭州城两月，张玉良军为童容海击败，城中粮绝，爨骸而食。巡抚王有龄得民心，众与死守。城垂破，有龄欲致书秀成，请勿残百姓。幕僚曰："秀成尚义，必不屠城。若与通书，假朝廷闻之，疑为通敌，如公忠节何？"有龄顿足曰："城破矣，吾当俟秀成至，为百姓请命，然后死之。"幕僚曰："彼方收天下人心，肯容公死耶？"有龄默然，乃入后苑柏树下，投环死。秀成崩地道破城墙入，即欲救有龄，纵马至后苑，见其尸，叹曰："真忠臣也。"还其冠服，礼殓之，遣其亲兵护榇归于上海。藩司林福祥被获，劝之降，福祥曰："吾义当死，今为俘，不忠也；生降则先垄不保，宗族罹祸，不孝也，不忠不孝，公留之何益？"秀成曰："子归未必生，盍降乎？"福祥曰："若荷生还，当永守先人之丘垄，朝廷或知吾不降，丘垄庶几可保。"秀成曰："吾成子志。"访其眷息还之，厚资之行。满城未下，秀成数遣人劝瑞将军勿死，瑞不听，屡枪击秀成军，毙多人，乃纵兵破城，瑞死之。秀成命其部下奉遗榇还，满兵释勿杀，欲行者资而遣之，安民一如苏州。十二月杪，还师苏州，留陈炳文镇杭。于途得苏民控陈坤书暴虐，以百计，坤书走

常州，拒秀成。坤书本无大功，以秀成部将镇苏城，遂重贿金陵，图王爵，无敢请者。玉成缺粮，使陈德才讽其助饷二十万，遂为请王号。玉成奏坤书屡立功，且助巨饷济皖军，而秀成权太重，不如封坤书以分其势。秀全本靳王号，以玉成兵最强，不得不如所请，乃封坤书护王。其后表求王号者纷起，胡海隆求封学王，黄文安求封望王，其他大藩列荐，不允则虑生变，王爵遂滥，皆玉成启之。

秀成驻苏州，恤鳏寡，兴义学，豁租税，问民疾苦，苏民感之日畀军实，期明春援皖。皖困二年，粮尽仍死守，国藩深沟高垒，玉成久攻不下。秀全诏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顾王吴汝孝，天将龚长春，各率本部兵援皖。又诏龚德树、孙奎清继至，环清垒而军者十余万人。玉成不善驭将，故久无功。韦志俊愤玉成杀其爱将钟廷生，因降于清军，堵练潭，绝玉成饷道。玉成攻国藩急，国藩将退兵，用志俊策，复留。玉成命刘创林堵七星关，自回金陵奏事。创林为鲍超所击大败，诸军并溃，国藩并力攻城，遂破安庆，镇将叶芸来死之，张朝爵驾小舟遁，秀成部将吴定彩死焉，玉成全家自焚。玉成至，军已溃，余兵将为变，不复成列，玉成不敢约束，随之行，至庐州。秀全虑溃兵为害，封江阻玉成军，玉成温语抚诸军，始入居合肥。玉成上表自劾，秀全夺其俸，令堵庐州以自赎。多隆阿鲍超迫之，秀成所部隔绝，陈得才、赖文光由潜山、太湖、上溯蕲黄，入汉中而去。玉成所领仅二万人，多、鲍合围庐州，粮绝啖树皮，病者未绝，已割啖之。玉成欲至江南依秀成，而巢邑亦被困，合肥不守，则巢难独存。乃致书吴汝孝，令力堵一、二日，待其至同渡江。汝孝闻秀成危急，遽引兵去，玉成不得已，走依苗沛霖，谓沛霖曾降己，

保封王爵，屡助饷，必不见害，乃至寿春，残兵仅二、三千人，饿已三日矣。既入城，沛霖絷之，献于清帅胜保。玉成入，胜保高坐瞪眙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网罗，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否？"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乃杀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双疤，军中号四眼狗，饶勇富谋略，十九当大敌，二十四封王。初为检点，善战多能，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号。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秀成闻玉成死，叹曰："吾无助矣。"

同治元年春，李鸿章攻清浦、嘉定，自上海至松江二百余里，连营二百余，势张甚。秀成率兵五万御之，鸿章藉洋兵，战屡胜。秀成至，大败之，破四十余营，复清浦、嘉定，逼松江。连破七十余营，困松江两月，垂陷。而芜湖、太平为曾国荃所破，逼雨花台，金陵围急，秀全一日三诏，促秀成入援。秀成乃退军苏州，命其弟扬王世贤将二万人先入卫。世贤夜袭国荃营，不利，数围国荃营，国荃闭营不出。世贤入见秀全，秀全劳之，曰："卿兄弟屡赴国难，以纾朕忧，国家安危，惟卿兄弟是赖，宜速谋解都城之围。"又曰："卿宜致书若兄，毋听吏人言，章奏太激，致人难堪。"盖秀成以秀全两兄鄙倍握大权，屡切劾之，故秀全以为言。世贤顿首谢曰："臣兄遭际殊遇，思糜躯以答高厚，睹疆宇日削，民心乖离，焦心废寝，求所挽救，言过激切，以伤圣心，愚忠可悯，惟陛下哀而鉴之。"秀全嘉焉。进世贤首相，正掌率，执朝政。二王惮之，骄恣为之稍敛。世贤尽心辅

弼，朝纲一振，人心乃安。

秀成在苏州，大集兵议解金陵之围，疏曰："曾国荃兵力厚集，为久困都城之计，我势日蹙，利速战。彼有长江济饷，而我无战舰之利，敌垒坚，猝不易拔，不如先图宁国、太平，断其后路。我兵势既振，敌乃可平也。"秀全以久困虑粮不继，仍促其入援。秀成不得已，乃率兵十万赴援，由东坝进攻铁线桥，截其粮道，屡破复失，斩镇将范起昭以徇。国荃从大胜关凿断湖堤，以通饷道，秀成围之数重，国荃坚垒不出，攻十月不下。秀成召侍王军来助战，过金宝圩，圩众截击之，死伤甚众，侍王怒，誓屠圩。宁波为左宗棠围急，求救不赴，台州又告急，皆不应。攻圩破，乃荡其居，卒不赴援，秀成无策，方与国荃相持，而太仓为李鸿章攻之急，命上将蔡元隆将兵五万驰救。元隆诈乞降，鸿章不疑，元隆请退兵五里，约以午出降，从之。及时不出，使骑促之，元隆见鸿章兵懈，整队出，先令一人驰报来降，鸿章不为备。元隆高揭白旗书降字前导，枪炮隐后，近鸿章军，突击之，鸿章仓卒拒战，大败走，兵多没于水。元隆留镇太仓数月，鸿章不敢逼焉。

秀成攻国荃，师久无功，凿地道轰之，见缺口。国荃立马亲堵缺口，军殊死战，炮如雨击，秀成军死伤甚众，乃罢攻。秀成粮将乏，世贤曰："江北方空虚，彼必不料我遽敢渡江，不如权舍国荃，驰攻扬州六合，掐其粮至军，夹江击之。又分兵攻国藩于安庆，彼必分兵驰救，我令屯秣陵之辅王，屯溧水之护王乘虚击之，则必胜矣。"秀成纳之。十二月，命天将洪春元，次子李荣发，将兵五万渡江，五鼓薄浦口，击李昭寿营，破之。秀全诏张乐行之兵速解围，春元等遂攻和州、含山、巢县皆下之。二年

春，世贤将兵二万攻桥陵李昭寿营，破之。获其甥尤杰卿，杀之。秀成渡江攻江浦。昭寿义子李显爵，弃城遁。进攻国藩军于石涧阜，未下，去攻庐江，两日未下，去之六安。秀成非欲为久攻计，特欲进与乐行合。迨抵六安，闻乐行兵败，为其姻李某诱献之清军，死焉。秀成欲召汉中陈得才、张宗禹兵回援，虑道远难达，乃仍用世贤策，渡淮欲袭清江，倒击维扬、六合，然后袭通泰，而连苏杭，则京口不击自退。京口既得，通饷道燕子矶，乃屯大兵接高桥、仪凤，军厚粮足，国荃不足患矣。讵所过荒墟，军无所得食，不得已，越滁州，道天长，以袭扬州。而鲍超军破巢县、含山，和州、江浦相继告警，国荃据雨花台，秀全急诏还救，乃东还济师。江潮盛涨，堤路淹没，兵行艰阻，士有饥色，船少兵众，半渡为杨载福、彭玉麟水师邀击之，大败。后军不得渡，乃退降于昭寿军，十万之师，覆其大半，金陵愈危。

侍王御左宗棠于浙，八府失其五，侍王不能救。侍王既败于宗棠，绍兴失，左宗棠、蒋益澧逼杭州。听王陈炳文、天将汪洋海力守，不得下。慕王谭绍光守苏州，兵薄粮缺，郜永宽、张大洲、汪安均、汪花班、范起发等，不遵调遣，鸿章攻太仓、昆山、清浦，永宽等皆不赴救。秀成回金陵，粮薄不足赡多军，乃散之苏常。国荃连营进七瓮桥。初，秀成命杨辅清、王坤书、扼河筑长墙，浚深濠，以堵国荃，因通苏州饷道，辅清违命，国荃乃得肆志。秀成屡徵苏浙之军，不至，乃请于秀全曰："京师危困，坐毙非策，不如亲征鄂岳，握上游以号令天下，襟带苏浙，以利饷源。即使金陵有失，犹拥兵五六十万，尚足并驱中原。若恋此危城，征调不至，必亡之道也。"秀全不从，四方告急，争乞秀成赴援。秀全虑秀成行，金陵不得守，不许。秀成曰："臣不往，赚

苏杭不守，京师益危；臣往则诸将用命，安定吴越，收诸军以解都城之围，尚有济也。”秀全虑饷乏，秀成乃竭家财，括家人首饰不足，更假之侍王金万两合十万，输助金陵守军，然后行。驰至苏，与李鸿章大战于娄门，胜败相等。时六月十六日，鸿章军逼城而呼，言熊同检约今日献城降，何反覆也？秀成执同检讯之，知历日各异，致误会，将诛之。听王陈炳文为缓颊，言敌人反间，何反中计而诛宿将？时城中诸将多炳文盟党，而炳文为之魁，不听虑生变，乃宥同检，夺职而已。秀成屡攻鸿章营不下，乃分兵马塘桥欲击鸿章之后，为所堵，不得前。互攻月余，郜永宽等杀谭绍光，献城于鸿章。秀成退屯无锡、常州，连营丹阳，以遏鸿章军。苏州失后，军心大乱，江浙两广之军，互相屠杀，统将不敢约束，虑生变。格王陈时永方屯丹阳，秀成召与密议曰：“大局决裂至此，丹常继难堵御，乘敌未合围，尚可完师突出，以图楚赣；若待围合，必不免矣，盍同人请迁都？”时永然之。将行而侍王书至，约秀成至彼，整乱兵，可得十万，同出豫章，攻其无备。得豫章以连钱塘，则军威复振。期明春三月，还解京围。秀成既无策，不从则虑其劫持。从之则缓不济急，乃报之曰：“君谋甚善，惟京师围急粮尽，方得枢臣林绍璋、李春发书，言粮弹并缺，虑不足支残年，岂能待明春三月之救？焦思实无良计，惟迁都一策，中兴尚非绝望。仆即日回京，力恳天王。倘纳吾奏，则仆为前锋，诸王殿后。乘太平门尚可出入，速来迎驾。仆居中调度，合浙省诸路之兵，尚可得数十万，事尚可为也。”乃与时永驰人，力请秀全曰：“今苏州已失，杭州危困，陈炳文、汪洋海屡战无功，处处粮缺，京都断难久持，臣已智穷力尽，无以为谋。惟有力请亲征，冀可挽回大局，陛下在外，犹能腾骞天际。

若守危城，譬处笼中，以待食绝，万不可也。”秀全不听。秀成曰：“陛下若坚不行，则请太子与二殿下监军，臣奉太子以徇诸军，尚可收拾人心，以图进取。万一京师不幸，臣奉幼主以图恢复，唐肃宗灵武之事，尚可效也。”秀全不省。秀成退朝，谍报燕子矶、高桥门、九洑洲、江东门皆失。至家，闻杭州、无锡、温州、台州、衢州、海宁相继陷。侍王羽书促秀成驱救，秀全愈不许。城中士民男妇老少，日数千人，哀秀成之门，丐无他行。秀成知大事已去，又父母在城中，惟死守以待同尽，乃止不行，人心始安，时二年甲子正月也。

格王陈时永还丹阳，而常州已失，守将王坤书死之，溃兵集于丹阳。时永欲退溧阳，依侍王，未出城，为左右所杀。乱兵奔金坛，随荣发走依侍王。二月，嘉兴为程学启攻陷，荣王李某自焚。初郜永宽献苏州，学启许以不死，指天为誓，若食言，他日死于炮。学启竟杀永宽，后卒中炮死（按：杀降为李鸿章主之，及学启愤争，已无及矣，学启与鸿章，几大决裂，可知杀郜等非学启意）。

陈炳文在钱塘，左宗棠、蒋益澧围之急，待秀成救兵不至，闻秀成决不出，乃走江西。侍王以常州、丹阳、金坛败兵皆聚溧阳，索饷无所出，议弃杭州。鸿章兵至，侍王出战，熊同检托病不行。侍王战败还，城上揭白旗，皆白布裹首，发炮击之。侍王曰：“尔等降，吾不怪，望还吾母。”同检不顾，益击之，侍王恸哭去。炳文中途遇鲍超军，为所败，遂降。汪洋海收炳文残卒数万，与侍王入于江西。

世贤攻抚州，洋海攻广信，皆不下。世贤欲约洋海入粤，洋海不听，自率军入闽，陷汀州。世贤攻南雄，半月，败还，入闽与洋海合。各纠新军数万，合二十万，分将之。世贤陷漳州，一

郡四县，洋海陷邵武，一郡二县，时甲子十二月也。

堵王黄文金拒湖州、广德之军，宗棠、益澧不能进。鸿章既收苏州，乃进师金陵，城中粮绝食草根树皮，军殊死守，秀成日夜登陴，温语慰之，人相食，无怨言。秀成曰："吾不德，致尔民于难，吾何忍焉？今国荃设局招抚难民，尔曹盍往求生？"众曰："王捐躯以卫社稷，吾侪何敢逃？当从王死耳。"秀成为之泣下。民日自杀，恒数百人，秀成伤之，请于秀全放之出城，秀全不可，秀成卒放之。宫中日出金珠首饰以劳军，无所得食，兵皆持之泣。

秀全忧愤疾笃，足暴肿，悔不从秀成迁都之言。病革，遗命进秀成辅国君师，兼通天大主帅，托孤于秀成，遂卒，年六十有五，时同治二年甲子四月也。太子真福即位，年十有六。

秀成日综政务，夜则巡军，寝食并废，憔悴骨立。国荃开地道十余，已坏其五，一自南门穿河底而过，历三年始抵城边。秀成令锐卒缒城，横凿深濠以截之。国荃纳药万斤，猝轰之，五月朔夜分，药暴发，山摇地动。幸凿濠绌之，城崩无几，国荃兵不敢扑。时扶王陈得才，方自汉中挟师百万来解都城之围，已抵英霍。国荃知城中药尽，炮不得燃，乃于太平门外，积薪秣成覆道，直达城下，明挖地道，七日而成。秀成令士卒于内穿道截击之，皆饿不能起。秀成知翌晨地道必崩，乃选死士三千人，五鼓缒城突击之，守道兵引去。既夺地道，即散觅食，药引未拔去。国荃于钟山下瞰，计必成功。有秀全宠臣沈桂、松王陈得风、吏部尚书朱兆英、阴通于国荃。及午，地道崩，城陷焉，时甲子六月十六日也。章王林绍璋投河死，顾王吴汝孝投缳死。秀成领数十骑驰突堵御，不得，则驰入宫。见宫门大开，宫女纷逃出，妃嫔投御河以百十计，军民男妇争投河死，尸填溢如桥。王

后赖氏，手携幼主，负一剑以出，遇秀成，挥涕曰："天王创业一生，今竟覆亡，岂天绝我乎？此子幼弱，今以付卿，他日能复仇，吾死瞑矣。"秀成跪曰："臣竭智力以报先王，不济则以死继之。"赖氏反身投御河死。秀成仓卒挟幼主出，扶上马，至家别母，大恸，母麾去之。母方投缳，世贤见之，断缳下，大呼曰："兄护幼主，吾护老母，以听天命。"相将出，秀成欲突西门，世贤曰："西门水险不可渡。"至西门，敌兵众不得出，折至南门，敌兵已缘垣而入，陴堞皆满。转走西门，遇兵部尚书刘庆汉曰："王速登清凉山，残聚卒数千，乃可出也。"世贤曰："突缺口出彼不意，可出也。"遂冲缺口至白下山，望敌兵甚众，又冲大北门，敌兵皆满，退至鼓楼，时已薄暮。世贤曰："昏夜彼不知我兵多少，不如仍冲缺口。"秀成然之。乃解黄带，令庆汉缚竿上为号，拥幼主居中，秀成当先，遇敌兵一人，掠毕，肩负而至。秀成执之，问其口号，杀之，遂赚出缺口。城上兵逐之，奋战而却，沿城边走孝陵卫，过钟山之腰，不遇一兵。天曙入街，饱食而行，无追者。将至下坝，日已暮。有楚将吉庆元曰："除幼主外，吾曹皆剃发，方可行。"众赞焉。世贤闻之曰："休矣，如此则人人自逃，焉置幼主？谁献此谋者，当斩之。"乃不敢言。初庆元前驱，望大东坝而行。世贤知庆元奸，乃改后队为前队，转下坝。有敌营屯桥上，世贤曰："敌虽寡，我败残之卒，虑不敌，不如伪降，出不意突击之乃可过也。"乃使一人前行报降，列队近敌营百步，突掩击之，敌不及备而败，乃驰去。行三百余里，皆荒芜，无所得食。遇堵王黄文金败军，与之合，仅余数百人，突遇敌击散，馀九骑。秀成奔方山，昼不敢行，乃伏于山庙中。

秀成解带纳凉，带嵌宝珠十余，直十余万，至暮下山，忘携焉。山下水道纵横，若蚁旋磨，折旋至晓，始得路。河旁有舟，仅容三骑，六骑既渡，舟人觉有异，伪言呼伴，去入村中，鸣锣召众，村民坌集，杀已渡六骑，秀成弃马伏深草中，搜获之。一人手剑欲斫村民，秀成止之曰："此天绝我，毋伤良民。"乃出之。一民曾于秀成出师供担役，识秀成，跪而自罪曰："此忠王也，爱百姓厚，吾侪当护之。湖州广德之间，王尚留大兵，盍送王至军乎？"皆曰："诺。"秀成曰："尔曹善意，吾当厚酬，他日与共富贵也。"既思带遗山庙中，乃遣村民取而酬之。比至，已为其他村民所得，互争于秀成前，乃挟秀成送国荃军。国荃盛陈仪卫，讯焉。秀成背立言曰："何必尔？速以纸笔来，吾当书焉。吾史馆实录，尔曹焚掠尽，吾不述，奚以传后？"乃囚之木屋，为置几榻，令二竖侍之，日给甘馔。授纸笔，秀成口书七千余言，自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七日，凡十日而毕。清将好事者，就询遗事，秀成口对手录，意气安闲。松王陈得风已降国荃，见秀成在虏，向之拜。国荃叱之，得风曰："吾为母而降，事泄当死，蒙王不杀，今无以为报，故拜耳。"秀成被杀，年四十。秀成广西滕县人，与陈玉成同乡，笃厚忠勇，尚信义，富谋略，善用奇兵，所向奏奇绩。恩抚士卒，皆乐为之死。起小卒，随罗大纲。胡以光军，多所谋画，恒奇中。胡以光于杨秀清前举为将，统四军，遂以功致王位。自五王死后，内乱迭作，疆宇危削，赖秀成支柱，纵横荡决于长江数省，亘六七年，秀全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廷争直谏，有大臣风。去苏州日，男女老幼无不流涕。金陵破日，饥军十余万人，无一降者。死之日，人争痛惜之。

世贤奉幼主真福至广德。降将蔡元隆，请于蒋益澧，统二十

营攻湖州陷之。堵王黄文金兵围湖州，元隆不敢战，守二十日，食尽杀马啖之。降将邓光明，以兵五千来救，文金败之。世贤自广德诣文金，遇军师洪仁玕。前奉命出召师，隔绝于外，闻真福至，来朝。世贤约同诣文金，商大计，仁玕从之。世贤曰："今京都虽失，幼主尚存，江南侍、堵二王，合汪洋海兵，尚三十余万；江北扶尊二王，合张宗禹兵，尚六七十万，挟百万之众，犹足以横行天下。今宜劝堵王速与侍王洋海合，以厚其势，奉幼主为号召，直捣湖湘，取长沙。连汉中陈得才及张宗禹之兵，百万之众，不难集也。大兵既集，乃疾趋关中，取咸阳，图中兴之业。徒久困湖州，糜时日，敌军云集，事不可为矣。"仁玕然之。偕劝文金，文金不从曰："敌已绝食，旦夕必破，必灭此以泄吾愤。"月余城破，元隆为虏，守卒私释之。文金自湖州退师，敌军大至，文金中炮死，军多降者。余军至围屏河，遇左宗棠，击败之。真福至徽州，席宝田兵至，击秀成次子荣发，覆其军，荣发孑身逃，为宗棠炮舟所得。队官某为秀成旧部，曰："恩主也。"匿之杭州。宗棠军多秀成降卒，日馈资米酒食不绝。宗棠知之，以年少故，不之问。后闻其英鸷得人心，虑为患，乃杀之。荣发颖悟饶勇，饶胆略。年十五，侍父军中，杀敌当先，屡立功，秀成嘉之，使为护军。十六统兵万人，战辄胜，军中称奇童。行军常自断后，六合之战，李昭寿围之数重，荣发将数骑驰突，所向披靡。昭寿在高阜望之曰："此二殿下也，当生致之。"荣发卒突阵去，无敢近者。昭寿叹曰："虎父无犬子，惜哉，吾不得而将之也！"死年十九。

真福既过深渡，至福建延平府白水寨，兵仅二三千。宝田追至，距三十余里即汪洋海大军，宝田虑倘达彼，即难奏功，夜

半突击之。真福仓卒遁，与世贤等相失，匿于山中。世贤与秀成子荣椿六十余骑，奔洋海军，乞洋海发兵迎真福。洋海方与鲍超相持，无暇分兵。比败过白水寨，时真福已匿山中三日夜，无所得食，足无履，强达山下，两足泡起，坐地啜泣，洋海军过焉，真福不及赴。次日，难民数千迤逦过，真福逐之行，流转经月，误投敌营。遇一人曾为其叔仁政牧牛者，识之，引见营官苏元春，元春欲释之。宝田闻知，使人持令取焉，元春拒之。宝田自驰至，元春不得已，献之。或告宝田曰："公勿以为功，恐祸不远矣。曾国藩奏洪氏无遗类，今忽获真福，能相容乎？不如释之。"宝田默然，卒送赣抚沈葆桢军，葆桢杀之。世贤匿民间，剃发，奉秀成母隐迹以终。洋海窜粤之嘉应州，为鲍超、左宗棠军扫荡之。初洋海随石达开，以有功拔为偏将，达开自安庆西行，历广西、云贵、山路艰阻，军多怨言。以张遂谋主西行，皆大愤，夜噪呼杀遂谋，遂谋潜遁。达开素得士心，今所欲杀者遂谋，遂谋既遁，军士必不相背，乃立赤白二帜营前曰："三军随吾跋涉良苦，至蜀则乐矣。如愿入蜀者，立红旗下，欲出江者，立白旗下。"皆哄然立白旗下。海洋拔白旗大呼曰："欲归者随吾行。"从之者十余万人，至江西，隶于秀成。时官不过检点，后至康天义。金陵陷后，洋海军尚十万人，而李远继、黄朋厚、赖世就、萧三发等，皆拥王号，军微不足立，并听命于洋海。世贤乃与诸人谋曰："洋海军最盛，自击败左宗棠后，威名四播，今当锡之王号，使图恢复。"乃请加封康王。乙丑十二月，阵殁于嘉应。侍王既陷漳州，有异志，更易官制。乙丑夏为宗棠击败，窜入粤，淫雨盛涨，无舟可渡，康国器截击之，兵不战而降。侍王只身遁，洋海方驻镇平，往投之，图再举，洋海忌焉，遂杀之。南方

既大定，江北有陈得才、赖文光，为陈玉成旧部，及张乐行侄宗禹，三将之军，皆在汉中，号称百万。甲子夏，回军救金陵，前驱抵英霍，后军尚在麻城。曾军拒英霍，阵前大呼："尔南京已陷，天王已死，不降何待？"皆愕然，获村民询之，益信，降者过半，时军尚五六万，得才欲回军汉中，军皆大噪，得才虑为变兵所害，乃自杀。文光、宗禹闻变乃入汴，兵尚四五十万，时僧格林沁统兵十万在汴，宗禹之弟小黑，年十九，素骁勇，与任柱猛击之。僧王军炮若雨下，小黑不顾，与任柱令马队脱衔猛冲之，僧王军大败，至落王桥，马失足而坠，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并刃碎其尸。共矫真福诏，封宗禹为沃王，任柱为鲁王，李允为卫王，小黑为平北大主将。议仍入汉中，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入汴，过朱仙镇，谒岳庙誓焉。翌日战大胜，方庆神佑，再战败绩，乃迁怒神像，落其头。

文光等聚谋曰："敌军甚众，江南我兵绝迹，不如渡黄河，直捣燕京。成则取其国都，不成死耳。"遂临河。而李、左、英、刘、陈、宋、二郭之兵相继至，河无舟。方皇遽间，冰忽合，乃履冰而过。诸军逐之，一战大败，任柱小黑皆死，余众悉降。刘铭传追宗禹，获其骑，宗禹不知所终。文光、李允逃扬州，文光被获死，李允降于昭寿，昭寿责之，献于英翰，戮之。起道光己酉讫同治戊辰，共二十年，南北悉平。

石达开于咸丰七年背秀全而行，众百万，比至川界，散殆尽，仅二三万。至苗境隘口，苗人索万金，始放行。达开以路险不敢战，卒与之。既度关，苗人伐木塞其归路，大山壁立，崎岖修阻，苗人间道告川督骆秉章，截击之，败退无路。复前突击，兵已饿二日，不任战。达开曰："吾一人自赴敌军，尔等可免

死。”乃张黄盖，服黄袍，从数人，乘白马而出。清军将击之，达开曰：“吾求见尔制军，速为我报。”秉章纳之，达开入，长揖不拜。秉章曰：“尔欲降乎？”达开曰：“吾来乞死，兼为士卒请命，九原当拜公赐。”秉章曰：“吾成汝志。”乃杀达开，而资遣其士卒，不戮一人。

陈金纲聚兵十万，扰粤西之梧州、浔州、柳州、平南、太平五郡，州县五六十，称平东王，众数十万，为藩司蒋益沣、提督方耀败焉，先太平天国二年亡，起乙卯，终壬戌，凡八年。

李秀成供状

今将天王出身载书明白。天王是广东花县人，兄弟三人，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天王名洪秀全，同父各母。长次兄是前母所生，在家种田，洪秀全在家读书。同冯云山二人同窗书友。一日天王忽病，此是丁酉年也，死去七日，还魂之后，俱讲天话，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故世人拜过上帝之后，俱不敢拜别神。为世民者，俱是怕死之人，云蛇虎咬人，何人不怕？故而从之。自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六川、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密藏，教世人敬拜上帝。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寒苦之家，积岁成众。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远图者，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

天官丞相秦日昌六人，除此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东王杨秀清住在桂平县平隘山，在家种山烧炭为业，并不知机。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天王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西王萧朝贵是武宣县卢陆筒人氏，在家种田种山为业，天王妹子嫁其为妻，故亦重用，而且勇敢刚强，冲锋第一。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北王韦昌辉桂平县金田人氏，此人在家出入衙门，是监生出身，见机灵变。翼王石达开亦是桂平县白沙人氏，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天官丞相秦日昌，亦是桂平白沙人氏，在家与人做工，并无才情，只有忠勇忠义，故天王重信。起事教人拜上帝者皆是六人劝化，在家之时，并未悉有天王名号，每村每处，只知有洪先生而已。自教人拜上帝之后，数年未见动静。至道光二十七八年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自争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隔一村者，故而聚集。道光三十年六月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同日起义。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俱在金田山人村，是平南县所管，与藤县相连。起义之处，与吾家西隔七八十里，俱是山路难行，此时我在家知金田起义之信。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到金田有大头羊、大里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头羊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故未投入，后投清朝向提台。至罗大纲与大头羊两不相和，后罗大纲投之天王。

到金田之后，移营上武宣东乡三里，招齐拜上帝之人，招齐武乡之人，又上象州招齐拜上帝人马，仍返金田新墟，屯扎数月。当被清朝之兵四围，后偷由山小路而出隘关，到思旺想回，逢着清朝向提台扎营数十座，经西王、南王打破，然后出关。由八筒水而到大旺墟，分水旱向永安州。此时我尚在家中得悉，旱路兵皆由我家中经过，自梧州藤县五十七都大黎里而上永安。因在家贫寒，父养我兄弟二人，弟李明成，家中之苦，度日不能，种山帮工就食。自八岁十岁时，随舅父读书，十岁之后，与我父母寻食度日。至二十六七岁，方知有洪先生教人敬拜上帝。至天王由思旺到大黄墟，分水旱两路行营上永安州，路经大黎，四面高山，平地周围数百里。旱路兵由此经过，是西王、北王、天官丞相罗大纲带，水路兵是东王、南王所带。西王、北王带旱路在大黎里经过，屯扎五日，将里内之粮食衣服逢村即取。西王在我家近村居住，传令：凡拜上帝之人不必畏逃，同家食饭，何必逃走。临行营之时，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故而从他。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后又有追兵。一路由大黎上永安，打破永安，即在和池屯扎数月。后赛中堂及乌、向大军四方围困，内外不通。后由古苏冲一条小路而过招平，古苏冲是清朝寿春兵把守，经罗大纲带领人马前去打破，方得小路出关。得火药十余担，方有军资，不然，尚未能出此关，困在永安时，并未有斤两之火药也。永安水斗军营，是天官丞相秦日昌把守，清朝之军，是张敬修为将。因打后欲移兵回，被乌帅大军追赶，杀死我朝男女及兵三千余人。众见势迫，次日齐心与乌军死战，亦杀死乌军四五千。乌帅被伤，在六塘墟身故。自杀胜之后，东王传令：不行招平、平乐，由小路过

牛角瑶山出马岭，上六塘、高田，围困桂林一月有余，攻打未下。退兵由象鼻山渡河，由安县到全州。攻破全州之后，南王在全州阵亡。计议即下道州，打永明，破江华县，招得湖南道州、江华、永明之众，足有二万之数。此时追军即向、张两军。后移师到郴州，入郴州亦招二三万众，茶陵州亦得数千。后西王萧朝贵带李开芳、林凤祥等来打长沙，此时我为兵尚未任事，西王到长沙攻打，那时天王同东王尚在郴州。西王在长沙南门外中炮身死后，李开芳具禀回郴，天王同东王移营来长沙，实攻打数十日未成功。连开地道数处，放倒长沙大城，我兵不能勇进。外面清朝向、张大军围困，在长沙对面沙州，杀胜一仗，杀死官兵数千。以后攻城，仍然未下。我朝军中有粮而无油盐可食，是以攻城未就。天王在长沙南门制造玉玺，呼称万岁，妻称娘娘，封东、西、南、北、翼王，封王在前，天王称万岁在后。制造玺成，攻城未下，计及移营。欲由益阳县，靠洞庭湖边而到常德，欲取湖南为家。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改作顺流而下，过林子口，而出洞庭，到岳州，分水旱而下湖北。破岳州得吴三桂之器械，搬运下舟，直下湖北。一攻破汉阳，得汉口，困武昌，然后开道破城，此是东王掌令。李开芳、林凤祥、罗大纲掌兵，攻打二十余日而破武昌。后又未守，直到阳逻，破黄州，取蕲水、蕲州、九江，破安省，俱是水旱並行。那时胡以晃、李开芳、林凤祥带水陆之兵，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以及罗大纲、赖汉英等带领水军，得了安庆。未派兵守，赶下江南，将南京四面围困，七日破凤仪门，开道破城而进。水面舟只万余，各尽载满粮食。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欲分兵镇守江南，欲取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驾东王坐船之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

水小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今得江南，有长江之险，又有舟只万千。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食足，尚不立都而往河南何也？”他又云：“河南虽系中州之地，只称稳险，其实不及江南，请东王思之。”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未往，遂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开立军伍，整立营规，东王佐政，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归民家。出城门去者，准手力拏，不准担挑。男与女不得交谈，母子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敢入民房者斩不赦，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东王令严，军民怕，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所忌，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北王韦昌辉与翼王石达开、秦日昌，是齐心在家计议起事之人，后东王威逼大过，此三人积怨于心，口顺而心怒，后被北王将东王杀害，原是北王与翼王二人密议。因东王为天王信任，权太重，要逼天王封其万岁。那时权柄皆在东王一人手上，不得不封。北翼两王不服，密议杀东王一人。不料北王更将东王统下亲戚、属员、文武大小男妇尽行杀净，是以翼王怒之。在湖北洪山营中，同曾锦兼、张瑞谋赶回金都，计及免杀之事。不意北王顿起他心，又要将翼王杀害。后翼王得悉此事，吊城由南西门而出，走上安省，计议报仇。此时北王将翼王全家杀了。后移洪山之军救宁国，北王在朝，不分清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势逼大重。后来各众内外，并合朝同心，将北王杀之，人心乃定。后北王首级，解至宁国，翼王亲看，果是不差。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机理政务，众人欢悦，主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

人，甚不欢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诚实天性，与我天王一般之意，挟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怨，被忌压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今将天王起义及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天官丞相秦日昌、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冬官正丞相罗大纲、夏官丞相赖汉英、一班前任事之由，天王出身之来意，东、西、南、北、翼王合心举义，图谋之实绩，后此人自行相杀，乱事之原，业经载明。又将李秀成在我朝出身，每年命战征一切情由，明白写清，并未隐瞒。自幼生在广西梧州府藤县宁风县，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氏，父李世高，母陆氏，一路自粤西而来。我本为兵，前之内政，俱不经我手。后至南京破城之后，那时我已随春官丞相胡以晃理事。那时冬，东王有令，要在各衙门之中，举出军帅一员，带领新兵。后经东王保我为右四军帅，守把太平门外亲营，此是癸丑年之间。是年八月调为四监军，在仪凤门外高桥把守。十月之间，即同翼王上安省安民，此时官小，不过听差而已。后春官丞相胡以晃带领人马去打破庐州府，破郡之后，来文调往庐郡，把守安民，此四年之间也，调为指挥之任。至翼王与安福两斗他往，东北王又死，秦日昌因韦昌辉与东王相杀，秦日昌亦死在其内，国中无人。经朝臣查选，查得十八指挥陈玉成，二十指挥李秀成，赞天安蒙得恩，侍天福李世贤，这班人出来助国。此时翼王在安省远去，幸我招张乐行、龚得树，这班人马声称百万之众，是以天王降诏来寻，加封我做地官副丞相，把守桐城，保固安省。因翼王与安福王三人不睦，出京远去，军民之心散乱，故庐州被清朝和帅攻破，合城兵将尽亡。那时和帅自下镇江，与张国梁困打镇郡，分军来逼

桐城县，是清朝军门秦定之领兵围困。清朝帅将大小营寨百有余座，自庐郡、三河、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处，节节连营，处处严密，困逼桐城。此时我为丞相，力守桐城，保固皖省。那时已有张乐行、龚得树在三河尖造反，李昭寿在我营中共事，李昭寿与张乐行、龚得树有交，特通文报与张乐行，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安省得稳，实我之力也。后见势不得已，知翼王出京之后，将打宁国之兵，交与成天豫陈玉成管带。陈玉成在家与我至好，来在我朝，更加亲密。因命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未解宁国之围，移军求救桐邑之困，兵由枞杨渡江齐集。我亲自轻骑赶赴枞杨，绘成进攻图式，与成天豫细讲。至桐城之敌军，算我之军，定由对面迎敌，清朝官兵逆面备防，我与成天豫计出奇兵。我亲回桐道谨备制敌之师，俟成天豫奇兵制胜，由枞杨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头镇运糟。会逐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头清营，抄黄落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成天豫带人马上打庐江，仍然攻破庐邑。派兵把守庐江，即引军上滩河，攻大关，包过桐之后，断清军之粮道。桐城地势，一面高山，一面平地，彼军粮断，成天豫由外包来，我领军由内攻出，两面合攻，清军速退，分三路追赶，破舒城，得六安。此两处之民，投我者数万之众。当过六安，上三尖河，招引张乐行。那知张乐行先发，龚得树、苏老天半路相迎，当即计破霍丘县，攻破北城，交张乐行为家。那时成天豫引兵破正阳关，攻寿州未下，扯兵直上黄松两处，与曾帅交锋，同清将李续宾对战。在松子脾失利之后，与清将胜负未分。那时朝中无人掌管，外无勇将，只有我与成天豫，各有兵众，朝中议举陈玉成带兵外战。后见我堂弟李世贤少勇刚强，又加选用，又得一蒋朝

用，世贤次之。蒙得恩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后封为正掌率大臣，朝中内外之事，悉归其制，连我与陈玉成亦归调度。自翼王出京之后，死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后有人奏闻天王，各有散意，即加恩惠下，各有振作同心。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此时成天豫陈玉成屯在太湖潜山，我屯在六安、霍山，曾轻骑约成天豫赴安省会议，云朝中这乱如何停止。斯时天王加封我与陈玉成二人，陈玉成又封正掌率，仍任成天豫实任，那时我为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我自为兵出身，任大责重，见国乱纷纭，主又蒙尘，尽臣心力而奏谏，恳我主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翼王，不用安福王。因此奏谏，当被我主降诏革除我爵。后再复一本，将天下之大势情形，并陈奏谏之来历。奏本由朝臣手过，见我本章明顺，朝臣亲上殿奏谏，仍复我职。那时和帅困我镇江，内外不通音信，内又无粮，外又无救，翼王远逃。那时朝中无人，独我与陈玉成二人，有兵多众，故调我下救镇江。当时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救出镇江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那时清朝和、张两帅，引军攻打句容。那句容县天王守将是袭职夏官丞相周胜富把守，战攻数月，被和张两帅打破，来困天京，此是第二回困天京也。此段放下，先说明向帅头困天京之由。向帅同张国梁带有满兵数千，汉兵二三万之众，自孝陵卫扎至朱洪武坟这

边，东南扎至七瓮桥为止，那时向帅困我天京。那时镇江亦困，困镇江清帅姓吉，是满州人氏，营扎九华山、丹徒、金山一带，仪徵清帅不知姓名。我朝镇江守将吴汝孝，那时我尚是地官副丞相，合同丞相陈玉成，春官丞相涂镇兴，夏官副丞相陈仕章，夏又正丞相周胜坤等，下救镇江，此是初困之救兵。进镇江汤头，与张国梁连战十余日，胜负未分。后清朝吉帅从九华山发兵来，与张国梁会战，我亦选集锐军，两家迎敌，大战于汤头。两无法处，我欲救不能。吉张破我不下，两边按寨对扎，两不交战说话。当与各丞相等计议，派丞相陈玉成坐一小舟，冲由水面而下镇江。水面皆是清军，炮舟拦把虽然严密，陈玉成舍死直冲到镇江。当与吴汝孝计及抽军由内打出，我带兵由外打入。后查汤头有小河由大江岔通山内，清军由此河边扎住。此地一边是山，一边是水，两进为难。后我军移靠汤水山边，下汤头靠河边，两家难进处所。清军营寨概移入汤水山边，堵我进兵之路。那时镇江不应绝命，吴汝孝、陈玉成已由内打出，我在外离山望见镇郡人马出来，是夜亲挑精锐之兵三千，我亲带由汤头岔河而过，将清军旧营修扎，天明原扎汤水山边。丞相陈仕章、涂镇兴、周胜坤等出军与吉张两帅制战，吉张不知我出奇兵袭，由汤头岔河而过，至午未时，方知我袭其后路。汤头岔河隔汤水山边二十里，那时镇江吴汝孝、陈玉成之兵亦到，两下接通，欢天喜地，内外之兵，和作一气，大锐声张，与吉、张两帅答话。次日开兵，吉、张兵败，失去清营十六座。是日当即扯兵而下镇江，屯在金山金鸡岭九华山脚，与吉帅大营相对。吉帅防我攻其大营，处处严密防守。是夜调齐镇江舟只，由金山连夜渡过瓜州，次早黎明，亲领人马同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吴汝孝力破土桥，清军又败，红桥以及卜著湾、三岔河，清营尽破，大

小清营一百廿余座，闻风而逃，当即顺破扬州。后将扬州一带粮草运入镇江，自在汤头岔河及汤水山边把守。独留夏又正丞相周胜坤带领人马把守吉张旧营，是堵后路之意。破土桥后，得扬州取粮回镇郡，事完，领兵回京。那汤头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把守吉、张两帅旧营六个，自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破过土桥之后，此处周胜坤所守之营，仍是吉、张两帅破去，周胜坤兵败。吉、张两帅将此营坚扎，加工修理，绝我归京之路。斯时无计可施，全军概在扬州仪徵，欲由六合县上浦口回京。后经张国梁知道，带兵到六合防守，又未及回，不得已各尽心拚命，合为一气，仍由金山渡江而回，过到金山，那时张国梁在六合未回，当即领兵攻打高资，吉帅由九华山带兵来救，当被我朝军兵逼吉帅逃入高资山中，吉帅自用短洋炮当心打死。清兵见主帅自死，各军自乱。后悉知清朝吉帅身死，营中无主，即移营赶下九华山，次日早晨全军俱集九华山脚。吉帅之营七八十座，军中无主自乱，不战自走。吉营失过之后，张国梁由六合赶至，救之不及，兵屯丹徒镇。后将我得胜师，前往丹徒，与张国梁见仗。是时镇江守将吴汝孝，带领人马千余，前来助战，将张国梁马军先破，步军并进，张军败，次早行营回京。汤头旧清营，见九华山营失守，凭我军直上到京。东王下令，要我将孝陵卫向帅营寨攻破，方准入城。将我镇江得胜之师，逼在燕子矶一带，天天屯扎，逼得无计，将兵怒骂。后亲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入京，同东王计议，不欲攻打向营，止因其久扎营坚，不能速战。东王大怒，不奉令者斩，不敢再求，即允行战。次日开攻移营，由燕子矶姚坊门扎寨四营，猫化门清将，是向帅发来镇守，我自此屯扎。次日张国梁已由丹徒返回孝陵卫，是早引军与我迎战，张军败阵，仍回

孝陵卫，我等移营神化门。次日张国梁复领马步前来，翼王亦带曾锦燕、张瑞谋等引军助战，清军满兵马军先败，次即向、张所领汉军亦败也。是日向、张救神化门未能，自军败阵后，被我四面追赶，当即攻破孝陵卫满汉营寨廿余个。是夜向、张自退，我兵并未追赶。后东王传令，将向、张营礼器械什物，运齐入城，令我与陈玉成、涂镇兴、陈仕章等，领兵追由句容而去。顺手而得句容，并下丹阳。斯时向、张已到丹阳六七日矣，两家并力迎敌。是日向、张军败入城，并不出战，坚守城营，我力攻未下，清军精锐养足。此时我朝之兵，战久未下，兵士少有战心。后军张国梁分军迎敌，在丹阳南门外大会一战，两不高下。此时向帅困在丹阳，又失去孝陵卫大营，官兵失散，又被逼丹阳，是以向帅自缢而死。张国梁与向帅拜为契爷，他见向帅自缢，故而奋身再与见仗，后被张国梁攻破丹阳南门外我朝营盘七个，杀死数千人。南门守营之将，是十三检点周得贤，炮中身死，余军逃散。此员战将，勇敢有余，众军见此员战将战死，攻打丹阳，又不得下，各有畏意。那时人人已有退缩之心，无计可施，只得把全军攻打金坛，亦未能得。连打廿余日，与张国梁战，那时李昭寿亦在其场，攻城未完，然后移营回扎丁角村，离句容廿五里。东王被杀，正是此时之事，此是天意。若向帅未败，仍扎孝陵卫，遇内乱之时，那时在乱，京城久不能保矣。遂向帅败过而乱，此是天之所排，不由人之所算。在六年之间乱起，自杀东王之后，又杀北王，杀北王之后，安福王又逼翼王他逃。那时三河有军把守，守将是洪成春，具文到京告急。三河有庐郡清军围困，当调我领本部人马去救三河。军行到无为州，三河败退，随失庐江。那时张国梁之军，败而后振，进兵攻打句容，句容守将周胜富大败，清将收得

句容。连日传闻，张国梁困于镇江之后，同和帅复困南京，此是八年之战已。那时营中无将，国内无人，翼王将天王之兵尽行带去，杨辅清已在福建，韦志俊避逼林泉，林绍章困在湘潭，失军革职闲居，林启容被困于九江，黄文金在湖口有清军制困，张朝爵、陈得才孤守皖省，陈玉成那时虽旺而官亦小，斯时在小孤山华阳镇一带。那时国内分张乱政，独有蒙得恩、李春发二人，不能为事，有安福王押制，此八年之间也。和帅、张帅困天京，得幸粮米丰足，件件有余，虽军兵甚少，食有余而各肯战，故而坚稳也。张国梁之广兵虽精，未有曾帅之兵力勤劳，广兵好勇而心不齐，虽有满兵数千，未有曾帅南兵之壮，是以八九年之困不碍。和张二帅军饷，出在福建、广东、苏杭、江西之助，那时上有皖省无为、巢县、芜湖，有东西梁之固，有和州之屯粮，又有南浦之通，虽被德帅攻破西浦，尚有和州之上未动，京外兼有余粮，故而稳也。稳过之后，和、张、德三帅围困虽严，斯时朝臣荐用我弟李世贤，带我原日旧部士将，屯在黄池湾，斯时朝政悉归我一人提理，主信我专，令法得严，故稳固也。那时东北已困，独有南门，将那革职林绍章调其回京，后保为地官又副丞相之职，调任京务。那时观势不同，外无调度之将，不得已先与朝臣计议。我欲出京外调救解，众人苦留，主上不肯。又过数日，复鸣钟击鼓，朝堂传奏，见事实实不能，故而强奏，击钟鼓之后，主即坐殿，专心力奏。斯时朝不当绝，劫未当满，主上复明，故即准奏。次日出朝，将京中之事，概行清白，交与蒙得恩、林绍章、李春发掌管，奏免不准长次兄理事，交清朝中政事，辞主而出朝门。由南门一日一夜赶到芜湖，与弟李世贤斟酌，一人敌南岸，一人敌北岸。斯时清军势壮，四面皆军，人心又乱，又无逃处，且

初任重事，又不周详，糊涂而作，此时固未当绝，乱作而成，乱行不错，故而保至今也。那时韦志俊与陈玉成，同进固始、商城等处，天王欲治韦志俊之罪，又经我在天王驾前力保，后封其为定天福之职，即与陈玉成合队。那时陈玉成欲上德安招足人马，而救天京，那知天不容，去在罗田麻城，一败而回，在太湖潜山屯扎。此是八年五六月之间也。陈玉成去远，李世贤力挡南岸，我独在芜湖，将部下精兵五千余众，一由芜湖渡江，一由东梁山渡过西梁，皆到含山齐集。那时部将独有陈坤玉、萧招生、吴定彩、陈炳文而已。在含山之齐集之后，和州失守，清军屯扎廿余营，不得已破昭关，顺流而下和州。先攻破何林铺清营，然后破和州廿余营，德帅两浦救兵赶到，和营早破，救之不及。那时我引军先取全椒、滁州、来安，分浦口德帅之势，各城已破，德帅之势已分，奈无兵可用，取到来安为止。后胜宫保马军来敌，连战数场，我军失利，退守来安，仍回滁州。后将滁州交与李昭寿镇守。李昭寿在我部下，我无不重情深待。我部下旧将见我重待李昭寿，各又不服。至昭寿之兵，最为多事，以致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然，即要扰民，州县佐将，被其打责，后因闹事，不好见我之面，故有变心而降大清也。李昭寿在我部下，扰乱民间，与守将闹事，我并未责其半言。后献滁州降大清，我亦未责，将其在京所配之妻，瞒我天王偷送还他。此段说完，又说我独自一人，无计解救京围，此是八年之话。交滁州与李昭寿后，我自守全椒，无兵可用。主与我母被困在京，那时在全邑，日夜流涕。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不能调用，只有部将陈坤封、吴定彩、苏招生、谭绍光、陆顺德各将，愿拚死救京都。当调精锐不足五千，欲先扫清两浦，隔江通信，以安京内人心。每

日在全邑演操精熟，即由全椒下大刘村，安营扎寨，由桥林进兵两浦。那知德帅由浦口，调集马步万余，到大刘村迎战，外有胜帅马军三四千。头几仗我军取胜，次日开仗，我军大败，新旧之营，概行失守。失去军兵二千余，败军皆到汤泉一带，我带数骑而转全椒。那时真苦之不尽，流涕不尽，实无良策。后通文各镇守将，凡是我朝将官，概行传齐，择日约齐到安省枞杨会计，各处将臣俱依约而来，此是八年九月中。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各誓一心，订约会战。陈玉成之兵，由潜山过、舒城，破庐郡出店铺，攻梁园、定远，此时攻定远，是陈玉成令吴汝孝带领龚得树之兵围攻。陈玉成由界牌而下滁州，斯时我已由枞杨回全椒，整队即领人马，到滁州、乌衣，会遇陈玉成。那时德帅在浦口，发动人马，由小店而来，乌衣胜宫保之马军，亦由水口而来，马军押战，大战于乌衣。那边德胜两军，这边陈李两将，两家交兵，胜德两军败阵，我军乘胜而追，那德军失去千众。次日到小店，遇张国梁由江南统带精锐前来救解小店，张军败，顺势追下浦口。陈玉成攻德帅之前，我攻德帅之后，德军又败，死于浦口数千人。此时得通天京隔江之信，此是一救于天王。后陈玉成去攻六合，我上天长到扬州。此数处俱无清兵把守，随到随得，独杨州有兵，不战自逃。扬州知府被拿不降，将该知府送由仙女庙而去，发盘川银三百五十两，斯时兵少，不守扬州。陈玉成攻破六合之后，忽有安省告急，黄梅、宿松、大湖、潜山、石牌、桐城、舒城一带，被清朝将帅李续宾攻破，一日五文前来告急，故陈玉成无心下，当即扯兵上救。至京启奏天王调我同往，伊先行扯兵上去，我随后而往，直由巢县而进。那时三河复守之时，是吴定规，被李续宾逼困甚严。成天豫陈玉成，那时已封龍

军主将，领军由巢县到白石山金牛而进，包三河之后，断李续宾后路，塞舒城不通三河李营之救。斯时李军见陈玉成之军，屯扎金牛，欲四更扑到主将营边。依续宾要黎明开仗，李家部将要五更开仗，李云："陈玉成兵壮，恐战未成，各将岂不误我之事？"是以五更未开战也。若依其五更开战，则陈玉成之兵必败。黎明之时，陈将之寨，即被李将攻破，追陈将之兵，忽冲过于金牛去矣。天色未明，漾露甚大，只闻人声，不知响处，那知陈玉成尚在李续宾之后，李将追过陈明之前，陈将在李将之后杀出。那时李将蓦知陈将由后杀来，复军回敌，李军自乱，死去千余。查白石山隔金牛廿五里，那时陈玉成奏调我往，天王封我为后军主将随后而来，是早在白石山十余里屯扎。我听闻金牛洞炮声不绝，知是开战，我亲引本部人马向三河边近而来，正逢陈李两将军迎敌，离李将营前七八里交锋。陈玉成见我兵生力一壮，破李续宾阵门，阵脚一动，大败而逃，围李将于营中。那时清军外无救兵，三河隔庐郡五六十里，因陈玉成派吴汝孝把守庐城，舒城李军隔断，欲救不能。后李将见救不及，营又累困，竟尔自缢，后李将全军，多半落在陈将营中。那知湖南之人闻军行到半路，不及防备，被杀死陈将之军数十人，后陈将传令杀尽。自此之后，各已陆续自逃。我与李将卒战三河之后，当与陈玉成两路分行，陈玉成靠舒城而出大关，我由三河至庐江，到界河。斯时桐城被李将攻克，派将在此把守。我与陈玉成在桐邑吕亭驿会议分兵，陈将与李将人马战过，底细甚知，我未与战，其地又生，派我由孔城而进桐城斗铺，陈玉成由孔城而进桐城。清军见三河失去，李续宾之好将各有惧意，少有战心，故而又败。我军越四门爬城而入，我由斗铺而攻，当已夜矣，清军营寨，日夜追逃，

杀死不少，是夜收复桐城，息兵三日。那时安省已困，内外不通。自三河一战，桐城再战，安省之围自解。此自一解天京，得浦口而通之，连向帅算来二解也。那时陈玉成军由石牌而进宿松，其军乘胜遽至宿松，被湖北将官马步打散而回。陈即派其部将李四福，领一军由青草塌进黄泥港，向石牌之上去助宿松之军，不知宿松到黄泥港被清军马军冲失一队，未及助宿松，故宿松大败，已致两误不成。陈玉成总要得宿松，庶可安省稳固。斯时我由潜山而进，太湖两处清兵自退，收得此二城，由陈玉成派将把守。陈玉成自宿松之败，仍回太湖与我会议，欲节节连进二郎河，我不愿从，又屡言妙计，不得已而从之。当即分路进兵，上二郎河会鲍军。闻多将军之兵，一由二郎河而来，一由宿松而来，马步并进。陈玉成之军，先败死万人，其营概被鲍军所得，渠被鲍军逼至山上，又死数千。独剩我大营六座未破，被困至夜，多鲍收军，我冲阵而去。是夜仍退回太湖，陈玉成亦至，军扎太湖。渠自回安省，我引军回巢县、黄山息养过年。那时江浦是薛之元镇守，九年正月内，投降清朝，将浦城献降。此时李昭寿在滁州乌衣小店，连营接连江浦，浦口亦是李昭寿屯兵，此时又是为三困天京矣。那时我尚在黄山，救之不及，得悉江浦之变，赶下浦口城内，一片空城，城外有昭寿之兵，不得已屯兵浦口，暂通天京之路。所幸那时有六合、天长、和州、巢县、无为之势。厥后南岸张帅加兵来战，战，两浦又被困紧，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玉成赶军下救，得由庐郡梁园而至。那时有和张之军数万，围困六合。困六合清将张帅部下姓朱，广西人。陈玉成先攻打六合，头一战未成，即将兵赶下，声张困打扬州。那时朱军屯在六合，东门一带四十余营，其实攻扬州，是分朱军兵势，复兵回袭之计。朱军

战士调救扬州，被我复兵隔断，内无战兵，外救不能速至。后江南张帅分兵来救，在陵子口交锋，一战张军大败，是夜朱军尽退，六合之围遂解，朱军失士甚多。后我同陈玉成引兵回浦口，将清朝周将困浦口五六十营攻破，自六合班师上浦，与清帅张国梁，及其部将张玉梁、周姓等战五六日。张国梁兵败，周将见主帅兵败，将士心寒，皆无守战之心，中有大江之隔，故而浦口清营不能守，失去营五六十个，退到河边，不能再退。其上有浦口未退，那时独通京半边之路，此是四困京城之小解围也。自攻破浦口、六合之后，楚军又由黄梅、宿松而来，上路又来告急，前兵主将，扯兵上救，我要保浦口，不能前去。我守浦口日久，内无军饷，外又无救兵，南岸和张两帅之兵又雄，不敢见仗。营中火药炮子俱无，朝无佐政之将，主又不问国事，一味靠天，置军务、政务，于不问，我在朝，实无法处。力守浦口，后又被见疑，云我有投清朝之意，天京将我母妻押到对江，不准我之人马回京。那时李昭寿有信往来，被天王知道，恐我有变，封我忠王，乐我之心，防我之变，我实不知内中提防我也。此时虽而受逼，我乃粤西之人，路隔千里，无门投处。我粤人未能散者，实因无路可走，故而逼从。我今临终之候，亦望世民早日平安，间言粗表，恳容见谅。今将我在浦口被逼之后，陆续陈清。那时江浦，上是张帅之军屯困，我见时势不同，轻骑回京奏主，主又不从，在殿上与主辨白，问主留我镇浦口，则外应救望何人。前军主将陈玉成，在潜太黄宿与楚相敌，不能移动。韦志俊业投清朝。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徒有贤名，未能为用。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在池那殷家汇东流，亦有曾帅之军制战。左军主将李世贤，已在南陵湾沚一带。京城四门，俱被和张两军重围深濬。朝

内积谷无多，主又不准我出，谁为外救？与主力辨，当被严责一番，又无明断下诏，不问军情，一味靠天，别无多话。不得已再行强奏，定要出京，主见我无可再留，准我出京，当即将浦口军务交与黄子隆、陈赞明接镇。自浦口动身，到芜湖，三四日之间，浦口城外靠大江边营盘，概行被张帅之军攻破，九洑州亦已失守，此时京城又困，此是五困京城矣。张和两帅密密加营，深濠更深，合朝无计，京城困如铁桶一般。此时我朝气数未尽，不应绝命，人心再振。我在外四路通文，各处皆从我意，任我指挥，自困天京五次皆苦我一人用尽心力，和气待人。我今日人人悉我忠王李秀成名号者，实在我舍散银钱，不计何军将官，与我对话，亦必厚待，民间苦难，我亦肯给资，故而内外大小，人人能认我李秀成者，因此之由也。非我有才，朝中非我之长。我王重用者，第一幼西王萧有和，第二王长兄洪仁发、王次兄洪仁达，第三干王洪仁玕，第四骑马钟姓、黄姓，第五英王陈玉成，第六方是秀成也。英王死后，主将之事，交与我为。那时天京困紧，实实无计。十年正月初二日，由芜湖带领人马到南陵，过青弋江马头，由宁国高桥而过水东。那时宁国清军，防我攻打宁城，谁知我由水东顺过宁城。两日两夜，赶到广德州，当即攻破广德，留陈坤封、黄炳文把守，我亲带部将谭绍光、陈顺德、吴定彩等，由广德动身到四安。四安，有张国梁之兵把守，是日即与官兵对阵，拼力来迎，张军败阵，攻破其营，收得四安。下红心，会家弟李世贤之队，并力计攻湖州。那时湖郡不须多人，将此城交与世贤，我扯本部人马，由庙西到武康，日夜下杭郡，止有六七千之众，困住杭州五门。三日三夜，攻由清波门而进，攻破杭州。非人力，实实天成。一千二百五十名先锋打破杭郡，并非人力之所

为。我因见和张两帅困我主及我母亲在京，知和张两帅军饷出在杭州、苏州、江西、福建、广德，故出此奇兵，扯动和张两帅江南之兵。我好复兵而救天京之围，非有心去打杭州也。打入城内连战数日，满营未破，后和张两帅，果派江南救兵，来救杭州，合张玉良统带到杭郡武林门，两家会话，知是江南和张之兵分势，中我之计。次日午时，在杭州新制造旂帜，以作疑兵，此是兵少退兵之计。不意张玉良果中我计，退出一日一夜，未敢入城，我故而得退不碍。此时我朝不该绝灭，谋而即中，于今气数已满，谋而不中。以前至今，亦是此人任事，而今计不中，而失京城，亦是我主无福，清朝有厚福而成全功。此段放下，再将杭郡退出，来解京城之围，张和兵败之情节，一一详呈，说清之后，再又说天京之情。自追出杭郡，由余杭过临安，行天目山，出孝丰，到广德。那时我行前，张玉良之兵行后，张兵图杭民财物，不肯追我。查广德到天京三百余里，杭州至金陵八九百里，弯弯曲曲，千里有余，是以张玉良回救天京不及，此解京乃有天合，不然，不得成此美事也。至杨辅清早日有文，约其会战，救援京城，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通文亦至，侍王亦至，但在见平大会，此是天机，即是四明山之会，一样之情。由会议之后，当即分兵，杨辅清带领人马攻高淳东坝，李世贤攻溧阳，刘官芳亦至。此时处处成功，辅清得溧水秣陵关，侍王李世贤得句容，我由赤沙山而来，一路并未攻打城池，直到雄黄镇。和张两帅分兵屯扎，大营十余个。斯时侍王亦到，大齐会战。与张帅之军，两家对阵，张军大败，攻破雄黄镇。时清畏忌，不敢交锋，次日进兵由上山而来，辅王由秣陵关至南门。英王陈玉成自潜太早已扯兵下江浦，那时我与杨刘李等俱在南岸，英王并不约而来，知来兵

到南岸，渠由西梁渡江，顺由江宁镇而来头关板桥善桥，那时各军俱到。我由姚巧门而进扎荆山尾，陈坤封、刘官芳由高桥门而来，侍王李世贤进北门红山而至，辅王杨辅清由秣陵至南门雨花台，英王陈玉成由板桥善桥而入。和张两帅之兵，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雄黄镇战败一仗，张玉良带江南精兵，去救杭郡未回，被我军隔断于外。和张两帅之粮出在苏、杭福建、广德、江西等处，俱被隔断，营中粮饷不继，我朝之兵又众，是以一鼓而解京围，此六解也。那时虽解京围，攻破和张两帅营寨，未杀多人，俱连夜全军退出，直下镇江丹阳屯扎。和张军死者三五十人，散者多也。散下苏常，和张之兵，陆路抢民间物件，众百姓怒之。此时我朝军威方振，何至有今日之难。六解京围之后，并非主计，实众臣愚忠而对天王。我为其将，随军许久，未乐半时，只有愁烦，自六解京围之后，军威更胜，将士更多，缠身难谢，日缠日重，更难离身。自此六解京围，亦降诏奖励，并未令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见。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臣认实天情，自有升平之局。自后息兵三日，天王严诏下颁，命我领本部人马去取常苏，限我一月回奏。人生斯世，既为其用，不得不从。当排队伍，择日行军，由丹阳进发，三日队到丹阳，张国梁兵屯丹邑。次日开兵，在丹阳大南门迎战，张军死败者不少，张帅死在丹邑南门河下。军士寻其尸首，用棺木收埋在丹阳宝塔根下。两国交兵，各扶其主，生与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因代收埋。得丹阳之后，顺下常州，那时张帅水旱俱败于丹阳。至常州城有苏州发来之众，并遇张玉良由杭郡回来之军，概屯常郡，大小营寨四十余营。是日军到，次日开兵，两家会战，张军又败，其营尽破。金陵和张大营已失，外兵未有战心，俱未会战而逃，连攻数日，

常郡自降。入城之时，郡内之人，并未杀害，惟畏威自投水者有之。随即安民，息兵两日。赶下无锡、常郡，张玉良军屯无锡。何制台自行偷搬家眷下舟他逃，不知去向。我军下到无锡，张玉良又已安好营寨，四门稳扎。后又有镇守宜兴清将，姓刘，是广西东乡人氏，是何职分，我不知，后渠由宜兴而至无锡，助张玉良之战。其军坐舟由太湖而来，正到无锡之后，张军与我军迎战。两阵交锋，连战一日一夜，我见张军败而复胜，我军约死数千人，亦算清朝之好将。后我领我亲军护将，由惠泉山而下，力攻西门，张军水旱败，得无锡。当即息兵安民，暂息二日。那时和春自江南大营失利败军之后，和张两帅，各走一方，张帅计屯丹邑，以保苏常之稳，和春独一人而下苏州，舟往浒墅关，听见副帅张国梁战死丹邑，和春在浒墅关自缢而亡。我得无锡之次日，行营而下苏郡，初到阊门，将分困各门。看阊门街房等村百姓，多有来迎，街上铺店房门首，俱贴字样，云“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民杀此官兵者，因将丹阳之下到苏州，水陆民财概被其兵抢掳，故恨而杀也。自将苏城各门紧困，城内之兵，因前锡、常告急，其兵调尽来堵，城内无兵，后有守城之兵，俱是金陵退下之兵。张玉良一人在内，其余清将自失金陵及丹、常、无锡等处，兵心寒而畏威，外又有民家之逼，有李文炳、何信义、周五等献城来降。此等是广东之人。张玉良见兵势如此，带本部人马，由盘门而出，上杭州自行，败退数百里。到杭不开城门，甚有怒意，兵屯林武门外，愈扰于民。那时省城守将，两有怨意，自李文炳、何信义等献苏城而降，我即引兵入城，收其部众五六万人。自我收得苏城，未杀一人，清朝文武候补大员无数。满将多员，俱未伤害。各欲回家无盘川者，我给其资，派舟送往得城之后，当即招民，

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连乱十余日，后见势不得已，我亲身带数十舟只，直入民间。乡内四处之民，手执器械，将我一人困在于内，随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来抚苏民，矛枪指我，我并不回手，将理说明，民心顺服，各方息手，收其器械。三日，将元和之民先抚，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是以苏常之民归顺。那时张玉良兵退杭郡，我顺追而得嘉兴。自得嘉兴之后，即停兵安民，俱未征战。后张玉良在杭郡，将兵养盛，队伍整好，进兵来攻嘉兴。嘉兴守将是求天义陈坤封，朗天义陈炳文。清帅带大小军营四十余个，将西南两门困紧，攻倒嘉郡城池，幸将兵合力，不然，嘉郡早失矣。此时嘉兴告急到苏，谁知青浦县被洋兵领薛抚台之银来攻青浦，该县守将周文嘉，幸此将有才，不然青浦失矣，周文嘉告急，不得已六月中旬，由省带领人马先救青浦。是日由省开舟，次日到浦，当即开兵。洋兵迎战，两阵交锋，自辰至午，洋兵大败，杀死洋兵六七百人，得其洋枪二千余条，得其大炮十余条，得洋刀三百余口，得其舟只数百余条。当解青浦之困，顺流破得松江，直引兵去攻上海，斯时有上海夷人来引，外又有汉兵内通，故往也。军到徐家汇，隔上海十八里屯扎。离上海九里处所，扎有清朝营寨四个，那时我部将蔡元隆、郜永宽提队。是日天气光妖，四面无云，出兵到九里地方，与清将会战，他见军到，弃营不守。正当用力进兵，上海城内有谨备迎接我者，忽然天暗，风雷振动，大风大雨，兵马不能起身，立脚不住。后未进兵。后洋兵及清兵恭迎，未见我到。薛抚台是夜知洋兵有通情等事，复即加银，请得洋兵一二千保守此城。清军通我未成，这班人马概被

抚台杀之，其事不成。在徐家汇红毛礼拜堂暂屯数日，后嘉兴告急到来，不得已移军由松江浦邑而回。由关王庙到嘉善、平湖，此两处有清军把守，一战而破两城，顺至嘉兴，解嘉兴之困。是日上城观阵，观清军动静如何。次日开兵，连战五日。分一军上石门断张玉良浙江之来路，苏杭各地有军屯者，万不能行。四方皆水，无有别路可行，是以张军见兵困断其后，其队大小将兵，俱献营来降。独张玉良见阵交锋，其余尽降，故张玉良不敢再战，亦自逃回杭州。解围已定，我亦班师回省息兵。此时七八月之间，以近省之民，亦有安好，亦有未安好，此外尚有难民，当即发粮发饷以救其寒。各门外百姓无本为业，亦计给其资，发去钱十万余串，难民每日施粥饭。苏属百姓应纳粮，说并未足收田亩，亦是听其给追，并不深纳，是以苏属百姓之念我也。自解嘉郡围之后，回省正是八月中旬，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领军到此。那时正无良计，忽有江西德安县、随州、义宁、武宁、大治、兴国、蕲水、蕲州、武昌、江夏、金牛、宝安、蒲圻、嘉鱼、通山、通城等有起义四十余名，具禀差使到苏，公呈降表投军。是以将此情由具本复奏，云，我招集此等之人数十万，再行遵诏往北等因。主本不从，我强行而止。当即派军选将而行，将苏省军民之务，交与陈坤封接任。军民安妥，一一交清，随即由苏动身到京，将来情启奏，不欲到北。我主盛怒，责罚难堪，此时亦无法处，管主从与不从，我在苏答应，江西、湖北肯降民之多，应该前往接应。故而逆主之命，信友之情，出师而上江西、湖北。在京时，当与合朝文武在我府会集，声言众位王兄王弟，凡有金银，概行要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今收得苏常，下无再困，上困而来，利害难当。前困是六困，乃张

和之师，七困定是曾帅。此军有中堂之善算，将官之用命，南军能受苦坚，军民常胜，未见败过，倘若来困，必然严紧。若皖省可保，尚未为忧，如皖省不固，京城不保，各速买粮，我奏主亦然。如是主责我曰："尔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我只得退出自叹，因教蒙得恩、林绍璋、李春发坚守江东门雨花台营寨为首，各要买粮。我这出京四百余日，方见我信，合城文武遵我之言，果买米粮。那时洪姓出令，非洪之票不能出，要票出京者，亦要银买，方得票行。众欲买粮者，无票不能买也，得票买银，回者重税，是以各不肯买粮入京。今日之国破，实洪姓之自害也。此事不提。当即行军由太平芜湖繁昌而集，上石埭到黟县，遇鲍军会战。头一日我军取胜，次日鲍军取胜，杀我军数千人。当即解改道，不由黟县，由箬岭到徽州，过屯溪上婺源，到常山过年。十一年正初，由常山动马，上玉山广信河口而行，到建昌屯扎，攻打二十余日未下，外有清军来救，是冲天炮李金旸带兵。当与其战，其兵与我兵并不交锋，二家和战，其兵少我兵多，故和战也。后将建昌之军撤退，由抚州湾上宜黄到樟树、新淦一带屯扎，计欲过江。斯时水涨满川，对河团练自丰城那河边屯到吉安之上，既不能退，亦不能进，又无舟只，大江中有清军炮船，连即新淦，屯扎数日，不意河水已自退干到底，与我兵过河。过到吉安而上瑞州、北州，本不欲扎，此处百姓坚留，故将瑞州所属各县屯扎安民。义宁、武宁一带湖北各县，俱已屯兵，一面安民，一面将湖北、兴国、大冶、武昌、江夏、通山、通城、嘉鱼、蒲圻一带，具禀来降之人招齐，大概三十万之数。后鲍军由池州扯兵到瑞州府，湖北胡巡抚兵亦来，离金牛、宝安二三十里。那时正逢六月之中，所招之兵，俱未经战，

是以未敢与鲍军开仗。那时家弟李世贤亦由徽州而到景德、乐平一带，与左宗棠对敌，侍王李世贤在景德战胜，到乐平一败，失军万余。黄文金、胡鼎文、李远继由东流、建德、饶州一带，与中堂部将临敌，未与李世贤相应。刘官芳、古隆贤、赖鸿文这枝人马在后，由洋栈门而来，祁门有中堂在此屯扎，后刘官芳之兵，亦被中堂之兵打破，死二千余人。黄胡李之军亦被中堂之兵将制战，不能为事。家弟李世贤乐平一败，退由河口而下常山。我自在金牛、宝安招得新兵，不与鲍、胡军战，一因兵新，二因接李世贤来报云，乐平之败，赶我复回。那时曾九帅又困安省，英王陈玉成解救不能，又调黄文金回来助救皖省，刘官芳被中堂部下战败而回，是以当即将湖北等县全军尽行同日收兵赶下，以接护李世贤之军。一由义宁州而回，一由武宁而回，一由德安而回，俱到瑞州齐集。那时安义、奉新、新昌一带百姓作怪，抢我由瑞州上下解运军饷，后由此经过而问其罪，杀其为首二十余人。此事办清，全军遍地而下瑞州等县，亦是退尽。先有冲天炮李金旸带有清兵十余营屯扎阴纲岭，与我部将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迎战。两军对阵，李金旸兵败，其将概已被擒，全军失散。拿其到部，见李金旸是勇将有名之人，心内痛惜英雄，故未杀害。当问其来情肯降否，他云："被擒之将，不杀愿回。"我后见其语未有从心，仍然礼待，并未锁押，悉听其由。过了数日，发盘川银六十余两，不受而去江西。后闻被杀，此人不是肯降，实其被擒，杀之可惜。我自湖北回来到瑞州，向临江而来，过樟树，大队过齐，宗弟李恺运、李恺顺二人由樟树那边河边而下。那时知家弟李世贤尚在乐平，不知退下常山，是以由樟树那边河而下，河中用木排而行，欲到江西会队。后家弟由那边河下，忽遇中堂派令

鲍超一军亦到，在丰城对面扎二十余座，中隔一山，我并未悉有中堂派有此军而来。家弟在高山一望，见鲍军多，当住难进，陆续退军。全军退尽，鲍军后追来。我军过尽，到有一小河，前此河是我军搭桥，后被百姓撤开，到此无桥可过，后有追兵，我兵游水而过。将已过齐，鲍军亦到，此时伤我军数十名，仍回樟树。因连吹四五日大风，舟不能动，鲍军不得过来。我已行去三四日，过了抚州浒湾，方知李世贤下常山。当息兵三日，下河口，即见童容海由广西而回，得其二十余万，顺下浙江。当即分队，李世贤攻打金华、汤溪等处。严州各城攻破之后，又议分兵，我领新招将士及童容海全军下浙江，派李世贤打温、台、处州、宁波等处。我派兵去破绍兴各县，军到处所，俱是自降献城。浦江县有张玉良提战数日，张军即败，侍王收得浦江，即到宁波。斯时九月，军由富阳而破余杭，到盐岭铺，至姑塘屯扎，离城三四里安寨，分军派将，按门攻打。先将浙江外之府县，分军据净。严州有梯王练业坤把守，龙游有宗王李尚扬把守，衢郡清兵未下，金华有李世贤亲军部将周连得，兰溪、汤溪。是广东之兵把守。李世贤领军由金华取温州，到处郡皆李世贤取之。至攻打宁波，亦李世贤之将，是戴王黄呈忠，首王范汝曾，前往收得宁波，实是宁波洋兵，通诱我军，离宁城十里屯扎。宁郡洋兵头目到营求宽屯五日，候其将宁城内洋行什物，运出城后，我军方进。戴王不准，至三日将其洋行运净。渠亦愿在外屯军，所食之粮米，皆洋人以及四民供应。第四日移军入城，洋人带戴王去取石浦厅镇梅县，皆洋人而助舟只，取得两处分军镇守，仍回宁郡。此事说之不尽，在后陆续补清。收绍兴一带，是东王陆顺德领兵收复，萧王亦具所收。收绍兴非是战成，实绍兴守将献城自降，此城高而濠阔，四面皆水，

来此进兵者，是单边之路，此城不是自降，不能收复也。收复绍兴，萧山亦是献降。东王陆德顺出示安民，浙省自孤。武康、德清亦是我朝兵把守。孝丰、广德、四安、安吉县县如是。高淳、东坝、我亦有军屯守。溧阳、常州、苏州、嘉兴、石门亦是我兵屯守。湖州虽有赵景贤把守，无兵来救。杭城至海宁州及海盐县虽是清兵把守，我军亦到，海宁州守将张威邦献城而降，海盐县官亦献城自降，杭省孤立。外府县概行收得，又未有救兵，四门被我紧围，外救独有张玉良一军由后朝门水道而来。那时我军已重扎凤山门，离后朝门二三里之远，见张玉良兵到，出军拦扎，绝断杭城，内外不通，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军民之心甚乱。那杭郡巡抚王有龄甚得军民之心，甚为坚守。我困城之时，射谕入城，分军民满汉，分别言语，顺言而化，肯降者即可，不肯者不足为要。浙江瑞将军带领满众在我围城七日之前，具本恳我大王准赦满军回国。文由浙江来往二十余日，御批未下，我先破大城，破入大城，四日尚未攻其满城，专候御诏下赦，一面与瑞将军和议云，愿放其全军回家。渠总未信，我奏准天王，御诏降下，准赦满人，渠亦不信。开枪打死我兵三千余人，然后攻其内城，各男女投水死者有之，被获者有之。后瑞将军及都统之死，当即差员在河下寻其尸首，用棺木埋之。其本已信我奏准放回国，不欲加害，我亦赦谕入城，城内军民可悉。我云，尔奉尔主之命镇守杭城，我奉我主之命来取，各扶其主，尔我不得自由。言相成之事，免伤男女大小性命，愿给舟只，尔有金银并行带去，如无给助资送到镇江而止。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非由自成。满待汉人，其情本重，今各扶一君，两不得已。存我之心，而为此事也，被获满州兵将，当即传令诸军，各获有满人落在营中

者，不准杀害，私杀害者赔命；各愿投营者，即在营中，不愿者准其回国。后有满官大胆者，即到府与我谈及给费回家。为兵胆小者，各自日夜逃去。亦有落在营中者，与营官日久，两家相好。营官自行给费放者亦多。此非我之虚言，杭省军民可悉。满州人众必有知情，即在省候补清官无数，亦给费放回。苏省日前亦是如此。至图杭州之时，每日与王有龄兵战，那时城内无粮，民亦无食，兵将饿倒，不能为战，王有龄亦是无法。外战张玉良况文榜而已屡战，不能见效。内攻不果，实实无由。王有龄与其师爷计，及托信与忠王，叫忠王免害杭城军民，师爷回言，大人此信可写，两国交兵，何以称呼？称得不好，重害尔民，称得好，皇上罪尔投他。王有龄闻之，无言可对，捶心而叹，不必写文，杭城不能保守定也，坐在大堂，等忠王入城，视忠王为何等之人，见其人而死。其师爷回言，曰："此人若来，万不与尔死。"后而无法。我军四面越城，一涌而进，我亲自上城，抢得一骑，单人直冲到王有龄衙内，寻取此人。入屋四寻不见，寻到后花园见其吊死；当令亲兵放下，业已死矣。后抬到大堂，摆与众视是否，叫其部下之人来认不差，后用棺木载之，将其衣帽朝服一应归还，放其棺内，令其部将亲自看守。次日调其部下之员到堂，当众明宣，各肯从军者即从，不从者皆自由便。其亲兵俱是福建人，余军两湖者多，俱而尽赦，各有金银什物，不准兵拦，仍然带去。后将王有龄之尸首，在其亲兵之内，点足五百人，送其棺木，由省动身，给舟十五条，费银三千两，路凭一纸，送其回乡。各扶其主，各有一忠。令其忠志之故，惜看英才义士，故用此心。生各扶其主，两家为敌死，不与其为仇，此出我之心愿。其中尚有米兴朝、林福两人，外有麟趾一人，亦是杭省布政司之

职，到省尚未接任，原任乃是林福祥，亦言被获，我亦不杀，礼而待之。又未锁押，落在书房，与文官闲叙，夜静我与米林谈及世情。后并将林福祥家小儿子一并寻回，交还林福祥，将米兴朝之马匹，亦寻出付交。后米兴朝将马匹送与我部将汪安钧。麟趾乃是满人，次夜逃死，并不追赶。然后过了十余日，林米二人欲去，不愿在营，即备舟只各一条，由杭州到上海，各给银三百两，后两人不敢要，各领百两，临行各具一信，与我辞行，云："今世不能为友补报，来世不忘"并云"尔忠王本是出色，未遇明君，可惜，可惜，"等语，辞行而去。此时十一年十一、二月之候，雨雪交加，不能行动。苏州河小水浅，下雪水冻，不能舟行，此时在苏省住十日有余，而方启行。斯时将杭省清将应从不从安排定垒，即将省内难民一一安抚在城。饿死者发簿报棺木万有余个，费去棺木钱二万余千。难民无食，即到嘉兴载米万石，载钱二十万千来杭，将此米粮发救穷人。各贫户无本资生，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粮米发救其生，不要其利。两个月之内，将杭省一并周妥。此时十一年末矣，十二月回苏，三十过年。那时收得杭省，而安省被曾九帅之兵克复，合城饿死而失皖城。此是英王之兵在省，被九帅之兵深濠高垒，困之省城，内外不通，英王来救不得。后靠湖边九帅退让几营，此是九帅留其退省生路之思，不意英王陈玉成不退，将石牌近省之民粮运入。九帅见其未退，仍将大兵复扎此湖边，此又困实省城。英王见势不得已，内守将叶芸莱、张朝爵心有惧意，英王心惊，解救未果，后将我部将三人调一人入省助守。此将是我名下，我上湖北，留其保固六合、天长。此二县是我兵把守，故在苏州派来吴定彩、黄金爱、朱兴隆三将保天、六之备。后安省告急，英王奏

调其往。后省城被曾九帅官兵所困，选吴定彩带部军千余人，入省助叶、张守省。后英王同刘玱林计保集贤关，是英王再欲往动大兵来救。那时章王林绍章、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顾王吴汝孝俱在桐城。有信至集贤关，云奉诏前来助救各省。斯时我正在兴国州，得悉英王如此如此，而悉其省不能保也。英王留下刘玱林、李四福守集贤关之营，连夜由集贤关动身而到桐城，将我部将黄金爱令其把尾。谁知被的铺青草隔黄泥港等处，清军知悉，被多将埋伏，英王全军过尽，黄金爱押尾，伏兵拦杀，死者万余人，将黄金爱困下田筒，水中死者皆我部下之人。黄金爱至晚，带数百人，由水中冲出，多将军兵见其死势甚猛，各皆让路，乃到桐城。后英王又亲自回京，求王发救，那知集贤关被曾中堂发鲍超一军前来，将集贤关刘玱林、李四福之营困打，连打未下。后鲍军将营寨扎好，又作长濠，每日出兵攻打，我营中又无火药炮子，粮米亦无，日夜防战，兵困苦多。后被鲍军攻破，刘玱林李四福大败，俱是阵死，全军攻破。后英王与辅王、堵王黄文金等再求救安省。斯时九帅又将皖围困，屡战不成，省城边芜湖又被九帅挖塘提放炮船拦隔，音信难通。那时英王陈玉成、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在外，九帅兵隔于内，城内无粮。后被九帅攻破，叶芸菜逼死于内，张朝爵坐舟逃生，吴定彩入城助守，全军俱没死于大江之中，此城尽没，未漏一人。那时英王在外见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曳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回到庐城，尔言我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繁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后多帅发兵来困，被逼不堪，又无粮

草，久守不能，将兵心乱，遂失庐州。逃至寿春，被苗沛霖反心捉获，送解清营而亡。英王死后，其部将悉归我掌，我势不能。后调陈得才到苏省当面订分，令其上去招足人马，限二十四个月回来，解救京城。今许久尚未回来，虽曾经有信，来往甚难，故有今日之误事也。此段说过，再将十一年克浙江之后，十二年回转苏州。那时我上江西去招兵，将苏州、浙江、嘉兴军务民务统交陈坤封执掌。我十二年回到苏省，民已失散，房屋破折，良民流泪来禀，那时陈坤封自愧对我不住。我由杭州回到嘉兴，渠在苏州带队逃上常州，将常州自霸，使钱买作护王，此人是我部将，因其乱苏州百姓，恐我治其罪，故买此王而拒我也。自得浙省以来，英王之队归我之用，黄文金、刘官芳后归我辖。天王见我兵多将众，忌我私心，内有奸臣弄权，封陈坤封为王，分制我势。我部下之将见此，各恨于心。那时主见我部辖百余万众，十分忌我。苏之民又被陈坤封扰攘后，我回省，贴出为民之钱米，用去甚多，各铺户穷家不能度日者，俱给本钱，田家未种，速令开种。我在省时，斯民方安，仍然照旧发米二万余石，发钱十万余千，发此米钱之后，百姓安居乐业。丰足之时，各民愿将此本归还，我并不追问其自肯还我也。后又将郡县百姓民粮各卡关之税轻收，以酬民苦。后见京中之事，日日变动，屡具本奏。王不从奏，越奏越怒，又逢奸臣弄权，我见屡奏不从，亦有不悦之意，君臣各有私怒之心。越是明奏，天王越更不信，降我之职，暗中密革我权。我手下部将见此不服，未有战心，各筹一路。童容海乃我部将，一片真心，后被谗惑，背我而逃，此是王次兄之乱奏，欲归其辖，暗放谣言。童容海心变者，因此之由也。我十二年在省，住有四月之久，然后有巡抚李公到上海接薛巡抚之任，

招集洋兵，与我交兵。李巡抚有上海洋关，税重钱多，故招洋兵与我交战。其发兵来破我嘉定、青浦，逼我太仓、昆山等县。告急前来，此是十二年四五月之间。见势甚大，逼不得已，调选精锐万余人，亲领前去。此洋兵攻城其力甚大，嘉定、青浦到省一百余里，其攻城只要五六时辰定成功也。其炮利害，百发百中，打坏我之城池。洋枪炮连响，一涌而进，是以我救不及，我兵死者万余人，失此二城。该洋兵即到太仓攻打，外有清军前来助战。打入城者洋兵把守城门，凡清朝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带尽。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计尔官职大小，乱打不饶，我天王不肯用洋兵者为此也。有一千之洋兵，要挟制我万人，何人肯服，故未用他。那时洋兵已至太仓开仗，我亦到来，外有清兵万余众，洋兵三四千人，清兵自松江、四泾、青浦、嘉定、宝山、上海连营一百余座，城城俱有洋兵把守。我到太仓，当与其见仗，两边立阵迎战，自辰至午，胜负未分，两家受伤千余卒。次早又立阵于东门，开兵大战，自辰至巳，力破洋阵，当斩数十，追其下水死者百余人，破清营数座，得大炮洋枪，不计其数。次早行军，即追其尾，困其嘉定城中之洋兵，未得出来。上海来救之洋兵，是广东调来，由南翔而来。当与迎战，两阵并交，连战三日，俱是和战，两家伤二三千人。当即飞调听王陈炳文，带万余众到，再与交锋，洋兵败，其救嘉定未得，被我追杀大半。又得嘉定城派官把守，即下青浦，又将青浦洋兵围困。外又有松江洋兵用火舟而来，我早驾火炮等他，第一炮正中其舟，火舟烧起，其救青浦洋兵自行退去下水而亡数百。下路地方，动多皆水，实实难行，有警急之事，错步性命难全，是以洋兵惊退，下水即亡，此之由也。收得青浦，顺攻四境之营十余个。下

到松江，以及太仓大小营寨一百卅余个，概行攻破，松江城外之营，亦已攻关。独松江一城，是洋兵所守。次日又有上海来救之洋兵，用舟装洋药洋炮十余条而来，经我兵出阵迎战，洋兵败我胜，将其火药洋炮洋枪为我所抢。那时洋兵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将松江围紧，正当成功之时，曾帅之军已由上而下，破我芜湖、巢县、无为、运漕、东西梁山、太平关一带，和州亦然，有如破竹之势，直至金陵，逼近京都。那时天王一日三道，差官奉诏到松江追我，诏甚严，不得已将松江兵退回。转苏州与众将从长计议，万难周全。知曾帅之兵，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水道难争，其军常胜，其势甚雄，不欲与战，我想将各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待廿四个月之后，再与交战，其兵必无斗战之心。知曾帅大兵来势甚猛，故我不打。正当议定应欲举行，天王又差官捧诏来催，诏云："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启队发行？尔意欲何为？尔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国法难容。"诏逼如此，不得不行，是以调抽兵马，起队前来，苏杭之事，概交各将任之，连母亲以及家眷，概交与主为信，表我愚忠。自奉严诏，不能再辞之后，计议抽调各处将兵，择日起马。主逼甚严，我亦无心在世，不过见母六十余岁，育我至大，是以委婉就之。见势如此，亦知不能久图，主不修德，尽我人生一世之愚忠对天。后将苏杭军务概交各将管理，然后连我母亲以及家眷一并回京，交主为质。因其降诏，命其亲使捧诏而来，云我有自图之意，朝臣劝我不得不从。八月中旬，由苏省动身，过溧阳到东坝齐兵，直下溧水，向秣陵关而来雨花台，一由板桥善桥而来围攻九帅营寨。困攻四十余日，连攻未下，九帅节节严营，濠深垒坚，木桥叠叠层层，亦

是用兵之利，营规分明，是以连攻数十日，未能成效。且我军未带冬衣，九十月正逢天冷，兵又无粮，未能成事者此也。自攻未下，我主严责革爵，调我当殿明责，即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冒雪而往。自过江北之后，大江两隔不通，苏杭之将兵，任其自行调用，部将不得不从，手下各将在王次兄洪仁达乱为。我在江北幸得两浦为通，江北之道顺由和州而行，此是先年先发部将而去，我是后来，由含山、和州、巢县而来。此处百姓被劫为难，当令属员汪宏建带银两买米、买谷种分救难民。兵由巢县进发，到石涧埠，遇中堂发来人马，安扎营垒十余个，当即排阵迎战。彼不出军，专守为稳，以逸待劳，攻数日未下。天连降大雨，我兵困苦，病者甚多，一夜至天明，各馆病倒数千。见势为难，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思无法处，清军又不出战，总以严守为强，后路救兵又至，我军病者又多，无兵可用。后扯兵由庐江而上舒城，到六安州，在庐江与军见阵。两下交锋，清军败而又胜，追到城边，斯城严闭。次日行兵赶到六安，正逢青黄不接，那时想去会陈得才之军，此地无粮，不能速去，不得不由寿春边近而回。此地正无粮，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万分，我兵又未得食，饿死者多，食不充饥，如何为力。转到天长等处，正逢九帅破雨花台。巢县是洪春元镇守，被中堂派鲍超军一路攻破，败到和州，军民四乱，雨花台又失，京内惊慌。那时天王差官捧诏召我回京，当即分军四转。此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行走和州又败，江浦失守，我兵纷乱，此数处军兵死二万余人。后将舟只渡江官战兵马，正过河，尚有老少以及不肯上舟马匹，落在江边。此九洑州又被水没，我兵无栖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杨帅、彭帅水军前来攻打，下关又被水师

攻去，九洑州余有未过来之兵，亡者甚多。自此回来，九帅克我雨花台，营垒扎坚，不能再复。兵又无粮，扎脚不住，自散下苏州、浙江，此举前后失去士十数万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困，萧山之失，伤兵甚多，兵退到余杭屯营落寨，左抚台之兵亦到。两下交争，日日连战，我力据余杭，以坚杭州之防。那时洋兵攻了富阳，得银之后，仍回宁郡。左抚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一扎余杭，一扎九龙山，到凤山门雷峰塔西湖为止，连至余杭八十余里。此地山多水多，扎一营而十营之坚稳也，自连八十余里，共营百余座。我军自西湖至余杭州，止有营十余座，俱是以水为坚，困守而已，两不开仗。浙江城是听王陈炳文为帅，余杭是汪洋海为帅，浙江之稳数月者，利水利之坚。后苏兵带洋兵攻打乍浦、平湖、嘉善，三处失守。苏州太仓、昆山、吴江等处，俱被李抚台打破。那时九帅破雨花台，京城惊乱，主不准我下苏杭。奏三四回，亦是不从。自此之后，印子山营，又被九帅攻破，主更不准我行。苏杭各将告急，日日飞文前来，不得已又启奏我主。主及朝臣要我助饷银十万，方准我行，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我主限我下苏杭四十日回头，银不足交，过期不回者，依国法而行。我见下路势急，亦愿遵从，总想得出京门，再行别计。去未久，高桥门又被九帅攻破。那时高桥门之败，辅王杨辅清逃回东坝，侍王李世贤亦转回溧阳。那时我在苏州，与洋兵开仗，连战数日，胜负未分，两不能进。后亲引军由阊门到马塘桥，欲由外制，暂保省城。将兵屯扎马塘桥，意欲回京奏谏，请主他行，不守京都，独自思议，尚未举行。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是我手下爱将，留守苏州。内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宁王周文嘉、天将张大洲、汪花班，这班反臣不

义。郜永宽等，亦是我手下之将，自小从我，教练长大，至今做到王位，与谭绍光两人，是我左右之手。这班之人，久悉其投大清之意，虽悉其所为，我亦不罪。闲时与郜永宽、汪花班、周文嘉、汪安钧、张大洲、汪有为、范起发等，谈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各回言曰："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我为渠长，渠为我下，不敢明言，我观其行动，知其有他心，故而明言。我见势如斯，不严其法，久知死期近矣。因我粤人，无门可投。该将等在我部下，久有战功，我威名者之危也。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李抚台见我未在省城，是以顺势攻之。若我不来天京，不过江北，不能得我城池也。我本不欲来京过北，启奏主云："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那时天王大怒，严责难当，不得不已跪上，复行再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雨花台，绝南城之道，门口不能行走，得江东桥，绝西门不能出入，得七公元桥，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濠，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老者、少者、妇女者甚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奏完，天王又严责云："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苏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

王令者，合朝诛之。"严责如此。那时我在殿前，求天王将刀杀我，免我日后受刑，为主臣子，未间半刻，今将国事启奏，主责如斯，愿死在殿前，尽心酬尔。如此启奏，主万不从，含泪而出朝门，满朝众臣前来善劝。次日天王自知其过，赐下龙袍，以安我心。自此之后，住京一月有余，十四年新正欲出京去。那时王怕我出京，城内人心不稳，朝臣苦留，阖朝弟妹闻我出京，合城男女泪涌呼留，我心自愿，故未敢行。我今之祸，因主不从我奏，一味蛮为，常称有天所定，不必尔算。遵朕旨过北，接陈得才之军，征平北岸。启奏言闻，启奏不入，实奸臣惑主，忌我之势，密中暗折我兵，然后失去苏州各县也。浙省金华、龙游等处，俱被左抚台全军制战宁波府。前是洋人诱引而得，后清将用银惹动洋兵心，攻我宁城。洋兵炮火利害，百发百中，攻打城墙，我军不能立脚，是以退守余姚，嵊县陆续亦退。洋兵攻破宁城，得赏银之后，又领赏银，来打绍兴。攻此两处，洋兵得银甚多，不然，亦不能攻我城池也。自此之后，金华、龙游、严郡、温台等处，陆续退守，兵屯富阳。左抚台全军发下，逼到富阳，与我军连敌数月。后请洋兵由水路而来，用炮攻崩富阳城池，连战数十仗，洋兵败，再添洋兵来战，左抚台亦出队交争，是以富阳之失，绍兴之失，皆渠等之力，实是心腹之谈也。不意该将等与慕王谭绍光二人，少年结怨，后果变心，将慕王杀死，投与李抚台。献城未及三日，被李抚台杀害，是以至今为头子，不敢投者，因此之由。失去苏省，那时正在马塘桥，闻失省之后，我即上常州到阳屯扎。后无锡又失，那时兵乱民慌，寻思无计，暂扎丹阳。那时我家弟李世贤，兵屯溧阳，劝我前去别作他谋，不准我回京，我不肯从，渠欲出兵前来，逼我前去，不欲我回京。后见势不得已，见

我母亲在京，难忘难舍，故而轻骑连夜赶回京，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到京次日，上殿启奏，因阖城男女之留，不能他去。苏省独有丹阳、常州、金坛、溧阳、宜兴而已。今年常州亦被李抚台打开，杀死合城军兵。常州破后，丹阳一退，浙江嘉兴，前后失守。独有湖州、四安、广德未退。浙江，丹阳、金坛、宜兴、溧阳各兵无处可逃，我又被困京内，各将各王，无法可施，是以上江西而去。江西领兵之将，家弟李世贤倡首，此等之兵，俱以我浙江部下之众，扎逼而行。计开上江西各将名目，李世贤、刘朝钧、汪洋海、陈炳文、陆顺德、朱兴隆、李恺顺、谭应之、陈承奇、李容发领兵前去，已在江西。此事不说，再陈京中坏政败亡之故。自此之下，国业将亡，天王万不由人说。我自在天王殿下与主面辨一切国事之后，天王深为疑忌，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管掌。我在京并未任阖城之事。主任我专，政不能坏。我在京实因我母之念。见国中之事如斯，外城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启奏国中情节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朝中政事，并未提托一人，人人各理一军。我久日在外带兵，部将多有在外，在京者仅有出师外去各家眷人等。每馆有十人，或七八人，见我在京各面聚至，合作一队，计有千余人。十三年十一月，我由外入京，亦有随身之将数十员。那时专作守城之事，某处要紧，即命我守京城。惟富豪及兵有食，穷家男妇，俱向我求。我亦无法，主又不问此事，奏主云："合城无食，男妇死者甚众，恳求降旨，应何筹谋，以安众心。"我主降诏云："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甜露何能养世间之人乎？甜露即地生各物，任人食之，此物天王叫做甘露也。我

等朝臣奏云："此物不能食。"天王云："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众又无法，不取其食。天王在宫中润地，自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京依行毋违，降诏饬众遵行，各家备食。天王亦早知有今日粮少之难，京城不固，久悉其心，因自好高，不揣前后。入南京之时，称号黄都，自己不肯失志，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先二三年之间，早经出令，各多备甜露，每家要呈缴十担，收入仓中，亦有遵旨送缴者，亦有不从者。天王久在宫中，俱食此物，我主如此，我真无法。城中穷家男女数万余人，缠我救命，度日图生，我竟无法。先十三年七月八月间，我有银米，以救其生，开造册者，有七万余。穷苦人家，各发洋钱廿元，米二担，俱到保偃领取，有力之人，即去保偃领米，无力之家，领银作些小买卖救急。去年十二月，又不能了，我亦苦穷，无银无米。苏杭又去，京城困紧，力不能持，奏主不肯退城，实而无法。我有银米，那时广救军民，自丹阳至三垒河，龙都湖，熟西溪等处之民，被陈坤封洪春元害死之后，我将银米，命员抚之。斯时王次兄，以及洪姓，见我慈爱军民，恐我有图害国之心，说我忠而变奸，不念我等勤劳，反说我奸。我本铁胆忠心对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隳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所为，而何受此难者乎？我到京合城欢乐，知我出京，俱各流涕。我在京，洪姓不敢逼人，不敢十分强欺城中百姓，又不敢欺逼军兵。我不在京城，渠满城逢屋查过，有米银等物，任其取用，不敢与争，日日按户查寻，男女不得安然。去年天王改政，要令内外大小军营将相，民间亦然，凡出示以及印文内，俱要天父、天兄、天王字样，不遵者五马分尸，军称天军，民称天民，国称天国，营称天营，兵称御林

兵。那时人人遵称，独我与李世贤不服，李世贤现今亦未肯称者也。天王见李世贤不写此等字样，即行革职，现今李世贤职，尚未复回。天王号为天父、天兄、天王之国，此是天王之计。天上有此事，瞒及世人，天王之事，俱是那天话责人，我等为其臣，不敢与驳，任其称也。那天朝、天军、天官、天将、天兵等，皆算渠一人之兵，免我等称为我队之兵，称为我队我兵者，责曰"尔有奸心，"恐人之占其国，此实言也。何人敢称我兵者，五马分尸。又改各王之号，此是天王失算。前封东西南北翼各王，自杀东北之后，永不封王。今封王者，其为洪仁玕，九年之间，来京格外欢喜，到京未满半月，封为军师，号为干王，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封过后未见一谋。天王见各旧功臣，久扶其国心中不忿，天王见势不同。自翼王他去，保国者陈玉成与我为首，那时英王名显，我名未成，日日勤劳，帮为运算，凡事不离。天王见封其弟两月之久，一事无谋，已知愧过，难封功臣，故先封陈玉成为英王。后见我日有战功，对我不住。那时正在浦口镇守，李昭寿与我有旧情，见天王封陈玉成为王，旁观不忍，行文劝我投降。来文到案，此时正逢天王侍卫七八人来浦口查看军营。谁知李昭寿之文未到，先有谣言，传到京中，天王差侍卫一探军营，二探我有何动静。那知李昭寿胆大，特命其亲使送文前来，此使旧日在我身边为护旗，后李昭寿投入大清，渠即随去，令其带文前来，被把卡捉住，解送到案。其使云："尔不必捉我，我专到李老大人处。"把卡士卒送到衙门，合营人众视之，在其身上，拾得文书一件，拿来观时，那侍卫同在其场。后侍卫回京，合京人人知我有变，知我同李昭寿旧好，封王不到，谓我定有他变。那时我母亦在浦口，家室亦防我有变。后将中关舟只尽封，不准

我兵来往。那时有人奏到天王耳中，一二十日，未见动静，天王降诏，封我为万古忠义，亲自用黄缎子书大字四个，称“万古忠义”四字，并赐绸缎前来，封我为忠王。我为忠王者，实李昭寿来文之诱，而乐以封之，防我有他心。自此之后，日封日多，因封这有功之人，又恐前有劳之人不服，故而不问何人，尽乱封之。有人保者，有些有银钱者，俱准司任保官之部，得私保之，无功偷闲之人，亦各封王。外带兵之将，日夜勤劳，观之怨忿，不肯出力战守，各不争雄。有才能而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主见失算，封出许多之王，有如箭发难收，又无法解。后以封王俱为列王者，因此之由来也。后列王封多，又无可改，王加头上三点，以为羊字之封。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人心由此两举而散多也。天王从前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我同陈玉成二人，是主之所受而改如我等之名。陈玉成在家书名是丕成，天王见其忠勇，改做玉成，我在家书名，号为明文，天王用我，自封忠王之时，改我号为李秀成。天王从前择人而用，后来自乱。九帅之兵严困，内外不通，无粮养众，京内穷家男妇，叠在前求救，国库无存银米，国事未经我手。后见许多凄苦，我实无法，不得已将自己家存之谷米，发救城内穷人。自辖之兵，又不均匀，再不得已将母亲及妇女首饰金银，变给军资家内无存金银者。因此之由也。自发此谷米。亦不济事，后将此穷苦不能全生情节启奏，求放穷人之生命。主不依从，仍然严责，不理国体。谓谁敢放朕之弟妹外游。各遵朕旨，多备甜露，可食饱长生。不由尔奏。无计与辩，然后出朝。主有怒色，我亦不乐，问城内男女饿饥，日日哭求我救，不可已强行密令城中寒家男妇，准出城外逃生。我在城内，得悉九帅在外，设有救难民局，正合我意。去年至今各

门放出，足有十三四万人之数。不意遮各门要隘，是洪姓用广东之人，将出城男妇所带金银取净，害此穷人。我闻甚怒，亲往视之，果有此事，当杀数人，然后各出城门而可暂安。自此之后，国出孽障，多有奇奇怪怪，主信闲言，不修政事，城内贼盗蜂起，逢夜城内炮声不绝，抢劫杀人，全家杀尽，抢去家内钱财，国竟出此不祥。去年十一月之间，九帅攻到南门城墙，此时城内之兵，尚可足食，且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帅之兵不能涌进者，此之由也。自此之后，京事日变，城外九帅之兵，日日逼紧，城内格外惊慌，守营守城，无人可靠。是城外文书，有人拾到，不报天王，私开敌人之文者，抄斩全家。自九帅兵近城边，天王即早降严诏，阖城不敢违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开敌人之文，通奸引诱，有人报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报，与奸同罪。命王次兄拿获棒砂剥皮，何人不畏死乎？后松王陈得风通于东门外萧军门，慰王朱兆英二人通来九帅这边，斯时之事，朱兆英、陈得风并未与我明言。后其事泄漏，被王长兄洪仁发镇拿松王陈得风。松王与我相好，渠有母七十余岁，前来求我，当即出计保之，代用去银一千八百余两。后陈得风得投清朝这边，然倘事作不成，其命尚不能保，此有心献门投降者之由来也。此事未久，我有妻舅宋永祺来九帅营下，同九帅部下师爷谈及，劝我来降等语，渠有兄弟，我知其姓名，现在中堂辖下带水晶顶子，可以保我。宋永祺所云，此人我未见过，故未敢言，此人闻在泰州，未知真假。至宋永祺、由九帅之营回转京内，来往十日有余，与郭老四同事。郭老四南京人，宋永祺与我谈及，云有此事，未见九帅之文。渠云不过与九帅师爷谈及，未有实情等语。此人好饮酒，是夜与我谈及，次日与朋友饮酒太多，与人多语，即与陈得

风谈及，云与忠王所言如此如此。陈得风半信半疑，彼即行文前来问我，有此事否。此日在我府会议粮务，补王莫仕奏、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王长兄长子洪和元、干王长子洪奏元，在我府会议，正逢松王陈得风递到此文，本城文到，何人防有私乎？莫仕奏顺手将此文扯开一看，见此情由，各人并涌来视，内言问忠王真有此言否，此时莫仕奏在此，问我曰："尔谓宋永祺到场，我问来情，我为天王刑部，今有此事定要讯问，不然我便先行启奏。尔做忠王，恐有不便。"等情后不得已，宋永祺又不能逃，莫仕奏发动人马，在我府等候。此夜宋永祺正到我府，与我家弟叙及此事，莫仕奏将拿获，后又将郭老四并获。此时惹出大事，合城惊乱，我平日幸得军民之心，不然，误我全家久矣。朝臣共有忌意，不欲救我之罪，后将宋永祺押入囚内，欲正其法，我与其亲戚之情，不能舍绝，将银用与莫仕奏，而后宽刑，不治其罪，奏旨轻办。此事连及我身，幸合朝人人与我厚情，不然，全家性命早亡。自此之后，时时有人防备，恐我有变心。此时大约四月将尾，我在东门城上，见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焦急，日日烦躁，即于四月廿七日，服毒而亡。天王既死，九帅兵逼甚严，天王长子洪福瑱登基，以安阖城人心。九帅沿城开垅，自东门至北门，一路开垅甚多，不能处处防也，神策门连被放到两回，实难防备。主又幼小，提政无决断之才，九帅之兵，每日逼近城边，合城文武，无计可施。至六月十五日早，见势甚急，知曾帅立破我城，即抽点先锋，连夜出城，攻九帅寨。攻打未成，知城不能保，我军日夜因未得歇息，天明各已去馆子了。被曾帅在紫金山高处望见城内之人，纷纷归队。是日午后，曾帅用火药攻倒金陵，由紫金山龙颈而破，我军不能为敌。此时九帅大

兵即四面爬城而入，中关以外，各处军营，见京已失，降亦有之，逃亦有之，死亦有之，此时死伤不计其数。破城之时，个个向我流涕，我由太平门败转，直到朝门。幼主及天王两个小子并到问计，我亦无法，独带幼主一人。幼主无好马，将我战马交与骑坐，我另骑不力之马。直到我家，辞我母亲胞弟与侄，合室流涕，辞毕，带主而上清凉山躲避。斯时尚有数千余人，文武将官，天王护住而住，数满蒙尘，损国失邦，我受过其恩，不得不忠天王这点骨血，是尽我愚忠。是日将夜，寻思无计，欲行出北门，奈九帅之军重屯，随行之文武将兵，自乱如麻，合众流涕，无法可处。又冲水西门小南门，均有九帅兵把守于外。不得已三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带幼主冲由九帅攻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数百人，舍命冲出关外，冲出城之后，所过营寨，叠叠层层，濠深垒固。幼主出到城外，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九帅之兵，马步追赶，此时虽出，生死未知。十六岁幼童，自幼至长，并未骑过马，又未受过惊慌，九帅四方兵进，定然被杀矣。若九帅马步在路中杀死，亦未悉其是幼主，一个小童，何人知也。自出城与幼主分别，我马不能行走，此骑在城交战一日，又不是战马，力又不足，又未得食，人马未得饱食，走到天明，人人俱散，马不能行。那时无法，是以逃上荒山暂避，人未得食，肚中又饥，万不能行。我战马幼主骑去，现今生死未知，我若仍骑战马，我亦他逃矣。逃在荒山顶破庙内，荒山脚之民，悉京城失破，必有人避在此山。贫民各欲发财，我命皆绝，身上带有宝物，用绉纱带捆带在身。不知此日心迷，到破庙停息，遂将珍珠宝物吊在树下。我欲宽身乘凉，不意民家寻到，我二三人惊乱而逃，忘记取拾此物。百姓追我，问身有钱交

过与我，我不要你性命。我那时忙逃，亦不能行，但百姓追近见我，知我是忠王，各齐跪下，俱各流涕，追我下山脚，随步而行，仍回荒山顶上。我见百姓如此，有救我之心，自愿回破庙处所，将此珍珠宝物以酬其情。不意此民追我上前而去，在后又有民众来此庙中，将我之宝物拾去。我同此民回来，不见此物。众百姓劝我剃发，我亦不愿，渠云不肯剃头，不能送尔。百姓又见苦求，我对百姓言曰："我为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出，被获解送大清帅营，我亦不能复活，若果有命，能逃出去，亦难对我军，不肯剃也。"后帮百姓，藏我在家，那帮百姓，得我宝物，民皆见利而争，带我这帮百姓，去问那帮百姓，两欲分用。那帮百姓云："此物天朝大头目方有，问尔我分此物，尔必获此头目。两家并争，因此我藏不住，遂被曾帅追兵拿获，解送前来，令禁囚笼。蒙九帅恩给饭食，中堂驾由皖来，当承讯问，我心悔已迟，是以将国中一切供呈。我为姓洪之将，外众将兵俱是我辖，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投降，而酬高厚，以对大清皇上，以赎旧日之罪。在我主在邦，我为此事，是我不忠，今主死国亡，我兵数十万众在外，我不能卫天国，又听我兵害民，皆我之罪也。若我有此本事，收降我之部将，再有反复变心，仍正国法，如办不成，亦正国法。若中堂不信我有此本事，仍镇在禁，容我写信劝去。我在皖省居中，好办两岸之事，请示中堂，意下如何。

扣虱谈虎客曰，据曾文正批跋云："以上皆李秀成在囚笼中亲笔所写。自六月廿七日至七月初六日，每日约写七千字，其别字、改字，其谀颂楚军者删之，闲言重复者删之。其宛转求生乞贷一命，请招降江西、湖北各贼以赎罪，言招降事宜有十要，言洪逆败亡有十误者，亦均删之。其余虽文理不

通，事实不符，概不删改。以存其真”云云。据此则秀成原供，当有七八万言，此所存者，不过三之一耳。以洪氏割据十余年，其称尊之久，与唐末五代诸朝不相上下，而略地之广尚过之。而彼中记载，无一纸可征，后此史家所凭藉者，仅官军一面之词耳。然则，此供状虽不完不备，亦岂非研究史料者非常瑰宝耶！以原文之惝朴若彼，度其经点窜涂改者尚少。吾侪读此，（一）可以见秀成之义侠若何，智勇若何。其用兵之才与治民之才皆足以兼破坏建设两者之长，比诸曾胡毫无愧色，使更加以学问，真卓然为十九世纪中代表中国之一人物。（二）可以见秀成之器度。其不杀降将，礼葬敌帅，事事暗合于国际法，皓乎有古名将古大臣之风，其视李文忠之诱杀苏州八酋，其人格之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计。（三）可以见洪氏之败亡，实由于自败自亡。使以秀成处秀全之地位者，则曾胡未出以前，大局平定，抑虽有曾胡，正恐犹非其敌，而曾洪之成败，匪曰“天命”全由人事也。（四）可以见秀成之患，在不学无术，且为中国陈腐之学说所误。苟其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大义，则其末路不至如是，苟其有“(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心，则其末路更不至如是，而惜乎秀成之不悟也。忠王之所以为忠者在此，忠王之所以为愚忠者亦在此。（五）可以见草泽揭竿，徒有野心，而无高尚之目的也，万不足以成事。如彼洪氏之专恣，杨氏韦氏之相屠，苗沛霖之卖陈玉成，苏州八酋之卖谭绍光，皆盗贼革命所必不能免之现象。而后有起者，于此事不可不慎。（六）可以见当时洪氏之不肯借外兵，虽为彼致败之一原因，但其于中国全局之前途，尚稍有所裨益。使彼而亦如曾

李之术，各借一国以为外援，则无论孰败孰成而波兰瓜分之惨剧或将演于四十年以前，今日必更有痛心疾首，于作俑之无后者。洪氏于正略虽失计，其于中国国体保全尚多也。凡此皆鄙人读忠王供状所起之感情也。呜呼！成败论人古今同概，若忠王者为名誉之战败，卒以身殉其国，虽罹极刑，犹凉凉然为此时代中国历史之光焉。后有良史，吾知其公论之不泯也。乃若洪杨则直国之妖孽而已，共事非人，贲恨千古。惜哉！

武昌纪事

剑川　陈徽言　炯斋撰

咸丰二年壬子五月，粤匪伪太平王洪秀全，攻陷湖南道州江华等处，分遣贼党，远近散布伪示。是月杪，武昌城内外所在多有之。巡抚龚裕，大索奸人，先后捕获斩之。乃请征邻兵，奏发帑金三十万，以为防堵费，报可。江夏知县绣麟，会同汉阳知县常懿麟，统查江上划船，按船户名氏取保人，编列字号，书牌钉于船舷，以杜藏奸。清户口，行十家牌法。

六月十八日，设防堵总局于布政司署，谕绅士募人团练，城内外计四十八堡，得勇千四百有奇。

二十三日，新巡抚常大淳莅任。

七月初二日，巡抚常大淳周阅城垣，委官修筑。招集湖南本帮首事、团练木簰壮勇二千人。

初九日，巡抚常大淳，往岳州省视疆界。岳州隶湖南水陆交冲，险要为北省门户。因奏归北省防堵，请发帑金兴筑西门外城，包岳阳楼于内，以在籍内阁中书吴士迈董其事。募洞庭湖渔户二千余人，以为渔勇，堵截江路。

十二日，布政使梁星源，遣兵驻火药局。

十九日，巡抚常大淳自岳州回。委官解经费银及军装炮械火药赴岳州。

二十日获奸人许幺。新授江南提督双福过境，巡抚常大淳以

防堵需人，疏乞留楚助防，许之。

八月初一日，夜三鼓，抚署灾。

初二日平旦，九门移时不启，知府董振铎以昨抚署火，恐有奸人，密搜不得。晡加辰，始传钥开城。

初三日，盐道王东槐，赴岳州经理防堵事宜。时提督博勒恭武，已先期往。

初八至十六等日，举行壬子科乡试。是时闻贼于七月二十七日犯长沙，诸路戒严，九门设兵诘奸，司道各官皆出衙夜巡。九门倩人负土，皆于月城内堆积数百石。谣传贼将于中秋日至城中，大户挈家远徙者甚众，人心惶惶。巡抚常大淳，谕守门兵，凡出城者许携一隐囊，其辎重捆载而行者，概不许出。

二十九日，委官统带乡勇守金口。

九月初一日，委官统带乡勇，分赴蒲圻、崇阳、通城诸要路防堵。

初三日，河南兵相继至。自是安庆防江营寿春镇及本省诸路兵，皆先后踵至。多者千余，少或二三百人，于郭外近城高阜，及小龟山等处，筑营垒使守之。筑石门长虹桥上，熔铁包之，极坚固。后贼至，惜无兵守，贼因更筑长墙翼之。迨提督向荣拥兵南来，贼死力拒守，攻累日不入，乃绕攻东面，不能直冲城下，职是故也。

十一日，委官统带练勇，分驻城外。

十九日，贮谷丰备仓。

二十六日，按察使瑞元往蒲圻、岳州巡视堵御要路，兼旬乃返。

十月二十四日，巡抚常大淳偕提督双福，往厂关阅战船。

十一月初五日，闻岳州于初三日失守，调城外兵勇及金口

兵，悉令入城登陴守卫。

初六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下令毁城外十丈内民房。布政使梁星源，发银二万买米，又发银采买油盐，以贡院为粮台。

初七日，毁城外民房。城门皆闭，惟汉阳、武胜二门开，城外男妇入城者众，汉阳门挤毙数人。城内街巷皆闭肆。

按九门凿新井九眼，旧井堙塞者，悉重启之。毁望山门外新桥，保安门外旧桥。

初八日，毁城外民房。九门洞开，居民搬运器物砖瓦木石者，接踵于道。二鼓余，闻贼至牌洲，守城兵勇，叫呼达旦。巡抚常大淳。与提督双福相议，以城外民房，不及尽毁，下令先自平湖门外举火焚之。

初九日，以土石筑九门，城上以长绳系人出入。城外火光四起，烟焰上腾，太阳赤色，男妇号哭，至有投江及沙湖死者。募绅勇得三千余人，绅士分带登城助守。提督双福下令，每家门外悬灯，备刀械，各出一人警夜。

初十日，城外火如昨。黄鹄矶头观音阁，志称刘宋头陀寺故址，宋明之代，迭经兵燹，国初参政宋某修建，铸金范大士法像，高二丈余。巡抚常大淳以阁势峻嶒，逼接女墙，焚之。提督博勒恭武，列兵岳州城外，贼至望风先溃。既奔至省，巡抚飞章劾之，逐居城外待命。晡后获奸人二。黄昏时有二舟自上流来，城上望见，以为贼至，喧呼开炮，已而知为故兵回船，乃已。

十一日，城外火如昨。总兵常禄、王锦绣，统滇蜀兵勇二千七百，自长沙径绕贼前，来鄂助守，皆绳系人。匪徒抢夺民物，捕二人荷校于南楼示众。巡抚常大淳出示云："匪徒抢夺，地方官捕

获立斩，应捕者格杀勿论。”城内获奸人六。陕甘有千余兵至，其未至者，尚有二千余在路。闻蒲圻于初九日失守，贼入城，屠杀甚惨。谣传将折城内近城民房，众情汹汹，势且激变。巡抚常大淳出示云：“岳州有警，省城重地，不得不加严密，以防奸罪溷人。城外民房，非离江岸不远，即距城根较近，兵法以清野为先，若不早为毁除，非特有碍炮路，且广西湖南等省，皆因民房毁除未尽，至贼藏身，潜掘地道。前车可鉴，是以奏明毁除。况未经火毁之先，曾经谕令各居民，及早迁徙，即被毁之后，现在委员清查户口，急为安抚，筹虑不为不周。乃闻有等不识时务之辈，妄行讪谤，甚至因城外民房烧毁，即谣传城内近城房屋，及汉阳汉口，亦将烧毁，殊属荒谬。独不思毁除城外房屋，系为清野而设，何至无故毁及城内并汉阳汉口民房？揆厥由来，保无不法奸徒，乘机造此谣言，为煽惑人心之计。本部院率同文武，筹办防堵，昼夜辛劳，深恐吾民稍有未安。乃竟有此不近情理之说，殊堪痛恨。除严密饬拿外，合行出示晓谕。仰阖城绅商士民，及诸色人等知悉，务各安业，静以待捷，慎勿轻信流言，致为奸匪所惑。如有妄造谣言，摇乱人心者，即非奸匪，亦属乐祸之徒。一经查拿，定按军法从事。”于是浮言浸息，民乃安堵。以土石塞七星闸、万年闸。盐道王东槐自岳州丁艰解任。

十二日，城外火如昨。贼舟扬帆，徐徐顺流下，须臾尽泊对岸鹦鹉洲，桅樯林立，约数千艘。外委余朝鸣，发炮击坠其二艘。城内获奸人五。总兵王锦绣，令垛置滚木礌石，复传令守垛兵勇，毋得喧哗，是夜城上寂然。是日汉阳失守。

十三日，城外火如昨。我兵乘战舰渡江击贼，至中流，轰炮震天，抵暮乃还。贼大队自陆路至，踞城东钵盂山、洪山、小龟

山、紫金山，向所筑营垒，皆为贼有；复围文昌、望山、保安、中和、宾阳、忠孝、武胜等门。按察使瑞元，遣兵分守诸狱。粮道成观宣出示谕军民人等，举报奸人，审讯得实者，重赏，容隐者，查出从重治罪。易防堵总局曰军需总局。

十四日，城外火如昨。贼舟由鹦鹉洲沿汉阳江岸，放至南岸嘴，或一二艘，或二三艘，皆衔尾徐行。我兵于城上炮击，沉贼舟三。夜，对岸沿江贼灯如火龙。贼连舟为二浮桥，比明已成，上由鹦鹉洲至白沙洲，下由南岸嘴至大堤口。贼于城南数十里外，多筑长墙，死守于内，阻我援兵路。

十五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出赏格，拿获长发贼一人，赏银二十两；拿获短发贼一人，赏银十两。告奋勇出城杀贼，临事视功大小，从优定赏。城外屋宇，焚毁略尽。所余高墙，贼藉以庇身，穴墙开铳，炮击我守垛兵勇。城上技无可施，乃分遣兵勇，连日缒城毁之，各赏赉有差。夜四鼓余，贼乘雾放毒烟，须臾咫尺不辨。贼众来攻城，火箭炮矢雨至，我兵以水龙冲之，见贼皆涂面竖雉羽，群乘梯上。急将木石击下，铳炮继发，声撼屋瓦。贼死伤如积，乃负尸遁。川勇缒城掩击，大败之，生擒长发贼二人，夺获长梯四十余乘。质明计贼死者三百余人，我兵伤者二人。参将罗兆元阵亡。绅士夏维桢中炮，死焉。

十六日，巡抚常大淳，赏兵勇各银一两，共赏银万三千余两。贼舟往来江上，多傍对岸，城上苦铳炮不能远及。总兵常禄，置八百斤大炮黄鹄山头遥击之。日昳，贼数十人游行东门城下，练勇缒城疾掩之，贼遁，生擒一人归。

十七日，九门近城隙地，掘坑深四尺许，上覆巨瓦，使瞽者更番卧其中，以瓦缶就地枕之。缶身埋入土，其口枕耳，可闻贼

掘地声。练勇缒城，搜长春观，贼急闭二门，攻之未克。贼伙来援，乃夺其抬铳战鼓还。卓午，西南烟焰沸腾，闻张家祥拥兵至，与贼鏖战。总兵常禄传令，民间备草人七十二，已而勿用。发粜官米，每日粜者，不得逾二升。

十八日，江夏知县绣麟，发腰牌分给众民，谕以贼来攻城，一方保正，率之上城，助兵勇守御。城中黄鹄山缭绕如伏蛇，故俗呼蛇山，自黄鹤楼至东门，横互数里。士民登其上，观者万人。巡抚常大淳坐衙斋，望见行人猬集。命以诸色大旗，分树山脊，以眩贼目。

十九日，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出赏格，勿论士庶，能毁贼江上一浮桥者，赏银五千两；上下流二浮桥全毁者，赏银万两；烧一贼船者，赏银二十两。川勇缒城击紫荆山屯贼，夺其器械，生擒执黄旗长发贼二人，复以钉钉其大炮引门。贼伙自东摇旗来援，我军引还。贼焚东狱庙。夜三鼓，贼以长竿举草人攻武胜门，城上炮石齐下，贼退。

二十日，练勇缒城击文昌门外贼，杀贼数百。练勇伤者数十人，战殁者二人。贼使一童子乘梯上城，我兵获之，年可十四五，言笑自若。口称欲入城放火，搜其身果有火弹。

二十一日，城北观汉楼下，贼筑炮台，击毙我把总韩定邦。夜，大堤口沿江一带，贼筑营垒。

二十二日，贼自下游，虏盐艘十余艘至，分泊江中。盐艘皆四桅，长十余丈。舳舻高耸，状如仰月，江船之最大者。贼上流浮桥，忽然中开，以筏联之。已而贼舟自南至者，有数十艘。向晚，贼频射火箭入城。夜五鼓，贼攻观汉楼，我兵御之，炮声达旦，天曙，贼退。杀伤之者，二十余人；城上兵勇，伤者四人。

二十三日，使夫人丰备仓舂粟。食时，闻提督向荣兵至，东郭钵盂山白焰障天，舟中贼多疾走奔赴之。巡抚常大淳登黄鹄山以西洋远镜瞭望，见来兵奋勇，火毬如星。传谕援兵云集，杀贼获胜，于是军民少安。

二十四日，城中缺油盐，兵民购买不得多，有淡食者。

二十五日，知府明善出示，谕各油盐店户，仍前发售，定以限制：每日每家买盐不得过二两，买油不得过四两。贼于城北掘地道。练勇缒城，擒获一贼，面有火印，供称沿城已掘九洞，惟三洞有水。贼于沙湖树木桩，复板为桥，直抵小龟山，往来其上如织。

二十六日，抚标目兵张麟甲，自提督向荣大营赍书回城。巡抚常大淳，将来书交城上官弁绅耆传阅，始确知向统大兵于十三日至李家桥，与贼转战，连获胜仗，兹大营已驻卓刀泉矣。先是麟甲偕一目兵，奉令侦探，而贼于水陆诸要径，皆置竹钉，既泅水偷渡，其人为竹钉中伤要害，旋死，麟甲四肢刺伤，比抵大营，血污衣裤，见者莫不壮而悯之。向来书言此人辛劬得力，可即超擢，以示鼓励。巡抚常大淳、提督双福，各赏银百两，立授把总，予砗磲顶戴。竟日阴雨，一鼓余，雨益甚。贼来攻城，城上木石炮火迸发，贼攻愈疾，忽然雷电交作，贼退。是日适交小寒，序属残冬，猛闻霹雳，人咸嗟异。雨势联绵，守陴者警呼彻夜，炮声不绝。

按察使瑞元，昼夜周巡城上，阴雨无月色时，巡察尤勤，遇守垛兵勇偶倦假寐，辄重责之。

二十七日，黄鹄山头，轰大炮击沉对岸贼舟二。诸商闭肆，强半市侩居奇之。见城中兵民，食指浩繁，甚至终日持银，竟不

能易一钱，百物昂贵，日用惟艰。军需总局出示，谆谕诸店户，照常公平交易。于是始稍稍有开张者，兵民称便。设游勇，每门二十人，不分昼夜，更番巡历。

二十八日黎明，提督向荣，自卓刀泉分兵十队，攻夺洪山贼营，进剿小龟山、紫金山贼。守备叶承清，率兵勇五百，绕城夹击。鲇鱼堤桥，贼已先断，我兵以大木接续，蜂拥而过。贼皆短兵，矢炮不继。川勇执蜈蚣大赤旗，登山顶而舞，众军继之，贼中炮及落水死者无算。城中士民登黄鹄山，观者如堵。望见我兵骁悍，驱贼赴水如群鸭，鼓噪笑呼，欢声动地。夜三鼓，大风奋发，江水喧豗，贼上下浮桥皆吹散，舟沉数十艘，溺死贼甚众。

二十九日，翔风烈烈，微雪竟日。提督向荣，与贼战于东郊，夺获马匹百，银鞘二，火药铅弹无算，是日杀贼盈千。我兵进驻岳王庙。贼大队未退，城不能启。东村富民张氏，家有积谷，知提督向荣粮运未至，军不宿饱，乃尽出以献，事急不暇舂，麾下多厌糠糙。贼复连舟为浮桥。

十二月初一日，军需总局缺钱，城中质库七家，各捐千贯。张国梁即张家祥与贼战于南湖，袭夺其营，获器械无算。夜五鼓，贼扒文昌门，提督双福守城上，督兵勇击退之。

初二日，提督向荣与张国梁攻贼于东郊，自晨至暮，胜负未分，各引军还。夜四鼓余，贼掘文昌门地道，既达城下，墙足有大木桩排立极坚，贼以巨斧伐之，登登有声，巡抚常大淳率属官齐集城上，用夫四百人，挖内濠，引水注满。

初三日，遣川勇下文昌门，搜掘地道贼，无所获。

初四日黎旦，黑雾中闻大声震动，文昌城门颓二十余丈，盖贼于地道以柜盛火药轰裂也。时守城兵勇，有入帐就睡者，有下

城买菜物者。贼八人扬旗先登，见垛口疏落，招扬大呼，逆党继之。复四围乘梯攻入，兵勇纷纷走避，城遂陷。

巡道王寿同守忠孝门，闻文昌门轰裂，督练勇书役人等，急往策应，与贼战于阅马厂，杀贼十数人，力尽不屈死。寿同高邮人，进士，子恩晋，怀印从死阵前。练勇书役十二人，皆战殁。

江夏知县绣麟甫回署，猝闻警信，忿不欲生。将印藏匿，挥双刀上马。率子伯春、仆谷祥、青县义勇李成章等，共数十人，奔赴武胜门堵御，遇贼奋刀左右刺，连杀数贼。贼后至者，乱矛刺之乃死，伯春等同时阵亡。绣麟满洲厢黄旗人，举人。典史杨瀚冠带坐监门，贼至被执，濒死骂不绝口。瀚，大兴人。

候补知府唐光照，自捐资募勇二百人守忠孝门，贼至督勇力战而死。光照，零陵人。

前汉阳通判林寅，大兴人，与女夫陆箕孙，执挺毙数贼，战死铁佛寺。

前监利知县彭凤池，守武胜门，贼至，持刀力拒，杀贼数人，身受重创，卧地不起。后三日，其仆见之积尸中，气奄奄未绝，舁之回寓。凤池谓家人曰："世受国恩，不敢负。"是晚自缢。室王氏，妾张氏，子荫晋同死。凤池，龙川人。

荆州同知舒纶，内府旗人。候补同知朱祖培，临桂人。周汝翼，长沙人。江陵知县俞昌烈，宛平人。咸甯知县黄兆奎，如皋人。试用知县董师雍，仁和人。杨明善，大兴人。候补布政司照磨叶庆恩，仁和人。从九品葛璜，大兴人。程慎思，婺源人。洪文潮，慈谷人。凌茂松，石门人。当阳典史刘绍光，武进人。皆守城上，杀贼力尽不屈死。

按察使瑞元奔回署，命家人自尽。幼子延本年十四，旁侍号泣，拔刀自杀之，乃自刭。幕友潘传琰同死。瑞元，满洲正黄旗人。司狱张运钰，肃衣冠守狱，厉声骂贼，遇害甚惨。运钰，南昌人。

布政使梁星源，端坐厅事。贼人谓曰："我等为官，不能保守土地，诚宜杀。然吾百姓无辜，若慎勿肆屠，上干造物怒。"言已瞋目视贼，一贼挺枪贯其颈。舁尸于外，事平觅不获，举衣冠招魂以葬。星源，岐山举人。

广储库大使张寿祺，在库御贼被戕，父母自缢。同时粮储道库大使钟秉权，亦在库御贼被戕，一家八口皆自缢。寿祺，阳湖人。秉权，南海人。

武昌知府明善自缢未绝，贼至，引颈受刃而亡。幕友萧志苏、陈和庭、周鼎同死。明善，满洲厢蓝旗人。通判李芳，一家老幼十口，阖门自焚死。芳，上元人。

已革知县施均守火药局，城陷，或告之曰："盍逃乎？"均监守弗去，谋欲举火烧贼，而贼已至，遂戕于局。均，浙江人。

武冈同知周祖衔，办理军需总局，在局骂贼死。祖衔，商城人，进士。总局听差委员，试用从九品郑愚，一家五口自焚。愚，滦人。

盐知事李万春，巡检张伟绩，听差粮台，贼入，各格杀数贼而死。万春，朝邑人。伟绩，鄂人。

府学训导吴长庚，挺身骂贼，子兆丰、兆履，妇袁氏、胡氏，女二，仆妇邓氏、，男妇八口皆死，长庚，汉阳人，举人。县学教谕鲁唯，赴泮池而死。唯，汉阳举人。训导阮熙仁自缢于明伦堂。熙仁，黄安人，举人。

前盐道王东槐，推幼女落井，与妻萧氏自缢。

巡抚常大淳，时已调任山西，留办军务，城陷殉难。子集松，巡捕增喜、杨文先、马登云同死。其亲戚家属遇害者二十人。大淳，衡阳人，进士。增喜，汉军旗人。文先、登云，皆江夏人。

学政冯培元投井死。培元，仁和人，进士。

总兵常录，副将春荣，由大都司巷与贼鏖斗，至长街，当其锋者靡不辟易，贼死伤接踵。一贼妇尤凶悍，常录提刀直劈其面，横尸火巷口，足长尺许。顷之，贼来逾众，血淋漓满战袍，乃自称力竭，刎于马上。春荣连杀执黄旗贼，追击至黄鹄山，堕马阵亡。常禄，满洲镶白旗人。春荣，汉军镶黄旗人。

城守参将杨光普，守汉阳门，自谯门跃出，与贼格斗移时，杀贼甚众，负重创战殁城上。光普，汉军镶蓝旗人。

游击李登魁，守武胜门，手燃大炮，击死贼数十。与从九品徐光云大呼杀贼，贼来扑，即奋前挺矛直刺，一矛贯两贼，矛断，复夺刀杀黄巾贼数人，红巾贼十数人。光云亦手掣佩刀，杀贼，相继力战死。登魁，大理太和人。光云，池州建德人。

提督双福，满洲正白旗人。总兵王锦绣，马平人。参将杨锡纯，汉军镶黄旗人。福厚，汉军正红旗人。庆录，满洲旗人。守备曲春泰，解州人。马永祥，长安人。胡光达，谷城人。千总王金亮，江夏人。鲁光荣，江夏人。把总吉祥，荆州驻防旗人。卢荫鸿，昆明人。李文魁，江夏人。外委余朝鸣，江夏人。皆杀贼阵亡。

士民兵勇殉难者，不下十万余人，忠义震一时。兹未能枚举，特表守土官之尤烈者。

补录蒲圻殉难官弁。

知县周和祥，四川仁寿县举人。闻贼入境，与县丞张汝琛、典史何耿、城守千总胡起太，率众婴城守。贼大至，南门发炮击死贼数十，相持半日。城陷，和祥迎贼诟骂，贼怒，剖其腹，屹立受之，既断头乃仆，时有监生陈修荣者，伉爽士也。闻和祥死，亦相继骂贼不屈，贼並磔之。汝琛转战敌楼，杀数贼，忽刀落擊断，遂遇害。耿被戕路隅，起太巷战，大呼杀贼，负创归家自缢。所蓄犬守尸不食，哀号毙其侧。阖城士民及吏役等，皆死之。汝琛，上蔡人。耿，萧山人。起太，江夏人。

南阳镇都司王煜，河南抚标守备嵩山摆元庆，寿春镇外委张洪恩，竹山协外委黄长森，共统兵八百守蒲圻，贼至迎敌战殁。

补录汉阳殉难官弁。

知府董振铎，汉军镶黄旗人。城陷，与县丞赵德忠、从九品张世勋、把总吴金彪，皆杀贼死之。

署游击李信，匹马横槊，巷战良久，复舍骑徒步跳荡，所至披靡，杀贼几百人，至魁星楼龛甚，身被数十创，复奋斗乃死。信，晋州人。

陕西延绥营参将朱廷瑞，守朝宗门，贼至，督兵力御，其子亦随父杀贼，相继阵亡。廷瑞，甘肃人。

杂　论

贼首洪秀全，广东花县獅岭客民，或云秀全乃湖广军犯，未详其本姓，其言洪姓及花县人者，伪也。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三

日，与其党冯云山在桂平金田村韦正家，聚众倡乱。其先拜会时，粤西绅耆，叠次联禀乞究治，当事置弗问，遂酿祸乱。冯云山亦花县狮岭客民，英夷乱后，居高州香港授读，展转入夷教。久之，言欲往粤西传教，夷厚赆之，遂以其全广结莠民。故今贼众，晨夕赞美耶稣，七日礼拜，与西洋天主教无异，以此论之，外夷之贻祸烈矣哉！

杨秀清不知何许人，举动诡秘，虽其左右，莫能尽知。外似端绪纷乱，而实总揽大纲，一无所紊。尤善抚爱伙党，有事传令，以次而下，奉行甚速。贼所倚赖者，秀清一人而已。其能谋善战之萧朝贵、冯云山，皆相继登鬼箓。贼势近虽强盛，而内已龟溃不振。贼中博白人数千，皆教匪也，洋夷贿嘱华人，往彼传教。比年钦州渡船，送夷人至博白，彼处男女躬迎甚众，祸机所伏，知非一朝。圣人所由杜渐防微，奇邪必禁也。

明季西洋人利玛窦撰《乾坤体义》，阳玛诺撰《天问略》，艾儒纳、龙华民辈亦各有撰述。如《西学》、凡《四字经》、《诸经解》、《会中规约》等书，皆广耶稣教之说，支离荒谬，窃释氏之绪余，有舍死救生，奉天主升天堂云云，欲使入教者虽至横死不悔。故贼得从而扬其波，藉以捣乱。其所造伪书，遂言上帝为天父，耶稣为救世主，其心敬礼之者，天父下凡俗之享福，死后魂得升天，不受阎罗拘捉，且斥阎罗为妖，诸凡百神，皆为妖魔，遇庙像辄焚毁。无识愚氓，见彼所为，谓天壤间无复有鬼神，爰敢肆无忌惮，助之为虐，其死心为彼，甘蹈白刃者以此。非贼真能如古名将，信义素著，使三军之士，视死如归也。

贼中无读书练达之人，故所见诸笔墨者，非怪诞不经，即粗鄙俚俗，此贼一大缺陷，盖天之所不与也。

自伪东王以至卒长伪官卑者各有牌刀手若干人，其多寡以渐而杀，此乃贼左右心腹，巡查传令，皆所掌也。遇党类有犯律者，牌刀手即可专杀。

贼妇亦有伪职，与伪官相等。间尝出战，红绡抹额，著芒鞋，颇矫健。

贼初军律极严，虽首逆戚属，无敢犯者。如十人出战，八人皆死，其二人亦继进不敢退，退者立斩。故其下皆用命，出死力抗拒我。其后乌合太众，不能复然矣。

贼每战，各营正牌二十五人，居前当锋，牌尾老幼齐助声呐喊，方战，大呼杀者三，势殊凶猛，盖胜败所由判也，过此则易摧折矣。

贼酷爱髫龄童子，见辄携之去，有虑其身历行间，惯睹战争危事，后恐滋蔓难图者，窃不以为然。幼童多属善良子弟，其为贼掳，原非得已。且在彼中，日惟游戏徵逐，从未尝练习技勇，讲求韬略。一旦无所依恃，必将震骇失措，奚暇螳臂当车，张其毒焰耶？

贼首僭称伪号者七人，其最著者伪西王萧朝贵，负胆力，凶悍异常，尝单骑片时杀百数十人，如行所无事。寇长沙，被我兵于南门城楼发巨炮击死，尸埋老龙潭，经南抚张公亮基起获验明枭剉。兹乃其遗孽，甫数岁耳。又伪翼王石达开，伪丞相曾天养，伪元帅罗大纲即罗亚旺亦颇骁果能战。其余伪北王韦昌辉，伪燕王秦日纲，等而下之，皆猥鄙无能之辈，不足数也。

贼专以邪说煽惑人，无他幻术，惟焚人尸骸，取灰制药，用之攻城，则毒甚。

贼最愚顽可笑者，或临阵，或患病，举凡一切事，皆对天祈

祷，口中喃喃求天父默佑所谋遂意。祝毕，赴汤蹈火，在所不顾。贼初起蔚时，窃据金田村，僭号天德。而今贼伪示皆署太平天国字样，呼逆首曰天王。自湖南来，并不闻有天德之说。传闻城中有供奉木偶，或疑天德，即指木偶而言，殊不足信。贼教望空礼拜，不喜神像，见辄毁灭，决无复奉木偶之理。假使有之，想即所敬耶稣，或所宜然。又疑敬耶稣者，多供十字架，与木偶不吻合。不知京城宣武门内之天主堂，所供耶稣，实一美少年，余曾目睹，赵云松《檐曝杂记》亦载之。则此木偶，断为耶稣无疑，谓伪号天德指此，直瞽谈耳。大抵贼多诡幻，忽僭号，忽中止，忽灭神像，忽奉木偶，其故均无足深求也。

桂林城根多坚石，贼攻文昌门时，掘之累旬不能入，随即扬去。后在耒阳，招得挖煤人甚众，每攻城，用以穿地道，遂为长技。其法于数里外，开一巨洞，以大木上钉横板，旋进旋以木承之，故无压坠之患。其木两旁，可容人出入，所挖之土，即于此担出。既达城足，堆满火药，或以柩盛之。而皆藏引线竹筒中，预刻其时，为引线之长短，随迟随疾，皆可豫定。位置既毕，乃静俟轰裂，乘势攻入。破之无他，但沿城有濠深广，贼技自穷。然城垣即被轰陷，而内果有精兵宿将，抵死守御，仅此缺口，贼众亦难一时闯入。有闯入者，亦属自投网罗，正可尽力截杀。盖贼由外入内，其势逆，我兵由上击下，其势顺，难易攸分，胜算在我矣。城上又必多备人夫及沙袋土石等物，一遇危急，取携如意。平日区画周密，临事自无他虞。其要尤在守陴之士，胆壮气定，无仓皇失措之状，则任大变当前，制之裕如矣。

贼灏行时，留牌刀手数百人于城内，使纵火烧燔。是夜适我兵攻入，贼始鼠窜，而潮勇又肆行焚掠，长街贾肆，火于贼者

半，火于潮勇者半。豺狼毒蜃，兵燹旋遭，天之降祸乱于楚，可谓烈矣。然向使大兵迟一二日始克复，则贼将逞其虐焰，武昌十万户，恐化焦土矣。

贼善侦探，善设伏，善结营，善致死于我，善据险要地势，善诈为我军状，善为奇正抄合之术。其所短在器械不精备，弗善用铳炮，马匹瘠瘠，临阵多颠蹶。又乌合太众，军粮一时难继，曾于长沙忍饿遁逃，深犯兵家军资既竭，欲掠无所大忌。窃揆情势，务宜及早扼要，断其接济；迎头拦击，遏其凶锋，沿途设伏，挠其锐气；宽宥胁从，散其羽党；挫长攻短，因敌制胜，是在当事。

古今军中利器，异时殊宜，近惟火炮最擅制胜。我朝开国，及平定西域，征两金川，前后大小战功，皆赖其猛烈之力。钦定皇朝礼器图式，详载诸炮名式，如天聪五年造红夷大炮，名曰天佑助威大将军，其后复造神威大将军、神威无敌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皆是。此次贼窥武昌，城上置大炮自七八百斤至千斤者，轰击皆不能逾江，约计炮子所及，仅三五里而止，令人愤懑。佥咎铸法不精，弗如登舟之炮，可击四十里，东粤之炮，可穿土寻丈，为能得力。窃谓此乃火药未尽，善炮不任过也。《武备志》详载造火药法，以研极细，置手心燃之，不熏手为佳。近又见劳司马光泰所著《炮药说》，亦极明白精当，爰节录之。以备采择。其说云：炼硝煎至二三次，白糖以去尽其泥，萝葡以去尽其盐，雪水以去尽其矾。然后取面上之牙人，用其底清水漂之，尽如雪体而止。其次炼磺，茶油煎之以去其面，牛油煎之以去其底。尤重选炭，洋人用藤炭，俄罗斯用布花炭。中国无藤，麻杆代之布花，则纭线绞把，煅以良工，自能成炭。又参用葫芦壳

炭，摩犀公角炭。大梅片面制法，柳炭照常麻杆去头尾，火候宜细煅，葫芦壳亦同摩犀公角打碎，以铁锅煅之，使烧透烟尽而止。再以芭蕉树取汁多煎之，次日澄清，去其水，加大梅片，共入锅内。锅外用滚水泡之，使溶化成糊，收存待用。每药一百斤，用净硝七十六斤，净磺十一斤，麻杆炭四斤，柳炭四斤，布花炭四斤，葫芦壳炭半斤，公犀角二两，梅片二两，煅炼成糊。入汾酒二十斤，合舂为药，舂力愈多愈好，研炼有光。然后罗筛成细粒，以少许置掌中，火试之不烧手，此为上药。先时须较准各炮食药分量，一一记明，某炮食药若干，用红布袋盛之，配合药缸大小装入。再用引门铁锥探入，刺破布袋，然后下烘药点放，乃可得用。至放炮之法，迟速疾徐，更宜讲求。凡大炮装药甚难，不可轻放，必待贼将近，可以一放成功。否则贼未至，炮先鸣后无以续，即抬炮鸟铳亦然。五放则炮身通红，不能入药，故点放不可不慎。惟子母铁炮，自朝至暮，可连环接放，最为得用。苟能多制此炮，配用此药，何贼不可克，何敌不可攻。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炮此药，即利器之谓。

附　录

初四日，城陷，杀声喧哄，城中鼎沸。已而贼大队入汉阳门，传令云："官兵不留，百姓勿伤。"贼入狱释诸罪囚出，而报复雪仇，凶暴弥甚。夜三鼓，贼执械明火巡街，鬼声四起，或至打屈人门户。自是夜静，往往皆然，闻者心悸。

初五日，杀人盈街，太阳惨黯无色。贼三五为群，入人家搜

括财物，加刃于颈，逼索金宝，如是者累日。夜，新街失火，贼惊起往救，寻扑灭。贼因有戒心，下令云："倘更有失火延烧者，四邻皆斩。"于是人各惴惴，惟恐祝融造孽也。

初六日，贼入城日，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贼收罗军器，使人舁火药局硝磺入船。伪东王杨秀清传令止杀。胁城中人相从，谓之拜上，盖入彼教，必以拜上帝为重也。分设写名数馆，从之者皆至馆报明名氏年籍，登簿记注。既写名则群居一所，初以十人为一馆，旋以二十五人为一馆，皆设头目领之。荆门知州金云门，休宁人，以寒素起家，洁身爱民，荆楚之人甚德之。是时奉檄在外，家留城中官邸，城破，室汪氏二女，皆自缢。弟人铭守尸三日不食。贼至，排闼大呼杀妖，人铭凭楼栏从容云："我兄为清白吏，何妖之云？"贼怒登楼，既见三尸，始相视叹息。已欲胁人铭降，人铭据胡床仰视大言曰："死耳，降则不能也。"意态自若。贼目壮之，往复婉言，劝使拜上。乃曰："无论大节万无可逾，且我一降，对此三尸何？"贼目知其心不可回，遂弗强。贼以巾蒙首，不戴小帽，衣无领，无马蹄袖，使民间效其服饰，故帽领等物，亦皆弃置弗敢御。惟人铭一无更易，自始至终，抗义不挠，可谓难矣。徽言尝书其事，汇入文集中。而识其崖略于此。贼搜城中米盐，日分给各馆，使人毁窗棂及木具为薪。贼杀伪圣库于长街汪姓绸店，凡珍贵之物咸纳焉。贼于城之东南北三方，距城半里许，筑长墙固守于内，而城上不多设备，仅十数贼居敌楼。又于黄鹄山峭起望楼，高数丈，我兵来攻，两阵相接，贼于望楼中窥见，即以次飞报，乃整众凭城而守，余日未尝登陴也。

初七日，提督向荣，与张国梁两路兵大举剿贼，守备萨国

亮，独争先上小龟山，众奋勇继之。贼于东郊日暮引还，国亮阵亡，自是间一二日辄进攻。闻贼每不利，未知其详，不能缕述。后凡我兵大胜，得确耗则书之。伪东王传令，使民间收拾积尸，洁净街衢，违者斩。于是多舁至汉阳门投之江。城上被戕官弁兵勇，贼皆抛掷城下，积柴焚毁，秽气薰天。

初八日大雪。土著痞棍不良之人既降贼，以红帕裹首，日持刀四出，恣意搜括，视长发贼弥凶而狡。虽穷巷瓮牖之家，亦莫不囊空瓶罄，寸物无遗。时因目之为本地王爷，盖民畏长发贼，呼曰王爷，故于若辈云然。贼妇入城，皆大脚高髻，力能任重，可胜二百斤。服饰都丽，雅不称体。贼造浮桥，自对岸晴川阁至汉阳门江岸，以巨缆横缚大木，上覆板障，人马来往，履如坦途。

初九日，贼令民间扫雪，贼首伪太平王洪秀全入城，伪王伪官等从之者甚众。伪太平王居抚署，以黄纸贴大门首，朱书天朝门，大堂书天朝殿。伪东王居藩署，伪西王居督署，伪北王居臬署，伪翼王居学政署。亦以黄纸贴大门首，朱书某王府，大堂书某王殿。伪南王冯云山，贼中今无其人，盖先败死全州。贼窜出全州，同知江忠源，独带楚勇扼之于蓑衣渡，拦截鏖战，三昼夜无少休，复伐大木于下游筑坝塞河。贼大窘，夜悉弃舟遁。是役也。阵斩云山，并伪国宗韦正足闻亦击断，贼死者二千余。所遗辎重，皆为我有。惜河东无营断贼右臂。

初十日，冰雪交融，檐溜声滴沥竟日，泥淖满街。贼见人著油靴皮履者，辄强取之。汉阳门外有乡民来，肩挑贸易，皆鸡豚鱼虾饼饵之属。贼许人出城买物，自是亡者甚众。后贼觉之，始命守门贼盘查严密，然脱逃者如故，不幸见获，亦甘殒命。贼僭设伪进贡公所，使民间进贡；凡金银、钱米、鸡鸭、茶叶，皆可充

贡。且云进贡者仍各归本业，盖进贡与拜上异，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也，于是人争趋之。时城中钱米富有者无几，皆捧盘米，上压百钱或千钱。惟典商及素封之家，有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贡银铤累置案上，前后使四人舁之者，然亦寥寥可得而偻指也。初贼谓埋藏金银，搜出阖门斩首，胆怯者遂束手无策，任其取携。及其闻进贡仍得为民，皆不惜倾囷倒廪出之。至伪公所次第挤入，数长发贼各以其汇收讫，予一纸，上钤伪印，大书进贡二字。其贡金银者，给伪执照，署杨秀清、萧朝贵二逆左辅右弼伪衔号。

贼使妇女归馆，以数姓并居一家，亦以二十五人为率。

十一日，凌晨，贼往阅马厂讲道理。贼本邪教，讲道理者，如禅家说法之类，先期建高台，有戴红毡大帽贼，年四十许，面瘦削，系玻璃眼镜，手持白羝，俨然踞上座。旁一童子，执刀传贼，挥羝招人近台下，若相亲状。所言荒渺无稽，皆煽惑愚民之语。有壮者排众直前，抗论折之。贼怒甚，以五马缚其首与四肢，鞭马四驶，卒不能死，乃刃杀之。其人濒死笑曰："吾得死所，吾可见祖宗地下矣。"惜当时不传其名氏。

十二日，贼至贡院点名，使人鸣锣传呼于街曰："凡城中人及进贡者，皆往听点，迟误者斩。"于是人麇至，满堂满院，语声喧杂。数长发贼据案拈笔，呼唱名势，纷纷不暇给。已而人逾众，一虬须贼，起视晷影已西，人意欲归，共事者议不合，至相诟厉，推案而起，遂罢点。是日贼入黄州。

十三日，贼使城中人分驻城外。又有过汉阳城者，不分老幼，率以四五十人为一营，使二长发贼为正副营长领之。自是贼搜人出城，殆无虚日，百姓得居城中者，十无二三矣。

十四日，贼传令驻城外已入营者，概行短装挂号布，长衣皆裁半，虽紫貂海龙外套，亦一剪断之。贼分十军，曰前一、前二、后一、后二、左一、左二、右一、右二、中军、中一、中二。其号布镂木印刷，截黄布方长可半尺余，前曰太平某军，后曰圣兵。贼始谓进贡者，仍各归本业，至是皆挂兵字号布，乃知前言诈也。贼营伪正副长缮人数清单，简一能书写者掌书记，少壮有力者二十五人为正牌，老幼为牌尾。有疾者为能人，送入能人馆，有医为诊治。贼忌病字，故有疾人谓能人，然不解其命义何居。

十五日，贼率胁从之人，往蔡店掳米谷财物，途次贼潜逃七十余人。倩人剃发，酬钱一贯，胁从人逃者尤众。

十六日，贼传令城外已入营者，各执器械。

十七日，大风断贼江中浮桥。

十八日，我兵乘风纵火，焚贼寨篷，败之中和门外，杀贼甚众，夺踞其营，获器械无算。

十九日，贼复缚木为浮桥，更多系大铁锚，重三四千斤者，抛江中，视前益稳固虽大风浪不能动。贼令城中妇女，更迁往火巷，归馆迟延者鞭棰促之。时各家男子多已出城，妇女虽青年弓足者，莫不躬自负担，抱儿挈女，络绎衢巷。至则有贼妇领之，服饰华美，有钗钏者，辄为贼妇所夺。每馆贼日发油一杯，人各发谷三合。其居僻巷，先与四邻联数十人为一馆者，得不迁。贼于城外长墙，多建更棚，夜间使人更番击鼓，时有伪官巡查。

二十日，贼至青山沿江村舍掳人归，乡民惧贼裹胁，来售食物者渐稀。

二十一日，贼有闯入女馆欲行奸者，妇女号呼不从，贼目闻之，骈戮数贼，悬首汉阳门外。

二十二日，僻巷人家，尚有藏匿未出者，贼搜出决臀数十，即于城中归馆。其老耄聋瞽残疾者，分别设老疾馆处之。

二十三日，贼传令凡衣服美者，皆须有圣库印，方许服裘。城内外伪官十数人，分途钤印，纷纷竟日。遇狐貉轻裘，伪官辄攫去曰："若何堪服此？"贼日使胁从人担城中各仓谷米入船，力弱不能胜者，沿途少休，辄遭鞭斥。人不堪其辱，或复投水死。丰备仓谷最多，贼一时不能空之，窜后犹余数百石。

二十四日，天气严寒，附郭诸湖，冰冻坚厚，上可行人。潮勇二百余人降贼，潮勇及广西捷勇，俱极践踏。沿途肆扰，抢夺财物，褫人衣履，奸淫妇女，强占村舍，濒行则焚毁天寒所居左右林木尽伐，为害与贼相埒。古云旅舍无烟，巢禽无树，不幸于今日见之。提督向荣驻营卓刀泉，尝于姚氏祠堂诱诛百余，其党遂有降贼者。

二十五日，贼私造伪时宪书，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节序凌乱，以是日为岁除。首逆僭称选妃，使民间女子往阅马厂听讲，至则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即逼令入抚署。从此沈溺狂澜，遂与父母永诀矣。贼伪官等进贡首逆，贼妇进贡伪妃，皆铺黄纸案上，罗列巨碗，所盛蔬肴饼果，务期丰满。使二人舁之，鼓吹前导，备诸丑态。每营贼给猪一头，钱数贯，为度岁之需，亦间有给牛羊者。

二十六日，伪官诣首逆庆贺，贼妇诣伪妃庆贺，皆著梨园衣甲，是处金鼓鞺鞳，楚会俨然一大剧场。城内爆竹如雷，街巷地上爆竹纸厚寸许。

二十七日，我兵进攻，大获胜仗，歼贼千余，斩伪官八，杀伤者尤众。贼于是震恐，遂有窜志。布政司广储库银七十余万，

粮储道库银十余万，合盐道府县库银总计之，约银百万，贼悉舁之登舟。

二十八日，贼舁铜铁炮入舟。

二十九日，贼传令各营备一月粮，锄锹四具。

三十日，夜四鼓，贼于府监后空屋举火，邻舍妇女，睡梦中惊觉，披衣曳履，逃出四窜，包裹绣鞋簪珥之属，狼戾道上。天将曙，暴雨沛然，火乃熄。

三年癸丑正月朔，提督向荣、总兵和春、秦定三，都司张国梁，共督兵进攻，大败贼于东郊。贼治装登舟，贼妇亦纷纷捆载出城。驱火巷女馆妇女，概行登舟。人众舟不能悉载，有坐江干冻馁彻夜者，有登舟奋身掷入江海者，有死力挽贼妇共入水死者。

初二日，贼妇入僻巷各女馆搜括财物。伪王伪官等，诣首逆辞行，退至伪东王府会齐，以次出城。须臾首逆僭乘黄氈轿起行，其后肩舆百余乘。城外各营贼皆由浮桥过汉口，惟东门外有贼千余，抗拒我兵，薄暮始仓皇渡江。半渡，贼即传令焚浮桥。

夜，城中焚庐火环起，赤光烛天，明如白昼，照见江中贼舟往来，纤悉毕见。我兵由忠孝门、中和门两路攻入，城中贼奔窜，蹑踪掩击，中炮落水死者无算。侵早，贼舟皆于对岸不逸，提督向荣率兵追剿，留副将瞿腾龙守城，武昌克复。

弢园笔乘

洪逆琐记
记忠贼事
记干贼事
记英贼事
记燕贼事
记李贼事
记侍贼事
贼中悍酋记
贼陷金陵记

弢园乘笔

吴郡　王韬　紫诠　撰

洪逆琐记

洪逆之长兄仁发，次兄仁达，同父异母，并务农业。自窜陷金陵后，封其长兄为伪安王，次兄为伪福王。初东逆独揽伪政，其余皆不得预。自东逆为北逆所杀，而北逆旋又为洪逆所诛，贼中无人可任。洪逆以为任疏不如任亲，遂命其两兄同握大权。仁发、仁达本一无赖村氓，惟知以邪教惑人，所属往往不遵其统辖，多倾心于翼贼石达开，仁发乃逐翼酋出之于外。后李秀成渐用事，谏洪逆勿专任安福，特荐蒙得恩、林绍璋以分其权。以官军围金陵日逼，洪逆颇深疑忌，所用多族人，仁达尤信任。然二人所为，暴虐恣肆，多行不义，为忠酋所衔恨。迨官军克金陵，仁发死于乱兵中，仁达匿于破屋，为萧军门所擒，讯明后，处以凌迟极刑。仁发有子曰和元、利元，皆为官军所杀。

洪逆有母七十余，先洪逆死。洪逆生有三子，长即伪幼主洪福瑱也，自幼喜弄文墨，亦好作盲词，笔意有类于其父，其造作荒诞之语亦相若。尝谓助天斩蛇，洪逆斫其首，而已断其尾。官军攻克金陵，积薪自焚其宫。时忠酋授以良马，乃得突围出。半途得遇其叔伪干王，从之行。有河亘其前，浮水径渡，遂至江西

境。图剃发易服，从间道归粤。贼中有诣官自泄其事者，乃成擒。江西抚宪沈葆桢亲讯之，供不少讳，供词中多引文相国《正气歌》以自比，尤可笑也，卒亦治以极刑。贼每攻城，必先于城外筑高台，而以贼酋登其上说法，谓之讲论天情。大率言天父天兄救世为心，特命各伪王降世教民，俾得脱灾享福。盖其窃西教之余绪，而文以诡诞无稽之说，于是邪且怪矣。贼破金陵后，有男馆女馆之设，男女无许觌面语，夫妇有涉私者，辄斩以徇，谓其犯天律也。男女馆皆逼人拜上帝，谓之敬事天父，以黄纸奏章作誓语，谓之悔罪。贼中赞美语，南贼所撰，率众朝夕诵之。每日睡起饮食，必默念小子跪在地下，敬谢天父等语。谓天父七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每阅七日为一赞期。街设大旗，写明日礼拜，各宜虔敬。三更具果品糕饵，群诵赞美。各伪府金铙爆竹之声，不绝于耳。贼有酋目病者，代为焚章祈天，其词甚哀。凡此无非煽惑诞妄，非真有邪术也。

洪逆最喜掉文字，其所改之字，不可以意测。如圣改正，上改尚，耶改耳，华改花，国改郭，火改亮，清改菁，老改考，亥改开，卯改荣，丑改好等类，不胜枚举。社稷宗庙俱为妖，帝王京都俱为僭，悉令删除。贼中别刊《时宪书》谓之颁历。略仿西国法，单月三十一日，双月三十日，每年以三百六十六日为率，不复置闰。且以每四十年为一加，每月三十三日，每四十年为一斡旋，每月廿八日，更为无理。又以不知时日算法，时多舛误，癸丑二月初十日，又讹一日，故干支亦迟一日。初不许用日月二字，后仍用之，谓由天父改还，真堪喷饭。咸丰四年，岁在甲寅。正月元日，贼营为十二月廿四日，合计之，前后共差六日。

贼中伪书名目甚多，皆洪贼自作。其有伪诏书者，自戊申

始，至癸丑陷金陵止，则出曾钊扬、何震川诸贼手。何震川者，粤西人，贼中伪探花也，淫乱邪怪，自供不讳。又有所谓天父下凡诏书者，更堪发噱。自咸丰八年以后，则多出自干逆手笔矣。

贼所设立伪官，不分等级，而必以天字为区别，牛鬼蛇神，奇怪百出。伪王之下，则有掌率统管天将、朝将、国将，下则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伪爵之下，乃系伪职，自丞相以至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两司马，此为伪正职，余俱为伪杂职。伪丞相有正副，更有以天、地、春、夏、秋、冬为次序者，计一十有四名。伪殿前丞相四名，检点三十名，指挥三十六名，将军及总制，俱分金、木、水、火、土为定数。每伪总制一，统监军一，军帅五，师帅二十有五，旅帅一百二十有五，两司马六百二十有五。此外守城有伪巡狩将军，驿递有疏附总制，关隘有提关指挥。洪逆伪府有六部伪尚书，有侍卫九十有六，以天字及二十四气分名。有左右史侍臣、朝议、诏书、诏命，东贼伪府有尚书、承宣、参护、仆射，各数十名，其余伪王以次递减。他若管理贼物者，俱为典官。由承宣以前附贼者，均为伪功勋加一等。其为伪王之昆弟叔侄者，皆称为王宗。贼中又设女官，亦有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而以贞字为别。其在伪府者，有女丞相检点，在外统带女馆者，至军帅止，余为女百长。贼中服色，伪王帽绣龙凤，袍靴皆然，均用黄。伪侯相帽用凰，伪检点指挥帽用麟，均黄袍。伪将军总制帽用狮，伪监军军帅帽用虎，均红袍。伪师帅、旅帅帽用彤，均兰袍，伪两司马用鹤。有职者头系黄巾，余用红巾。伪女官皆以黄帕蒙首，上写伪衔。女官多跣足乘马，皆粤东西人。

至于贼之称呼，尤为可哂。各伪王皆僭称千岁，而又以字别其大小。如洪逆长兄称显，次兄称伦，干贼称福，翼贼称喜，英贼称禄，忠贼称荣，赞贼称耀，侍贼称雄，辅贼称威。章贼称寿。其妻称伪王娘，其长子称伪嗣君，伪王女称金。掌率义、安、福、豫、燕、侯以至军帅，僭称大人，子僭称公子，女皆称玉。师帅至两司马称善人，子称将子，女皆称雪。掌率六等伪爵妻称瑞人，伪丞相至军帅妻称贞人，师帅至两司马妻称夫人，又有称伪官之妻为贵姣等名者，尤为穿凿不通。

贼中所有庆贺佳节凡六：正月十三日，为天兄升天节，二月二日，为报爷节；二月二十一日，为洪逆登极节；三月三日，为爷降节；七月二十七日，为东贼升天节；九月九日，为哥降节。又各贼每逢生日，馈物者不绝于道，而女官送礼尤盛。以糯米制成各色糕饵，列于方几，令人肩之先行，前以金锣黄伞为导，后则士官跣足乘马，送入伪府。至日均贺，倍诵赞美，谓之酬谢天父。洪逆父子生日，俱赐宴，畀以银牌，并演乡间杂剧为乐，而不自知其丑。各逆生日，先期遍人进贡院考试，东贼则为东试，余仿此。所取伪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各一，伪翰林数十，伪进士数百。又遍选民女百余人，先送伪丞相衙再选，约得十五人以进各贼。洪逆东逆各六，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赐美女以偿其劳也，言之可涕。

贼王居伪名府，贼官居伪名衙，计阖城贼馆不下千余处。伪府则有辕门二，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墙壁悉采画龙虎。甬道中筑高台一，两旁悬金锣数十，有事则鸣锣以达。门以内不准男子入，皆以女侍传递，肴馔酒浆，皆有伪典自外传进。后有堂室园圃，多至数百，少六十余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粉

绘，其余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以为美观。门外多建瞭台，高数十丈，以备望远。洪逆伪府，以前制军署为之，在城北，壮丽胜他处。大门额一曰荣光门，二曰圣天门，皆以真神冠之。两旁有栅栅，内横匾数方，皆伪寮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以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栏，上镌双龙，石质人工，俱极坚致，非近时物也。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采画以龙虎狮象。伪殿之东，有墙之围，凿池于中。池方广各数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长约十余丈，广五六尺。北面又有半亭，高仅数尺，式如宇藏。东贼伪府稍减，其旧者已于咸丰六年为北逆付之一炬，后重建伪幼东王府，名曰正九重天廷。伪府后有园，入门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荫可半亩，圆实蕃衍，馨香可人，自亭而北，叠石为山，绵延不断。群山之麓，清泉绕焉。诸伪王府，无不有园，叠石凿池，穷极奢丽，楼台亭榭，逶迤相属，皆役使所掳工匠为之。北翼两贼所居，但画门用锣而已。伪衙如伪侯画凤，伪相画象，馀仅贴红条。

贼相见，下一等者跪，不揖拜，爱跣足，虽服袍乘马亦然。嗜著朱履，厚其底，几半尺许。每乘马出，携洋人所制八音匣，铿锵作声以为乐。每与官军角拒，发伪令，必先吹角以集人，至北贼伪府听令，后改在翼贼府。以贼目二人，一持名牌，一执尖角旗，率群立俟指挥。每战则驱被胁者在前，而积贼随其后，败则祈跪天父。官军或以为有术，往往疑懔不进，不知正可乘啸啸时并力研杀之也。贼中夜间口令，以所颂赞美诗内二字颠倒为号。每值元旦，各贼飞刺相庆贺，见面不跪不拜，但称曰高升。贼

初以演剧为邪歌，继于池州得戏班衣服器具数十箱回金陵，乃招优伶装演，筑台于清凉山大树下，东贼观之喜甚，于是贼中皆尚戏剧。各贼伪府，朝夕敬拜天父，男乐在外，女乐在内，遍搜金陵乐妓以充此役。每伪王处数十人，晨暮琵琶，以供赞美。

记忠贼事

伪忠王李秀成，原名以文，广西梧州府藤县宁风乡人，居于长恭里新旺村，佣耕自活。少时从其舅氏读书，及长乃归父母家，生计窘乏，时难自给。二十六七时，值洪逆煽众作乱，路经其村，乃裹胁而去，隶于伪春官丞相胡以晃麾下为兵。后贼中有选举之令，首东举之为右四军帅，令踞守金陵太平门外新营，旋由伪监军擢至伪指挥。时捻逆张乐形、龚得树，以数十万众横于三河尖，忠贼结之以自固，声势颇张。乃封为伪地官副丞相，俾踞桐城，以抗秦军门定三之师。围甚急，忠贼求援于陈贼玉成，陈贼率党攻陷庐江，即溯俾江，窜大关出桐城之后，以断吾军饷道。桐城地势，一面高耸，一面平坦，陈、李二贼，内外合击，吾军大挫，围师遂解去。忠贼旋扰六安、霍山，贼党渐盛。丙辰抗张国梁军于仓头，镇江踞贼吴汝孝从城内突出，我军遂乱，退驻丹徒，而扬州遂陷，吉中丞阵亡。忠贼即回金陵贼巢，出死力以冲孝，陵卫大营亦溃，向帅以劳瘁卒于丹阳。时贼内乱，自相屠灭，是以不能大逞。戊午张帅复围金陵，忠贼时已受伪侯，屯于黄池，一切伪政，由其指麾。招集芜湖贼众，由昭关顺流而下，陷全椒、来安，纠合陈贼攻走德军，以分下游官兵之势，骚扰江皖间，故贼巢得有接济，围虽严未能即下也。

忠贼在浦口时，吾军中有招其投诚者，为洪逆所闻，惧其士也，乃伪封为忠王，更书“万古忠义”四字赐之。庚申春，忠贼由芜湖取间道至广德，窜泗安，由武康陷杭垣，浙省大震。由是张帅分兵往援，而忠贼已自广德至建平，大合贼军，萃攻大营。伪辅王杨辅清窜高淳，伪侍王李世贤窜溧阳，伪英王陈玉成窜江浦，四面夹击，寇氛猛炽。吾军势分粮匮，各无斗志，大营遂溃散。张总统殉节于丹阳，和帅身缢于溧关，苏常尽陷于贼。继嘉兴亦为贼党所破，江浙之间，遍地皆贼也。辛酉冬，杭垣亦陷，宁绍温台各郡邑，相继失守。是年忠贼曾窜江西湖北，收纳叛民数十万，为曾军所扼，狼狈逃回。而安庆亦于是秋为官军克复，断贼上游之臂，北势遂沮。壬戌，上海西人调集劲旅，翼助中国。时贼围沪之师号称百万，西人一鼓而下之，青浦、嘉定势如破竹。曾帅之军亦已由上而下，芜湖、巢县、无为、梁山皆属我军，直捣金陵。洪逆屡促忠贼纠党回救，忠贼密献曰：“曾帅之军由上而下，利在水军，我劳彼逸，且以常胜之师而临我屡挫之众，不可与争。不如多备粮食军械，为固守计，伺其懈而击之，蔑不济矣。”洪逆不从，于是李宫保克苏常，左中丞克宁杭，运兵並进，逆寇贼尽窜，仅踞金陵而已。甲子六月，官军入金陵，忠贼以己乘马乘幼洪主洪福瑱，而同匿于清凉山。既夜，乃舍命冲营而出，逃于民家，为官军所擒，戮之于金陵。噫！忠贼特一田家牧竖者流耳，初何有韬略谋勇之足言，乃天心厌乱，竟假其手以扰江浙，苍生涂炭，死亡如积，岂其劫运之所钟欤？祸患相寻，系于是人，彼苍之意，岂可测哉？

记干贼事

干贼，洪逆之从昆弟也，名仁玕，字益谦，少习举子业。当洪逆作难时，县令知其为寇族，执而系之狱，后有为之缓颊者，始得释遣归家。乃逃之香港，授西人书以糊口。咸丰癸丑，洪逆陷金陵，伪僭伪号，建伪都，势张甚。干贼思欲往投，特未得间。八月，上海刘丽川乱作，矫称奉洪逆命，遥受伪封，干贼乃拟籍以达洪逆。有西人助以资斧，始得航海至，仍主西人舍。居年余，无计可通，西人但以幸舍处之，绝不为之画策，于是困甚求归，仍返粤中。七年复取道于庾岭，由江西而至汉口，鬻卜筮以供旅资。客中与之往来者，悉不敢少露踪迹。久之知所主家，固与金陵贼党相通者，凡米粟转输，所以济寇用者，恃以为东道主。一日偕主人登楼去梯，长跪自白其故，求主人代为设计，得达贼所。主人慨然引以自任曰："此事易易耳。"使附货舶渡江，遂入贼境，始谒洪逆，大喜逾望，立畀伪封为干天福，盖贼中之显职也。逾年宠任益深，即升为伪干王，兼称伪军师，掌文衡正总裁，一切伪政，咸决其手。特创伪王府，大兴土木，自书其两壁云："干戈底定，王道荡平。"贼中屡开伪科，考选甄别，悉委干贼，而干贼亦妄欲以收揽人才为己任。所有为伪主考伪总裁者，无不奔走其门下。顾干贼性懦缓，仅能掉弄文字，实无才略。楚粤老寇，自恃百战勋劳，必当大酬贼功，而干贼以后起新进，无尺寸建白，一旦骤出其上，因是多不平。洪逆亦微闻其故，择其功巨酬薄者悉授封伪王。或有以纳贿得者，于是贼中徒拥虚名，无所统制，而疆场之陷阵冲锋者，皆有劳而无赏，因之

无不解体。

干贼耻己无武功，请于洪逆，愿提师解安庆之围，咸丰十一年正月，干贼率党出伪都，盛饰军容，途中慨然谓其下曰："此大丈夫得志一时之所为哉？"因议先攻江西，翼分官军之势。时集安庆城外者有六伪王，伪王长兄洪仁发，伪王次兄洪仁达，伪辅王杨辅清，伪章王林绍璋，伪英王陈玉成，伪党数十万众，厚集其阵，期一鼓以退官军。曾中丞国荃以奇兵当其冲，督兵捍御，躬冒矢石。守城贼将为叶芸来，百战之悍寇也。城外皆官军，外援之贼，又在外围。而曾军于外复成长围，环之三匝，并命相持，六伪王皆不得前。至七月，伪干王最先遁归，盖洪逆促之还伪都也。是年冬，安庆卒为官军所复，洪逆追咎干贼援兵不力，师劳无功，贬其伪王位，旋又以伪王娘之谮，尽削其权。伪王娘者，洪逆妻也，梦干贼身御龙衮，而首冠翎顶，谓其心未忘官军，不可大用。是时西人之至伪都者，络绎于道，皆主干贼家，以干贼向在香港，多与相识也。出入贼中，招摇于市，洪逆闻之颇不喜，故特假梦兆以抑之。

同治元年，官军围金陵急，干贼预守城，后仍还其旧封。追官军克复金陵，干贼先火其伪府，乘间夺路得逸，与伪幼主洪福瑱偕遁。其众尚数百骑。遁时遇一溪，与众浮水而过。中有一人屡顾伪幼主者，干贼即手刃之，众皆股栗。窜至江西，谋易服剃发潜归东，为其信任之人密白于官，遂被执。时豫抚沈中丞葆桢，特委他员审鞫，干贼词色不挠，历供前后作贼事不少讳，越日即置诸极典。迹干贼生平，特一粗识之无之一庸妄男子耳，即在贼中，亦不过掉弄文字以自矜异，与夺地覆城之悍党较，其罪尚可末灭，徒以位列伪王，分居寇族，妄思僭逆，遂陷大戮。使

其戢影潜踪，自匿穷荒遐岛之中，则虽至今存可也。

记英贼事

伪英王陈玉成，原名丕成，广西桂平县白沙人，与翼贼所居相距不过数十武。在乡深相要结，金田谋逆时，仅隶于行伍。自入踞金陵后，稍稍用事，由十八伪指挥迁授伪职冬官丞相。向帅提数万之众固围金陵，自孝陵卫至东南七瓮桥，连营筑垒，环守甚严，而镇江亦为吉中丞所困。贼城守伪将吴汝孝，飞书诉急于洪酋，陈逆乃与伪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伪春官丞相涂镇兴，伪夏官副丞相陈仕章，伪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诸贼，同下援镇江。甫至汤头，而张总统国梁兵已抵境，兵贼相接，大小数十战。吉中丞时驻扎九华山，闻警遣兵来助。贼中侦知之，特选敢死悍酋以为冲锋。及战，互有胜负，贼众不得已，乃令陈逆乘小舟，由镇江水关入。水面炮船森列，陈逆奋力冲突，水师不能御，遂得入城，与吴汝孝合。汤头故有小河，由大江歧流通山下，一曰汤头岔河，一曰汤水山边。官军本屯营河滨，依山阻水以为固。贼兵探知其处，图移营相拒。旋据汤水山边，为乘间溃围计。官军乃拔寨以堵其进，距城较远，陈吴二贼乃得从城中突出，城外贼已选锋整队以待，并起夹攻，前后相应，官军遂不能支。先是贼乘夜潜至汤头岔河驻扎，官军力战，相持至午，官军始知后路被袭，急思还救，阵遂动。两处相隔约一十余里，甫欲回兵，而城贼之众大至，勇锐百倍，官军夺气。翌日黎明决战，官军以众寡不敌奔溃，十有六营尽陷于贼，贼众遂群聚于九华山下。吉中丞守御严密，不得遽破，贼乃由金山径渡瓜洲，陈逆攻上桥破之。时

官军结营于红桥卜著湾三汾河诸处，大小相连，一百二十余垒，望风齐溃，扬州遂再陷。所掳辎重，尽运入镇江贼巢。贼既大股渡江，仅留周胜坤守官军旧营。官军探知其虚，进兵取之，以断归路。贼又取道于六合，张总统国梁自率骁骑邀截之，不使一贼得通。贼不得已，仍从金山绝流而渡，径攻高资。吉帅兵驰援，中伏猝败，为贼兵驱之高资山中，首尾不能救援。吉帅知势不敌，临阵自刎，官军大溃。张军自六合驰至，则已不及。乃驻师于丹徒镇，以扼贼冲。

时贼势方锐，逆目吴汝孝，又以悍贼千余继之，进攻张军，张军亦溃，汤头所守官军尽撤。直驱至伪都，东贼令尽破孝陵卫向营，使屯军于燕子矶，翌日乃困瑶化门官军。适张军收集残众复至，而伪翼王亦率曾锦燕，张瑞谋两悍酋引众相助，官军势益孤。向张二军连战皆北，委弃军实山积，皆以资贼。陈逆遂陷句容，困丹阳，鸱张狼顾，几不可制。向张皆退驻丹阳，并力坚守，贼不能下。向帅以积劳死于军，张总统国梁代抚其众，流涕誓师，慷慨决阵。一战而解南城之围，擒戮无算。伪十三检点周得贤，贼中之骁将也，在阵授首，贼众股栗，乃遁三角村，距句容城二十有五里许。时东贼方谋篡伪位，洪逆檄召北贼诛之，东北贼党互相杀，一时积寇死者不少，于是贼中可任事者无其人。陈逆方在外拒官军，拥众颇盛，乃畀以显职，封为成天豫。翼贼方被逐出伪都，道经宁国，悉以前攻宁国之众委于陈贼，令统之，以解宁国之围，翼贼旋复他往。忠逆李秀成，被困于桐城，遣使驰书告急于陈贼，请其速援。陈贼以宁国一隅未能旦夕解围，而桐城之困急于眉睫，乃即由枞阳渡江。忠酋闻其至，轻骑往赴，特绘成进攻图式，与之详观，并密定谋议然后行。时官军方虑贼必对面迎拒，严为之

备，而未知有援军之蹑其后也。陈贼乘官军稍懈，突出纵击，一鼓破之。道自枞阳长驱顺下，陷无为州，踞汤头镇。贼之粮粮，皆由是接济。与伪迓天侯陈士章，合党并窜，于是东关、巢县相继沦没，贼皆命人据守。陈贼率众攻陷庐州，所向亡命，官军颇不敢撄其锋。

陈贼两目下有黑点，状若目精，贼中因呼之为四眼狗，势方横甚。乃上滭河出大关，以截桐城之后，断官军饷道，阔营恇扰。陈逆忠酋内外奋力合攻，官军不能御，遂奔。贼骑分三路穷追，舒城、六安前后失守，裹胁者数万，贼势大张。陈逆旋陷正阳，屡攻寿州不得下，而三河援军骤至，进克庐江。张帮办军亦进攻句容，偕和帅共围金陵。陈逆方结巢于小孤山，华阳与韦贼志俊合队，同窜固始、商城，陈逆图陷德安，以收羽翼。官军扼之，败之于罗田、麻城间，乃回窜太湖、潜山。时忠酋方欲从全椒往援贼巢，传檄逆目，刻期大举。陈逆议由舒城破庐郡，出店铺攻梁园道、界牌而下滁州。德帅方守浦口，胜帅方驻乌衣，俱遣兵截之，陈逆奋突而前，德军大挫，因求援于张帮办。乃专选精锐渡江而来，以解小店之围。阵未定，贼骤以劣骑横蹦之，张军亦败，贼追官军至浦口。陈逆攻其前，忠酋攻其后，德军阵没者万人，陈逆遂长驱而围六合。洪逆以其有功，授伪封为前军主将正率掌。适署皖抚李孟群，以其师溃庐州，上谕道员李续宾改道援庐，李道定计先取太湖，扫荡桐、舒等县，然后直趋庐州，进克枫香等驿，一战而复潜山、太湖。

咸丰八年九月廿八日，直捣三河集，贼众远近大震。洪逆乃调陈李二酋赴援。三河集者，庐州要害也，筑城传以九垒，用悍贼数万守之。三河破然后可以进窥庐州。李道自克桐城，令总

兵赵克彰守焉，又命副将谢永祐守舒城，所部仅五千人，皆精锐可用。守三河集贼将为吴定规，李军围之三匝，破其九垒，斩首数千计，方期旦夕可破。而陈逆玉成由六合至，率大队踞金牛镇，李逆秀成由巢县来，纠集捻匪驻白石山，贼十万余众，连营相望，烽火亘数十里。贼盖塞李军之后路，而断舒城之援兵，尽死力以决一角也。李营诸将，议暂退守桐城，以为后图。李道曰："军事有进无退，当死战。"十月十日四更，逼贼营而阵，诸将请四更击之，猝出其无备。李道曰："陈玉成，贼中骁帅，守必不懈，且未审其虚实，不如黎明辨色以进。"天将晓，官贼合战，径破陈逆营，营中贼散走。会天大雾，但闻金马驰闹声，莫辨贼在何所。贼众抄击官军后，突出奋攻，官军相继溃，部将刘坤山等先后战没。

白石山距金牛镇仅廿五里，忠酋遥闻枪炮声，率队大至，贼锋益锐，环围之数重。李道传令军中，严守墙垒。无何，各垒皆破，或劝突围出，图再振，李道不可，曰："吾当杀贼而死，为国除害。"大开壁门，跃马入贼阵，见陈逆方立黄旗下，李道呼曰："当斩此贼渠，为吾毕命处。"驰入死之。诸军或降或自杀，其降于陈逆者，半途猝起为变，陈逆因尽坑之。窜至桐邑吕亭驿，桐城复陷于贼。洪酋乃伪封陈逆，所属骁悍殆尽。然六合、浦口官军旋又失利，幸楚军自黄梅、宿松上游来援，陈逆与之并力相拒。继闻忠酋陷杭垣，和帅分兵援浙，金陵势虚，遂潜兵至江浦，渡江而南，由善桥攻官军大营，师溃，贼遂连扰江浙。适会中丞国荃兵围安庆甚急，陈逆屡行攻扑，卒未得解。安庆守城贼将叶芸来、张朝爵，负隅固抗，陈逆又自外来援，故一时未能即下，楚军乃深沟高垒以困之。

久之城中无降意，而英逆时于城外为犄角，曾中丞乃撤近湖一面以待其逸出，因城中皆系英贼家属，恐其致死相持故也。英贼以曾军之退为可乘，遂徙近处之粮自济城贼。曾中丞知其无去志，仍复严围，城中汹惧，乃遣三悍目入城助守，益以劲贼千余，英逆退保集贤关。洪酋惧上游之不可守也，因遣六伪王往援。六伪王者，伪福王洪仁达，伪干王洪仁玕，伪章王林绍璋，伪辅王杨辅清，伪都王黄文金，伪顾王吴汝孝也，俱集桐城。英逆乃留刘、李二贼目守关，而己往桐城，以黄金爰率骁骑断后。官军知其至，预伏兵以待，黄贼之众歼杀殆尽，黄贼几死于水，仅而免。英逆见桐城贼兵不足恃，自至伪都，求援于洪酋。鲍军门超，进兵攻集贤关，刘、李二贼死命固扼，药弹糈粮俱绝，遂为鲍军门所破，二贼于阵伏诛。逮英贼来援，而安庆危在旦夕。曾中丞凿通城边菱湖，炮艇得入城中，消息煎迫。时官军围城，而援贼亦环围官军之外，城中百物俱竭，贼知必不可守。曾军攻之愈急，遂破。叶芸来犹率队巷战，官军斫之数十刃始死。张朝爵乘舟而遁，吴定彩与贼众尽溺于大江中，城贼无一得免者。伪英王见巢穴已破，遂窜石牌，拥黄宿之众渡野鸡河，图犯德安、襄阳。贼众咸不愿行，遂由六安回庐州。官军围庐州甚急，粮绝援穷，遂为官军所克，英贼乃遁之寿春。时英贼所踞之地，前后悉为官军所得，羽党散亡，洪酋又褫其伪职，屡加严责。寿春固苗沛霖出入所也，遂诱之至官军营。或有劝之降者，英贼毅然不可，植立不跪，惟乞一死，乃置之极刑。自英贼死，而贼中无悍酋，越二年而洪逆亡。

逸史氏曰："贼起金田，所恃以冲锋陷坚者，自蒿朝贵外，即推秦日纲、罗大纲、陈玉成为最猖獗，贼中所称三悍酋是

也。罗亡于江北，秦亡于东北，逆党中独英贼蹂踏数十城，窜陷十余省，恶积祸盈，卒膏斧钺，枭党艳妻，连头受戮。天之假手以剪灭之者，岂不快哉？三河集之战，李忠武公授命于是役焉，此为上游大局所关，故记之特详。呜呼！英贼之罪巨矣。

记燕贼事

燕贼秦日纲，原名己昌，桂平白沙人。少傭于人，颇勤慎尽力，长以制菽乳为业。金田倡乱之前，已与洪逆深相结，潜煽妖言，以惑愚妄。洪逆谓其为忠勇信义可恃之瓜牙心膂，故倚任独专。随洪逆窜踞永安，伪设木斗军营，俾燕贼守之，以抗官军。时扼要冲者为张孜修，转战相持，贼不得出一步。自永安至武昌，沿途遍张伪示，皆燕贼争先为之，授职伪天官正丞相。既陷武昌，径趋九江，所至残破。先后所掠民船万艘，顺流蔽江而下，皆燕贼与赖汉英、罗大纲分统之。旋得安庆，弃不守，急攻金陵，七日而破之，入城居中正街董宅为伪馆。癸丑七月，东贼令取所掳安庆民女，伪号贞人。时两粤积贼，皆拥众自雄，积金资，呢佳丽，据金陵为老巢。而分党遍窜上游，皖、豫、楚、燕，逆锋无所不及。十二月代翼贼踞守安庆，自恃其才能，尽变翼贼所行，新胁之众，号称盈满，出入呵导，前后拥骑数百人。东贼以此忌之，更遣罗大纲往代之，而燕贼仍归金陵。东贼分其麾下伪将佐校，隶于己所统下，为东伪官，以少其众。甲寅五月，所有遣扰湖南、黄河之贼，皆为大兵所破，贼之上游势孤。欲使北贼，而又恐北贼之一去不返，如虎傅之以翼，将来不复可制，

因以燕贼代之行。乃伪称燕王，伪号霜师，所拥党羽颇盛，艨艟战舰，林立江面。

时官军用红单艇冲击三山贼营，上下游俱为所困。燕贼乃率众党扬帆直下，驶至乌江，适与官军船遇，举炮互轰，烟尘蔽空，官兵船坚炮利，击沈贼舶无数，一炮弹击中燕贼坐船，碎沉于水。获其印书衣帽，皆有伪燕王字样，官军皆意其已死，酾酒相庆。后大阵擒长发积贼，讯知燕贼船破落水，间道逃往和州，后于咸丰六年，在伪都闲居。时东贼主持伪政，一切生杀，悉随其意，各伪王咸惮之，外受约束，而内怀愤恨，燕贼以昔同起事六人中尤不能平。偶以牧马，某甲见东贼从叔不起，东贼叔怒，鞭之二百，立解之燕贼所，未及询，旋诉之东贼，东贼委翼贼治其事，于是燕贼闻而辞职。东贼大怒，命北贼杖燕贼一百始得释，因是衔怨愈深。秋七月，东贼被诛，东北两贼之党互相杀，燕逆亦死于其中。

记李贼事

李少卿者，嘉应州人，始名绍熙，及投贼，乃易名为文炳。迹其反复狡猱，自负枭雄，而卒殒其身，亦天下之愚人也。初李以行贾至江南，丧其资，落魄海上，日从博徒游，每日与贷数十钱糊口。时上海有妓尤绿芸，貌美而多资，久厌风尘，思择人而事。一日肩舆出门，李方蹲桥下乞博徒钱，舆来，以其碍道呵之，李起而反詈焉，挥以拳，舆夫皆辟易。绿芸急搴帘谓之曰："客何为者？请至我家，以杯酒释忿。"李亦慨然诣其室。坐既定，索酒引满，罄无算爵。绿芸曰："观子貌非居人下者，何乃龌龊

与匪类伍？此间苟足以屈子，愿供饮食。”李许诺，遂居其家，颇勤谨。久之，绿芸委身于李，出其资令作小运贩，获利颇饶，乃设茶栈，援例捐纳候补县丞。时闽粤之党颇横，当路方思各以其类羁縻之，故地方有事，居然附缙绅后参末议。

咸丰三年癸丑秋八月，粤人刘丽川乱作，戕邑令袁君祖德。起事者曰小刀会，结有七党，李亦预其列，而与李少轩皆用事，为刘贼所信任，贼中攻劫，多出其谋。先是，当路故粤中人，未免私庇其乡人，始欲选更事者给资遣归，后亦不果，因循酿乱，实李与闽人李仙云之咎也。其后贼势日促，李始谋约官军为内应，机事不密，为刘贼所觉，同谋三百余人，擒戮殆尽。而李独得脱，走投大营，白事泄状。抚军吉尔杭阿悯其全家屠戮，留军中供差遣。继而城破，渠帅未获，而红桥所戮者在疑似间，召李辨识。李力言其是，遂据以入奏，并请宽李之诛，有优赍焉。其实著名贼目，如刘丽川、林亚福、潘镜子、陈亚林皆逸去，林为海盗，以他案被获；潘投金陵发逆，未知存亡；刘伏匿近粤乡间；陈商于暹罗；今皆无恙。李当时盖以迎合吉中丞之意耳。

上海军事既蒇，以备资募勇，从吉中丞军于镇江，冲锋陷锐，多积战功。九华山之役，吉中丞势迫自刎殉国，贼围李营三匝甚急，李堞垒坚守，经七昼夜，与士卒仅日一食，粮绝援穷，顾无变志。适张总统大军驰至，围解得出，以是军营巨员大加奖信，前后捐擢，荐升道职。庚申春间，李方带勇在吴门，贼悉锐南下，其氛日逼，徐中丞仓卒间委以城守。时贼游骑已至城下，李营勇目有黄魏二姓者，竟诣贼纳款，而李与何信义大启阊门，迎伪忠王入。李受伪职为江南右将帅，为贼主理昆山县事。族中兄弟子侄，无不受伪职者，诛求民间，较他贼更苛酷。上海某当

路，谋结内应，使其阍人往说之，未得要领，但以李虚词诡说报之而已。后何制军桂清，又思以内应功赎罪，遣冯军门日坤往结，冯固与贼相识，及至，并无一言。及见伪主，将陈贼坤书约以上海为界，彼此毋相犯，同盟而返。是役也，李尽输其实于伪忠王，而谈内应者犹以为可恃。噫！是徒为李贼所笑耳。闻有密遣人约李献城投降者，李拘其使，几欲杀之，后行贿于贼妻尤氏，言之得释。

同治元年，李方率党攻上海，颇为贼尽力，挫于官军，辎重悉丧。及回昆山，忠酋以前事颇加猜忌。时青浦、嘉定方为官兵所克复，声势甚锐，大军围太仓急，昆山贼少，于是忠酋遣贼目刘肇钧与李同守，李不自安。而苏昆乡间，潜结团练，以应大军，故泄内应谋，俾贼自剪羽翼。忠酋亦知李素反复，即率大股驻昆，佯作应援太仓者，俟李贼来，即命众刃之，党与同日被杀者五六百人。其同李降贼启关之何信义，越一年以瘫痪死。始谋之勇目魏姓，受伪职武将帅，后亦为贼所戮。观于此，可知天之所以报施矣。

呜呼！李当日贼众号称十万，弟子腹心，密布上海，城外官军声息，呼吸皆知，其所设陈幕贼卡，与官军仅一江隔耳。果欲反正，率众顺流，殊易易也。乃徒外以诳官，内以媚贼，殒首裂身，自取歼灭，然则狡谋果足恃哉？

逸史氏曰："上海之乱，李以首事贼渠，法当诛殛，乃内应无成，犹得邀封典，抑亦幸矣。前后积功，循至显职，国恩可不谓厚哉！庚申守城之役，如能感激一死以报国，其功名声望，岂遽出人下？而乃望风迎附，揖盗开门，身污伪命，屡抗王师，卒至恶积祸盈，如屠犬豕。同一死耳，相去远矣。"

记侍贼事

伪侍王李世贤，广西人，忠逆之从昆弟行也。窜陷金陵后，授伪职为侍天福。逮东北逆相继诛灭，乃得专用事，临阵颇能亡命，故贼中推之为渠魁。咸丰八年，侍逆踞守黄池湾泾，时官军围金陵甚逼，忠酋谋所以解围者，驰至芜湖与之商，令侍逆独御南岸官军。旋以功伪授左军主将，窜踞南陵。十年正月，忠酋自芜湖至，与侍逆合队，由广德取道攻湖州。绅士赵景贤，仓卒练兵筹守御计，密约援军，内外同时夹击，斩贼数千，三日而围解。侍贼回窜建平，适与忠酋遇，遂令其往攻溧阳，以不能猝破，转向句容，攻五日遽陷。贼众大队聚于雄黄镇，一战而官军大挫。其时伪英王陈玉成，进善桥；伪忠王李秀成进钟山；陈坤书进高桥；伪辅王杨辅清进南门雨花台；侍逆进北门红山。大营粮绝，师遂溃。明年夏，侍逆由皖省至江西景德、乐平，与左宫保兵相持，官军歼之于乐平，斩馘万计。遂由河口退遁常山，顺道趋浙江，分攻金华、汤溪等处。旋至浦江宁波，而温、台、处三州亦相继陷没。侍逆所部有伪戴王黄呈忠，伪首王范汝曾，往攻宁郡，而宁郡有失职之西人前为之导，海门镇海，皆有西舶在，曾不阅二月，而东西两浙尽为贼踞，侍逆出死力尤多。自浙省左宫保统兵进攻，复郡县势若破竹。侍逆仍遁至溧阳，将为持久计。溧阳丹外民团，骁勇猛锐，为江南各团最。时李宫保已收复全吴，独城阳、金坛、宜兴、溧阳等四县未下，侍逆知不可守，乃偕伪潦王刘肇钧，伪康王汪洋海，伪昕王陈炳文，伪莱王陆顺德，伪列王黄宗保，伪就王赖世就，伪偕王谭体元，伪利王朱兴隆以及李恺

顺、谭应芝、陈承奇、李容发诸贼目，方窜江西。经沈中丞严为堵御，逐之出境，遂扰入闽，汀、漳诸郡县，迭经失守。于时康逆踞汀，侍逆踞漳，悍党号称四十万，旋弃汀而与漳并，遂扰永定、大浦、饶平，屯踞百余里，烽火连天。侍逆之众尤慓悍，然方耀卓兴等诸军转战而前，横冲突击，卒尽溃散。

侍逆既毙，康逆势焰犹张，盘踞镇平，与霆营叛卒相要结，分三十余垒，百十里间旗帜相望，负隅固守。后由镇平窜龙定、信丰、连平，官军卷甲疾趋以袭其后。康逆恐为大兵所及，一昼夜走三百里，突抵嘉应州城。知州程培霖、游击英秀，登陴固守，城破，英秀死之。于是撤调江闽各军，环集东北。俄而康逆殒于炮，伪偕王谭体元代统其众，死拒官军。久之潜出西南门，由黄沙嶂遁去。黄沙嶂者，川南最狭隘处，群峰峭立，一径萦纡，为嘉应出新田、大田右至丰顺，左至潮州之间道，贼以数万之众，冒危出险，急不得前。官军追者四至，分途合击，歼杀无算，坠岩坠涧死者以千万计。一时横尸盈谷，积械如山。胁从之众，崩角请命，求贷一死。于是发逆党羽，至此乃无噍类。

伪侍王踞漳州，出与民团战，遇伏伤其足，久不愈。其妻弟谋内应未成，后闻为其下所杀。或云侍逆李世贤于永定渡河时，闻大埔败溃，自刭死，余众归康逆。刘贼踞云霄厅，陆贼踞浦、漳，旋俱为官军所破，先后授首。刘贼弃云霄窜越平，和副将林保伏兵大溪乡，突出截击，刘为飞炮所中死，歼其党七百余人。陆贼后踞长乐，屡抗官军。卓兴亲率精锐，衔夜攻城，城垂下，贼党见势危，缚献莱逆，缒城乞降。刘肇钧广西人，短小精悍，能纵身一跃数丈。当忠酋据苏时，会守昆山以抗官军。汪洋海曾踞金坛一带，窜浙乃留据余杭，与杭郡贼互相犄角。陈炳文以从

忠酋故，广德既陷，即留守焉。旋陷杭垣，即令之守以拒左宫保进剿之军。陆顺德广东人，扰浙之役，曾迭陷绍兴、萧山以为巢穴。朱兴隆湖北人，曾守醇化镇，后贼酋移之守六合。时皖省为官军所围甚急，李世忠进克六合，乃遁之侍逆所。赖世就广西人，为忠逆踞守吴江，及入闽，窜连平州，率二千人诣方耀营降。后用为前导，助攻贼于上坪山，卒夺险隘。黄宗保后亦归诚。其窜闽粤之贼，一歼于左宫保，再败于冯军门。其窜湖北者，为黄文金先后尽毙。计发逆自始至末，凡十有七年。

逸史氏曰："发逆之起于粤西也，所集皆亡命之徒，村农野竖，互相裹胁，斩木揭竿，竞为驰突。诚能早为治之，一郡县力耳。文恬武嬉，一切漫不为意，以至养成溃痈，不可收拾，至于毒痛天下，几无一片乾净土，果谁为之哉？呜呼！是岂在贼之能兵哉？

贼中悍酋记

发逆之僭位称王者，自六伪王外，则以伪干王洪仁玕、伪英王陈玉成、伪忠王李秀成、伪辅王杨辅清、伪章王林绍璋、伪赞王蒙得恩、伪侍王李世贤、伪燕王秦日纲、伪豫王胡以晃为最著。自窜江浙以后，所封伪王，不胜枚举。其间凶酋悍党，破名城而抗官军者，所在皆有。如李开芳之守冯官屯，林启荣之守九江，叶芸来之守安庆，皆坚忍不屈。而金陵贼巢之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今为次第缀之，其已有专记者不复赘。

豫贼胡以晃，广西浔州人，家居花洲山人村，与洪逆交最

早。道光二十年六月，金田变作，洪逆即匿于其家，人无知者。迨贼兵破安庆，豫贼统悍党自成一队，其妻为女伪丞相，在东贼伪府，故贼酋颇加信用，伪封春官丞相。既陷金陵，使率众攻上游，图陷安徽庐州。庐郡既破，遂使踞守。咸丰四年甲寅五月，贼所遣党羽分扰湖南及黄河以北者，皆为大兵所歼。时豫贼拥众方盛，妄思力窜北方，为北一带声援，逆酋甚壮之，伪封豫王，伪号露师。旋官军援兵云集，一战而复六安州，势焰顿挫，乃贬去其伪王号，调在芜湖。未几又以他事取至金陵，置之死。

罗大纲广东人，本股匪也。在大黄江口日行劫掠，为行旅患。洪逆起金田，即往投焉。骁悍敢战，所向亡命。贼窜永安，为官军所围甚急，乃由姑苏冲而出。时寿春兵扼守其隘，罗贼率众驰突，竟破其营，所获药弹辎重无数，藉为军资。遽破武昌，贼中以罗大纲为首功，俾统水军，下陷金陵。自庚戌后，党于东贼，屡为贼先锋，冲坚锋锐，号称无敌。东逆既据金陵，使陷镇江，即留踞焉。嗣调往安庆、庐州等处，伪称冬官丞相。大纲匪与贼同甘苦，得贼众心，其临阵时，骤马往来，剽迅如风，在诸悍酋中，最称猖獗。凡贼遇穷蹙之时，辄以大纲往，而大纲至，亦惟知身先率贼，舍命与官军相抗而已。大纲恃其猛鸷，屡犯官军。咸丰乙卯五月窜江北，我军遇之，以抬枪击中其腹儿洞，伤既剧，夤夜遁至芜湖，群贼舁之入金陵，遂死。洪酋令葬之城北山中，族杀葬者以灭口，恐人知其处也。又择貌类大纲者，仍假其名，领众以当一队。大纲为贼守黄梅时，与秦日纲、陈玉成并力抗官军，盖洪逆以黄梅为官军所必争地，非三悍酋不能守。大纲乃以敢死贼数万，分布小池口孔垄驿，而立坚垒五于河浦、龙头寨等处，甚为严密。然卒为罗观察泽南，塔军门齐布所破。当大

纲踞镇江时，副之者有周贼胜坤、郑贼春润。大纲去后，而吴汝孝继之。当时与官军接阵之贼，有谬传所谓萧三娘子者，矫健绝伦，屡挫兵锋，或谓系大纲妻也。

胜坤伪封夏官又正丞相，建营于汤头，以拒吉张两帅之兵，后为官军所杀。

曾天养广东人，枭桀敢死，然性颇和易近人，能与贼绝甘分苦，身同患难，以是贼无贰志。咸丰癸丑七月，东贼使窜上游，遂扰江西，迭陷饶州、瑞昌，旋留踞黄州。甲寅三月，东逆使贼队驻岳州，分党陷常、沣，势颇鸱张。塔军门齐布，乃与罗观察泽南，李中丞续宾，合军进攻，败贼于高桥。闰七月二日，尽破逆垒，贼弃城返踞城陵矶，无何，贼又舍舟登陆，将图据险为营，分三路进扑官军。塔军门亦分三路击之，贼抵死抗拒良久，贼不能支，始败溃。军门亲道雷擂鼓台，歼贼八百有奇，贼为之胆落。塔军门临阵每好匹马冲锋，尝于一日携亲卒四人，进觇擂鼓台，曾贼知军门自至，突出欲擒之，狞髯张目，勇气百倍，直呼军门名，横矛遥刺其马。亲卒黄明魁，跃起刺曾贼坠马，曾贼回刺明魁伤右肋，军门亲刃曾贼殪之，继搴获其旗，视所署字，方知为伪丞相天养。天养素推为渠魁，伏诛后，贼为之茹斋六日。岳州踞贼既失悍酋，夺气退踞武昌。曾逆所部贼众，尽归韦俊。

韦俊亦贼中一酋目，伪称北宗兄，尝窜踞九江上游等处，后伏冥诛。

黄玉昆广西浔州人，翼贼妻父也，居乡。稍知文字，设塾词蒙以为生。金田倡乱后，贼中伪制度伪诏令，半由玉昆手定。初为伪左一检点，破金陵，以功伪封卫国侯。凡贼一切讼事，俱经判断。咸丰甲寅四月，燕贼牧马，某甲偶坐门外，见东贼叔未

起，东贼叔怒鞭某甲二百，送燕贼所。未及讯，又赴玉昆伪署，意欲玉昆加杖。玉昆以为既鞭可弗杖，转劝慰之。东贼叔愈怒，推案而起，立诉东贼。东贼使翼拘玉昆，玉昆闻而辞职，陈承镕、秦日纲亦相率请去。东贼盛怒，谓殆将以去挟我耶？转令北贼杖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昆三百，以五马分某甲尸。玉昆杖后，夜日投水，有知之者援之起，乃夺其伪侯职，编入行伍，副使人翼贼伪府办理贼事，陈承镕故与玉昆同里闬，最相睦。金陵陷，为伪地官副丞相，后伪称兴国侯。贼中大小事，都由其转达，而目不识一丁，贼之愦愦可知。

伪夏官丞相赖汉英，广西人。自金田倡乱时，已预伪政。既陷武昌，专领水军。顺流下驶，窜踞金陵，后未知其所终。杨元清广东嘉应州人，年约三十许，始与范运齐等同为股匪，聚众至三千余人，于道光庚戌八月十日揭竿谋叛。地方官遣兵力剿，一战覆之，窜入粤西境。适洪逆于十一月初十日倡乱金田，遂率众往投之。与东贼固相附结，谄事尤甚，伪称东宗兄，其妻入东贼伪府，为东贼服役。既陷武昌，贼势张甚，东贼于众中自鸣得意，元清妻曰："阿叔固多福祉，奈人之宗族离散何？"东贼怒其出怨言，杀之，并黜元清不复用。

伪辅王杨辅清，元清族弟也。初从洪逆于金陵，授为职，亦为东贼所任用。元清既黜，辅逆亦处之闲散，乃避居于闽，与贼中时通消息。东逆既诛，仍返金陵贼巢，为伪中军主将，窜扰池郡殷家汇东流一带，与曾帅之兵相抗，然卒不得过雷池一步。继屡以夺地陷城功封职至伪王。咸丰十年三月，忠逆檄召各伪王同集金陵城外，辅逆率众攻高淳东坝破之，旋陷溧水秣陵关，乃由椒陵至南门雨花台以攻大军，贼众，我兵单，吾师遂溃。十一年，洪

酋令其援安庆，败归，遂不复出。同治二年，踞守高侨门，以抗我上游之师，曾中丞国荃提兵进攻，昼夜轰击破之，辅逆遂遁回东坝。官军既克金陵，或传其潜踪粤东者，竟不知其所终。

同治甲戌，台湾以筹防事募兵，辅贼投营自效，有识之者，遂正法。

伪赞王蒙得恩，广西人，初授伪封为正掌率，甚得洪酋意旨，令其日侍左右，永毋得出伪都。凡一切伪政以及贼中内外事，无不归其裁制。咸丰十一年，以老病伏冥诛，其子嗣伪职。贼老巢陷后，或云竟得漏网，窜回粤东。

伪章王林绍璋，广西人。洪逆遣其趋攻湘潭，中道为官军所覆败，无片甲匹马返者，因夺其职，闲废家居。东北逆既毙，贼中无能任事者，忠酋乃荐之主伪政。金陵破后，乘夜遁走，官军以骁骑追之，及之于湖熟桥授首。

林凤祥、李开芳，皆广西剧盗。金田倡乱，即往投附，与官军抗，临阵争先，颇称猖獗。自围桂林未陷，伪西王萧朝贵率之攻长沙。俄而萧逆于南门外中炮死，李开芳代统贼众。及陷武昌，窜金陵，鸱张狼顾，遂不可复制。凡披坚折锐，犯难以当官军者，皆林、李二酋之力，故贼中以为首功。洪逆既得金陵，无志远出，又以林、李二贼为能，遂委之使窜北方，各统贼党二万人，分道进犯。一由申江黄浦口自皖之凤毫陷归德，一由安庆而扰南昌，旋即由豫而晋而燕，平阳、洪洞之间，临洛、藁城之界，骚然震动矣。于是胜帅、僧王统军驰剿，而贼焰之已及正定、天津。赖劲旅奋于外，义民愤于内，一鼓而歼之。乃西窜慈野，痛剿穷追，斩获无算。然后林凤祥授首于连镇，李开芳被擒于冯官屯，北方寇患以清。李逆献俘京师，处以凌迟极刑，人心为之大快。

石祥祯伪称翼宗兄，性强悍，颇饶膂力。所部多收录亡命，藉为冲锋陷坚用，曾陷汉口、武昌等处。咸丰三年，图犯东坝，官军设计败之，遁于金陵，中道遇伏兵，遂为所杀。

伪天官丞相水源，广西人。每晨必见东贼议事，传伪命以出入。三年七月，使窜芜湖，逾期不往，遂夺伪职。其侄曰钊扬，奇丑而性奸刻，识之无，为洪逆修理伪诏书。其下有何震川者，自言为广西茂才，略谙文墨，东贼伪试，拔之为伪探花。凡伪诏书，半出其手。陈宗扬初为东伪承宣，在东贼伪府轮值宿，居于头门偏屋。其妻为东女伪承宣，传事出，遂入屋，获私焉。东贼妹觉之，遂并通其妹，继将通其伪王娘，妒奸事破，闻于东贼，怒甚。时宗扬已为伪丞相，将赴安徽，船泊上河。东贼伪作天父下凡状，指出立擒之回，而并斩于市。其弟曰宗胜，东贼使窜河北，为官军所燔，所部尽覆。又使窜湖南，亦败，剃发易服，遁于武昌。时武昌犹贼境也，贼中酋目有识之者，执之送金陵。东贼以其中道弃军，罪在不赦，遂命戮于市。

唐正财湖南人，本为舵工，业操舟。贼窜湖南，遂从焉。既陷金陵，总伪水营，授伪职称指挥。癸丑冬，往岳州湘潭等处，勾结土匪，携逼舟子三千余人返金陵，逆首谓之有功，授伪检点。甲寅春，与陈贼宗胜同窜湖南，官军于要道截之，斩馘无算，唐陈二贼，仅以身免。继扰皖省，往来长安一带，卒受天诛。

黎振晖广东人，恃其膂力猛鸷，所至亡命。从洪逆窜攻湖南，攻城陷阵，往往独出先驱，贼中壮之。攻长沙南门时，搴贼大旗，奋勇先登，官军急以枪击之，伤其一目。既愈，胆雄气悍，犹自若也。既扰六合，率队逼城，而军志在必陷。官军伺其

近，以火药倾盆扑之，焚几死，遂遁回金陵。六年闰七月，御官军于城外，卒正典刑，

傅学贤广东人，剧盗也。洪贼甫倡乱，即自往投。形状奇丑，面色花白斑参半，性极刻暴。凡贼中所施酷刑，如火烙火锥，皆自傅贼始。后为伪典军械，药局火焚死，遍体焦朽，几不可辨。

黄开元湖北人，本优伶也。颇娜婀有姿态，贼嬖之，以娈童蓄焉。后使为伪典刍料，得出入城闉勿问。路遇逸出者，辄缚送贼所，多至刑逼殒命。嗣为伪典机匠，尤藉此作逢迎计，僻甚黩，无不切齿思啖其肉。旋有控其输贼情于大营者，贼讯之有据，遂以五马分其尸。报应之速，人皆快之。

邓辅廷湖北人。贼窜楚省，遂往附焉。为伪右史，治贼文书。刘春山湖北人。素以卖药为生，从贼后，为伪国医。严定邦江西人。由湖北附燕贼，从之抗官军。时上元县廪生张炳垣，谋为大营作内应，事泄，罗织此三贼尽杀之。

何阿六广东人。本在乡间，以团练御贼，遥叩军门，愿自效力行间。官以其所部多亡命，俱不可制，遂不之纳。乃即以众叛，其党约二千余人，自为一股，由粤东窜至江西，所过抄掠。继附杨逆党，同陷金陵，杨贼疑其桀骜，或不肯遽遵约束，不令入城，使日轰犯官军。张总统歼杀之，并灭其众无噍类。

韦志侯广东人。最先从贼，早受伪封职。后缘他贼谗之，乃隐匿不复出。旋忠酋保荐于洪逆前，即畀伪封为定天福。与陈玉成合队，窜扰皖豫间。后闻降于官军，立功自赎。

忠逆所部，如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谭绍光，周文嘉，皆骁悍敢冲突，忠逆恃以纵横于戎马间。咸丰十年，由广德窜杭

垣，径从间道，趋救金陵，以解官军之围，皆得其死力。忠酋既陷苏常后，陈坤书授伪求天义，与陈炳文踞守嘉兴。张军门玉良，自杭郡统兵往攻，军士精锐，队伍整饬，于西南两门，结大小营垒四十余座，贼望之为夺气。张军环围困之，昼夜攻持，陈贼拒守甚密，卒不得下。继忠逆援兵至，与张军门连战五日，分贼众往守石门，以断官军饷道，由是前阻坚城，后扼归路，士卒汹惧，不战自乱。前后数十队，半降于贼，张军门亦遽拔营冲突回杭。咸丰十一年春，忠逆上窜皖豫，乃以陈坤书踞守苏郡，暴征苛敛，民不聊生。及忠逆陷杭垣，复回苏境。时陈坤书已为伪护王，转往常州。元年闰八月，纠众五六万，图犯浒湖金柱关，冀横隔宁国、金陵兵势。彭侍郎玉麟，会同杨提督岳斌，督水师战败之于东坝。常州后亦为李宫保所攻，旋遁江阴，卒于阵上授首。

谭绍光广东人，自陷湖州后，伪封为慕王。忠酋往窜上游后，谭逆为之踞守苏州，屡援昆山，攻扑官军，与英人戈登相抗。时同踞苏郡者，为伪纳王郜永宽，伪康王汪安钧，伪宁王周文嘉，伪大将张大洲，江花斑五人，皆湖北人。纳逆与谭贼素有嫌憾，积不相能。官军围苏甚逼，忠酋驻众于马塘桥，已有退志。五人愿为官军内应，献城纳降，因遣汪有为、范汝发逾城而出，诣大营密约，英人戈登许之。翌日众贼聚议室中，独慕逆毅然不愿，拔刀斫座而起，伪纳王自后斩之，踣于地，乃割其首，即下令剃发，开城，持其首诣军门乞降。越三日，李宫保至，恐其反覆不定也，尽骈戮之于市。

周文嘉向踞青浦，久慑西军炮火之精，首主降议，自东北逆互相杀后，贼中著名酋目有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皆统有党

羽数千人，与官军为敌。咸丰十年，麕聚金陵城外，与诸贼合队，并力同破大营。十一年窜扰皖豫一带，继出没于洋枪岭、祁门间，俱为曾军所败，先后殒命。

其为忠逆司伪文案者，有汪宏建，胡玉衡，熊万荃，既陷苏垣后，即为、长、元吴三县伪佐将，转输军实，征收赋税，以供贼营。迨官军收复时，胡熊并投诚大营。汪酋脱，从忠逆上窜和州巢县。尝令其购买米谷，以济兵食。

伪尧王侯观胜，广东嘉应州梅塘人。本隶张总统鹰下为壮勇，从征广西。咸丰二年，贼窜湖南道州，官军兼程往剿，与贼战于城外败，侯遂为贼所擒。见其矫健雄伟，曰："此好男子也，可留为用。"侯遂入贼党，披锐陷坚，时为贼出死力。既踞金陵，使为伪水师主将，督领炮船，踞守太平关，前后凡七八年。所部悍党约四五万人，封为伪尧王。同治元年，曾军进克太平关，乃窜至下游骚扰江浙间，名曰征食，实贼中所谓打先锋也。洪逆旋调之踞守江东桥，二年，曾中丞国荃，整兵进攻江东桥，石垒坚峻，外环重濠，攻之逾月未下，曾中丞先设计解其党羽，侯孤立不能守，遂遁回贼巢，后潜至镇江七濠口。金陵攻复时得幸免，乃剃发易服，由上海至香港，出其金资，设铺肆，卒为地方官缉擒正法。据其所供，金陵贼酋得逸出者，伪辅王杨辅清，伪振王侯玉田，伪烈王侯严威。他如李长春，毛窦龄，皆广东人。亦贼中渠魁，李贼跛一足，能卜筮风鉴。辅逆号杨七麻子，遁居澳门，后回广西，所交结多楚人。张朝爵自安庆窜后，久潜贼巢，亦得遁回。

逸史氏曰："洪杨巨魁，得以纵横恣睢于天下，皆藉凶酋悍党，为之先驱也，迨至牙爪就歼，首领亦除，元恶大憝，次

第诛灭。天之所以报之者，岂有爽哉？顾其间得漏法网，幸从宽典者，殊不乏人。呜呼！彼非纵恶肆暴之徒欤？何反晏然于外也？天心梦梦，安得而叩之哉？”

贼陷金陵记

金陵为自古帝王建都之地，土厚水深，周广数十余里．崇堞巩严，深濠环卫，所谓金城汤池不啻也。粤逆至，仅十日而遽陷，虽曰人事，亦天也。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九日，逆首洪秀全，率党扰金陵。陆路贼军，分营二十有四座，每营多者约二三百人，少者不过六十人。粤东西积贼仅十之二三，余皆携自皖楚各省者，筑垒既成，遂为环攻计。水路贼船，自大胜关泊至九里洲，首尾衔接，计数千余艘。贼数约男子四五万，妇女二万，幼童一万，皆密排于夹江中。舳舻蔽空，帆樯隐日，伪王船悉在中段。时陆总督建瀛，仓卒东下，方思退保金陵，遽入城，闭关自守。城外不设一营，不戍一卒，贼遂无所疑惧，蚁附城下。设使驻兵于外，扼险守御，与城中民互相犄角，以逸待劳，以主应客，未尝不可用少击众，转败为胜。而贼亦不得筑土垒，开地道，壹志攻城也。至于夹江贼船，惟有纵火攻一策耳，设使于上下游用艇装载薪刍，内藏火药，而外用引火药线，三路纵火，同时齐举，火烈风猛，可使顷刻间尽成灰烬。贼虽欲引避，一时亦无从措手。如是则积贼必窜岸死斗，然散乱不整，易于败扰，而妇女幼弱，惟有赴水死耳，得逃为幸，何暇反戈相扑？乃当事者皆计不及此，为可慨耳。贼昼夜力攻，城中兵民协守，尚不至于遽陷。聚宝门外，米商团勇杀贼，城上开炮助之，误伤练勇数

人，遂各骇散，祁方伯目击忿甚，呕血死。二月初十日，仪凤门地雷轰发，城崩，贼骤登，第二雷继作，砖石飞起半空，贼死伤如积，贼血如雨下，贼亡命争践贼尸，捷足复上。官兵击以枪炮，毙者无算，乘势争割贼首，持赴总局献功。守陴者人少，贼大队拥至，急调西南两门守兵御贼，而贼已由三山门梯城奋进，于是兵贼巷战，尸相枕藉。总督遇贼被害，邹中丞鸣鹤，福军门珠隆阿、涂方伯文均殉难。将军祥厚，都统霍隆武，率驻防兵守内城，尽驱妇女登陴杀贼，相持两昼夜，力竭城陷，杀害最酷。其未尽杀者，驱之出城，尽淹于河。上元县刘公，朝服升堂，骂贼趣杀己，毋伤百姓，贼有怜之者，挥之去，乃步投署后池中正命焉。绅士或死于火，或死于水，或自经服毒，多有阖门殉节者。先是贼诡言不杀人，有以土物入献者，给以贡单，戒贼队毋相扰，人半信之，馈以银、米、牲畜、菜蔬，取伪贡单，榜于门。孰意贼见单，益搜索，知其不备，疑其私藏之多也。

贼初入城，犹未排户入搜，惧有官兵伏匿也，遇人于路必杀。十二日见人则逼使舁尸弃诸河，否则杀。如是者数日，乃令民市贸易如常，但货物已掠一空。又藉令查人，搜括尽净，壮者令听驱使，胸背以黄布字贼衔，谓之招衣。携幼童使为小仪，俾持扇旗盖随其后，老病置弗问。男子毋许归家，否则谓与妇女私，干天律，罪应诛。于是立男馆，搜其家有私藏金银者，立置重典，驱妇女出于外，强幼稚负行李，怆惶道路，或得间自投子于河。贼既驱而之东，又复驱而之西，有啼哭者目为妖，鞭棰交下，立毙，夜即露宿檐下。越日立女馆。是时夫妇虽觌面，不敢交言，否则谓不遵天令，多殒杖下。而城北幽僻之地，尚有民众潜居者，贼以搜物至其地觉焉，男子尽惊逸。乃驱妇女赴旱西门

外，悉付诸洪流中。贼围窜镇江、扬州，逼城内外之壮者数万登舟，使为前锋。城中知之鼎沸，或自尽窃逃，贼惧一时不能御制，伪丞相钟芳礼，伪巡查周才太，性稍和平，乃请逆首设机匠局，立牌尾馆。机匠局者，工役织绂之人处之，牌尾馆者，残废老病之人居之，二者皆不出调战阵。入局之家，凡遇贼搜括，告伪丞相，辄杖责追还。残废者得安食室中，老病者使扫街道，于是入局伏处者三万人，入馆者七八千人。嗣后又设杂行菜圃，杂行，亦工匠之流；菜圃者，贼使人于隙地种植菜蔬也。两处亦不下二万数千人。无何贼入，传伪令：凡读书识字者，悉赴伪诏书，否则斩，匿不报者同罪。乃得数百人，使为诏文檄示，合贼式者，分入各贼馆，为伪书吏。贼以天主教人，不能背读者辄杖，夫妻相处即为奸，而贼酋携逼民女悉充腰妾。逆酋出伪示：人死不用棺衾，不设香火，违则为妖邪。逆酋伪府，多毁民居拓益其巢穴。封土木匠为伪将军，伪总制，俾率队课工。当街道既清，粪深制府衙署，用锣鼓数百人，前后导护，迎洪逆入居之。伪王娘数十，悉以黄绢蒙头，跣足乘马，自此一人不出矣。

二月二十一日，向大臣援兵达金陵，屯营淳化镇，贼乃以重队扼守西城外，壁垒严固，志在久持。向大臣急简精兵至城东，连破朝阳门外贼营二十余所，即其垒建立大营。二十五日，分路进兵，攻克附郭土城。二十七日，官军营于土城，贼开城出扑，势甚锐，官军一战覆之。三月六日，破东南通济门外贼垒。十一日，破七瓮桥钟山报恩寺各贼垒。十三日进夺钻山，十七日夜战复胜，遂分十八营以逼城。贼始惧不敢出，而后苏、常以下得保全矣。向大臣既围城为进攻计，贼图窜上下游，以牵制之。贼数不足，乃谋胁新掳之人，见局中机匠殊伙，乃传伪令，每馆选壮健

者数人，出城运木石。既出，悉驱迫之至船，使窜江西。先是机匠多有中人资，以重贿赂贼目乃得入。继逆酋悉其隐匿状，日命搜缉，并括及财物，至是仅五六千人。

咸丰癸丑夏六月，所有贼中裹胁男女人数，统计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五百人，湖南约万人，湖北约三万人，安徽约三千人，各省总约二千人，金陵约五万人，镇江扬州约五千人。女馆：广西约二千人，湖南约四百人，湖北约二万五千人，安庆约三千人，镇江、扬州约万人，金陵约十万人。迨至是年冬杪，男子之壮强者，胁窜上游，留者半，乘间逃逸者半。女子之凌藉死亡者无数。统计男馆广西千余人，广东二千人，湖南五六千人，湖北万余人，各省总约千余人，安徽二千人，金陵约二万人，镇、扬约三千人。女馆广东西约二千四百人，湖南约三百余人，湖北二万三千人，安庆一千七百人，金陵九万人。此外加陆续新掳者，计统男馆兴国州、黄州约万余人，庐州约万人，江西五六千人，扬州、仪徵四千人。女馆自镇扬掳回者计万二千人。贼既分馆后，又设立门牌，以便稽查。凡男子自十六岁至五十岁，谓之牌面，余为牌尾。其后少壮者则供驱调，逃亡日多，不足于用。乃取老而健者使登城圃，司击析，备巡逻。犹不足，则虽老而病者亦预役使。伺便逃脱者益众，于是牌尾馆仅三千人。

贼待被掳之众，驱使之若犬马，杀刈之如草菅，虽妇女亦然。日供奔走，操作良苦，负重致远，备不得息。因之流离于道路，转徙于沟壑者，日有数十人。贼于湖北、安徽掳得盐米各船，皆泊于凤仪门及旱西门外，令伪女官执旗，悉驱女子出城，首戴肩负，运入各仓。沿途命童子持鞭驱策，使之速行，迟则棰扑交下，谓之把卡，自早至昏始息。有路远不能回者，自缢于空屋

中，或投水觅死，或跋涉委顿，泥涂倾跌，以至殒命。向大臣既立营于东门外，贼惧，使妇女二万人出城，开掘濠沟，削尖竹置坑中，前列者多为铅丸毙，东门内外，麦熟已久，即遣妇女往割。四年正月元旦，女馆着裙相庆贺，伪女官觉，各枷杖有差。贼偶获逃人，见其剪发，酷刑追问，以通大营对。贼遂吹角，传集城人，验发有经刀剪者，即驱入贡院。并传伪令，谕男女各馆，查有剪发者，速自送至，隐匿者罪不赦。于是男馆得二千余人，女馆数亦如之。盖金陵风俗，妇女多剪前后余发使齐，贼不问，均指为通外。旋有东贼妾母，鸣其子冤者，乃令馆长取保得释，仅戮百余人。越日有逾城逸出，为贼所获者，即前剪发之人。贼怒，施以火烙火锥，逼认与官军作内应。凡前之取保得释者，仍命拘至。禁男子于十八房，禁妇女于两旁矮屋中。每伪指挥伪侍卫等，讯以非刑，奇酷万状。其刑如洪炉燕背，铁练绕胫，火箸刺股，受之者无不肌肉糜烂，濒死复苏，呼惨之声不忍闻。至于吊指跪练，犹其轻者。女子之被淫逼自尽者无算，死于刑者数百人。

贼因粮不足，令伪女官传命，欲尽驱之出城外，有夫及子在城者，方得留。伪谕一出，阖城哗然，或跃身于清流，或弃孩于遗路，一时踵趾错杂，号泣之声震远近。土木工匠，停役奔视，势汹汹将内变。贼惧，乃言伪女官传令讹谬，加杖以安众心，乃稍定。次日命妇女齐赴小营听讲，以序分立四色旗下，凡有夫与子在城者，立黄旗下，夫与子出外者，立红旗下，孀妇处女立白旗下，夫与子逸去者立黑旗下。议以后按旗色造册，卒不果。贼以窜上游无所掠，积储渐空，议每日给米，男子半斤，妇女六两，不足则令食粥。

其时男馆脱逸者多，广西不满千人，广东约千余人，湖南三

千人，湖北约二万人，安庆约二千人，镇扬万人，金陵八万人。此咸丰四年六月人数也。所谓人数者，不过就金陵内外计之耳。有伪典金官，众出城者疑之，搜其身各怀巨金，因白于东贼，闭城遍搜，各伪衙有金者置诸狱。乃得女为男装者数十人，男为女装者数十人，尽戮于市。东贼多疑，因积贼日少，乃使广东西妇女，登陴守城，又使运粮随大队贼中，后以备填塞濠沟用。适贼为官军所败，粤妇窜避不及，在前列者，咸就擒诛。其幸脱者，匿浅水中，以浮萍覆面，仰露其鼻。村人过而见焉。曳起扑杀之。七月以来，官军屡胜，艇船绝上下江之往来，贼艘不得径下，米刍日匮。贼乃驱妇女出城，至乡村刈稻，藉此逃逸者甚多。其死于饥，毙于水，及为强暴所掳，不从自殉者，又不知凡几。其女馆之移于上新河者，仍为贼朝夕所驱禁，嗣后男女各馆，并无米可给。即粥糜亦不一饱。贼忽颁伪谕，令城内伪官，皆得娶妇，并自指择。而于是逼辱淫污，有不堪言者矣。咸丰五年正月，贼中逼配之令下，竟以一贼而配数女，荼毒淫酷，即啖贼肉，糜贼骨，犹不足以蔽辜也。

先是伪天官丞相曾水源，削伪职，其弟怨悔逸出，贼怒，疑水源使其弟通官军，而于中为主谋，以五马分其尸。因谓贼众曰："新附者屡叛，果无足怪，何与我同起粤西者，亦复潜逃？岂我待水源恩不厚欤？"众曰："昔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许至金陵小天堂，男女团圆。乃至已三年，众仍无家，咸谓天父诳人，故皆思去，恐将来亦不可遏耳。"东贼曰："汝辈真不测天父之高深矣，日愈久则配愈多。今汝辈欲速，职之尊者，一人仅得十数人，下则以次递减。得毋又嫌不足乎？"俄而东贼佯作天父下凡状，谓蒙天父恩，许男女得配偶。设伪媒官，男一女一。凡积贼

为伪丞相者，得配女十余人，伪国宗得配女八人，无伪职原有妇者，许归其室。令伪巡查查女子自十五岁者，开列年貌注册，以候选择。凡男贼求配，报名媒所，令伪媒官制签，系某女子，在某伪军，某伪百长名下，持签至馆索出，挟置之轿。间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鸠母者，均弗之易。有不愿配之女子，觅死弗获，东贼令斫其手足示众，以慑逼配诸女。然在馆自经，半途投井，及入轿以剪自戕者，不可胜记。噫！谁非良家女，数年闭置，独处无郎，尚不屑与贼作偶，名之所归，羞恶自在故也。自有伪媒官之设，城内逼娶于女馆，城外逼娶于民间，诸贼目无不昵少妇，拥多金，为逆酋尽死力矣。

贼初踞金陵，新裹人者，众情未附，时思通问官军，愿作内应，效死力。至湖北人之为伪水营舟子者，约以红袖裹口为记，相率杀贼。议未定，饮于冶房金龙馆，立书歃血，醉甚，谋漏。东贼假天父下凡状，执其书，按名骈戮，无一脱者。又诳谓舟子，汝辈思归故尔，无罪，勿恐。越数日，使无名者赴江西，有名者调入城中，悉坑之，杀贼之谋未泄，人得私相往来，其数尚难稽查。及是贼有门牌之设，立馆长以统其下，月送册于伪诏书，以核其数，远调及逸出者均注明。

贼初入城，发粮无所，有来取者即与之。自有名藉可稽，每馆发米有定额，于是米价陡贵，百斤需六金，尚无可购处。有从城外购入者，谓之犯法，辄受杖棰。出城逸去者，贼谓之变妖。因用伪印关凭，交于贼官及馆长，出城以此为信。上元廪生张炳垣，倡内应，与大营约，正月初七为贼中元旦，乘贼庆贺年节不为备，出贼不意，进攻东门，伪守城官陈桂堂许斩关相应。乃初八日贼调桂堂至七里州水营，初十日官兵至城外，见无应者，遽

返。贼获城外男子，见其壮伟，疑为官军，毒刑逼讯，遂至认为营谍，以白布为号。贼于五更吹角集人，齐至北贼伪府，搜各人身，得白布千余方，刑讯无据，始释。遂禁偶语，犯者弃市。首告变者，予以伪指挥职，于是路遇若不相识。张炳垣以前者事未成，间道诣大营重约期，议令同志者至买卖街，与官军相见，官军五百人，佯为鬻物者，如期果至，把持城门，接应官军入城，而以大队随其后。是日适微雨，军营甲马，汹汹有声，未及买卖街，贼觉，城头炮发。同志者至，城已闭，兵退，门启始入，贼由是大疑。因于东门内为仄巷，仅容一二人，两头筑木栅，环以铁练。越日大帅命六品军功田玉梅入城，令俟官军至城下，斩贼启关以应。议未定而张炳垣事泄，备诸毒刑，卒不承。继罗织积贼数十人，贼尽杀之，而未及同志一人。同志见炳垣且死，急与大营计，招田玉梅等九人入城，至期斩守门守炮诸贼，栅未启而贼大队至，遂他匿。贼知有内应，搜各伪馆得二百人杀之，炳垣亦遇害。玉梅伏伪官军孙知礼所，为知礼持扇，小童首于贼，贼方令密缉，而玉梅已先逸去，仅收知礼杀之。贼以伪关凭为不足用，命翼贼发牌，出入记簿稽核。各伪衙人，无事毋得擅出城。贼初设买卖街于城外，继见藉此逃逸之多也，乃立五市于北门桥。然物价涌贵，贼又以为不便，旋罢。贼间于井中花台启得金，于是令于各处搜掘。

咸丰六年，贼毁报恩寺塔。先三年，贼实火药于塔中焚之，空而不圮，至是乃毁之，一时有折宝塔自相杀之谣。后果应东北贼互戕之事。至咸丰十一年，贼中又有谣云："一三三一数已绝，重见青天在顷刻。岁在甲子，不利于贼。"果以同治三年，克复金陵。当贼运土加筑城堞时，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马散骑常

侍萧诞碑，夏侯随之碑，荆王府长史司马景德合葬碑，检校侍郎左庶子鲁公谅碑，磊磊然几难悉数。内有一碑特奇，高丈余，阔三四尺，质黑如漆，上嵌一女子，支颐闭目，颈拖白练，下有古篆数字，人不能识，扣之声如鼓，似空其中者。既出而飞鸟咸集，贼疑中有宝物，乃以斧击之，既无所损，踞亦不入。此外又得石兽，状如猪，尾大耳小，长约三尺，高二尺许，石质人工，俱极坚致。碎而腹中五脏皆备，既不知何以置于中，而质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城中广墅名园，皆为贼所平毁，惟妙相庵独完，台城基址尚存。

逸史氏曰："乱之生也，虽曰天意，岂非人事哉？国家承平数百年，民不知兵，积弱生玩，积玩生猜，而桀黠枭鸷之徒，辄与官吏为仇，蠢然思动，若有不可以终日者。官吏慑其顽而耽于逸，动谓剿之难，不如抚之易也，贼于是乎得逞其志矣。洪逆蹂躏十六省，盘踞十三年，僭号称雄，分符窃命，岌岌乎非小弱也。然而群帅协力，挞伐斯张，熏穴捣巢，疾于雷电，果由时数使然耶？特扰攘久而民既厌乱，天心亦悔祸耳。不然，何前之奏功迟，而后之收效速也？是故能保民者，必自锄贼始，善弭贼者，必自治民始。"

洪杨异闻

傅善祥
九妹
赵碧娘
华尔
张阿宝
多隆阿之将略
张炳垣
义妓
考试女子
奇女子
赛尚阿劾骆秉璋
沈夫人佐守广信
包立身
李绍熙
王壮武张宴九嶷山
肃顺推服楚贤
胡林翼之远虑
温绍原守六合记
江南大营二次失陷
张国梁逸事

智女

智妓

炊饭太守

曾文正公知人

陈玉成受擒记

英国戈登事略

洪杨异闻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习文史，年二十余。粤兵陷江宁，逼取民间识字妇女，纳之伪宫，充女簿书，代为批判。善祥婉媚颇合意，后遂恃宠而骄。笺牍有不当，辄肆批骂，屡言首事诸酋，狗矢满中，盖极诋其不通也。语侵东王，王怒，乃借善祥嗜吸黄烟事，枷号女馆。未几善祥病，乃以笺呈东王云："素蒙厚恩，无以报称，代阅文书，自尽心力。缘欲夜遣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烟草，又荷不加死罪，原冀恩释有期，再图后效，讵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毙，想不能复睹慈颜，谨将某日承赐之金条脱一，金指圈二，随表纳还，藉申微意。幸昭鉴焉。"东王阅笺，遽释其罪，并令闲散养疴，各女馆任意游行无禁。善祥因是得渐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狯矣哉！

九　妹

东王自傅善祥逸去，主簿书无当意者，而于是九妹特闻。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诗文，既慧且艳。陷敌后，依伪百长。广西某女馆中某，与九妹意甚投，且怜其柔弱，屡次不以应选。初，粤兵杀人，必假名天父，凿言某事以神其说，至是

事微泄。东王遂作天父下凡状，指出九妹，即传众女官入王府罗跪。先问九妹曰："尔识字否。"对曰："不识。"问某百长藏尔否，则直折之曰："馆中非我一人，何谓藏？"王怒，令杖，杖数折，血痕过膝，遂昏绝。又问某百长，对与九妹同，遂令挖目割乳，且剖其心而后枭首。谓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众也。九妹拘伪府月余，创稍平，即阴结某王娘，将以砒石毒东王。谋泄，遂被杀，同馆九人亦与焉。

赵碧娘

同时又有赵碧娘。赵本良家女，丰姿秀美，年仅十五六，惜未详其籍。初，被贼掳，三日不食，与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辈所以忍死者，图有完聚日耳。幸无自苦，可缓以求脱也。"碧娘颔之，始进食。未几，选入绣馆，乃为贼精制二冠，而阴以秽布作衬，冀以厌之。卒为同馆者讦发，东王初令杖责，及取冠裂视，大怒，令于翌日且点天灯示众。点天灯以帛裹人身，渍油使透，植高竿倒缚于下以火燃之也。时碧娘方杖晕，弃桂树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缢于树，得免惨焚。贼怒无所泄，遂杀守者及同馆知情不举之数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绝意偷生，蓄志复仇。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贼求脱，不相去霄壤哉！

华尔

清咸丰末，粤兵陷苏常，分股窜松郡，青嘉、川南等处，先

后失守，沪城危如累卵。时有华尔者，美国人也，长于粤，尝来申江贸易。乃招精壮数百人，以花布缠头，服青呢小袖短衣，状类西兵，各执洋枪，教以进退布阵之法。凡八十人为一排，挨次而进，步无错乱，号长胜军，人又呼为洋枪小队。其后攻城夺邑，长为诸军冠，贼甚惮之。时各国助剿兵未集，曾帅大军亦未至，沪城实赖以安。迨贼弃松江，大宪即饬华尔往守，广招勤习。所谓洋枪队者，共得四五千人。值贼势方炽，浙之嘉湖、松之青金奉皆为贼窟，去郡又不及百里，而贼始终不敢犯。且尝分军协击，所到必克。清廷奖其功，授职总戎，即镇松江，盖中国之练洋枪实自华始。后以攻慈溪阵亡，松郡士民，思其战守之绩，无不悼惜。同时又有法兰西提督卜罗德，协剿柘林，受枪殒命。华尔既没，复有夷人白齐文统其众，不久从贼，旋为清兵所获，逐回本国，继又私入中国，在漳州助逆，为闽浙总督左帅宗棠所擒。时英国福州领事，仍请解回审办，左帅不允。差官押赴苏城，诟恶贯已盈，以舟覆兰溪溺死。

张阿宝

洋枪队之有统带，盖举当地人领之，至教习进退坐作之法，以及临阵督队，则仍另雇西人。当江浙诸城克复时，颇得其力。然所招多无赖，易滋事，甚如聚党抢掠，亦或不免。而于所谓统带者，飘翠羽，乘暖轿，骑从如云，人皆避道，本地风光，亦云至矣。乃亦有倚势凌人，武断乡里，意稍拂，即带勇吓诈。有洋枪哨总拟保都司尽先守备提标右营下蓝翎千总张凤祥者，原名阿宝，以娼家子入队，拔至哨总。而素行甚秽，无恶不作，不仅私

设公案，锢人勒赎已也。经丁日昌访闻属实，饬县出示招告，受其害者，纷纷呈控，提讯明确，请令正法，人皆快之。

多隆阿之将略

中兴名将帅，隶旗籍者，必首数塔齐布及都兴阿，天下无异词。其骁果任战，垂树大勋，与兵事相始终，尤以多隆阿为八旗劲旅中功第一。咸丰八年冬，公偕鲍超御安庆援贼。一日粤军犯鲍军急，来请援，公辞不赴，特张乐宴诸将，酣呼达旦，敌侦知无备，遽舍鲍营乘夜来袭，公预伏兵要隘，贼至大败之。十一年七月，粤军由英霍趋太湖，连营数十里，公命佯败以诱之，称病甚不能督军。敌至偃旗息鼓，闭关不出，敌大詈如弗闻也者，如是数日夕，敌终疑之，寻获我间谍，谓公实大病，遂来犯。公预伏二十营于左右路，敌至夹击，皆弃械奔桐城。嗣是追逐截击，捷报日闻。一夕公登辒车远眺，曰："贼众十倍我，连战皆挫，今知我所在，夜必来劫营。"乃潜徙其军。敌夜至，得空营，大惊，自相践藉，死无数，引去。安庆之克，公功最多，盖天授将略，其神勇尤出塔公、都公上云。多治军二十年，所得廉俸，悉以赏健士，恤伤亡。官文知公贫，邮寄三千金赠其家，公知之，驰卒追取，为战士购征袍。方公周至受创时，清帝发内府珍药敷治，并命黑龙江将军传知其子双全驰驿往视。而忠勇无家，其子絮衣蔬屡，寄食亲友，将军资以行装，始得上道。忠勇遗疏有云："不使家有长物，身有余财。"确非虚语。

张 炳 垣

张继庚字炳垣，江宁诸生。粤贼初破江宁，炳垣欲自尽，既而曰："徒死无益。"遂降之，改名叶子法，处之机匠馆中。同郡吴畏堂，初客汉口，与汉阳令赵公德辙故相识。至是吴亦陷贼，而赵公擢授江宁府，炳垣因与畏堂谋，贿守门贼，通书赵公，约内应。赵为言于向公，许之。炳垣先后上书三十六函，初议入朝阳门，贼酋忽将守门贼调赴他处，而别遣广西长发者守之。乃更约取道后湖，以草船伏人而进。贼酋微闻之，周湖筑土城，防范甚密，于是计不果行。同谋有张沛泽者，广西人，见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复与张鸦头约。鸦头故无赖子，感炳垣意气，私结侪辈百余人，愿以一死相报。计定，炳垣托故出城，亲谒向公，极陈江宁可破状，约大兵夜集仪凤门，则城内开门纳之。公付以免死牌五千纸，定议待期举行矣。沛泽故知其谋，见鸦头炳垣数相语，曰："予我千金，不尔，当发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泽果以白贼，立逮炳垣，拷掠备至。同馆人曰："内应首谋，实为张氏继庚，此叶子法，非为叛者。"狱稍缓，而秀清改命贼酋胡元伟承审。元伟故庐州太守，陷江忠烈公于死，而以城降贼者也。严刑酷法，至烧铁烙体，刺猪鬃乳中。炳垣愤恨不能忍，曰，"他人问，吾无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当以实供。内应事大，非一二江宁人所能，皆由广西老贼首谋，且人多吾不能记，请以簿至。"胡顾左右取伪官册，炳垣指一广西人曰："此同谋者。"即逮其人杀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杀之。杀至三十余人，

秀清曰："已也，堕其计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实情也。勿复问，遂用车裂法，系炳垣手足及首，鞭五马而驰之，左手右足先断，首次之，余体又裂为二，观者皆掩泣。鸦头闻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许张公，畏祸食言，非丈夫也。且张公以数言杀贼数十，而不一语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图之。"时贼众稽察严密，各城增设木栅数重。及期，鸦头率其党，杀守门贼七人，而无计越栅开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贼中大索杀人者，久之无左验，事将寝矣。鸦头过所善沈兽医饮，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难，七人者我所杀也。"兽医首其事，复杀鸦头。自是城中无敢谋内应者矣。后兽医以事出城，乡民戮之，沛泽卒亦见杀于贼云。天河生闻诸李芝生曰："张先生上军书，率由芝生代传，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谋为刊之。当夫严刑逼供之日，岂不知一死无所逃免哉！然而骨肉齑粉，忍死不承，冀万一获全，犹有后望，卒用计杀贼多人而后罢，可不谓烈丈夫哉！"机事不密，英杰沦亡，又爽然失矣。

义　妓

扬州朱九妹，年二十，才色双绝，兼善书算。粤军得之，献于秀清，宠爱备至，朱私誓不与俱生，暗以砒霜毒之，未遂而死。又金陵李氏女选入东王宫，藏寸许小刀于髻内，伺秀清被酒酣睡，直刺其喉。秀清适转身，误中左肩，立呼左右剥女皮，悬竿焚之，烈哉！闺阁之英也。秦淮妓女王忆香者，为伪都督施姓所得，佯为欢笑，醉以酒，抽刃杀之，而自经于后楼，则尤为罕见者矣。

考试女子

粤军胁令士子应试，亦分别鼎甲、翰林诸名目，花冠锦服，鼓吹游街。少有知识者，辄逸去。后又考试女子，取傅善祥为女状元，榜眼钟氏，探花林氏，招入伪府，令掌簿司批答。

奇女子

咸同间军兴以来，豪杰之士，摩厉戎马间，建功立名，人才辈出。而世间奇女子，不愿以围帏终老，若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于时。杜名宪英，河南人。父为名诸生，藏书数千卷，幼从少林学拳法，技击绝精。及生女，爱若掌珠，尽以藏书及拳击进退诸法授之。女亦聪颖，自辑古今兵事为一编，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为汝订姻事，汝母年老，须自具特识参决可否，百年事重，勿似人间小儿女羞涩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见两生，一周一郑，才品相类，皆内亲也。密商于女，女叹曰："文武兼备，世罕其人矣。郑当以文学进，而无大成就。周福较厚，特武功耳。"母曰："河决年荒，盗贼四起，武亦良善。"遂字于周。既嫁，伉俪甚笃。逾年而粤兵北犯开封，以大队攻城，而游骑四出掳掠，开归间罅然不宁。周集邻村二百人，夫妻别为二队领之，二人者各分其队为二，二正二奇。敌至，初见数十人，易之，直扑女阵。女佯败，退至丛林间，周突起大呼于林东。敌方错愕，其西路铳炮又作，山坳木杪旗帜飞扬，不可数计，敌大惊溃。距丛林四里许，故有破庙，庙中伏兵伺贼过，复噪而出，仓皇追杀，如宰鸡鹅。女纵骑独追骑马贼

酋，战数合，顾女而笑，女亦笑，乘间以长枪刺其腰，伤肋坠马，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骁勇，岂意死于女子，为兄弟笑哉？"时众贼去者已远，日已近暮，鸣金收队。而周生穷追不止，侦者谓马陷泥淖，颠而被执。察其众，合少四人，女怒，率二十骑飞驰救之不及，敌已缚生入营矣。女乃返视山虎，创不胜，犹可支拄，急取创药傅之，亲裹其伤。又馈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劝餐者再，且曰："吾谓君泛常贼，今乃识其英雄，阵上不能相让，君合谅我。"扶之马上，使人送之。距敌营里许而后返。山虎归营，极赞女贤，不恨而转感之。以故释周生缚，使掌簿籍，得不杀。明日山虎毒发死。村人请于女曰："纵之归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饮我之刃，而虚言慰之，其感激可暂不可常，久而念怨，终杀吾夫，使之逾时而亡，则他贼不复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归，杜母又殁，乃以帐数万买得一婢，阔面长身，膂力甚壮，教以武事。从己出游皋城连镇间。密访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间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结商人赍资贩运，而冒为士人赴试杭州者，系缆于女舟之左。岸上一僧，宽衣大笠，趺坐击木鱼，别以短杖担衣钵，置之身旁。目眈眈视女，转视群商，久之，太息去。远闻觱栗数声。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群商方欲结纳士人，为偷漏关税计，揖而邀之舟中，煮茗闲话，各通姓名里贯已。士人纵论天下事，杂以文字科名语、农商语、兵语、青楼谐谑语，群商于卖买经纪外，瞪目不能发一辞。士人曰："我辈一见如故，意气颇相得，公等果将赴试者耶？"一商曰："实不相欺，薄有资货，前途关多，拟仰藉大力庇荫。苟得免税金，抵浙必厚报也。"士人曰："饮啄前定，萍水因缘，此小事何论报

乎？”拱而别，注目女舟。群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语相调笑，亦目女。时婢在后舱假寐，女怒自语曰：“身死财丧之不知，犹窃视人家闺眷耶！”商大惊，密语久之，疑女为盗船，长跽请救。女哂曰：“吾船无盗，遣与君等共语船中，及向之趺坐岸上者，乃真盗也。君等家拥巨资，日处醉梦中，不见天日，岂知世路险巇哉！”众诺诺。又曰：“处世需才，即兵戈扰攘中，挟资远行，亦非大有才者不可。苟自度无其具，宁坐闺中弄稚子，毋以买命钱空饲虎狼也。今身死财丧之不知，犹窃视人家闺眷耶！”商曰：“且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锋燕支将军也，诸君畏怯者，请避岸上，否则宴卧以待，慎勿露声影，吾二人尽力当之，视诸君时命何如耳。”及夜，又闻窸窣声甚近，女曰：“是矣。”群商不敢出，亦不能卧，急闭舱门，灭火屏息，团缩榻上。时下弦残月初出，繁星丽空，略辨人影，两岸芦苇风瑟瑟作声。女念迎斗则彼众我寡，不易制胜，不如待其来，出不意以刺之。与婢约曰：“昏夜不辨彼此，以髻上明珠映月光为记。”未几贼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识，其第三人显然僧也。昂首四顾，遽夺商船门。女手利剑，径前刺之，应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上。”则竞趋女舟。女挥剑旋绕如练，婢手双铁椎，自女后突出，光耀上下如球。贼方避剑，不虞婢椎之出也，左右扑刺落水死。鏖斗方急，商船后舱呼贼至，婢跃登篷顶，左臂适中贼枪，忍痛弃椎易刀连斫之，贼亦负痛狂奔东西分窜去。于是发火四照，船头、篷顶皆血渍。诸商闻言始出谢，人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裹创卧，而犹坐待旦以备之。明日将解缆，逆风大作，及午，有楼船十数，自上游乘风而来，亦泊港外。诸商大惊，谓贼众复仇至。探之，始知某营总兵官王姓，帅师巡缉盗贼者也。军士先诘商

船，诸商曰："赴试。"曰："赴试何以载货，毋乃盗乎？"商曰："我非盗，乃遇盗幸免者耳。"次诘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杀盗救吾属命者。"军士见两女子，无一男丁，群商又不类士子状，疑其踪迹，颈颈盘诘。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杀左山虎之中州杜宪英也，问我何为？"语未毕，忽有一人自楼船跃而登女舟，问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然无以应。其人又曰："英娘不识我乎？"女目之，方面伟躯，貌似相识，而鬈鬈有须矣。其人曰："我即何南周生，与卿为伉俪者也。今帅兵缉盗过此，不意遇卿。"女犹不敢遽应。周乃曰："卿不忆嵩山射虎时耶？"女曰："弓衣金弹何在？"周曰："置之洛水犀腹中。"盖当时闺中隐语，问答既合，女不觉泣下曰："妾为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见于此。顾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虏后，说贼投降，主将王公爱之，使从己姓，授守备，从征江皖，历保今职，赏花翎赐勇号，且以提督记名矣。周问女何时渡江，婢为何人。女言未半，诸商请见军门，叩首船头，谓受夫人活命恩，愿献五百金为寿。女坚不受，谢之去，属以后此小心，不能复遇我矣。诸商皆感泣。周生既了巡缉事，即日引疾解官，携妻偕隐嵩山，读书种菜以为乐。婢归，适某千总，勇过其夫。所称郑生者，以秀才终。

赛尚阿劾骆秉章

咸同间用兵，楚材蔚起。其识拔而奖成之，展转推挽以应名世之期者，骆文忠公也。公镇楚蜀，经画储胥，论者以萧何关中，寇恂河内为比，以湖南复湖北，以湖南北复东南诸行省，虽

勋望不逮曾胡之赫赫，而功亦伟矣。当赛尚阿之授钺也，军过湖湘，供张独薄，赛因奏湘抚吏治废弛，骆遂奉命内召。时粤军业已蹋及辖境，暂留筹防，嗣以力完危城。清帝亦知公可倚任，仍畀封圻，有益于时局者甚大。设当日楚疆不警，文忠被劾入都，非列闲曹，即沦废籍，二三豪俊，未必尽出风尘。赛尚阿一言，不几长城自坏欤？

沈夫人佐守广信

沈葆桢以御史典郡，咸丰六年，守广信。杨辅清由吉安长驱直入，所过辄陷。公激厉兵民登陴死守，城卒获完，其受知大用，肇始于此。相传当围城岌岌时，林夫人撤内署金帛犒士，列巨锅于大堂，亲职炊爨，以饱饥疲。时公卧起睥睨，闲督士卒守御，幕僚已星散，军火刍薪，文檄判牍，咸出夫人手。士民感颂慈荫，与章贡长流。夫人林文忠公女也，盖家教夙娴已。按文肃夫妇守城事，曾文正公以之入告，亦归美于文忠家法。

包立身

包立身，居绍兴诸暨之包村，世务农业，而曾习奇门遁甲术，能料敌之进退虚实，而制其命。咸丰辛酉，粤兵扰浙，包聚村人，练兵筹饷，竟以一隅之地，当数十万方张之敌，屡挫凶锋，终不少屈。于是人始知其有异能，依倚者日众。时吴晓帆观察，方以苏松兵备摄藩篆，吴亦浙人，闻其异，欲招致幕中，以为己助。因于佐杂班中访得包之姑表兄弟冯仰山，潜令蓄发三

月，乃备文书，改衣装，命赴包村致意。时浙境遍地皆贼，冯逡巡不敢遽入，适遇被掳逸出之素识某。探知前路贼守将性暴好杀，手下盘诘最严，断难混过，惟包村有勇目某，常杂处贼中，现居某地，然必绕道二百余里，始能曲达。冯昼伏夜行，三日夜至某所，既见，即述来意。某以此去包村虽不远，然贼守甚众，去必成擒，因藏冯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谓冯曰："今已觅得路凭，且有贼卒二，贿令护送。然文书当留此，断不可带。"即日付凭促往，冯行，果有二贼前导。途中屡经要隘，锋刃夺目，心胆几碎。历数日夜，去村不过二三里，二卒辞去，冯单身前进。遇村中巡勇，疑为贼细作，欲杀之，冯以包某至戚告，遂引冯入见，各道艰苦。冯见眷族亦在包村，皆无恙，喜甚，因备述吴公所招意。包叹曰："我亦知孤村无援，势难久守，缘无长策，勉酬众志耳。刻下军粮仅支二月，幸有贼之通我者，私接济，不然，断已久矣。今承吴公美意，奈贼众我寡，恐难突围出也。"因与掌案某共议。某以贼势甚大，媚贼者众，冯某虽亲，远出已久，又无文凭，君虽信之，奈众人何。必使人随冯出村，取文书示众，众志既坚，然后刻期冲围，并约吴公统兵接应，始为万全。事关一村民命，断不可草草从事。包是之，冯因暂留包村。阅二旬余，值夜大雨，包忽命护勇六人，身穿贼服，送冯出村。冯欲挈眷，包卜曰可，遂带家属冒雨行。黑暗中见无数皂衣红帽人，僵立村外，似守护者，而寂无声息。冯怯甚，私问送者此何兵，勇但摇手。遂绕小径行，至旧处，即取文牒付勇，嘱包速定行期，而冯自归。包既得牒，邀众密议，则皆愿从。包大喜，即布卦以占，卦成，又大惊，曰："细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交子正，即无可出之日，且有大祸。"众皆失色，佥曰："今浙地四处

皆贼，又未约有援兵，纵使突围而出，将何所归？”时有掌文案某曰：“离此百二十里，地名岔河口，某处地僻，可以屯军，河阔可通海道，闻无贼守。若暂扎营彼处，即由海道通信吴公，使以轮船接应，或可转危为安，除此恐无良策。”包曰：“我方寸已乱，不能自主。但今势已至此，不出亦难持久，姑从某先生言，死生命也。诸族可速归，各自收拾。”时已薄暮，雨方霁，而阴云未开，村路尚湿，遥听贼营寂静，号炮无声。即传集团勇四千人，按旗色分作五队，队各八百人，选勇敢者，入红旗队，为前锋，令酉初出队，各带衣粮锅被，由西北方进攻贼北营，冲透贼围，于某村取齐。白旗继之，皂旗殿后，中权青黄两队，保护众家族。传令既毕，时值戌初，红旗队已发，远闻金鼓震天，枪炮声不绝。而一村之人，亦遽乱如潮涌，聚哭包门，曰：“包君若去，我等从亦死，不从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夕。”一时人声鼎沸。包欲出而为众所阻，叹曰：“天乎，命耶！时将错过，不能逃也。”因令后队且勿进。时白旗队亦已出村，以闻令欲退，致前后不相顾，队伍遂乱。忽见四野火光烛天，杀声动地，敌众大至，乱抛喷筒火箭，枪炮齐发，铅丸如雨，村勇各无斗志。又值村众扰攘之际，敌遂乘势冲入，见屋即火，逢人便刃，顷刻间烟焰满村，尸如山积。时惟红旗队已冲围而出，白旗生死参半，余众鲜有得脱，而包与同事诸人皆死于敌矣。先时贼患包甚，檄调各路精锐，誓破包村，是日调兵适至。入夜陡闻村中人声四腾，贼虑乘夜劫营，方发号聚众，而红旗队骤然冲至，敌贼素闻包有异术，且以月黑路滑不敢追逼，又意村人绝粮夜遁，村中必虚，因而并力进攻，致为所破，然后知数之难逃有如此云。此皆闻之友人，友盖得诸冯某及是日幸免者所述。并云

冯在村时，每晨起，见包必登高望气，既下，即令众曰："今日贼来自某处，将攻我某方，当撤他防，并力御之。"继而果然，屡试不爽。所练之勇，能御敌者三千余人，以五色旗按五方分五队，进退有常，临阵不乱。常邀冯共瞭贼营，忽推冯倒，身亦伏地，方伏而霆震一声，炮子簌簌从上飞过。既免，谓冯曰："此炮在艮方，月神适犯我村，当去之。"冯见炮架前山麓，约远四五里，有贼守卫，私忖如何可去。继见包脱帽散发，跣足仗剑，如道家步罡状，选勇目，衣皂随行，包口喃喃若诵咒，其行如飞。将及而遥见一贼忽扑地，余贼尽退，瞬息间炮已取归，约重四五百斤，不知三人之力，何能胜任如此也。时方涉冬，天久不雨，包忽令众曰："久不与贼战，贼必谓我兵单怯敌。明日某时，当有大雨，贼守必怠，可冲破其西营，虽不能大胜，亦可杀敌数百，获牲口器械，以挫凶锋。"乃预传令，何时出队，何时攻营，何时收队。明日果大雨，破敌一如所言。时敌欲由温台攻闽省，患包牵制，愿以绍兴府城与之，请其不助官军。或言若得府城，足资守御，劝包姑从。包笑曰："此诱我也。无论江浙俱陷，孤城难守，且入城则如困囹圄，粮草更易断绝。扼吭之势，恐无一人可逃也。"遂斩其使。冯尝窃问包曰："弟与君自幼同堂共学，弟以薄宦，远离乡井，闻君素守田庐，罕至城市，何时得灵飞六甲十二真传，而道妙至此？"包曰："余于念年前，曾遇异人，授我秘册，虽非坐帖，然上观天象，能知风云雷雨，时运变迁，下察地理，则可安营布阵，缩地驱山，而凡卜易算数之类，吉凶祸福，皆可预决。前取敌炮，即六丁缩地法，故三人能得数十人之力。但我所学，不过显易数端，若能尽其底蕴，则此小丑，指日可除，何至困于此耶？"冯又问贼势至此，何日得平。

包曰："我曾观星象，兼占易数，江浙之贼，不久当灭。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岂学之不精耶？抑所谓马前易数，近易明而远难验耶？"及包死，冯始知数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为之叹诧累日，后尝以其所闻见者述于人如此。

李绍熙

咸丰庚申大营告溃，粤兵大股东下，旋陷苏、杭、松、太等处，势若飞蝗，江浙几无完土。沪城僻处海滨，以形势言，是为绝地。而开军府，通饷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为江浙命根，此岂言思拟议所能及？且当敌初至时，曾帅援兵未集，西兵亦未来，本城兵勇，以应调四散，城守惟招百姓，敌若力攻，势难固拒。及闻李绍熙事而后叹其中自有天在焉。绍熙粤嘉应州人，癸丑之乱，本为会匪头目。旋投吉抚军营，赏六品衔，效力军前，后加都司衔，派守东坝。及为敌陷，复降于敌，得据昆山。继而又思反正，密递降禀入城，由是临阵每张虚声，空放枪炮，延挨几阅两月。及为伪李王所觉，杀绍熙，方饬下并力严攻，而我兵亦已云集。夫事机之际，不能以寸，矧军情至变，沪城苟失，则江浙之患，正恐未有穷期也。

王壮武张宴九嶷山

咸丰五年春，王壮武鑫由楚边追敌于粤境，假道宁远。张老人者，年一百十八岁，县中不知有老人，饥寒鲜恤恤者。公入其县，即遣人存问，为置田宅资其子使娶妇，且召饮之。比公破敌

还，复途过省老人，老人即已抱孙矣。乃邀之登九嶷山，合宾客部曲张宴山上。是日为公封翁生朝，客以次奉觞遥为寿，且庆公功。酒酣，公起望山东故里，不觉怅然曰："鑫常有三恨：恨任事太早，学业太浅，用心太苦，而多忤人，身遭时变，以士卒用力，人号为劲军，吾常恐世乱未已，将无以毕三恨，奉养二亲，为将奈何？"老人起，执爵，慰以大义，合席举酒极欢。公班师回楚，即乞假幕府省亲。于时离家已四载矣。迹公九嶷张宴一会，觉驱车九折阪，置酒三垂冈，叔子游岘首，梁公陟太行，前史风徽，犹可颉颃也。

肃顺推服楚贤

肃顺于咸丰年间始为御前大臣，贵宠用事，后遂入值军机，颇擅威福，以骄横获罪。然其人机警敏给，实为满大臣不可多得之人才。是时粤贼势甚张，而讨贼将帅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臣如祁文端公、彭文敬公、多霁焉不察，惟肃顺知之已深，颇能倾心推服。平时以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苏常既陷，何桂清以弃城获咎。清文宗欲用胡公总督两江，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如其议，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抚幕府也，已革永州镇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广，复严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肃顺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夔碧湄，心夔告衡阳王闿运纫秋，闿运告翰林院编修郭嵩焘筠仙，郭公固与左公同县，又素佩其经济，倾倒备至，闻之大惊，遣闿运

往求救于肃顺。肃顺曰："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公方与京师潘公祖荫同值南书房，乃挽潘公疏荐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一疏，亦荐文襄才可大用，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之语。上果问肃顺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长军旅，自当弃瑕录用。"肃顺奏曰："闻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再请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酌察情形办理，从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与僚属别商具奏结案，而文襄竟未对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荐文襄以四品京堂襄办军务，勋望遂日隆焉。此事为高碧湄所述，碧湄与纫秋，皆尝在肃顺家教其子者也。

胡林翼之远虑

有合肥人刘姓，尝在胡文忠公麾下为戈什哈，既而退居乡里。尝言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眺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之必灭，文忠已有成算。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裔肯之症，著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可得矣。阎丹初尚书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

温绍原守六合记

温绍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负异才，性孝友。咸丰元年，权知六合县事，下车，修城垣，屯义谷，期年集事。二年冬粤兵初犯武昌，公曰："六合虽小邑，然滨江屏蔽淮泗，贼乘风而下，日可千里。此要地不可玩也。"于是招募壮勇，制器械以备不虞。三年春，粤兵据江宁，陷扬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队窜扰凤、泗间。邑城四面受敌，公率众与战，敌少却，继以大队夜至。或议闭城拒守，公曰："不出战不能守城。"预戒兵勇，不及贼毋发火器，夜行宜静毋哗。遂出纵马前行，众请所之，公曰："惟予马足是从。"贼初由长江鼓行东下，屡陷名城，大帅遇之辄溃走，势焰方张。既至，见城小，内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间道绕出贼后，铳炮竞发，以暗击明，敌众惊溃。清兵奋前追杀，无不鼓舞争先，一以当十。敌自相冲击，死者无算。四年，粤兵冒难民谋入城为内应，公侦知，稽核市廛。凡城内士民，皆给符验而出入，外至者问所投舍，守城兵引往质对，以故奸宄无所容。敌掘地道，公自内掘出，先发击之。城圮，随时堵塞。先后十数战，贼屡挫衄，积功擢江宁府，加道衔。县事委于李君守城，公独任防剿。时绅士信公既深，倚公为柱石，居民客商及远近避难入城者，皆助守，不愿迁徙，誓与城为存亡。六年，江北大帅德兴阿，以蜚语入奏，褫公职，敌酾酒相贺。七年，何制军疏复原官，加运使衔，任事如故，一不以升黜为念。八年八月，敌由庐州大举东窜，城中兵只二千余，请于制军，益兵数千，而德帅调赴浦口。甫至而大营溃，粤军裹胁兵勇，直趋六合南

关。公与宣化镇军罗玉斌等，昼出击杀，夜人巡城，妇孺皆运砖石以助，历二十余日。都司王家干力竭阵亡，粮尽援绝。公集绅士张位中等，曰："诸公为绍原力已至矣。我死无憾，何以对阖境生灵？"语未毕，逻者报东城且破，公趋东城，而敌从西北隅入。格斗良久，身受数创，既仆，犹奋臂握拳，唾骂不绝，至胸腹破折，顶颈断裂而殁。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辅才同时遇害，城中百姓死者以万计。仅见宣化军逾城东逸，余者歼焉。先是公母就养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与辅材不遣，曰："不令吾民妇子独死也。"又陈桂伯云，贼之初犯六合也，孙寅三等率众八千攻城。公令士卒饱食出战，而预迁城南民于城内，空室中广积薪草，灌油其中，灶底皆布火药。既战，历数时，佯败入城，追兵至城南馁甚，各就民舍炊饭，灶突火起，远近同发。公急开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剿，饥疲不能拒敌，杀死溺毙者过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创者。

江南大营二次失陷

王雪轩、方伯之擢任浙抚也，藩库实存银一百余万两。代公者爱惜小费，探船侦骑皆汰减。时金陵大营，积欠军饷甚巨，和帅虑补给无期，议每岁只发八月，遇闰减半，军士大哗。闰三月己酉，敌集诸路死党，围攻和营，前后同时火起。遗金及炮位兵械率资寇，总统张公拒战十昼夜，力不支，遂退丹阳。飞书调饷六十万，冀以收拾人心，再图进取。司财者只发六万，众志益携。贼伪为官军装束，数道并进。公冒雨出城，护筑营垒，坠马伤胁，而前敌提督王浚，总兵熊天喜力竭阵亡。公率小队百余

人，御击良久，及桥，百姓争涉者，拥塞桥口。公勒马卫之，俟其去，跃入河死。和帅去之常州，常州无人，又去之浒墅关乃卒。

张国梁逸事

张国梁谋勇兼优，战无不胜，保障苏浙郡县垂七八年，吴越之人，至今尸祝。其后以兵饷大权，为共事者所掣肘，功败垂成，卒以身殉。其年少时逸事，有人所未尽知者，兹特采辑一二，以著英雄之气慨焉。公初名嘉祥，广东高要县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喜任侠，跌驰不羁。年十五之粤西，从其叔父学贾，顾心弗喜也。日与轻侠恶少年游，其党有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杀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盗薮。盗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贱，不可。盗魁欲拔为己副，其党又不可。山中例呼魁为老大，其支党皆为兄弟，称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为次之先后，乃呼嘉祥为老么，么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获，抗官军必告捷，群党皆惊服。一日山中粮匮，因往劫越南边境，名为借粮。越南人驱象阵来御，盗马皆奔。嘉祥使其党捕鼠数百，明日复战，掷鼠于地，纵横跳踉，象见之皆慑伏不敢动，遂获全胜，大掠而归。顷之盗魁病死，群党推嘉祥为盗魁。嘉祥有众万人，以兵法部勒之，与之约，曰："凡劫官商毋得杀人，财货必留还十之一，俾得为商之资本，官民之旅费。"既而官军讨之，山中仓猝无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御兵器，战益久，则愈削愈锐，以刺人，无不死且伤者，又获大捷。然兵吏为所执者，皆礼而遣之，且具书自陈不得已为盗

状，苟蒙赦宥，愿尽死力。及洪秀全反于金田，遣党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为盗，非得已也。岂从叛贼者哉！"向忠武公荣提军广西，使绅士朱琦为书招之，嘉祥约官军压其巢，出御而伪败，乃悉招山中财物，散遣其党，使归为良。而自降于布政使劳崇光军前，改名国梁，得旨赏千总衔，归向公差遣。由此战必为士卒先，威名闻天下。盖公年十八而作盗魁，二十八而折节从军，为国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生平大小数十百战，善以寡击众，每出己意，坐作进止，率与古兵法暗合云。

智　女

江宁黄婉黎女史，名淑华，早失怙。岁癸丑，发逆陷金陵，女甫五龄。兄乃珪邑诸生，以母老且病，弟妹幼，仓卒不及避，匿农圃以免。女天资聪颖，从兄读，渐能文，间作韵语。稍长，有令姿，母兄深以为忧。女曰："无虑，儿读书颇明大义，决不贻父母羞。"甲子六月，官军复金陵之前二日，有兵至，杀兄于庭。索女出，弟牵其衣，母跪哀之，并杀其母及弟，掠女行。女悲哭痛詈，求速死。兵笑曰："予爱汝，不杀也。"挟之登舟，屡欲犯之，以计免。有金姑眉寿者，亦被掠，被逼不从，跃江死。女念茫茫大江，非无死所，惟大仇未报，姑隐忍伺隙。至湘潭，舍舟登陆，女将因此杀之，适有与兵偕行者，不得间。夜投关王庙旅店，张灯哄饮，乃计诱使醉，杀两兵，自缢于梁。明日见者，莫解其故。有旅人曰："昨有二男子携一女止宿，饮酒嬉笑，杂以歌曲，夜半犹未止。既闻若推拒声者，俄而寂然。想三人之死，必有故也。"鸣诸官，验而殓之，一中毒死，一被创

死，女周身缝纫，怀中得一帛书，自述颠末，并附十绝。又一纸糊壁间，与帛书同。此同治甲子九月十八日事，时女年十七也。葛隐耕有长歌咏其事，载《寄庵诗钞》中。余不奇官兵之死于女手，而独奇女母及兄弟之不死贼手，而反死于官兵之手。而更奇女因计死官兵，遂缢而死，亦不啻死于官兵之手。然则当时官兵之为官兵可知，而所以使之为官兵者，更可知矣。

智　妓

半截美人宋氏，甘泉人。归某甲，甲粗鄙，贫不能养母。赖美人为商家保母，得资奉甘旨。生有殊色，不施脂粉，不作时样妆，以裙下双趺，不作弓月样，故人皆呼为半截美人。其实即清季所谓黄鱼，所谓门槛里，又所谓大脚仙也。盐商某，慕其容，厚值致之。所乳子多肥白，又善伺主人意，惑之深。主妇偶审之，逐美人，子辄呱呱啼，美人转，子又咭咭然喜也，故得值恒倍于常。甲善博，资耗则索美人值，无怨也。咸丰三年粤军踞金陵，扬州震恐，议降议御，纷纷不能定。美人私说于主人曰："降御皆非善策。扬俗奢，必遭灾，盍早营兔窟乎？"已而城陷，美人先夕出，将奉姑远徙。一黄衣贼目突至其家，杀姑及夫，拥美人上马。键巨室中，将污之。美人含笑，甘语以媚之，曰："郎在天朝何官？"贼屈拇指示之曰："占天侯。"曰："位已列爵，尚未经人道耶？长夜漫漫，杯酒相乐，若白昼活秘戏，得毋为将士笑乎？"贼大喜，开筵张乐。须臾月上，美人艳妆出，歌吴歈侑觞，韵可销魂荡魄。忽睹甲仗，手战而股栗，贼醉睨曰："卿何怖？"曰："妾小家女也，见兵革，能勿惊乎？"

贼立命撤却，顷又抱贼耳语曰："麾下将士，耽耽虎视，霎时我两人赴阳台，渠等穴壁看，得毋大扫兴？"贼即传令，各归伍退三舍，不唤汝不入也。贼醉，乃代弛亵衣，裸而仰卧，昵声促美人寝。曰："少缓。"乃自注水于浴器，一丝不挂，徐徐濯下体，渍渍有声。听贼鼾息已十数转，虑其诈，故试以亵语不应。遂柳眉倒竖，粉黛生杀气，视窗前月朗，刁斗远鸣，急索翦刀就鞋底磨再四，跳登榻，跨贼身上，觑定咽喉揕之。贼瞋目视美人，奋欲起，压之不得动，血喷出满衾褥，霎时毙矣。复拔剑刺其腹，肠出乃止，展衾覆之。听漏已四鼓，潜浣手整衣出，鐍户肯遁。望门投宿，不敢言，第诡云逃难者。贼中绘图索之，不可得。尝读元史至正年濮州薛花娘杀贼一事，如窥逸鼎，如玩秘戏，半截美人，何其不侔而合耶？因思扬州女仆果艳冶，佣于商家，凭官媒，写靠身纸，必预书刻已身怀六甲，防后患耶？近日宴客多招以侑觞，否则座客不欢，缠头之锦，竟多于缠足者。又一女陈姓阿脆，真州人，浪甚。寇陷时，女逸出，踽踽走西山，昼伏夜行，将奔大仪，寻伊姊妹行讨生活。至秦栏镇，以为距城远，放胆行。偶思遗，遂循大溪，意入芦苇中私且憩。突一黄巾贼目，负枪佩刀，贸贸然从溪右来。两面皆水不及避，反坐以待之。贼拉与乱，女正苦无川资，瞰贼腰缠累累，欣然就之。贼脱女衣，一丝不挂，仰卧溪岸，而己则仅捋穷裤。女佯笑曰："急色儿可笑。男女合欢，全赖裸抱，肌肤磨擦得趣，若此则终是隔靴搔痒耳。"贼笑从之。甫近身，尚未解铃，女故作浪态，乘不意，遽搂之，滚入溪水中。女本江边产，向习流而善泅者。贼入水，四肢浮泛，女力捺下沈，三冒而三捺之，已作尾生桥下死矣。女抽刀断其头，取臂上金跳脱，席卷囊中黄白，著衣打包，从容负之

去。临行复回顾水际，詈曰："狗贼快乐耶？"后人安宜，嫁一少年郎，颇称伉俪，遂小康。移家秦邮，已为子纳粟，称太母矣。又一周姓妇，吴县东鄙人。自恃足大善走，难将及，先出嘱良人挈子女潜遁，己则摒挡长物。甫就绪，郊外边马已四出。无已，怀一利剪出门，将觅小道，寻亲串家暂避其锋。忽一贼目自远道瞰妇，似有风致，扬鞭追及。喝之止，妇亦不惧，含笑相迎，宛如旧识。下马拥妇于地，将淫之。妇佯解裤带，而笑露其齿，嗤形于鼻。贼问云何，曰："我惜子愚耳！子等跳梁，全赖骥足，设与我苟合时，马遽逸奈何？"贼思其言颇近理，又能慰己。然四顾荒郊，无一树一石可以羁辔，颇筹度。女云献一策，然后为所欲为，贼求计甚急，大声曰："急色儿，盍以缰系于尔足乎？"贼抚掌称善，乃湾腰俯首，牢缚不稍松。时妇之剪刀已在手，乘不意，戮以剪刺马股。马负痛遽咆哮，拖贼尘奔，剪在股肉中，愈走愈摇，愈走愈痛，痛则狂奔如蹑电，如追风，十里外犹不辍。而贼已肤裂额烂，骨折气竭，不似人形矣。妇徐徐整衣裙，拾贼遗之包裹，遥望马拖贼去，觅路始行。及寻得良人，相与剪灯夜话，吃吃笑不休，真快心哉！

炊饭太守

洪军之初陷杭州也，有候补府者，著短衣，蹑敝屣，将行被执。贼问何为，诡曰："炊饭。"贼曰："善。"即使炊饭。而守故纨袴子，不谙烹庖，乃密使苍头代役，而太守献之。及张提军克复杭城，官吏多亡去，即檄炊饭太守摄某篆。守感苍头惠，令其司阍，而苦不识字，复为置一明黠小僮，代司文书出入，阿

堵物一归苍头焉。同时有观察某，伏匿堂额上，贼至，战栗堕地。问何为，曰："种菜。"贼即使种菜。已而备兵嘉湖，时谓之种菜观察。

曾文正公知人

近世士大夫，多称曾文正公能知人，非妄语也。江忠烈公忠源初谒公于京邸，既别去，公目送之曰："此人必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时天下方无事，众讶其言之不伦。后十余年忠烈果自领偏师，战功甚伟，嗣殉难庐州。公东征时，沪上乞师。公奏请以相国合肥李公赴沪，而以参将程忠烈公学启从。临发，公送之登舟，拊忠烈背曰："江南人誉张国梁不去口，君去亦一国梁也。行闻君克苏州矣。勉之！"李公至沪由下游进兵，自青浦昆山转战至江苏行省，拔名城殪大憝。虽尝借助英法兵，而西人独推忠烈功为淮军诸将最，其声威殊不出张忠武下。嗣克嘉兴，先登，中枪仆地，卒不救。其以死勤事，亦与忠武同。盖升平之际，物色人才，危急之秋，激昂忠义，精神所感，诚至明生，文正儒臣，岂有相人术哉？呜呼，洵天人矣！

陈玉成受擒记

玉成既为苗沛霖所赚，解至胜保营。玉成入，胜保高坐睥睨曰："成天豫何不跪也？"玉成曰："吾英王，非成天豫，奚跪为？尔本吾败将，何向吾作态？"胜保曰："然则曷为我擒？"玉成曰："吾自投网罗，岂尔之力？吾今日死，苗贼明日亡耳。

尔犹记合肥官亭，尔骑兵二万，与吾战后，有一存否乎？”胜保默然。予酒食，劝之降，玉成曰：“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乃杀之，死年二十六。玉成眼下双疤，军中号四眼狗，骁勇富谋略。十九当大敌，二十四封王。初为检点，善战多能，湖北有三十检点回马枪之号，军强冠诸镇。与国藩相持数年，国藩深畏之。秀成闻玉成死，叹曰：“吾无助矣。”时裕朗西在胜幕中，往见玉成，貌极秀美，长不逾中人。二目下皆有黑点，此四眼狗之称所由来也。吐属极风雅，熟读历代兵史，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裕举贼中悍将以绳之，则曰：“皆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我死，我朝不振矣。”无一语及私。追伏诛，所上供词，皆裕手笔，非真也。陈妻绝美，胜纳之，宠专房，随军次焉。及胜被逮，甫至河，德楞额截其辎重侍妾而去。胜诉于多，始返其辎重，而留其侍妾，谓人曰：“此陈玉成贼妇也。不得随行。”胜亦无如何。

英国戈登事略

戈登英国名将，名查里斯若耳治，道光十二年春，生于乌利刺城。父为御军炮队大将，娶妇宴德庇氏，名以利撒毕，生四子，戈登为季。戈登之先，出于巴克邑之名族，即今英国侯爵亨特利氏之支派也。戈登初在塘墩就学，年十四岁，进乌利刺武备馆，十九岁授御军工营校。咸丰五年，英人伐俄罗斯，始从征至俄国。围西拔斯拖浦海口，在此昼夜守城濠督战，自咸丰五年春至城陷始罢，尝受微伤。先城南既陷，戈登即调赴梗盘，寻仍回西拔斯拖浦，城陷，令毁城中炮台船厂。英俄事平，从勘定俄突新

界。咸丰十年中外构衅，英人犯我顺天，戈登从英军陷京师，焚圆明园。事平，适中国粤匪乱。同治二年，江浙两省上游在沪设洋枪队，将校用欧美人，乃向英官商，使戈登领之，戈登遂与贼转战于江浙两省。二年间凡三十三战，克复城邑无算。江浙为中土最富繁之地，数年经贼蹂躏，至是两省强寇始悉歼平。是役经时一十八月，仅费军需一百万金，人皆以为奇功，称戈登为当时名将。戈登谦逊曰："平此乌合之贼，岂足称耶？但缓以时日，中国官兵亦可以平贼也。然中国上官，急奏肤功，遂在上海招募外洋无业亡命之徒，欲借以平贼，不知此辈既以利应，反复无常，几将贻害中国，较土匪之祸尤烈耳。鄙人得统此辈，严加约束，事后设法遣散，不使为患，此则鄙人所以有微功于中国也。"当时苏州克复，江苏巡抚今相国李公杀降贼，戈登不义之。中国赐戈登万金，戈登辞之曰："鄙人效力中国，实因悯中国百姓之荼炭。鄙人非卖剑客也。"同治三年自中土回国，游橐索然如故，寻擢补格列弗司恩海口军领工程队。居此六年，每于公余之暇，筹给贫乏。遇有病疾者，施医药。民间流离无依小儿，皆为收养，教之读书，或荐至各船佣工，不使失所。先英俄诸国，议开漯扭河，准各国商船出入，各派使守河口。同治十三年，戈登解任，简赴渤波勒卞利亚国，为漯扭河河口使。光绪元年，戈登应埃及王之聘至苏丹。先是埃及国沿尼罗河南边近赤道之境，总名曰苏丹，皆沙漠荒野之地。然此域土地宽阔，极南近又寻得大湖数处。埃及王曾令英人伯客沙谨往开辟，二年未竣事，辞职去，王聘戈登仍令往接办其事。戈登在此烟瘴绝域三年，竭力任其事，凡地理之险阻，天时之恶劣，以及土人之悍梗，皆以坚心毅志胜之。沿尼罗河一带，皆设汛兵。又自埃及定造轮船，使上驶尼罗河，遇滩水

浅，即将船折为数段，过滩后，仍行合扰，于是苏丹南境大湖曰亚勒伯堀恩舍，始有轮船行走。戈登在此苦心竭力任事，其意不在徒得土地之利。盖此域土人之强者，向劫掠人口贩鬻为奴，戈登至此，即欲化其俗，禁贩奴事。然苏丹西境有二省：曰哥尔多番，曰达尔夫，此皆为贩奴者泽薮。两省不归戈登一人统辖，则贩奴之事，实不能禁绝。埃及王乃不授此两省，故于光绪二年，戈登遂辞职回国。光绪三年春，经埃及王再三重请，戈登乃复至埃及，授苏丹全境总督。凡北自尼罗河之第二滩，至南境之大湖，东至红海至西境又特湖诸水发源之处，皆归戈登统辖。三年之间，遍巡诸地，居无定所。时或至东境，与哑比西尼亚国诸部，勘定疆界。时或轻骑减从，骤至西境达尔夫省，捕拿贩奴暴客。并以慑服部酋之倔强者，常竟月在骆驼背上，未尝解鞍。政令一出，志在必行，境内强暴虽多，沙漠烈日虽酷，皆不能稍抑其坚力锐志。又四出无常，土人视之犹鬼神出没，无所不至，故诸部蛮夷皆为震服，而苏丹境至此始有王法，政令行焉。当时外人在埃及献说干预政事，王大臣不能镇定，遂听外人游说，纷纷更改法制，以致政令朝出而暮改。于是戈登在苏丹，觉事事制肘，于光绪六年，遂又解职回国。此年英国简命子爵黎本为印度经略大臣，黎本辟戈登为参军记室，同至印度。无几，戈登与经略幕僚，意见不合，即请解任。适中国与俄国为伊黎事抵牾，中国洋关总税司赫德，迳电请戈登至中国商量事件。戈登此行，英政府因戈登系英国职官，干预中俄军事恐贻俄人口实，故电止戈登，令即时回国。戈登复电曰："我至中国为排难而已。如朝廷因我系职官，恐贻口实，请悉除衔职，则万无误事。"戈登至北京，见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力陈中国武备不修，战争无力，不如

迁就以护大局。大臣问曰："如事决裂，肯相助否？"对曰："事如决裂，皇帝肯迁驾内地，鄙人当为中国效力任疆场事。"后事遂解。当时戈登行至天津，见中国北洋大臣李文忠，文忠对外人怨北京诸大臣主战误国事。有某国公使，劝中国李文忠，借戈登力，拥兵至京师，黜诸大臣，废皇帝，自立为皇帝。戈登闻之叹曰："鄙人虽一武夫，作事何肯卤莽至此耶？"戈登回国。是时英国阿尔兰岛富豪世族兼并贫户，私敛重于公税，民庶困穷，乱人充斥。戈登因往遍历阿尔兰诸郡，目睹田畴荒芜，农夫冻馁，遂条陈变田租法。朝议不可，然所建白皆切时弊。后数年英廷竟改阿尔兰田租法，本戈登意也。戈登条陈多忤朝臣意，自知在朝必不得大用。适英属地毛里西亚岛统兵大将出缺。毛里西亚，在印度洋大海中一孤岛也。英人置戍兵，英官畏远戍，皆不愿往，戈登遂自请往署焉。戈登官斯岛一年，军民称之。会阿非利加洲极南有英属地曰岌朴，或曰好望角，英人建埠头，辟地利，英民与邻境番部时有争斗，官吏不善处置，各部遂叛。英国驻岌朴大臣因请英廷特派戈登往调停其事，戈登即由毛里西亚航海至岌朴，检察情由，即上书大臣曰："番部之叛，皆由官吏不能约束本国人，使侵害番人。今拟先简严正之员，令其约束本国人，然后可以服番众而保无虞也。"乃条陈处置法。然所议皆为大臣幕僚梗阻不行，戈登遂请解任回国。戈登既在闲散之列，请假往游犹太国。犹太昔西人教主耶稣生育行教之地，多古名胜。戈登至此，感古今兴衰沧桑之迹，遍历流览一年始回国。是时埃及国南境之地，自戈登去后，官吏贪酷虐民，各属回部皆叛起，杀官吏，攻官兵。有大酋自称救世主，奉天命复回教，诛无道，埃及官兵竟被困在嘎墩城。于是埃及王乃说于英廷，借一大将使救

出困兵。英廷仍派戈登，随带将校二员，至嘎墩城。时围尚未迫，戈登即欲率被围官兵出城。然城中避难官吏及家属老弱妇女万余人，戈登不忍弃之，故留守，先将妇女二千余人护送出境。逮及城围既重，英廷有电催戈登率部曲弃城。戈登复电曰："军民为我抗贼守城，今事迫乃弃之，此岂丈夫之所为耶？"戈登在围已五阅月，外援已绝，粮食将尽，然犹从容督率军民拒守。于是英廷乃拨兵合埃及官兵溯尼罗河赴救。两月后，救兵始至，然城已陷，戈登卒被害，时年五十三岁。噩耗至英国，官民皆哀伤之。英廷赐其家属十万金，并为铸铜像于都城，以志其忠烈云。

庸庵文

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
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
书桐城程忠烈公遗事
叙曾文正幕府宾僚
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
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
书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
书两江总督何桂清之狱
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
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
书栾城唐公祠

庸庵文（十一则）

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 丙子

咸丰、同治之间，科尔沁忠亲王，视师山东。初战不利，久之，始削平教党及诸土寇。乘胜南征，擒张洛行于宿州，歼苗沛霖于下蔡。淮、颍以北，揭竿乌合之徒，扫刮无遗种，威声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多山谷沮洳，骑不得骋，累中贼伏。丧其良将恒龄、舒通额、苏克金等。王益愤，日夜逴一二百里，宿不入馆，衣不解带，席地而寝。天未明，传餐毕，士皆橐粮糒。王手一醪，上马森驰。一日，三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斩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坏寒暑不能休息，势且俱踣。贼扬言："王少宽，我即降。"同治四年夏四月己丑，王督陈国瑞、郭宝昌、成保、何建鳌等军，与贼战于曹南，败退入空堡，贼围之数重，且欲掘长濠以困之。官军粮草俱乏，逮城汹汹欲溃。诸将咸启王，请突围出，不许。固请，乃许之。王部分诸将，自与成保马队俱，使降贼桂三率数百骑为前驱。王饮酒至醉，上马，马踶逸不肯行，乃易马以出。时已二更矣，天星昏黑。桂三有异志，

既出堡，即反走，突冲我军。贼乘之，陈国瑞所部步队四千，覆溃几尽，国瑞仅以身免。余军与贼不相辨识，长驱并驾于昏黑中。迟明，见道旁小圩，收队入保，不知王所在。俄有贼首戴三眼花翎红顶，扬扬过圩去。官军望见恸哭曰："嘻，吾王死矣！"比贼去，迹至麦塍中，见王已遇害，身受数伤，旁一僮同死焉。乃以骑载王尸，告有司殓之。总兵何建鳌、内阁学士全顺、皆死于阵。王前后督师逾十载，斥私财数十百万以充军实。自恒龄、舒通额战没，常怀必死之志。性友爱，王弟至营，与同寝处。将别，忽引上坐拜之，告无生还意，戒善事太妃，卒无他语。王子来省王，中途，有司馆之。王子固辞，未能却。王闻大怒，将杀之，僚属为请，犹罚跪良久，且役以劳贱事困苦之。王每安营定，展马鞍帐外独坐饮酒，一卒奏炙肉于前，诸骑卒环而乞肉。王遍啖以片脯，乞者踵至，至尽一蒸豚，日以为常。王薨之夕，京师中皆闻怪风自南起，鬼声数千，啸啾随之，须臾向北去。盖忠灵不泯云。

书科尔沁忠亲王大沽之败庚寅

英吉利、法兰西，以咸丰七年冬十一月攻陷广州。执总督叶名琛。久踞不退，注谋在改约章、索偿款、增商埠，自谓据城为质，必可如其所请，讲解以罢也。于是，总督两广兼通商大臣者，为侯官黄宗汉。宗汉亦承平文俗吏耳，盱衡厉色，操下如束湿薪。退驻惠州，既不激励兵练、筹克会城，又不与英使会议立约退师事。习见通商以来，主和者例干清议，挑衅者亦膺严谴。举凡驭远、绥边暨战守方略，惟以闭口不言，塞耳不闻为能。英使

额尔金，久不得我要领，乃纠法美二国驶兵船北上。咸丰八年夏四月，骤至大沽海口。大沽绿营兵素不练，多恇怯，一见敌船，惊溃，洋兵踞我南北岸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提督张殿元等，皆以疏防获罪，遣戍监候有差。洋兵以大小轮船七暨舢板船，驶入内河，直薄天津。额尔金等照会内阁："此来非用兵，盖欲修好，请面见天子诉其事。"文宗特遣侍郎衔耆英谕止之，不能。耆英归，赐死。遂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以钦差大臣视师通州，遣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往议和约。英人多索偿款及商埠，许之，恐伤国体；拒之，虑挑强敌，乃以两江总督何桂清兼通商大臣，特派桂良、花沙纳驰赴上海，会同桂清，先与英人商定税则，再议约章。亦欲姑退之，以纾近患，修戎备也。六月，英法美三国兵船退去。秋七月，王移军海口，修筑大沽北塘营垒炮台，购巨炮分布要害。檄州县伐大木输之海墟，植丛桩水底，以御轮船。又奏请调吉林、黑龙江、察哈尔及蒙古两盟马队，前后赴军者可五千骑。九年春三月辛未朔，怡亲王载垣驰赴天津，察勘海防事务。桂良等在上海与额尔金商定税则。额尔金遣其弟卜鲁士率兵船北驶，声言将入京换约。桂良等告以大沽设防，当进白北塘。夏五月庚寅，卜鲁士至拦江沙外。壬辰，遣其兵船闯入大沽海口，先觇形势，王故赢师以张之。癸巳，洋轮十七艘驶进鸡心滩，用炸炮摧断铁链。甲午鼓轮直进，毁我防具，皆树红旗催战。直隶总督恒福，派员持天津道照会，告以桂相已由上海驰还，请移驻北塘口外，静待换约，否则暂令换约官数人由北塘至天津。英人标使者不受照会，开炮击我炮台，分遣步队蚁附登岸，王挥鞭上马，督军鏖战，戒炮台同时开炮，沉毁数船，击杀登岸洋兵数百，生擒二人，英领队官伤股而毙殒焉。洋轮入内河

者，皆已中炮，不能驾驶，惟一艘遁至拦江沙外。是役也，英人狃于往岁海口之无备，且窥见台中炮力微弱，未知我增置大炮也，贸然轻进。迨我炮击坏数船，洋兵相顾愕眙，心手瞀乱，纵炮还击，多不能中。海潮方上，易进难退，仓猝不能出口，而我台了击敌船，鲜不中者，是以获捷。英船未入口者，留驻大沽以南，分向旅顺、威海卫、大连湾、大孤山，游泊测绘，皆海口形胜也。或在此购煤、汲淡水，转若为济寇后路焉。疆吏营将闻之瞠然，咸谓：荒岛无足扞者。会英粮船且尽，始悉南驶。当英兵开战时，美使华若翰由北塘登岸，诣京师呈递国书。款以优礼，换约而返。华洋巨商，知英人耻其败挫，必兴师报复。惧妨互市，乃自议集捐白金二百万两输偿英饷，沮其再举。于是，英使、法使照会通商大臣何桂清：若事事遵八年原约，即可罢兵。桂清据以入告，得旨："卜鲁士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並非中国失信。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令其有以回报本国。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倘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当是时，庙谟以获胜之后，欲改前约，冀英法二国，或就范围也。然犹申戒疆臣帅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又命留北塘一口，为通使议和地。顾北塘地势扼要，不亚大沽，明代防倭，已有炮台。康熙道光年间，皆修葺之。迨王督办海防营度于大沽、北塘之间，已二三年。北塘用帑百余万金，仅成南北三炮台，会有言宜纵寇登岸击之者，王心韪其说。旋奉旨撤北塘之备，退就大沽营城，移其巨炮，置大沽南北岸。炮台营城距北塘，陆路三十七里，水路七十里。议者谓，御寇不于滩垣，而于

堂奥，失计已甚。北塘绅士、御史陈鸿翊，密疏争于朝，不听，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在幕府亦力争之。王狃于大沽之捷，谓彼以船来，不能多携马队，俟其登岸，我以劲骑蹙之，可以必胜。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嵩焘以议论不合，遂辞去。十年夏，英将额尔金、法将葛罗，率轮船、帆船共百艘入寇，复至大沽口，惮我设备严，惩前败不敢阑入。徐窥北塘之弛防也，遂移向北塘。先纵小火轮船至海岸，以铁练系巨桩，鼓轮拽之，须臾，桩则自拔。一桩去，复拔一桩。不二三日，而数百桩尽拔矣。六月丁丑，英法马步队各挽炮车登岸，先据炮台，官军犹以其来换约，不之御也。大吏派员持照会，请其使臣入都换约，不应，王整军以出。所部马队，已调赴他军，不满五千，合京旗步队，几及万人。英军马步可一万，法军八千。壬午，洋船由北塘进内港，我军驰往扼之，适值潮缩，船不能动，惧为我军所袭也，高悬白旗，示欲议和状。我军信之不敢纵击，比潮长洋兵出不意，薄我师，我师被挫。洋兵由北而南，将逼大沽、抵新河，我军御之。洋兵先以七百人出战，王瞰其寡也，麾劲骑驰之，洋兵退，乘势蹴之。洋兵各执一枪，精利无前，数十步外即不能近。俄而，七百人为一字阵，每人相去数十步，阵长数里，辂我马队三千，渐围渐迫。我军不能退，突围欲出。洋兵发枪，无不中。我军如墙之隤，纷纷由马上颠陨。近世火器日精，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骑兵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然后知枪炮既兴，骑兵难以必胜，或反足为累也。戊子，王师败绩于新河，收合马队，出者七人而已。精锐耗竭，势遂不支，退保唐儿沽。英法军张甚，出全队攻军粮城，又攻副都统德兴阿之营于新河，皆陷之。大沽、北塘如左右户，新河复居大沽

之背。是时，洋轮由北塘分向大沽，驾大炮拟我炮台以扼我前，步骑踞新河以蹙我后，大沽炮台益危，炮穴外向，不能反击，王所经理三载之工程，与数百万之帑金，悉置无用之地。王始悔纵敌登岸之非计，而事已不可挽矣。庚寅，我军复退，洋兵进踞唐儿沽。辛卯，奉朱谕云："僧格林沁握手言别，倏逾半载，大沽两岸，正在危急，谅汝忧心如焚。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稍有挫失，须退守津郡，自北而南，迎头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拚命，太不值矣。南北岸炮台，须择大员代为防守，汝身为统帅，固难擅自离营。今有特旨，非汝畏葸，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负朕心。握管惨怆，谆谆特谕，汝其懔遵。"壬辰，特派侍郎文俊、武备院卿恒祺，驰往北塘海口，伴送英法二国使臣入都换约。秋七月癸巳朔，上命大学士瑞麟、尚书伊勒东阿，统京旗马、步官兵九千，防通州。丁酉黎明，洋兵攻大沽北岸石缝炮台。一开花弹袭入火药库，訇然震发，雷砰电扬，土奔石飞，炮台失陷，提督乐善死之。惟南炮台尚存。王念屡挫之后，精锐伤亡，南炮台孤立难持久。适奉密旨，退防后路，乃撤营城及南炮台防兵，次于通州之张家湾，与瑞麟军相依护。庚子，以疏防故，夺王三眼花翎、领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洋兵进至天津，会和议屡讲不就，遂逼通州。八月戊辰，光禄寺卿胜保率偏师邀战于八里桥。胜保红顶黄褂，骋而督战。洋兵丛枪注击。伤颊坠马，师奔。瑞麟军闻风凶惧，宵溃。王军朝阳门外。己巳，天子以秋狝巡幸热河，洋兵纵火燔圆明园。甲申，王军亦溃，闻恭亲王在长辛店，与瑞麟等皆往从之，英法按军郭外，欲邀恭亲王主和议。恭亲王用恒祺居间排解，往复关说甚苦，浃两旬，和约始定。九月壬

寅，暨英人法人平。当是时，曾文正公围藩督师祁门，胡文忠公林翼驻军太湖，进剿粤寇，相持甚急。闻变，合疏奏：请于两人中简派一人，率精兵万人入援。会和议成，乃不果行。英法军以海口封冻为虞，皆于初冬退去。

书桐城程忠烈公遗事并序　辛巳

赠太子太保、记名提督、忠烈程公学启，发迹在安庆，授命在嘉兴，而其下苏州一役，功最高，虽三尺童子，闻其名莫不敬悚。余尝病官书载公战功虽具，而公之雄略伟节有未详者，谨再摭拾所闻，以俟作史者采择云。

公幼不喜读书，亦不事生产，然倜傥有大志。粤贼陷桐城，闻其名购求不得，乃执其父以招之。其父贻以密书曰："忠孝不两全，汝可为我一出，伺贼之暇，得当以报国，亦大丈夫事也。"公乃出诣贼，而父得释。伪英王陈玉成奇爱之，稍任以兵事，俾属伪将叶芸来守安庆。芸来倚如左右手，妻以女甥高氏。今尚书、威毅伯曾公围安庆也，陈玉成自江南大举来援，累为楚军诸将所扼，解围益急。芸来分其悍党授公，俾出驻城外为犄角，公私忖图贼数年，迄未得间，今其时矣。遂以其众降官军，日呼贼党出降。贼窘且愠，缚公妻、子于城上。公率降众导官军昼夜环攻，未匝月而城拔，贼众歼焉。曾文正公自祁门来，公进谒，文正奇之，使将千人，而未大用也。曾大学士、肃毅伯合肥李公，以道员率师赴援上海，乃命公属李公东下。李公巡抚江苏，仅有上海弹丸地。贼纠党数十万来攻，李公督诸军大创之，又至，又大创之。凡三却悍贼，而公之功为最多，贼自是不敢窥上海。公领偏

师进克旁县十数，李公察公才，可独当一面，渐令增募其众至七八千人。使洋将戈登，以常胜军三千人与俱，进逼苏州。公抵抗蹈危，力争要害，稍剪城外贼垒。伪忠王李秀成，自金陵闻警赴救，累战皆败。当是时，李公遣诸将由常熟趋无锡，以断贼常州之援。秀成以为无锡道不通，则苏城危。乃大会诸酋，与我军鏖战无锡境上。丧其众十万，复遁入苏城拒守。适李公由沪至苏，督军破娄门外石垒长城，毁贼营略尽。公亦尽夺蠡口、黄埭、许墅关诸隘，水陆军三面附城，贼众凶惧。是时秀成之党，惟伪慕王谭绍洸所部皆粤贼，每战犹致死，自伪纳王郜云官以下，皆有贰志。副将郑国魁与云官有旧，云官密致款于国魁，为介绍于公。公与国魁及戈登，以单舸会云官于洋澄湖。贼党谋杀公，云官苦止之。公与云官等约为兄弟，俾斩秀成、绍洸以献，诸酋不忍于秀成，请图绍洸。公与诸酋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富贵相保，匿情不告，必死于炮。"诸酋亦指天誓曰："自今以往，反正输诚，有渝此盟，必死于兵"。誓毕，各归其军。既而，秀成察云官等战不力，觉有变，自度力不能制，而上游官军攻金陵甚急，秀成迫欲赴援，乃以守城事属绍洸，执手泣别曰："好为之，无几相见。"。遂率死党及其孥贿，乘舟宵走。官军以西洋炸炮攻城，贼益不支。越三日，绍洸召云官等焚香设誓，云官使其从者刺杀绍洸，遂据绍洸伪府，夜开齐门迎降。公令郑国魁以二营入城。时，同治二年十月丁卯也。明日，贼献绍洸首，公亲入城抚视，精壮犹逾十万，降酋列名者八人，曰伪纳王郜云官、伪比王伍贵文、伪康王汪安均、伪宁王周文佳，伪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方歃血誓死生，乞公请于李公，求援总兵副将等官，署其众为二十营，仍屯阊门、胥门、盘门、

齐门。云官犹未剃发，公欲无许，恐有变，乃姑许之，而密白李公，请诛之。李公谓："杀降不祥，恐嘉兴、常州贼党闻之，坚守不下。"公固争之曰："今贼众能战者十倍于我，粟支五年。即令凭城拒守，我军攻之，非数年不下，徒多杀士卒，与胁从之民无为也。戮八人而全数百万生灵之命，不亦可乎？人责鬼谴，某自当之。公不从某言，请公自为之，某不敢与闻军事矣。"李公曰："既若此，任汝为之，毋愤吾事。"公乃复入城，与云官等要约，以李公命尽许所请，劝令出城，行参谒礼。明日，日方中，李公临公营，云官等诣营，请李公受谒。公分军守娄门，且阴遣营遮其归路。李公见八人者，慰劳周至，渐引其从者宴于外，肃八人者设宴帐中，称有公事，遽归大营。俄而，炮声举，营门闭，娄门军亦举炮应之。八人者相视色动，回顾从者，皆不在旁，欲出不得。忽闻大呼："杀贼！"苍头卒百余人，挺矛直入，八人者皆起，止之曰："愿见抚军，惟命是听。"卒遽前斫之皆死。八人者将死，皆顿足曰："乃为程某所卖！"公自娄门驰入云官伪府，以云官之令，召贼酋桀黠者数百人皆诛之。俾贼众尽缴军器，贼众皆慑伏听命。明日，李公整部入城，传令只诛其魁，籍其老弱及丁壮，愿归农者资遣归乡里，能战者编入营伍。得其资财积粟以赡军，苏城大定。李公由是遣军分道，攻拔常州、嘉兴，以蹙上下游之贼。贼备多力分，而杭州金陵相继恢复。论者谓：不克苏州，则金陵、杭州不能遽攻。微公设计招降，则苏城不下。下苏城而群酋不诛，则后事未可知，而淮军亦不能尽锐出征，迭摧坚城也。夫始约而终背之，其事谲而不正，无以服群酋之心。然公亦若愿当其祸而设誓者，非所谓不有其躬，以徇功名者邪？卒之大局转旋，生民蒙福，公之成功甚伟，而忠孝之忱亦于是尽矣。公之进薄嘉

兴也，涉自浮桥，麾众登城，死伤甚众。城上发炮飞铅，贯公左脑，晕绝，舁归营。部下将士奋攻入城，遂歼贼众，而公创甚，归苏。温诏询公伤状，赏赉稠叠。李公旦夕往问候，及将出视师，公犹为李公筹军事，流涕执别。创渐合，留败骨为梗，医言不可去。公自拔之，血涌不止，伤脑及喉舌，不能食饮，遂以同治三年三月庚戌卒。将卒之数日，口中念咒皆苏城降酋事，时奋拳作格斗状，忽瞑目叱曰："汝等敢从我乎？"或曰："公平日意之所注，疾革神瞀，以至此也"。公廉于财，驭军纪律严，所过肃然。目不甚知书，而行军披览地图，指划不爽铢寸。或以事怒将吏，旋觉其误，立起自责，往谢不敏，故得人死力。每遇敌，登高望之，即知其强弱、坚瑕、偏正、分合，随宜应之，临机果断，赴敌迅疾。每争一隘，必断贼援师，绝粮道，动中款要，其将略殆天授也。戈登初与公为昆弟交，每战必偕，及诛降酋，戈登詈公，誓不相见。闻其卒，乃哭之，乞于李公，以公督战时二长旗，携归国为念。其为远人推服如此。

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甲申

昔曾文正公奋艰屯之会，躬文武之略，陶铸群英，大奠区宇，振颓起衰，豪彦从风，遗泽余韵，流衍数世。非独其规模之宏阔也，盖其致力延揽，广包兼容，持之有恒，而御之有本，以是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云。窃计公督师开府，前后二十年，凡从公治军书，涉危难，遇事赞画者：闳伟，则太子太傅大学士肃毅伯、合肥李公、礼部侍郎、出使英吉利总理各国事务大臣、长沙郭公嵩焘筠仙，郭公匿籍，因避家讳，改书

其郡，下从此例。兵部侍郎、巡抚陕西、长沙刘公容霞轩，云南按察使、平江李元度次青。明练，则四品卿衔内阁侍读、长沙郭昆焘意城，候补道、长沙何应祺境海，武冈邓辅纶弥之，歙程恒生尚斋，主事甘晋子大，直隶清河道、溧阳陈鼐作梅，河南河北道奉新许振祎仙屏，四品卿衔吏部员外郎、嘉兴钱应溥子密、候补道、长洲蒋嘉域莼卿，定远凌焕晓岚。渊雅，则知和州直隶州、长沙方翊元子白，江苏按察使、中江李鸿裔眉生，四品卿衔刑部主事、歙柯钺筱泉，候补道、黟程鸿诏伯舅，候选府、阳湖方骏谟元征，江苏知县、溆浦向师隶伯常，出使日本记名道、遵义黎庶昌莼斋，知冀州直隶州、桐城吴汝纶挚甫。右二十二人，李公功最高。公之志业，李公实继之。郭公刘公与公交最深，所议皆天下大计。凡以他事从公，邂逅入幕，或骤致大用，或甫入旋出，散之四方者：雄略，则太子太保、大学士、恪靖候、长沙左公，兵部尚书、衡阳彭公玉麟雪琴，前布伦托海办事大臣、汉军李云麟雨苍，权福建布政使护巡抚事、益阳周开锡寿珊，候补直隶州、赠太常寺卿、云骑尉、长沙罗萱伯宜，安徽布政使权巡抚事、新建吴坤修竹庄，甘肃甘凉道、合肥李鹤章季荃。硕德，则兵部尚书、总督两江、开县李公宗羲雨亭，兵部尚书、总督湖广、合肥李公瀚章筱泉，前兵部侍郎、总督河东河道、南昌梅启照筱岩，前兵部侍郎、巡抚安徽、衡阳唐训方义渠，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川陈兰彬荔秋，兵部侍郎、巡抚山东桂阳陈士杰俊臣，光禄寺少卿、江夏王家璧孝凤。清才，则太仆寺卿、瑞安孙衣言琴西，监察御史、乌程周学浚缦云，前知建昌府、江阴何栻蓬舫，候补直隶州、湖口高心夔碧湄。隽辨，则候选道、阳湖周腾虎韬甫，前湖南布政使、剑州李榕申甫，兵部侍郎、巡抚广

东、望江倪文蔚豹岑，前山西冀宁道、东湖王定安鼎丞。右二十二人，左公、彭公，功最高。李云麟闻公下士，徒步数千里从公，皆才气迈众，练习兵事，而受知于公最先。凡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古文，则浏阳县学教谕、巴陵吴敏树南屏，前翰林院编修、南丰吴嘉宾子序，候选内阁中书、武昌张裕钊廉卿。闳览，则前翰林院编修、德清俞樾荫甫，芷江县学训导、长沙罗汝怀研生，新城陈学受艺叔，知永宁县、当涂夏燮谦甫，江苏知县、独山莫友芝子偲，举人、衡阳王开运级秋，秀水杨象济利叔，刑部郎中、长沙曹耀相镜初，出使俄罗斯参赞、道员、武进刘翰清开生，知易州直隶州、阳湖赵烈文惠甫。朴学，则海宁州训导、嘉兴钱泰吉警石，知枣强县、桐城方宗诚存之，候补郎中、海宁李善兰壬叔，举人、江宁汪士铎梅村，候选道、石埭陈艾虎臣，诸生、南淮张文虎啸山，德清戴望子高，仪征刘毓崧北山，其子寿曾恭甫，海宁唐仁寿端甫，宝应成蓉镜芙卿，候选知府、金匮华蘅芳若汀，候选县丞、无锡徐寿雪村。右二十六人，吴敏树、罗汝怀、吴嘉宾，名辈最先。敏树与张裕钊之文，所诣皆精。莫友芝、俞樾、王开运、李善兰、方宗诚、张文虎、戴望，皆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干济，则苏松太兵备道、南海冯焌光竹儒，徐州兵备道、歙程国熙敬之，候选主事、海宁陈方坦小浦，候选教谕、宜兴任伊棣香，候选知县、江宁孙文川澄之。勤朴，则前两淮盐运使、泾洪汝奎琴西，候选直隶州、汉阳刘世墀彤阶，候补道、浏阳李兴锐勉林，候补知府、衡阳王香倬子云。敏瞻，则监察御史、武昌何源镜芝，江西知县、忠州李士棻芋

仙，候补同知、宣城屠楷晋卿，候补知府、富顺萧世本廉甫。右十有三人，皆能襄理庶务，剸繁应琐。虽其用之巨细不同，亦各有所挟以表见于世。凡福成所尝与共事，及溯所闻而未相觌，或一再晤言而未共事者，都八十三人。其碌碌无所称者，不尽录。古者，州郡以上得自辟从事参军记室之属，故英俊之兴，半由幕职。唐汾阳王郭子仪，精选幕僚，当时将相，多出其门。降及晚近，舍实由而崇科第，复为一切条例以束缚贤豪，而登进之途隘矣。惟公遭值世变，一以贤才为夷夏定倾之具。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自文梓楩楠，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其成之也，始之以规矩绳墨，继之以斧斤锥凿，终之以磋磨文饰。其用之也，则楹栋榱桷，根阘居楔，位置悉中度程，人人各如其意去。斯所以能回乾轴而变风气也。昔公尝以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实已囊括世务，无所不该。幕僚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譬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即偶居幕府，出而膺兵事、饷事、吏事之责者，罔不起为时栋，声绩隆然。夫人必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福成居公幕仅八年，于未及同游者，知之不详。然于公知人之明与育才之心，粗有所睹矣。谨诠次公宾僚姓名，并叙其爵里，著于篇，而于所未知者则姑阙焉。

书陈玉成苗沛霖二贼伏诛事丁亥

粤贼据金陵，控长江，垂十二年。自杨秀清死，贼所仗以力抗官军者，惟陈玉成、李秀成最强。玉成黠猾与秀成颉颃，而骜勇慓锐则过之，海内称为四眼狗者也。尝攻李忠武公续宾于三河

镇，覆其军；与张忠武公国梁，相持江上，迭有胜负；大败德兴阿、胜保二帅之师，纵横死咋，所陷城杀将为最多。胡文忠公在上游，与曾文正公协谋，以安庆，玉成分地，其父母妻子皆在焉。迸规安庆，以致玉成。玉成果悉锐西上。是时，大帅则曾胡二公，左文襄公与今伯相、合肥李公，皆在幕府，合多隆阿、忠勇公、鲍武襄公超，诸将之力，苦战累月。初不利，后乃大创之。玉成反旆而南，攻陷金陵大营。张忠武公死之，苏、常诸郡皆陷，于是，道员、今威毅伯、宫保曾公，以兵万人急围安庆。多公率万人围桐城，御援贼。李勇毅公续宜以万人驻青草塌，为两军援。鲍公以万人为游军，东西驰剿。水师将杨公岳斌，扼驻滨江要隘，并助守围军内外长濠，集厚力，张远势，以待敌。玉成自江南扫境而至，与多公、李公鏖战于桂车河，大败。进薄围军不克。玉成私念，湖北江西，楚军根本，冲其腹心，必撤围自救，乃从英霍间道，入犯湖北。连陷黄州、德安、随州，武汉、襄樊皆大震。嗾悍酋李世贤、黄文金，各挟其全部，蹋徽、饶、信三府。李秀成纠贼十余万围抚州，攻建昌，进陷吉安瑞州，以逼南昌、九江，皆援安庆也。曾公、胡公分遣诸军，且防且战，竟不撤围军。玉成乃分党踞所陷城，自率悍贼东援安庆。多公邀击于练潭，于高河铺、于挂车河，皆大败之。玉成之党，入自集贤关，筑垒菱湖赤冈岭，以围我围军。曾公凭濠拒贼，与鲍公军夹击，破贼四垒。贼将刘玲林跣而逸，水师擒磔之。复展外濠，环贼十八垒于围内，俘斩无脱者。玲林，玉成部下饶将也，既失之，军势遂不振。告急金陵，金陵贼益纵玉成，复率杨辅清等三伪王分援安庆、桐城，昼夜疾斗，屡近屡北，贼众崩溃。其江西援贼，则左文襄公以一军特起。鲍公亦以全军驰往，连与贼遇，

大败之于乐平、于景德镇、于丰城、于河口，群贼失势东遁。官军遂拔安庆，桐城及濒江郡县皆下之。李公由青草塌回援湖北，悉复所陷城。玉成退入庐州拒守。同治元年夏四月，多公军克庐州。玉成以皖鄂胁从数万人，奔苗沛霖于下蔡，欲与同拒官军。苗沛霖者，以诸生为团练长，劫其众以叛。大帅胜保招降之，犹持两端，意叵测。受官于朝，不肯冠带，使其下呼己为苗先生。攻巡抚翁同书于寿州，陷之，杀豪族之不附己者。有诏褫沛霖布政使衔川北兵备道，将进兵讨之。沛霖乃复求抚于胜保；亦阴通款玉成，玉成伪封为平北王。累书招玉成，谓：凤颍二府，形势可踞。诸乡寨练丁，皆习战守，足备征调。玉成信之，既去庐州，多公以劲骑蹑其后，胁从败散略尽，惟余亲兵三千人。沛霖出城迎玉成，执礼甚恭，见其亲兵皆百战精锐，欲夺有之，乃给玉成驻众城外，仅以百余人入城。沛霖分兵防守诸门，多具酒食，阴令部卒引玉成从者入帐酣饮，而以盛馔飨玉成。伏兵齐起，遂擒之。送胜保军中，胜保欲降之，不屈，因述胜保败状以为诮。槛送京师，行至延津，有诏磔死。玉成既死，亲兵三千皆降于沛霖，为致死力。沛霖以是益横。明年，科尔沁忠亲王追剿捻酋张洛行于颍北。沛霖引兵掎其后，设伏守隘，而洛行就擒。自谓连立大功，当受上赏。顾以前罪削籍，三年未复，鞅鞅不平。进据寿州怀远，断临淮大营饷道。南畏楚军之威，欲北趋中原，号召群捻。而蒙城扼其冲，乃悉起练众攻围之，连营百余里，势张甚。将军富明阿，总兵王万青、詹启纶等，引军赴援，皆坚壁不敢战。俄而，科尔沁亲王督大军南下，以总兵陈国瑞为先锋。王之诛张洛行也，猕剿积寇无遗种，淮甸之民震其余威，闻王将至，则已心胆欲碎。窃窃私语，谓苗先生陷我于死也。陈

国瑞以数千人先至，连日夜攻击，破沛霖数垒。沛霖之党皆夜惊曰："王爷率大军数十万至矣，今其先锋，军威尚如此，况王爷亲至，我辈其能免乎？"亲兵三千人，相与谋曰："我辈故英王旧部也。苗先生肆其诈慝，诱杀我英王，复以威劫我使为之用，是苗先生乃吾仇也。我辈何苦为之尽力，卒令自就死地，孰与报仇雪耻，以邀爵赏而纡死乎？"一夕，沛霖登营墙，有所指挥。亲兵二人，掖以赴之，外挺矛刺之，殒。报詹启纶，启纶不信，拒之。迟明，报王万青，万青往验之，信。剁其首，迎献于王。淮南北练党，闻沛霖死，数百里间，皆启城寨降。王嘉王万青之功，奏赏黄马褂。万青恐二亲兵之分其功也，殪之以灭口。还至高邮，暴病以卒，人谓二亲兵为祟也。

书剧寇石达开就禽事戊子

粤城石达开，与洪秀全、杨秀清同起浔州之金田，伪称翼王。逾岭涉湖，乘胜循江而下，攻陷金陵。旋叛秀全不与通，纠党踞江西八府，与曾文正公相持连年。既乃突入浙江，由福建、江西以扰湖南，声势震荡。巡抚、花县骆文忠公，多调宿将与力角于洞庭、衡山以南，仅驱出境。达开乃还驰广西诸郡，仍绕湖南、北，径窥四川边境，退入滇黔之交，奔突万余里，蹂躏百数城。厥性惯走边地、避实蹈瑕。每为官军所蹙，则踏伏山中，倏伺形便，飘然远扬。自谓生长岭峤，善陟奇险、蹑幽径，恣其出没，使官军震眩失措，莫之能防。然亦卒以此擒灭。同治二年三月，由云南犯四川，使其先锋赖裕新率贼四万，由宁远冒险深入。裕新败死，余众穷日夜力兼行，飘忽如风雨，阑入陕西，欲

引官军追之北上。俾南路空虚，达开遂自率大队渡金沙江，将北窥大渡河。大渡河为西南巨堑，贼由越西、冕宁，大小两路而来，必走安庆坝及万工泛。沿河二百余里，有渡口十三处。若西绕土司辖境，皆仄径，可北越松林小河，由上游泸定桥及化坪林径渡入蒲天全雅州。是时，骆文忠公总督四川，长沙刘蓉为布政使，综理营务，赞画军谋。侦知松林地诸土司受贼赂将让路，骆公乃调总兵唐友耕一军，专防安庆坝至万工泛，檄知府蔡步钟率雅州劲勇驰往助之，檄诸军陆续驰扼雅州、荥经及化坪林，以张声援。檄松林地土千户王应元率所部土兵，驻守松林小河。檄邛部土司岭承恩，统夷兵截断越西大路。逼贼，使入土司境，伺贼入险，即抄其后路，使不得退。先重赉岭承恩、王应元，夷兵土兵，并许获贼财物悉赏之。布置既定，达开率众可四万，绕越西、冕宁前进。知越西诸要隘严兵以待，果由小径趋王应元所辖之紫打地。其旁两山壁立，隘口险仄，易进难退。前阻大渡河，左阻松林河，右阻老鸦漩河。达开以土司之纳其赂也，夷然信之，长驱入险。是时，大渡河北岸尚无官兵。达开使其下造船筏速渡，渡者已万余人，会日暮，忽传令撤还南岸，谓其下曰："我生平行军谨慎，今师渡未及半，傥官军卒至，此危道也！不如俟明日毕渡。"迟明，遣贼探视，忽见大渡河及松林河水陡高数丈，达开谓山水暴发，一二日可平也，当少俟之。越二日，水势稍平，忽见官军已到北岸，用枪炮隔水击贼，有死者。达开欲退出险，遣其党回视隘口，则土司已断千年古木六大干，偃于地，以塞路。且有夷兵把守，欲索两旁小径，则皆千仞绝壁，无可攀跻。贼众游弋大渡河、松林河南岸，昼夜伺间冲突，皆被官兵土兵击退，死亡者万余人。岭承恩复由后路抄入，攻夺马鞍山

贼营，绝其粮道。夷兵或三五为辈伏险狙击，或自山巅陨木石杀贼。官兵亦不时渡河雕剿。达开进退无路，约书于矢，隔河射入王应元营，啗以重利求让路。应元不应，复以利诱岭承恩，承恩攻之益急。达开徇于众曰："吾起兵以来，十四年矣。跋险阻，济江湖，如履平地。虽遭时艰难，亦常蹙而复奋，转败为功，若有天祐。今不幸受土司诳，陷入绝地，重烦诸君血战出险，毋徒束手受缚，为天下笑，则诸君之赐厚矣。"因泣稽颡，众皆泣稽颡。克日加造竹筏，誓于死中求生。四月夏癸巳夜，达开尽斩向导二百余人，祭旗悉众，分扑大渡河、松林河。每数十人乘一筏，人以挡牌蔽身，皆披发衔刃，挺矛植立。众筏同时齐奋，为官兵土兵枪炮所击，悉随惊湍飘没。浮尸如群鹜，蔽流而下。达开在围中匝月，粮粮既罄，杀马而食。继啖桑叶、草根皆尽。官军与承恩、应元四面兜剿，直入紫打地，尽毁贼巢。达开丧其辎重，率余党七八千人奔至老鸦漩，复为夷兵所阻。妻妾五人，携其二子，自沉于河。达开望见官军，竖投诚免死大旗，乃携一子及伪宰辅等三人，与其余党呼曰："石达开降。"岭承恩等羁之营中，讯其余党之胁侩及胁从者，逾四千人。分途遣散，其积年老贼二千余人，唐友耕派营分驻弹压。五月丙午朔，达开等五千人过河，至唐友耕营中。越二日，解送成都。明日，官军夜以火箭为号，会合夷兵，围击伪官二百余人，悍贼二千余人歼焉。达开到成都对簿，有司讯其前后抗官军事甚悉，口如悬河，应答不穷。自称年三十三　于当世诸将负盛名者，皆加贬辞，惟谓曾文正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乙卯，磔达开于成都市。是役也，达开不自入绝地，则不得灭；即入绝地而无夷兵四面扼剿，

亦不得灭；然使诸土司中，始无得贿纵贼之人，以达开之审于行军，亦决不肯竟人绝地也。知土司之隐情而善用之，则视乎当事者之筹略矣。至贼众临渡，而山水忽发，又似天意灭贼云。

按：达开初到大渡河边，北岸实尚无官兵。而骆文忠公奏疏谓，唐友耕一军已驻北岸，似为将士请奖张本，不得不声明其防河得力，因稍移数日以迁就之。当时，外省军报大都如此，亦疆吏与将帅不得已之办法也。达开之众，半渡撤回，系唐友耕亲告余弟季怀者，余追忆而书之。其他月日与地名人名，则仍考骆公奏疏，以免讹舛云。自识

书昆明何帅失陷苏常事庚寅

兵部尚书，总督两江、昆明何桂清，字根云。家世微甚。弱冠入翰林，循资八迁而至侍郎，督学江苏。值粤寇傲扰江南北，颇属幕客草疏陈兵事，纠劾疆吏之退缩偾事者，持论多侃侃。文宗奇其才气，改官浙江巡抚，年未四十也。抚浙数年，通判徐征忤其同官王有龄之骤迁道员，讦告巡抚奖荐不公。何帅奏陈颠末，语稍亢激。天子责之，引疾罢归。已首途矣，适阙两江总督，上询军机大臣此官以筹饷为命脉，孰能胜任者。大学士彭蕴章奏称，何桂清在浙江，饷徽州，全军数万人未尝阙乏。上韪其言，授两江总督。彭相故与何帅同年进士，何帅颇谨事之，彭相亦倾心推毂，以谓夷鼙济变，英杰者铸也。何帅复力荐王有龄筹饷精敏，擢江苏布政使。由是，总督、藩司呼吸一气，揽巡抚征饷、察吏之柄。有龄愈益发舒，巡抚赵德辙不能事事，移疾去。未几，帮办军务提督张忠武公国梁，攻克镇江，何帅以筹饷功加太

子少保。咸丰十年春正月，张公总统诸军，攻克九洑洲，何帅又以筹饷功，加太子太保。当是时，何帅渥承眷倚，慷慨谈兵，讦谟辐凑，声誉翔洽，与湖北巡抚胡文忠公林翼相上下，天下称何胡两宫保云。张公既克九洑洲，进克上关、下关，遂与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忠壮公和春，浚濠筑垒，为长围以困金陵。贼渠洪秀全，告急于江北、皖南众巨首：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李秀成等。秀成慓悍不如诸贼，最后起，颇狡黠，欲披官军之势，与其党谋曰："官军精锐，悉萃金陵，其饷源在苏杭。今金陵城外，长濠已成，官军内圉外御。张国梁又嚘嗜善战，攻之难得志。不如轻兵从间道疾趋杭州，杭州危，苏州亦必震动，金陵大营惧我绝其饷源，必分师奔命以救之。我睒大营虚弱，还军急击，踏破大营，则苏杭皆我有也。"乃自率悍贼千余，袭破泾县防军，遂陷旌德。二月戊戌，进陷广德，攻陷四安防营，总兵李定泰逃遁。贼由安吉、武康，直犯杭州，诸路同时告警。上命和春兼督浙江军务，提督张玉良总统援浙诸军，分大营兵勇五之二以畀之。玉良过苏州，布政使王有龄留之二日，俾阅城垣。壬戌，贼陷杭州，将军瑞昌等退保子城。三月丁卯，玉良兵至杭州，与瑞昌内外夹击。贼党窘窘不耐战，遂宵遁。官军追复临安、孝丰、安吉等城。何帅奏称玉良授有龄密计，攻复杭州。上擢有龄巡抚浙江。己卯，和帅遣总兵熊天喜、曾秉忠率水陆军攻复长兴。贼侦知大营留兵愈单，由浙境风驰而西。陈、李、杨诸酋，各挟全部，先后奔集，大会于东坝。乙酉，攻建平及东坝，皆陷之。进陷溧阳，围金坛。先是，金陵大营兵勇七八万人，月支饷银五十万两，皆取办于苏、松、常、太及浙江之杭、嘉、湖、宁、绍诸郡，两江总督驻常州，专主饷事，未尝阙乏，故能撙持

八年之久。及和、张二帅，益募壮勇，增筑长围，需饷有加。浙江告警，大营分兵驰救，骤加行费。浙江自顾不遑，饷亦不继，粮台收款骤绌，月短二三十万金。何帅驰书告和、张二帅，请自后阅四十五日发一月饷。是时，顿兵日久，将卒虽习战事，实已骄佚。酣酒狎妓，酣嬉无度，月支足饷，尚不敷用，及骤闻减饷事，则狼狈如有失。翼长、提督王浚为和帅所倚，把持军政，借势侵克。众情蓄愤，互相传播："贼若来攻，吾辈坚勿出战，任大帅与翼长自为之。"贼欲图大营，诡若将向苏常者以縻官军，遣别队由溧阳逼宜兴，进踹武进之夏溪隍里埠，烽火去常州四十里。王有龄将之杭州。己丑，如常州议兵饷事，何帅奏令会办军务。庚寅，有龄调驻苏之威武振军一千人至。辛卯，副将周天孚由浙江率数营至大营，新募潮勇数千亦至自浙江。和帅先后调防守扬州之总兵马德昭及援浙之参将罗希贤，各以兵三千往援金坛。何帅檄令德昭等援常州，遣天孚及潮勇往金坛。贼遽退出武进界，尽趋金坛。闰三月丁酉，攻陷句容，自是大营后路断矣。戊戌，张玉良全军至常州，中途叠接何帅檄调援大营，及抵常州，和帅连驰羽书令箭调之。何帅曰："彼不知我欲守常州邪？"留不遣。和帅复调马德昭往援，亦不许。己亥，罗希贤一军自宜兴至，庚子，熊天喜一军自广德至，前后到郡兵勇二万数千人。王有龄莅官浙江，何帅如失左右手。有龄由驲日发一书，为何帅规画甚备，戒勿离常州一步，且曰："艰难之秋，万目睽睽，瞻大帅为进退。一摇足则众心瓦解，事不可为矣！"有龄盖洞见何帅症结而针砭之也。是时，常州无贼，何帅飞章报捷，奏陈常镇军情。凡常州、宜兴、镇江、丹阳、金坛为路五，共需兵若干，统归张玉良节制。自任力保苏、常，辞气甚壮。何帅意在拥众自

卫，盖已置金陵大营于度外矣。辛丑，群贼悉诣金陵城外，进剿大营大半多空垒，群贼环攻，横突死咋不退。副帅张公，激励将士，搏战七昼夜。贼来益众，饷又不继，外无援应。诸军能战者多留驻常州，九檄而不至。戊申，甚雨，雷电以风，大雪厚尺余，寒甚，人多僵冻。兵勇连日噪至王浚帐下索饷，不得，则肆掠通衢，将吏不能诘。己酉夜，诸营火起，王浚部下先遁，和帅部下继之，全军遂溃。和帅及帮办军务、光禄寺卿许乃钊，翼长王浚等，狼狈走镇江。委弃饷银、锅帐、军械无算。张公部众尚未动，闻大帅已退，张公顿足曰："八年心力，堕于一旦！"愤激欲自裁，部将苦止之。明日，乃自殿其师，徐退至镇江。贼不敢遏。何帅恐和、张劾己也，亟致书慰劳，请移守丹阳。和帅先至丹阳，遣熊天喜进营白堽。张公招集溃众，越二日，统一万三千人抵丹阳。俾总兵冯子材以万二千人守镇江，张玉良自常州城西南五里袤至西北，结二十营。何帅奏称："丹阳以上军务，和春、张国梁主之。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俟布置稍定，进图溧阳。"实皆空言也。何帅趣和、张进援金坛，新败之后，士气不振，未及休养，贼已由金坛之珥村绕出丹阳南路，马德昭迎剿于奔牛，贼趋吕城，隔绝常州、丹阳大道。熊天喜军溃于白堽，自杀。癸亥，李秀成率贼十万至丹阳，惮张公威名，未敢轻进，步步为营，以造城下。张公开南门出战，秀成望见徽志，人马辟易；既溃复集之军，因连日索锅帐、军械于常州不能得，复大溃。贼按兵未动。张公挥亲军奋驰蹙之，溃卒塞涂，蔽隔不得前。贼混入溃卒中，狙击张公，创甚，犹手刃数贼，跃马入尹公桥下死之。明日，和、许二帅，以十二骑奔常州。何帅闻丹阳失守，大惊。总理粮台、前按察使查文经，希何帅意，挈诸司道薛

焕、王朝纶、英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拜疏言："和春已至常州，军务仍归督办。臣即驻苏州筹饷接济。"绅民耆老数百人，即夕执香赴辕门跪请留常。文经谕之不解，执鞭之士出扶之犹不退。何帅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先是，何帅密遣亲军护送其父及两妾至通州，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绅民曰："彼置吾辈死地，自示不走，无非便其独走之私，毋宁留之，俾与吾辈同死。"夏四月乙丑朔，绅民复相聚遮留，声势益汹汹。何帅惧，微服由间道脱走，步行出东门上马。遇知府平翰在城外巡徼，疑其追己也，手洋枪拟翰以吓之，翰退避，乃怒马绝尘驰去。从者待十里外，舣舟运河之糜，遂率亲兵五百赴苏州。查文经以护运饷银为辞，先一日登舟去。城中文武皆奔散，惟通判诺穆欢布兀坐危城中，诸军闻总督已走，宵燔悉奔苏杭，纵火劫杀，为贼前导。惟张玉良尚在城外，为守御计，先燔附城民屋。军士因肆剽掠，丹阳溃兵继之。贼队踵至。丁卯，玉良赴西路辂贼接战，贼分队由间道来袭城。守营兵叛应贼，玉良率余兵退营无锡之高桥，城外民屋被焚者，既无可居，皆入城助守。粮台尚存银七十四万两，米、盐、薪、油、杂货称是，绅士中一举人、一医士倡议拥通判为城主，苦守数日。庚午，常州陷，通判及二绅死之。绅民遭屠戮者尤众，以何帅禁迁徙故也。何帅至苏州，巡抚徐庄愍公有壬不纳，下令从总督者毋许一人入城，遂劾何帅弃城丧师，暨亲兵在道焚掠状，奉旨革职，拿解来京审讯。何帅次于许墅关，和帅亦由常州奔至，自杀。何帅走常熟，绅民递禀牍，谓常熟小邑，不足烦督府亲驻，请免税驾以召寇。何帅告以亲兵乏饷，绅民致饷银千两、赙仪二百两，约无逗留。舣舟三百，宣言当借洋兵，遂之上海。甲戌，

张玉良御贼于高桥，会合宜兴守将刘季三退来之兵，苦战一昼夜，兵败复振。贼由间道绕出九龙山之西，袭陷无锡。玉良前后受敌，收余众退至苏州。苏州兵饷，皆被何帅征入常州，稍有留存者，王有龄又挟以赴浙。徐公以抚标兵不可用，俾玉良入城助守。溃兵复为内应，丁丑，苏州陷，徐公死之，遗疏劾何帅误国殃民。玉良奔杭州，何帅奏称："和春溘逝，兵勇解体，大局摇动，非臣书生所能支持。"得旨：平时侈谈彼短，一旦决裂，不知认罪，犹以书生自居，可叹可恨。殊有愧书生二字。何帅简任两江也，军机大臣长洲彭相力荐之，金陵大营既陷，上虑苏常必危。彭相辄奏云："何桂清驻常州，筹画精详，又有张国梁、张玉良骁健绝伦之将，文武协力，战守有余。寇奚能为？"不数日警报猝至，则苏常相继陷矣。上讶彭相言不实，且无知人鉴，解彭相军机大臣，寻自陈衰病，请致仕，许之。贼既据苏常，分党长驱，数月间连陷太仓、松江、嘉兴诸州郡及杭湖属县。惟镇江、上海两城孤悬贼中，越一年，浙江全境遂沦于贼矣。

书两总督何桂清之狱庚寅

总督何桂清弃常州也，巡抚徐庄愍公有壬严劾之。上命褫职逮问，乃由常熟奔上海，屡以激团练购内应谋复苏州为名，迁延两年竟不就逮。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皆桂清旧时属吏，夙所荐达者也，颇力庇桂清，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以赎前罪。诏不许，薛焕奏请嘉兴军营将士请生清驰往督剿，俟克复苏州，再赴京伏罪，亦不许。言路论劾不已，给事中郭祥瑞，御史卞宝第，两疏尤恳挚明切，海内交口传诵。同治元

年夏四月，逮入刑部狱。是时，苏、常绅民，憾桂清尤甚。总办秋审处、刑部直隶司郎中余光倬，常州人也，实司定谳，引“封疆大吏失守城池斩，监候秋后处决律”谓，桂清击杀执香跪留父老十九人，忍心害理，罪当加重，拟斩立决。爰书既定，诏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会议，议皆如刑部谳。谕旨复以“何桂清曾任一品大员，用刑宜慎。如有疑义，不妨各陈所见。”于是，上疏申救桂清者十七人，大学士衔、礼部尚书祈文端公寯藻为之首，疏引仁宗睿皇帝谕旨：“刑部议狱，不得有加重”字样为辞。不知此特就承平时寻常罪名言之，若身为大帅，失陷封疆千余里，则不当援此为例也。又有工部尚书万青藜，通政司王拯，顺天府尹石赞清，府丞林寿图，九卿彭祖贤、倪杰，给事中唐壬森，御史高延祜、陈廷经、许其光、李培祜等，或一人自为一疏，或数人合具一疏，其五人则余忘之矣。王拯、林寿图之疏最悖横无理，祁公之疏尤令人不敢指驳。御史卞宝第疏纠之，大旨谓：道光年间提督余步云，咸丰年间巡抚青麟，皆以失陷封疆伏法。彼时祈寯藻为军机大臣，不闻有言，何独于何桂清护惜若此？闻者颇以为快。当是时，天下无贵贱贤愚，莫不谓桂清死有余辜。即十七人在廷会议，初无异言，自朝廷下慎刑之论，辄思乘间翻案。然都中舆论，皆谓与桂清颇有深交者也；不则为人本在下中，无是非之鉴者也；不则自谓与桂清同隶边籍，笃守方隅之见者也。独祈公与王拯、石赞清，以文章操守，雅负时望，乃亦蔽于阿党之私，力战公论，则君子不能无病焉。适会李文清公棠阶，以耆旧起用为太常卿，密疏言：“刑赏大政，不可为谬悠之议所挠。今欲平贼，而先庇逃帅，何以作中兴将士之气？”于是，上意始决，李公亦遂迁侍郎，入政府，丰采隐然，为中外所

归仰矣。桂清对簿，自辩所以退至苏州者，从江苏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也。因引薛焕等四人禀牍为左证。廷旨下曾文正公查核，文正疏言："苏常失陷，卷宗无存。司道请移之禀，无容深究。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有无为权衡。"而贵州廪贡生黎庶昌，伏阙上书，亦颇论及桂清，遂以是冬弃市。余光倬为桂清党所嫉，旋摭他案劾之，撤销记名御史暨京察一等，竟废不复用。

书霆军铭军尹隆河之役庚寅

同治五年冬，捻贼伪鲁王任柱、伪遵王赖文光、伪荆王牛洪、伪卫王李允等，纠合马步精锐，由河南趋湖北，缘道驱胁，众逾十万。盘旋德安、安陆之间，谋以一枝越襄河，踹蜀疆；一枝屯湖北，为声援；一枝闯武关，联西捻张总愚。十二月辛卯，松军统领、提督郭松林，被围于沙冈集，受伤突走，其众大溃。丙午，树军统领、总兵张树珊，战死于杨家河。是时，贼骑数万，云翔风驰，劲疾慓悍。常以前队挑战，别选健骑绕出官军后路以辂之。官军畏避其锋，辄凭村堡自固，罔敢与遘，遘之鲜不挫者。贼势张甚，连陷应城、云梦、天门，旋弃城去，屯踞白口尹隆河，以窥安陆。于是，浙江提督、一等子鲍武襄公超，总统霆军二十二营，合万六千人，今福建台湾巡抚、前直隶提督刘公铭传，总统铭军二十营，合万人，皆从南阳南下。铭军由随枣，霆军由襄樊，分路进剿，迭有斩擒。当是时，陕西回党四扰，官军又败于西捻，二寇交讧。鲍公叠奉廷谕及大帅疆吏急檄，趣令西帅以援关中。然因楚军败绩，东捻死咋不休，霆军遂为所绊，不

得西。贼将北趋，遇霆军折而南遁，复踞白口。六年春正月，霆军、铭军会于安陆，贼走踞杨家埠、尹隆河等处。于是霆军驻白口，铭军驻下洋港，期以庚午日辰刻进军夹击。先是，鲍刘二公意气不相下。鲍公自谓宿将歼劲寇功最多，刘公后起，战绩不如霆军远甚，乃亦比肩为总统，意稍轻之。刘公谓鲍公勇而无谋，仅一战将才耳，顾闻其威名出己上，尤悒悒不怡。然此时鲍公志在协力剿贼，无他意也。刘公召诸将谋曰："度我军之力，可以破贼。若会合霆军而获捷，霆军必居首功。人且谓我因人成事，不如先一时出师。俟剪此寇，使彼来观，亦当服我铭军之能战也。"乃于庚午月卯刻，秣马蓐食，由下洋港逼尹隆河。贼队尽在隔岸，刘公分五营留护辎重，躬率马步十五营渡河鏖之。任柱以马队扑左军，牛洪扑右军，赖文光、李允合扑中军。左军刘成藻五营，先遇贼骑，不能支，败退渡河。任柱来攻中军甚急，惟右军唐殿魁击退牛洪，来援中军，中军亦已败退矣。群贼萃于右军，唐殿魁及其营官吴维章、旧履安等，力战死之，殿魁，铭军之良也。师大奔，贼益纵，渡河追击，铭军崩溃。适霆军以辰刻践期而来，势如风雨，张两翼以蹴贼。酣战良久，呼声震十余里，大败贼众。剋毁杨家埠拖船埠、尹隆河贼馆数百，生擒老贼八千有奇，杀贼万余，夺获骡马五千余匹，救拔刘公及刘成藻等于重围之中暨铭军将士二千人，夺还铭军所失洋枪四百杆，号衣数千件。一切辎重军械及刘公之红顶花翎，俱于次晨送还刘公营中。是役也，铭军不先期出师则不败，既败，无霆军救之，则必全军尽没。鲍公强自抑，若无几微德色。刘公内惭，不可以言。自以訾謷霆军久，邂逅击贼，一败一胜，虑为霆军所笑。益恚不能自释，谋之主文案者，具牍报大帅合肥李公，大旨谓："霆

军既约黎明击贼，未能应时会师。铭军孤进，初获小胜，忽后路惊传有贼，队伍稍动，不知实霆军也。我军抽五营过河，还保辎重，贼瞷暇来扑，以致大败。我军复奋与相持，会合霆军迎击，遂获全胜。”李公据以入告者如此。盖归咎他营，归功本营，固咸、同间用兵以来数十年之积习，不独铭军为然。李公之右铭军、左霆军，亦事势所必至。李公新握兵符，亦颇虑鲍公不秉节度。鲍公疏陈获胜状，并据实咨报李公。李公已先入刘公言，幕府执笔者，又稍有扬抑。军机大臣、左都御史汪公元方，谓鲍超虚张战功，言尽不雠，彼既惩期贻误，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若科以失机与掩饰之罪，鲍超可斩也。先是，左文襄公尝密疏言鲍超骄横，已面折之，左公方将入关剿回寇，屡请廷旨，趣霆军入关，其意盖欲朝廷稍摧折之，然后罗为己用也。汪公不省左公权略，颇笃信其辞，又不知鲍公实有大功也。故平生遇事不甚可否，此次持议独坚，且云不一惩艾，不足儆骄将。同列均以为疑，乃仅拟严旨责之。鲍公自败贼于尹隆河后，次日即拔队穷追，连蹙之于直河，于丰乐河，于裹河边，杀贼一万数千，生擒四千，解散胁从万余，拔出难民二万。檠任柱、赖文光、李允之妻，追至枣阳唐县界。鲍公自念，破强贼，救铭军出险功高，冀邀褒奖为荣，途次忽奉严饬，方悟铭军之归咎也。会湖北巡抚、威毅伯曾公奏报军情，误谓铭军所剿者任柱，霆军所剿者赖文光，故霆军胜而铭军败。是时，贼势任强赖弱，其言与鲍公自奏之疏，又颇牴牾。鲍公愤郁成疾，引发旧伤，日益危笃，奏请罢归调理。曾文正公已解兵符，还任两江总督，闻之驰书慰解。檄召总兵娄云庆，乘轮船驶往接统霆军，并派员携辽东人参往问鲍公疾。大帅李公旋奏请鲍公功高，请加奖护。威毅伯亦奏推鲍公

之功，盖二公皆已得文正手书也。于是，温旨稠叠，颁赏人参，并令俟疾愈后留剿东捻，暂缓入关。调治数月疾未瘳。曾公乃为奏请解浙江提督，遣撤霆军十八营，留十四营改为霆峻军，随同淮军剿贼。曾公稔知鲍公与淮将不能相下，若不令归休，恐遂一病不起。鲍公既归，则霆军未必能得力，倘竟撤令西征，则金口之变，前鉴不远。环顾大局，兼权统筹，不能不如是措注也。是年冬，汪公薨于位，曾文正语幕宾曰："啸庵在枢府未闻有謇，然当官之声，独于鲍春霆事断断露锋颖，彼于将之贤否、事之曲直，不能体察，以至颠倒黑白。得非将死而毫及之与？"盖曾公心不平之，故见之于辞气者若此。啸庵，汪公字也。鲍公既养疴家居，十年不出。曾文正公别遣大将刘忠壮公松山，率万人入关，驰剿回捻二寇，战比有功。左文襄公之平关、陇、新疆，得忠壮一军之力为多。铭军虽败，恤死抚伤，简卒补伍，峙粮储械，休养半年而后用之。李公之灭东西捻也，铭军功最。盖古之将帅，必倚所习用之军以集事，不自今日始矣。然余遇铭军将士及随从刘公之僚友，皆云，尹隆河之战，一败涂地，总统营官与幕僚等，俱脱冠服，坐地待死。霆军拯救之功，实不可忘。"议者于是叹刘公始终不肯让人，其气盛不挠，固不可及，而以怨报德为已甚也。

书合肥伯相李公用沪平吴丁亥

咸丰庚申、辛酉间，粤贼陷据苏浙两省郡县。江苏之境，自大江以南，皆沦于贼，其仅存者，则提督冯子材以一军守镇江府城；巡抚薛焕与署布政使、苏松太道吴煦等，皆栖上海，仅保松

江、上海两城与黄浦以东三县而已。既而浦东之奉贤、南汇、川沙等城，皆被贼扰，松江亦失而复得。上海屡受围逼，势岌岌。吴煦在沪，颇谙洋人性能，联络为用，以厚饷募勇数千，使洋将华尔，以泰西阵法部勒之，名曰常胜军。战稍有功，复以重利啖英法两国兵官，兵官欲保通商口岸，皆尽力助战守。上海当江海绾毂口，虽寇氛日迫，而商贾辐辏，关税厘金，视承平时旺数倍。煦执利权，亦颇有综核才，然宦江苏久，为积习所渐，不能自拔，且素不知兵，仅倚洋将御贼。洋将恃功骄踞，缓则索重赏，急则坐观成败。巡抚饷权在煦，而才又不如煦，累然不能有所为，唯诺而已。前后募勇五万余人，以不能训练，遇贼辄北。吴中绅耆避寇在沪者，皆知其危，屡议赴曾文正公安庆大营乞师。巡抚以下皆弗善也，然意虽不怿而无辞以阻之。会巡抚为言路所劾，朝廷密令曾公荐能胜抚苏任者，曾公初欲荐沈文肃公葆桢，既念沈公虽精吏治，而军事阅历不甚深，乃荐幕僚延建邵遗缺道今相伯合肥李公，欲令创开淮军风气，以弥楚军之阙。又议镇江为上游形势必争地，欲令驻军镇江，与扬州防军联声势，上可以会剿金陵，下可以规复苏常。是时，在籍户部主事太仓钱鼎铭，与绅士十余人附轮舰西上，谒见曾公，力陈东南百姓陷危状，欷歔流涕，纵声长号。退至幕府见李公，复言沪滨商货骈集，税厘充羡，饷源之富，虽数千里腴壤财赋所入，不足当之，若弃以资贼，可惋也。李公乃入言于曾公，定计径趋上海。吴中士民，不支官帑，蠲财得白金十八万两，租西洋巨舰五，络绎迎师，鼓轮东下，穿贼境千余里。贼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岸遥望不敢向问。李公遂以同治元年三月，率所部楚军，及新募淮军，共五千五百人至上海，军于城南。甫一月，奉命署

理江苏巡抚，而总兵黄翼升亦率水师十营东下，受李公节度。初、薛焕等闻李公将至，内不自安，乃以巨饷购英法两国提督代攻嘉定、青浦两城下之。洋人欲令李公分兵守两城，李公曰："吾所将数千人，皆战兵也，能合不能分，岂区区守此二城者乎？俟巨寇自来送死，观我胜之。"已而，伪忠王李秀成纠贼数十万来攻，洋人皆敛手不出战，欲试李公能否，亦畏贼之悍且众也。李公督诸军力战，破走剧贼，洋人始同声叹服。贼复纠党麕至，李公三战三捷，沪防肃清。洋人益倾心，奉约束维谨，其兵官皆奋欲自效，以随同杀贼为荣，始渐得洋人死力矣。李公初奏明以筹饷责吴煦，既念煦管饷权多牵掣。前在安庆出兵时，曾文正公谓："不去煦，政权不一，沪事未可理也。"于是制造局、支应局咸择人任之，以分其权。一夕，李公便服跨马踏月，直入道署，煦仓猝出迎。李公与谈他事，叙语良久，忽谓曰："我忝为巡抚，而此间所收税厘，确数尚未周知，闻君有简明计簿，可借我一观乎？"煦揣李公匆匆翻阅，未必能得要领，因检十数本呈之，李公曰："当尚不止此。"煦复检呈数本，李公复索之，煦复呈之，如是者三。李公乃曰："此中条目繁重，非今夕所能遍阅，我将携归详阅之。"顾命从者取怀中黄袱挈之，驰去。煦出不意，而无之何。李公阅簿籍，益知上海饷源不竭，可大有为也。于是疏劾道府数人，去煦羽翼，奏调安徽道员王大经总办牙厘局事，已削煦权大半。金陵官军被贼围甚急，征援师于沪。李公乃奏派煦督常胜军往援，以法兰西人白齐文为将。未及拔队，白齐文倡众索饷大噪，因褫白齐文兵柄，煦亦以不善统驭罢职，自是饷权无旁挠矣。当是时，每月税厘所入，不下五六十万金。而薛焕所募五万余人，皆疲弱不耐战。李公稍稍淘汰几尽，辄募淮

勇补其阙，用楚军营制练之，皆成劲旅。最后得水陆军六万余人，四出攻击，威声隆然。西洋诸国，火器精利，亘古无匹。中国初不知购习，诸军皆畏其锋，而未能得其用。李公既与洋人习，闻见渐稔，以英吉利人戈登领常胜军三千人，俾总兵程学启挟以攻战，精劲为诸军冠。又采用委员丁日昌条议，益购机器，募洋师，设局制造，颇渐窥西人之奥窔。而淮军各营，皆颇自练洋枪队，助军锋，所用开花炮，大者可攻城，小者以击贼阵、破贼垒，遂能下姑苏，拔常州，连克嘉湖诸郡。设非借助利器，殆不能若是劲且捷也。

书栾城唐公祠戊子

咸丰三年，粤贼犯畿辅，以九月乙巳攻陷栾城，知县唐盛死之。先一日，有公车两举子南还，道出栾城，闻警避入城。以知县有循声，且同乡也，偕往谒之。知县谓：此非避寇地，宜速去！诘旦亲送出城，行未及三十里，回望烟尘大起。居民扶老携幼，踉跄踵至，皆曰："城破矣！知县降贼矣！"乃引车走避村中，数月贼退，始询城破颠末。知县之送行还署也，有一监生邀于道者曰："贼已至矣，请入敝庐一饭，然后登陴庀守具。"既入室，则以微服进之曰："好官不可徒死。"言未毕而贼至，监生衣县令衣出见贼，贼刃之死，知县出曰："我县令也，何伤彼为？"贼欲降之，乃与约曰："依我一事，请止杀，勿伤一民。"贼许之，又谓贼曰："止杀所以救民也，今闭城无食，民且饥死，请开门令出谋食。"贼又许之。知县自出呼于道，使伏匿者尽出，城中虚无人。知县乃服朝服，坐堂皇，大骂不屈，贼杀之

而去。栾城之民，相与建唐公祠，以监生配，呜呼！知县能使监生愿以身代，则其平日居官贤可知，蕞尔孤城，无兵无饷，巨寇猝至，不能责之以必守，但可责之以必死。唐公不忍阖城之民同死于贼，设计以尽出之，然后朝服一骂，尤足信其前此之非畏死矣。虽以中庸之道绳之，其伪泽若不可训，世之好议者亦疑焉。然唐公可谓智仁勇三者兼之矣。

蓬山密记

钱塘高士奇

康熙癸未，三月十六日，臣士奇随驾入都。十七日，至畅春苑即命入内直。十八日，恭祝万寿。二十一日，御前内侍到直庐传旨："尔在内历有年所，与众不同。今日令尔遍观园中诸景。"随至渊鉴斋，上垂问许久，观四壁图书。转入暖阁，彝鼎古玩，西洋乐器，种种清迥。又至斋后，上指示所种玉兰腊梅，岁岁盛开。时，篁竹两丛，猗猗青翠，牡丹异种，开满阑槛间。国色天香，人世罕睹。左有长轩一带，碧槛玉砌，掩映名花。前为佩文斋，上憩息之所。缥帙锦轴，陈列左右。亦指架上卷轴，示臣，曰："皆朕平日所书。近日南巡赐去五百余幅，尚存二千余幅。"又至一处，堂室五楹，上刻《耕织图》，并御制《耕织图》序及诗。仰见我皇上深宫燕寝，不忘小民之依。随上登舟，命臣士奇坐于鹢首，缓棹而进，自左岸历绛桃堤、丁香堤。绛桃时已花谢，白丁香初开，琼林瑶蕊，一望参差。黄刺梅含英耀日，繁艳无比，麋鹿撞麂驯卧山坡，或以竹篙击之，徐起立视，绝不惊跃。初出小鹤，其大如拳，孔雀、白鹇、鹦鹉、竹鸡，各有笼所。凤头白鸭，游戏成群。上曰："人传此种味美，食之有益，然朕爱其洁白，从未烹食，不知其味。"臣士奇曰："皇上仁心，推恩万物，无微不至。"白雁笼近水侧，饮啄自如。上谓臣曰："塞外雁有六种，此乃另一种。在塞北极远，霜未降时，始

入内地。瓯脱之人，用占霜信。”过延赏楼、淳约堂亭台相映。蕊珠院向为回楼周廊，今易高楼七楹，中皆轩厂，陈设古玩。上命臣登楼，楼梯宛转，凡四曲折，乃登不觉其高。遥望西山，若在檐左。楼下牡丹益佳，玉兰高茂。上曰：“闻今岁花开极繁。”登舟沿西岸行，葡萄架连数亩，有黑、白、紫、绿及公领孙瑮瑮诸种，皆自哈蜜贡来。上命各取数枚与臣尝之。谕曰：“可将竹篮悬挂，令干，归遗尔母。”过观澜榭，上曰：“尔尚能记此地否？”臣云：“尚忆创造时大略。”少顷，至东岸，上命内侍引臣步入山岭，皆种塞北所移山枫、婆罗树，其中可以引纤，可以布帆，隔岸即万树红霞处。桃花万株，今已成林。上坐待于天馥斋，斋前皆植腊梅，梅花冬不畏寒，开花如南土。转入观剧处，高台宏丽，四周皆楼，设玻璃窗。上指示壁间西洋画令观。复至雅玩斋，所列彝鼎、古磁、汉玉、异珍、书画之类，咸命观之。古色满前，应接难遍。赐武彝蕊茶毕，谕令：“且退。数日后，再命汝来观。”登舟棹船，二女皆淡红衫，石青半臂漾舟，送至直庐。是日所经，即内侍少疏远者，亦不能至也。

二十六日，上入宫经筵毕，召臣士奇至养心殿，谕曰：“此尔向年趋走之地，今尔来，仍令一观。”四壁图史，依前陈列，长昼穆清。殿前白石榴，弱枝枣犹然郁茂。又塞外取来盘羊，角可为弓。上命近榻前，观新造玻璃器具，精莹端好。臣云：此虽陶器，其成否有关政治。今中国所造，远胜西洋矣。”上赐各器二十件，又自西洋来镜屏一架，高可五尺余。复命将历年诸臣所进诗文，选佳者捧归，交江苏巡抚臣宋荦刊刻。

二十九日，上命内侍传旨云：“朕所书《千字文》，曾赐大

学士张玉书、吏部尚书陈廷敬，尚未赐尔，连日书经，今日少暇，正在临池，先说尔知之。”

三十日，上命内侍以御制《千字文》跋稿赐观。跋曰：“米芾书，原无千字文。朕自幼临摹，深知沉着痛快处，令人起敬，所以集成两部。此一部，乃是小字，其中无字者，朕书补之。虽不能彷佛古人用笔，亦知朕好书之意也。癸未春，南巡，礼部侍郎高士奇，终养在籍，以色笑孝母，莱衣自欢。当年讲筵时，精神少壮，留心翰墨。尝进《春秋讲义》，夜分不寐。今见齿落发白，三十年间，光阴之速，以至如此。朕甚怜之。故舟中书《莱衣昼锦》匾额并《千字文》赐之，以记不忘旧臣云耳。”

四月初一日，赐下《千字文》一卷，即书前跋于后，又织成夔龙边缘匾，御书“莱衣昼锦”四大字。臣士奇奏云：“本书生，遭逢圣主，年来请养闲居，尺寸未效。蒙皇上垂念微劳，至亲洒宸翰，眷属殷隆，惟有感恸，泪不能止。”因九叩谢恩，赋诗八章。

初九日，申刻，上步至直庐。与臣士奇谈书法许久。因云：“凡事贵乎有恒，即一技一能，亦必须久而后成其名。朕于作字留心非一日，今觉稍稍有进。”臣士奇曰：“皇上聪明天授，于学问又复用功，臣昔侍讲幄，深知皇上精一纯粹，好学无倦。愧才力短薄，不能效涓埃也。”因命内侍引臣登舟至清溪书屋，观树上樱桃，即令摘而食之。周历宛后亭榭而出。

十三日早，召至佩文斋赐御馔，恭读御制诗，未刻退。蒙赐满洲桌子全桌，此最隆者，除出师大将军外，无全桌之赐。

十四日早，赐馔。

十六日早，至佩文斋，午，方退。午后，又至渊鉴斋，夜方

退。

十七日早，至佩文斋，午方出。又赐满桌一席。午后，至渊鉴斋赐坐，问对许久。上云："写数字与尔看。"因书七言绝句三幅。夜，方退，面谕云："尔非有军功战阵之事，而以文章事主。始终诚恪，鲠直谨慎。朕学问实成于尔。今念尔旧劳，故待尔优渥。尔母老，朕不强尔在京。尔须宽心自爱，弗以离朕为念。朕一二年后，仍欲南巡，可以相见。或以诗文召尔来。"又面向左右云："当日初读书教我之人，只云熟读四书本经而已，及朕密令内侍张性成钞写古文时文读之，久而知张性成不及。后得高士奇，始引诗文正路。高士奇夙夜勤劳，应改即改。当时见高士奇为文为诗，心中羡慕，如何得到他地步也好。他常向我言：'诗文各有朝代，一看便知。'朕甚疑此言，今朕迩年探讨家数，看诗文便能辨白时代。诗文亦自觉稍进，皆高士奇之功。"臣逊谢。

十八日午后，召至渊鉴斋，先谕云："今日只可谈笑，不可说及离情，涕泣使不尽欢。"因闲谈许久。说及律吕如何探讨，颇得其要。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廿根。上亲抚《普庵咒》一曲。因云："箜篌，唐宋有之，久已失传，今得其法。"命宫人隔帘弹一曲。又云："内中人凡弦索精者，令各呈其艺。"次令弹虎拍，次弹琵琶，次弹三弦子。又云："朕近以琴谱《平沙落雁》勾作琵琶、弦子、虎拍、筝，四乐器同弹。"因令弹之，四乐合成一声，仍作琴音。声甚清越，极其大雅。弹毕，上云："此宫人自幼精心弹筝，至亡寝食。今已十余年，尽得神妙。"再令弹《变调月儿高》，宛转悠扬，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也"。弹毕，内侍设果席于上前，臣士奇设一桌在

御榻左侧。上先进酒一杯毕，召臣士奇至御前，上手持金杯盘酒赐臣云："知尔素不能饮，明日远行，可略饮之。臣奏云："天恩高厚，臣纵不能饮，当尽此杯。"一饮而尽，叩首榻前。时感恩深挚，泪坠杯中。上云："今日止可尽欢，弗动悲戚。"内中女优，令尔一观。就坐毕，弋调演《一门五福》。上云："尔汉人遇吉庆事，皆演此。"次昆调，演《琵琶上寿》，上云："尔年老之人，不妨观看，莫有回避。"次弋调，演《罗卜行路》，次演《罗卜描母容》，上云："此女唱此折甚得奥妙，但今日未便演出关目，令隔帘清唱。"真如九天鸾鹤，声调超群。次演昆调《三溪》，上云："此人乃内教师也。"且屡谕云："尔在外见得多莫笑话。"次演弋调《琵琶盘夫》，上指蔡邕曰："此即顷隔帘清唱之人也。"次演昆调《金印封赠》，上云："此折文词做法皆无取，只取今日吉兆耳。"撤席，赐清茶一盏，命将果桌送臣寓处。上召近榻前，许久言及西洋人写像，得顾虎头神妙。因云："有二贵嫔像，写得逼真，尔年老，久在供俸，看亦无妨。"先出一幅云："此汉人也。"次出一幅云："此满人也。"观毕，谕云："今日且弗谢恩，明日赐尔物件并尔母之物，总谢。"臣仍九叩御前而退。上令近侍扶掖云："见尔近日甚瘦，尔年虽五十九，精力未衰，相见有日，家有老母，宜一路欢喜而去。"

十九日早，召至渊鉴斋，先赐早饭毕，召至榻前，面谕许久。出渊鉴斋户外，赐上用绒帽，上有金刚石绒色龙缎袍，石青四团龙褂，命近侍为臣着之。赐臣母八团寿字衫一件，青缎披风一件，上有玉结东珠坠子一双。内造龙缎四联，上用宁绸二联，绫四端，春绸四端，上用土木参二斤。谕云："乃朕自用之参，此处

只此二斤，余皆备赏用者，敬不多赐。后再寄与尔。”御书五幅，内一幅“御制咏杜鹃花赐高士奇。”盖有寓意者。西洋画三幅，牙合三枚，杏木根香几一张，御制磁佛二尊，《古文渊鉴》一部，海白菜一合，以其可愈臣母痰瘿也。着衣毕，命在帘外叩谢，谕之：“见尔感涕，朕亦难忍。”复解上自佩鼻烟壶二枚，并鼻烟一瓶，赐下。命圆宫首领内监送至苑门外。此时不觉大恸。上遣内侍慰谕再三，复命皇十三子送至苑门。午刻，至皇太子处，时，皇太子将至御前，见臣士奇，仍回辇入宫，召至榻前。慰问再四，赐五言律诗一首，南陵寿永匾额绒帽一顶，有金刚石安蓝龙缎袍，红青四团龙褂各一袭。又钦赐鞍马，以舟行辞。复命侍卫四格，与近侍周进朝送至。又令备皇太子自骑走骡，送至通州。少顷，又追赐鼻烟盒四枚，鼻烟一罐。

高文恪被圣祖殊遇，此其纪恩所录。宴赉稠渥，宠礼优异，即是可见矣。此编本无刻本，兆蕃曩从文恪六世孙、升伯先生游，亦未得睹。今先生已下世，曾嗣云阶秀才，乃出此见示，则恪七世孙矣。先朝感遇故家文物，洵足珍也。上虞符铁群徵仕录文副昇兆蕃藏之。谨记。时光绪丁酉九月。

牧斋遗事

牧翁殿试后，得小珰宫报，谓状头已定钱公。司礼诸监俱飞帖致贺。传胪前一夕，所知投刺者络绎户外，牧翁亦过信喜极。比晓榜发，状头乃吴兴韩敬。盖敬贿巨珰借以潜易也。钱恨甚。后韩敬以京察见黜，疑钱挤之，亦恨甚。牧翁与浙人水火，自夺状头始。

《吾炙集》、《投笔集》皆牧翁晚年所作，触犯忌讳，藏此书者多秘之。《投笔集》为族子遵王注，而《吾炙集》标遵王诗为首。遵王博学好古，注《初学》、《有学》两集，牧翁深然之，谓能绍其绪云。后遇柳夫人投缳，遵王亦在内，诗注刻本悉讳语全删却。

牧翁极经史淹贯之能，其读书法：每种各有副本，凡遇字句新奇者，即从副本摘去，粘于正本上格，以便寻览。盖正本或系宋元精刻，不欲轻用丹黄也。

一门生具牍仪，走干仆，自去省奉缄于牧翁，内列古书中僻字数十条，恳师剖晰。牧翁逐条裁答，复出己见，详加论定。中有"惜惜盐"三字，尚待凝思。柳姬如是从旁笑曰："太史公腹中书乃告窘耶？是出古乐府，《惜惜盐》乃歌行之一耳，盐宜读行"，想俗音沿讹也。"牧翁笑曰："吾老健忘，若子之年，何待起予。"

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善画兰，能琴，四方名流连辐辏过访。其养女曰杨爱，色美于徐，而绮谈雅什亦复过之。崇祯

丙子春，娄东有张庶常溥告假归。溥固复社主盟，名噪海内者。过吴，泊舟垂红亭，访佛于盛泽之归家院。值佛他出，爰出迎。溥一见倾意，携至垂红亭，缱绻而别。爰于是窃喜自负，誓择博古好学，为旷代佚才者从之。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诗内已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子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愈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近体七言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柳尝至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子，意滋不悦，竟不之见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泊遇牧翁归，乃昌言于人曰："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钱学士者不嫁。"钱闻之大喜曰："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乎！我非才如柳者不娶。"时，牧翁适丧偶，因仿元稹《会真诗》体作《有美生百韵》以贻之。藻词丽句，穷极工巧，遂作金屋贮阿娇想矣。

庚辰冬日，柳归于钱，牧翁为筑一室居之，颜其室曰"我闻"，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意，以媚柳也。除夜，促席围炉相与饯岁，柳有《春日我闻室》之作，诗曰："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已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倩人晓，翠幕容颜独自看。珍重着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盖就新去故，喜极而悲，验褚之恨方殷，解佩之情愈切

矣。

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箫鼓遏云，兰麝袭岸，齐牢合卺，九十其仪。于是，琴川绅士沸焉腾议。有轻薄子掷砖彩鹢、投砾香车者。牧翁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称之曰河东君家，人称之曰柳夫人。

当丁丑之狱，牧翁侘傺失志，遂绝意时事。既得章台，欣然即有终老温柔之愿，年已六十矣。黝颜鲐背，发已皤然，柳则盛鬋堆鸦，凝脂竟体。燕尔之夕，钱戏柳曰："吾甚爱卿发黑肤白也。"柳亦戏钱曰："吾甚爱君发如妾之肤，肤如妾之发也。"因作诗曰："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笑白头。"

牧翁于虞山北麓，构楼五楹，匾曰"绛云"，取《真诰》"绛云仙姥下降仙好楼居"以况柳，以媚柳也。牙签万轴，充牣其中，下置绣帏珠槅，相与日夕晤对。《钱集》中所云"争先石鼎联名句，薄暮银灯算劫棋"，盖纪实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笃。图史校雠，惟河东君是职。临文或有探讨，柳辄上楼翻阅。虽缥缃盈栋，而某书某卷，随手抽拈，百不失一。或用事微讹，旋为辨证。牧翁悦其慧解，益加矜重。

国朝录用前朝耆旧，牧翁赴召。旋里吏议放还，由此益专意吟咏。河东君侍左右，好读书以资放诞。客有挟筹述愿登龙门者，杂沓而至，几无虚日。钱或倦见客，柳即出与酬应。或貂冠锦袜，或羽衣霞披，清辨泉流，雄谈蜂起，座客为之倾倒。客当答拜者，则肩筠舆，随女仆，代主人过访于逆旅。即事拈题，共相唱和，竟日盘桓。牧翁殊不芥蒂。常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戏称为儒士。

庚寅，绛云楼灾。钱携柳移居于红豆庄，其地有红豆树一株，故名。良辰胜景，钱偕柳必放舟湖山佳处。其《中秋日携内出游》诗曰："绿浪红阑不带愁，参差高柳蔽城楼。莺花无恙三春侣，虾菜居然万里舟。照水蜻蜓依鬓影，窥帘蛺蝶上钗头。相看可似嫦娥好，白月分明浸碧流。"柳依韵和曰："秋水春山淡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借流云傍彩舟。月幌歌阑寻麈尾，风床书乱觅搔头。五湖烟水常如此，愿逐鸱夷泛急流。"其余篇什多附见牧翁《有学集》，不尽载也。

大江以南，藏书之富，无过于钱。自绛云楼灾，其宋元精刻，皆成劫灰。世传《绛云楼书目》，乃牧翁暇日想念其书追录记之，尚遗十之三。惟故第在东城，其中书籍无恙，北宋前后《汉书》幸存焉。初，牧翁得此书，仅出价三百余金。以《后汉书》缺二本售之者故减价也。牧翁宝之如拱璧，遍嘱书贾，欲补其缺。一书贾停舟于乌镇，买面为晚食。见铺主人于敝篦中取书二本作包裹，谛视则宋板《后汉书》也。贾心动窃喜，因出数枚钱买之，而首页已缺。贾向主人求之，主人曰："顷为对邻裹面去，索之可也。"乃并其首页获全。是夜来常，钱喜欲狂，款以盛筵，予之二十金：是书遂为完璧。其纸质墨色，炯然夺目，真藏书家不世宝也！入本朝，为居要津者取去。

牧斋一日赴亲朋家宴，肩舆归。过迎恩桥，舆夫蹉跌。致主人亦受倒仆之惊，忽得奇疾，立则目欲上视，头欲翻于地，卧则否。屡延医者诊治，不效。时，邑有良医俞嘉言，适往他郡治疾，亟遣仆往邀。越数日，俞始至，问致疾之由，遽曰："易治，无恐。"因向掌家曰："府中舆夫强有力善走者，命数人来。"于是呼至数人，俞命饫以酒饭，谓数人曰："汝辈须尽量

饱食，且可嬉戏为乐也。”乃令分列于庭之四角，先用两人夹持其主，并力疾趋，自东则疾趋至西，自南则疾趋至北。互相更换，无一息停。主人殊苦颠播，俞不顾。益促之骤，少顷令息，则病已霍然矣。时，他医在旁，未晓其故，俞曰：“是因下桥倒仆，左边第几叶肝搨摺而然。今扶掖之疾走，抖擞经络，则肝叶可舒。既复其位，则木气敷畅，而头目安适矣。此非药饵之所能为也。”牧翁益神其术，称为圣医。

嘉言，本姓朱，江西人，明之宗室也。鼎革后，讳其姓，加“朱”以捺为“余”，后又易“木”以“刖”为“俞”。向往来牧斋之门，结庐城北之麓。少遇异人授以秘方，兼善黄白之术，弟子有祈其术者，辄语曰：“我誓以济世，不以私。先师强授我，然尚不免大谴二：一天殛，一无后。汝愿天殛乎？无后乎？二者必于设誓时愿受其一乃可。”弟子闻而惧，不复请。人或疑其托词以拒，然嘉言实无后。

嘉言治疾，尤加意穷人。药笼中预贮白金，或三星，或四五星。有贫人来就医者，则语之曰：“归家须自检点乃可煮也。”其人如其言，得金喜若天赐，药未进病已释其半。其金即黄白之术成之。闻其炼时，掌火者皆隔以壁，于穴中运扇，不令一人见。然亦不常炼也，炼亦不过十金，多则二十金而止。

嘉言往乡舟过一村落，见一少女子，沙际捣衣，注视久之，忽呼停棹，命一壮仆曰：“汝登岸潜近此女身，亟从后抱住，非我命无释手。”仆如其言。女怒且骂大呼，其父母出欲殴之。嘉言徐谕曰：“我俞某，适见此女，将樱危症，故明救非恶意也。”女父母素闻俞名乃止。俞问曰：“汝女未痘

乎？”曰：“然。”俞曰：“数日将发闷痘，万无可救，吾所以令仆激其怒者，乘其未发，先泄其肝火，使势少衰。后日药力可施也。至期，可于北城外某处来取药无迟。”越数日忽有夜叩俞门者，则向所遇村中少女之父也。言女得烈疾烦燥不宁之状，俞问：“肤间有痘影否？”曰：“不但现影，且现形。”俞慰之曰：“汝女得生矣！”乃畀以托里之剂，其痘发透，此女得无恙。

北门外多败屋，居民多停棺其中。嘉言偶见一棺似新厝者，而底缝中流血若滴。惊问旁邻，则曰：“顷某邻妇死，厝棺于此。”嘉言急觅其人，为语之曰：“汝妇未死！凡人死者血黝，生者血鲜。吾见汝妇棺底血溜甚鲜，可启棺速救也。”盖妇实以临产昏迷一日夜，夫以为死，故殡焉。闻此言，遂启棺，诊妇之脉，未绝于心。胸间针之，针未起而下已呱呱作声，儿产，妇亦起矣。夫乃负妇抱儿而归。

邑有大老某，致仕家居。其夫人年已五十，忽呕吐不欲食。诸医群集，投剂俱不效。邀嘉言视脉，侧首沈思，迟久而出，拍大老肩曰：“高年人犹有童心耶！是娠非病。吾所以沈思者，欲一辨其男女耳。以脉决之，其象为阳里阴，定是男也。”已而果验。嘉言以医名世，其奇效甚多，兹不具载。

顺治二年（乙酉）五月，豫王兵渡江，南京诸臣，相率迎降，致礼币有至万金者。牧斋独致礼甚薄，盖欲表己之廉洁。柬端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百叩首谨启，上贡，计开鎏银壶一具、法琅银壶一具、蟠龙玉杯一进、宋制玉杯一进、天鹿犀杯一进、蕉花犀杯一进、法琅鼎杯一进、文

玉鼎杯一进、法琅鹤杯一对、宣德宫扇十柄、真金川扇十柄、戈阳金扇十柄、百子宫扇十柄、戈奇金扇十柄、真金杭扇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右启，上贡。又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时，郡人张溉，与豫王之记室诸暨曾王佐善，因得见牧翁送礼帖而记之以归。又语溉曰：“钱翁捧帖入府，叩首堂下，致词于王前。王为色动，接礼甚欢云。”

乙酉五月，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奋身欲入池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伦馆于尚书家，亲见其事。后牧翁偕柳出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澄洁可爱。牧翁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愧容。

拂水山庄，在西郭锦峰之麓，牧翁之先垄在焉。依丙舍为别业，曰耦耕堂，曰秋水阁，曰小苏堤，曰梅圃溪堂，曰酒楼，时挈河东君游息其间。每于早春时，梅花将绽，则坐鹢首轻飏而来。令童击鼓舟中，音节清越，谓之催花信。

芙蓉庄，即红豆村，在我邑小东门外。去城三十里，白茆顾氏别业也。牧翁为顾氏之甥，故其地后归于钱。红豆树大合抱，数十年一花，其色白。结实如皂荚子，赤如樱桃。顺治十八年（辛丑），牧翁寿八十，而此花适开。盖距前此开花时已二十年矣。遂与诸名士赋诗以志其瑞（见《有学集》）。至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再结实数斗，村人竞取之。时，庄已久毁，惟树在野田中耳。今树已半枯，每岁发一枝，枝无定向。土人云：“其枝所向之处，稻辄歉收。”亦可怪也。

宏（弘）光僭立，牧翁应召，柳夫人从之。道出丹阳，同车携

手。或令柳策驴而己随其后，私语柳曰："此一幅昭君出塞图也。"邑中遂传："钱令柳扮昭君妆，炫煌道路。"吁！众口固可畏也。

牧翁事本朝，亦不得志。以礼部侍郎内宏文院学士还乡里。丁亥岁，忽为蜚语所中，被逮。急征河东君实为职橐馆。长君孙爱，性暗懦，一筹莫展。牧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托翁所知，百计请改"孝子"二字。今集中刻"庄子，"是求后更定者。

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一士前揖，问："此何服？"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又有题诗寺壁者曰："入洛纷纭意太浓，蓬庐此日又相逢。黑头早已羞江总，青史何曾借蔡邕。宏（弘）光时，牧斋奏请在家修史不许。昔日幸宽沈白马；今来应悔卖卢龙。可怜折尽章台柳，日暮东风怨阿侬。"或云是云间陈卧子所作。

牧翁欲延师教令嗣孙爱，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黄蕴生名淳耀者，足当此席，但其人耿介，未可轻致。惟渠同里侯某，素为亲，嘱之转恳乃可。"牧翁如其言，以嘱侯。侯致钱旨，力为劝驾。黄意不悦，不得已于侯，而应钱聘焉。牧翁相得恨晚。一日，程出海棠小笺视黄，黄问："唱者谁？"程曰："牧翁如君柳夫人作也。子帖括之余，试点笔可乎？"黄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友，固可无嫌。若淳耀则断不可！"后孟阳语牧翁，益加敬焉。

一乡人入城，闻异香浓郁，随风而来。俄妇女数十人，皆靓妆簇拥一彩舆至一大第。居邻各呼伴入第往视，乡人杂于阶下视之，彩舆停置中堂，若有所俟。两旁妇女肃伫久之，俄而，中门启，一白须老人乌巾红履，翔步而出。女从揭帘，扶一丽姝登猩红毡，环佩璆然，珠襦绣披，璀璨夺目。俯首下拜，老人抗颜受之。拜已。携丽姝手，欢然笑语而入。乡人怪之，问于众人之同睹者，始知某宦女从师学诗。白髯老人，即钱学士牧斋也。

牧翁长君孙爱，性暗懦，亦颇迂阔。其居在东城，与海防公署邻比。防署失火，延及内衙。防尊仓猝而出，暂借钱厅事一憩。孙爱出迎，始亦不失礼，及坐定，便问："老公祖何科举人？第几甲进士？"防尊系是满洲，非由科甲，嗫嚅未有以应。一吏从旁微语：系某旂下、某堡人。孙爱默然。未及待茶，拂衣起，进内，不出。防尊大窘而去。

田雄执弘光至南京，豫王幽之。司礼监韩赞周第令诸旧臣一一上谒，王铎独直立。戟手数其罪恶，且曰："余非尔臣，安所得拜。"遂攘臂呼叱而出。曾王佐目击其事。是日，独宗伯见故主，伏地恸哭，不能起，王佐为扶出之。

柳夫人生一女，嫁无锡赵编修之子玉森。柳以爱女故，招婿至虞，同居于红豆村。后柳没，其婿携柳之小照至锡。赵氏亲戚，咸得式瞻。其容瘦小而意态幽娴，丰神秀媚，帧间几栩栩欲活：坐一榻，一手倚几，一手执编，牙签缥轴，浮积几榻。自跋数语于幅端。知写照时，适牧翁选《列朝诗》，其中《闺秀》一集，为柳斟定，故集景为图也。

康熙初，长君孙爱已领乡荐，迎牧翁同居。柳与女及婿，仍居红豆村。逾二年，牧翁病，柳自乡奔候，未几牧翁卒。柳留城

穿丧不及归也。初，牧翁与其族素不相睦，乃托言牧斋旧有所欠，聚百人交哄于堂。柳泣而思曰："家有长嫡，义不受凌削。未亡人奁有薄资，留囤无用，当捐此以赎凶而抒难。"立出千金授之。诘朝群凶喧集如故。宗人闻风来求沾惠者益多。柳遣人问曰："今将奚为？"族人曰："昨所馀者，夫人之物耳，未足赡族。长君华馆连云，腴田绣错，独不可割其半以资贫族耶？"斯时，孙爱闻而惧甚，匿不敢出。柳念，若厌其求，则如宋之割地，赂不尽，兵不止，非计也。乃密召牧斋懿亲及门人素厚者，复纠家仆数辈，部署已定，与之誓曰："苟念旧德，毋渝此言。"咸应曰："诺。"柳乃出，语族人曰："妾资已尽，诚不足为赠。府君之业藏在，期以明日，杯酒合欢，所须惟命。"众始解散。是夕柳果执豕鳞燕，肆筵以待。申旦而群宗至，柳与列坐丧次，潜令仆扃前扉，乃入室登荣木楼，似将持物以出者。久之不出，家人心讶，入视则已投缳矣。大书于壁曰："并力缚凶党，然后报官。"孙爱哭之恸，家人急出，尽缚族人，门闭，无一脱者。而缚束之具，柳于先一日预备之室，故颐刻就缚。柳之女鸣之官。邑令某，穷治得实，击群凶于狱，以其事上闻，悉置之法。牧翁之身死而不至家破者，柳之力也。于是，邑中之能诗者，作殉节诗以挽之。而长洲顾苓作《河东君传》。

桂藩事略

吴逆取亡录

吴三桂借兵记

桂藩事略（二则）

（一）吴逆取亡录

康熙十二年，冬十一月。吴三桂自去其“平西亲王”爵，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据云南反。伪檄所至，叛者四起，势同鼎沸。越五年，僭帝号，旋殪。又三年，王师下云南，其孙世璠自殉，天下大定。余转侧兵间，濒死而幸不死，爰就耳目所及笔之，以见覆亡之祸，实所自取。使当日归藩辽左，克守臣节，则带砺河山，永保无疆之休，岂不懿哉！三桂者，故明武举，沈毅敢战。少时逐一骑，射之堕，下马欲取其首。其人故佯死，突挥刀刃三桂中鼻。故鼻左微凹，目瞻视，隆准，无须。监军太监高起潜爱其勇，认为义子，屡以战功得优叙。不数岁授总兵官，镇守宁远。其先世居徽州，流寓辽东，因家焉。父襄，由武进士起家，官锦州总兵，以援大凌河师溃削职。后从征山东，克登州，复官，荐擢京营都督。岁庚申，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明庄烈帝崇祯十七年也。春二月，流贼李自成自秦犯晋，畿辅大震。议撤三桂兵守山海关，为京师卫。大学士陈演，恐事平以弃地获咎，执不可。越月，贼锋益逼，始决计弃宁远，封三桂平西伯，趣入援。甫及关而京师陷。襄降贼。三桂闻变，逡巡关西，将赴降。自成命降将唐通作书招之，胁襄贻书敦促，中有“吾君已矣，尔父命在须臾，及今早降，不失通侯之位”语。有

陈沅者，字圆圆，故吴妓，美丽善歌，盛畹周奎得之以进御。庄烈帝忧勤国事，不暇顾。饬归奎邸，三桂欲其艳，请于奎。奎盛饰奁具以赠。三桂妻张氏，貌寝而悍，三桂颇惮之，不敢携沅行，留居京都。城陷，为贼将刘宗敏所得。三桂抵苏州，襄使者至，诘知襄被执，笑曰："是胁我耳。我至即释，何患？"复问："陈姬无恙乎？"使者以实告，勃然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遂反旆而东，回山海关，以讨贼复仇，布告远迩。继恐贼大队至，众寡不敌，遣其副将郭云龙、杨坤、孙文焕，乞师于我朝。时，睿亲王率师西征，中途得请，允之。自成闻三桂之来而复返也，命伪丞相牛金星居守。自率精锐二十万，挟庄烈帝、太子、永王、定王及襄，置军中，东击三桂。夏四月十八日，及关，围之数匝。睿亲王兵亦至。三桂突围出谒，即鏖中剃发。二十一日，战于关西一片石，贼败。明日复战，自成按辔登高冈以观，目将眹，见我军戴缨帽如万朵红云，风卷而西，遽策马走呼曰："败矣。"贼众大溃，奔回永平，杀襄于城西之范家庄。狼狈还京，尽屠襄家，并害太子、二王。二十九日，焚宫殿，出阜城门宵遁。三桂追至近畿，传檄入都，言奉太子至。明臣之从贼而留京未行者，备法驾卤簿郊迎。及登辇，则辫而短后衣者，睿亲王也。咸愕眙不知所为，罗拜道左。次日上笺劝进，内院大学士沈文程笑曰："吾主已于去岁登极。此皇叔摄政王也。"众惭而退。三桂知家属被害，愤甚，不入城，蹑贼紧追。又败之望都、真定间。时，尚未知圆圆消息也。贼被追急，尽弃所掠辎重妇女，疾趋山右。三桂前部得圆圆于途，报至，大喜，于营次设锦幄鼓吹前导迎以归。逐北至固关。班师为襄发丧，乞赠恤，得旨俞允，并授三桂为平西王。旋从大

将军英亲王征自成于陕西，自襄阳、武昌东下至九江而还。命赴镇锦州。时，顺治二年，三桂年三十四。居久之，郁郁不自得，求剿贼自效。五年，移镇汉中，与都统李国翰败大同叛镇姜瓖逆党于延安、榆林等府。复征流贼张献忠余党之扰四川者，击走孙可望、白文选、李定国等。克成都、叙州、重庆。驻师绵州，部下恣淫掠。巡按御史郝浴劾三桂骄纵观望，三桂怒，诬浴欺罔冒功，浴坐谪徙，三桂叙功增俸。子应熊，张氏出也，尚主为相硕额驸，授爵三等子。十四年，诏三桂为“平西大将军，”进征贵州。师久无功，还驻遵义。先是，可望等，因明桂王朱由榔建号永历，称帝于粤，降附之。寻与定国隙。定国奉永历入云南，可望攻之不胜，赴长沙军前降。入都具言云南可取状。三桂欲自以为功，亦具疏请命分兵三路：平南大将军、信郡王、经略大学士洪承畴，由湖南取道贵州进；征南将军卓布泰由广西进；三桂由四川进。十六年正月，合攻云南城。永历走永昌，奔入缅甸。三桂追至腾越州，州西南百余里即缅境，中原地尽处也。明将马宝、李如璧、狄三品、塔新策及景东等处土司俱归顺。乃振旅还，召信郡王洪承畴回，留三桂管滇事。承畴将行，三桂问自固之策，承畴曰：“不可使滇中一日无事。”三桂谨受教。承畴至京，即以岩疆难靖，请援明黔国公沐英世镇例，移藩久镇。三桂遂奉命镇滇，督、抚均授节制。是年，元江土司那嵩叛，三桂平之，以其地为元江府。嗣部臣以云南岁需饷饷至九百余万，议裁兵。三桂奏言：“边孽未除，宜如旧。并请发兵入缅。”疏言：“渠魁不殄，有三患二难：李定国等引众四扰，患在门户；土司反覆，易被煽动，患在肘腋；投诚将士，乘机生心，患在腠理。且滇中米粮腾踊，耕作半荒，养兵难，安民亦难。惟有剿净根

株，庶克一劳永逸。”诏如所请。授内大臣爱星阿为定西将军，会同进师。三桂檄谕缅人以出兵故，令缚永历以献。自率大队，由腾越出边。是时，永历就食缅人，为所制，与定国等隔绝不通，已不能有所为。移书三桂乞哀曰：“将军新朝之勋臣，旧朝之重镇也。世膺爵秩，藩封外疆。烈皇帝之于将军，可谓甚厚。讵意国遭不造，闯贼肆恶，突入我京城，殄灭我社稷，逼死我先帝，杀戮我人民。将军志兴楚国，饮泣秦廷，缟素誓师，提兵问罪，当日之本衷，犹未泯也。奈何凭借大国，狐假虎威，外施复仇之虚名，阴作新朝之佐命？逆贼授首之后，而南方土宇非复先朝有也。弘光殄祀，隆武就诛。仆于此时，几不欲生。犹暇为宗社计乎？诸臣强之再三，谬承先绪。自是以来，一战而楚地失，再战而东粤亡，流离惊窜，不可胜数。幸李定国迎仆于贵州，接仆于南安，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争矣。而将军忘君父之大德，图开创之丰功，督师入滇，覆我家室。仆由是远渡沙漠，聊借缅人以固吾圉。山遥水远，言笑谁欢！既失世守之封疆，苟全微命于蛮服，只益悲矣！乃将军不避艰险，请命远来，提数十万之众，穷追逆旅之身，何视天下之不广哉！岂天覆地载之中，独不容仆一人乎？抑封王锡爵之后，犹欲歼仆以邀功乎？第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毁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鸮》之章，能不惨然心恻乎？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若父乎？仆今日兵衰力弱，茕茕孑立，区区之命，悬于将军之手。如必欲仆首领，则虽粉身碎骨，血溅草莱，所不敢辞。若其转祸为福，或以退方寸土，仍存三恪，更非敢望。倘得与太平草木，同沾雨露于新朝，

惟将军是命。冀裁之。”三桂不答。自木邦趋缅城，师次旧挽坡。缅人惧，持贝叶文纳款，给永历曰：“晋王李定国至矣，请出就晋王军。”并其太后马氏、后王氏、太子慈烜及公主、公女等，异送三桂营。顺治十八年十二月朔日也。康熙元年正月捷闻，晋爵亲王，并命贵州亦归管辖。三桂拥永历还滇，内大臣爱星阿议所以处之，三桂曰：“宜骈首。”爱星阿不可，将军卓罗曰：“彼曾为君，全其首领可也。”四月二十五日，三桂命其将杨坤、夏国相等，进帛于滇城之篦子坡，太子等皆就缢，复焚其尸。遣送太后及后北上，中途均扼吭死。明社之屋，虽由闯贼，然例以宋室崖山，实亡于三桂手。此后郑氏负隅海外，虽仍以永历纪年，其实扶余自王。金炉朱火，自兹熄矣。初，三桂之追李贼也，得所弃资无算。既镇滇黔，复以水西土酋安坤、迤东土酋王耀祖、禄昌贤、乌撒土女酋陇氏等不廷，削平之，收其地。分设大定、开化、黔西等府、州。土官咸世袭，厚敛多藏，积数百年，悉为三桂有。又徇西番蒙古意，请于北胜州互市茶马。令人往普洱及川潮产茶处所，采运交易。继请以原籍沐天波庄田为藩庄，假称滚渠筑城。广征关市榷税、盐井金矿铜山之利。值番苗自相仇杀，辄以边警入告，岁糜饷银千余万，延不请核。由是富甲天下，渐蓄异志。挥金以要结人心，赏赉馈遗，动以数万计。文武官之铨除到滇者，阴遣私人诱令赘身藩下，给身价银，多者数万，少亦万余，视其才为等差，俾为己用。所部将卒，皆百战之锐，且多李自成、张献忠二贼部下窜蹙来归者。饵以厚利，无不愿效死力，益思发难而无以为名。爰即永历所居五华山作新府，重楼复道，规制拟大内。又为园于西郊外，名“安阜园。”园圜圆转已长，张氏亦老，更罗数艳治，以歌舞自娱。会

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自陈老病，愿归藩辽左，诏从所请。三桂于十二年七月，亦诡请移藩。疏入，下廷臣会议，有言三桂镇服苗蛮，不可移者。有言撤藩后必多拨禁旅往守，纷扰民驿，宜仍令留镇者。独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以"边陲静晏，三桂不应仍镇云南。"议上，特允三桂撤归锦州，遣侍郎哲尔肯、学士傅达礼赍诏，谕曰："自古帝王平定天下，咸赖师武臣力。及海宇宁谧，必振旅班师，俾封疆重臣，优游颐养，赏延奕禩，诚巨典也。王镇守岩疆，厥功懋焉。但念年齿已高，久驻遐荒，眷怀良切，故允王所请。王其率属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旦夕觐止，君臣偕乐。至一应事宜，已命所司筹庇周详。王至，即有宁宇，无以为念。"并预给藩下官兵半年俸饷，以便趣装。三桂初意要旨慰留，可从容部署。命下，愕然气沮，日与心腹将士吴应麒、吴国贵、刘茂遐、方光琛、夏国相、胡国柱、卫璞等，谋所以举兵。茂遐谓："明亡未久，宜立明后奉以为君。老臣宿将，当有愿为前驱者。"光琛曰："出关乞师，犹可以力弱自解。永历已窜缅中，必擒而杀之，此不可解矣。况功成之后，万不能终守臣节，篡子坡之事，可一再行之乎？"遂不用茂遐策。哲尔肯等至滇，三桂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行，阴扼各关隘，听入不听出。先三日，集所属都统及四镇十营总兵何进忠、高得捷、马宝、高起隆、刘之复、陶继智、廖进忠、林兴珠、张足法、王屏藩、王会范、齐韩等，发兵反，杀巡抚朱国治，遨按察使李兴元、知府高显辰、同知刘昆，胁之叛。弗从，幽絷之。显辰佣药死，兴元、昆锸置瘴地，哲尔肯等被留。提督张国柱，总兵杜辉、柯铎，布政使崔之瑛，提学道周昌，知府冯苏等以下官，并从逆。三桂年六十二矣。自称"都招讨大元帅，"以明年为周

王元年，铸钱曰“利用通宝，”蓄发易衣冠，帜色用白，步骑皆以白毡为帽。先一年冬，滇中雷电风雪，一时兼作。是年夏，西寺塔顶铜凤有声呜呜，数日不止。又有异鸟来集，展翼方丈余，状貌丑怪，博物者不能识其名。人咸知为不祥，而三桂不悟也。川湖总督蔡毓荣，得云贵总督甘文焜报，飞章告变。上以荆州为咽喉要地，关系最重。遣前锋统领硕岱，先率禁兵兼程往守，以遏贼势。寻授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师继进，分命将帅选劲旅，先后赴武昌、西安、汉中、安庆、京口、兖州、太原诸要地，供调遣。诏削三桂爵。宣谕中外：“凡陷贼官员军民，或心存忠义，不能自拔。或被贼驱迫，畏罪怀疑。但能归命输诚，悉赦已往，不复究治。其藩下人出仕各直省者，虽有父子兄弟在云南，概不株连治罪，各宜安心职守，无怀疑虑。”三桂子应熊尚主在京，廷臣咸请逮治。诏：“且拘禁，事平再议。”犹欲三桂悔悟自投，曲赐矜全也。贼将马宝先驱至贵阳，提督李本深应之，贵州巡抚曹申吉、总兵王永清、崔世禄降贼。总督甘文焜度不能支，将十余骑趋镇远，冀扼贼东窜。副将江义已受逆命，以兵围之，文焜自缢。贼进陷沅州、辰州，直逼长沙。十二月朔日，三桂伪署郭壮图为大将军，留守云南。自领胡国柱等东行，岁杪至贵州，十三年正月至镇远，遣吴国贵、王屏藩、夏国相等，分扰楚、蜀，犯陕、甘、江西。致书平南、靖南二藩，要约同叛。潜使间谍赍伪札伪印，四出煽诱。于是四川提督郑蛟麟、巡抚罗森、总兵谭宏、吴之茂，襄阳总兵杨来嘉，郧阳副将洪福，长沙副将黄正卿，广西将军孙延龄、都统线国安、提督马雄，陕西提督王辅臣，靖南王耿精忠，福建巡抚刘秉政、总兵曾养性，潮州总兵刘进忠、副将张星耀，温州总兵祖

宏勋，高州总兵祖泽清，并从逆。伪总兵杨宝荫寇常德，其父原任提督杨明遇为内应，城遂陷。三桂至常德，具疏付哲尔肯、傅达礼还奏，廷臣以三桂疏词狂悖，怙恶不悛，其子孙即宜凌迟处死，以消内变。上念应熊久在近侍，不忍加戮，将应熊及子世霖处绞，其余幼子免死入宫，三桂闻之大恨。自常德至松滋，窥取荆州，使贼将刘之复、高得捷等，掠肇庆、宜昌、袁州，分我兵力。"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亦受三桂"辅德亲王"伪爵，据广州叛。提督严自明、巡抚陈洪明、总兵苗之秀等附之。精忠复通使郑成功之子锦于台湾，招令渡海内犯。时，惟畿辅、河南、山左、右与江南财赋之区，尚宴然无事。他如云、贵、陕、甘、两粤、闽、蜀、湖南、江右及湖北之郧阳，浙江之宁、绍、金、衢，江南之祁、歙，贼氛几遍。幸赖圣谟广运，先机独断。贼未至而制贼之师先已在途，或已莅止，贼计渐窘。未几，尚之信、耿精忠、王辅臣、郑蛟麟、祖泽清、刘秉政、曾养性、刘进忠、严自明、苗之秀、林兴珠等，先后反正。孙延龄谋归顺，为三桂从孙世琮所袭杀。郑锦败回厦门。贼将高得捷、线国安、马雄、刘之复等相继死。三桂妄冀得荆州后，非长驱北犯，即顺流东下。乃五年之久，卒不能越湖而北。徘徊岳麓，愤恚无所逞。贼党思悦其意，相率劝进。十七年三月朔，改衡州为定天府，僭帝号。建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应熊庶子世璠为太孙，加郭壮图、方光琛为大学士。擢王公良、巴养元、陈君极、王绪、李继业等为将军。余党进爵有差。将设朝，淫雨泥泞，借松针于地，始克成礼。既受贺，有犬登其案而坐，三桂心恶之，遂病噎，继以下痢，口不能言。八月十七日毙于衡州。贼众匿丧不发，请世璠奔丧，郭壮图力阻不行。九月，伪后张氏死。十月始

发丧，运柩回滇。十一月，世璠僭号，改元洪化。立郭壮图女为伪后。召曹申吉等入滇辅政。申吉及罗森、冯苏、杜辉等，各谋归正。事泄，死。十八年，贼将吴应麒败于岳州，弃长沙、衡州，退守贵阳。吴世琮死于广西。洪福、郭义、柯铎，咸输款。吴国贵中炮死。十九年，召顺承郡王还京，认贝子彭泰为定远平寇大将军，蔡毓荣为绥远将军，同将军赉塔穆占、赵良栋，总督董卫国等协力进征。王屏藩、陈君极自杀，吴之茂就擒，杨宝荫、杨来嘉、崔世禄、李本深降，谭宏死，吴领麒为郭壮图所缚。贼弃贵州奔云南，大兵鼓行而前。二十年二月，薄云南城。世璠以围急，召马宝、胡国柱、夏国相等归援。国柱穷追自经，王绪焚死，宝与国相、王永清、江义、巴养元、王会、高起隆、张足法、李继业等乞降。城中樵采路绝，人相食。十月二十八日，世璠御伪殿，刎颈不殊，再刃乃死，伪后郭氏殉焉。壮图阖室自焚，伪将军何进忠、线缄等，开城迎大兵入，云南平。擒方光琛，磔于市。戮世璠尸，函首驰献。逆产、亲属，俱籍没、缘坐。马宝等以次伏诛。析三桂骸骨，传示天下。距谋叛时恰八年云。

此书自署"苍弁山樵"，当是浙西人撰。所叙三桂琐事，较国史《逆臣传》为详。以视《庭闻录》则稍简，《庭闻录》者，南昌刘健著。其父昆官云南同知，抗节不屈，三桂戍之腾冲卫。大军平滇，得复职。健追叙所述，故以"庭闻"名。内言：三桂轻财好士，人有一长，收录无弃。以曾为傅宗龙部将，视宗龙子汝如亲兄弟。王府门禁甚严，汝非时出入，侍卫不敢诘。宁都曾应遴，于三桂有恩，其子传灿游滇，三桂以十四万金赠行。巡抚袁懋功内召，馈以十万

金。李天洛予告，亦以三万金为赆。知县以上官，有才望素著及仪表伟岸者，皆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昆初至滇，胡国柱代三桂报谒，随遣客道意，袖出冯某投身契一纸云，立卖身婚书楚雄府知府冯苏，本籍浙江临海县，今同母某氏，卖到平西王藩下，当日得受身价银一万七千两，后署媒人胡国柱。昆常言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凡卖身者皆师事国柱也。国柱，号怡斋，顺治甲午举人，与夏国相、卫朴、郭壮图，皆三桂婿。三桂爱姬，有称“八面观音”者，故宗伯南昌李明睿家妓，城破为蔡毓荣所得。又有“四面观音”者，亦美姿容，后归征南将军穆占。陈圆圆先死矣。所宝“三异物”，一驺虞皮，白章黑纹，得之宁远。一红宝石帽顶，径寸长二寸许，光照数丈，炎炎如火。一大理石屏，高六尺，山水木石，浑然天成，似元人名笔。本沐氏旧物。籍录时，伪宫中财物充牣，绫缎折叠方，多至数库。有蹇而泰者，字文定，昆明人。本庠生，少为孙可望所阉。可望败，削发为僧，复入三桂府，专掌图籍，博学善诙谐。三桂或盛怒，以微词解之，恒冰释。赵良栋携以入都，曰：“此吴逆宫中帐幔也。”以徼诸将所擅取者，皆不能匿。昆见僭元伪诏，析其字曰：“昭为斜日、刀口，日斜不久，刀口不祥。武之文，止戈也；贼亡无日矣。”颇足以资谈助。又言：马宝，字城璧，幼时即为歙贼人，稍长为盗，狡黠善战，性反覆，号“两张皮”。然好与士大夫游，枚子自谡倜傥儒雅，有诗集行世。王绪，字继志，美丰姿，鬈发覆地，温雅如书生。及疾呼搏战，持矛盘舞，无不辟易。方光琛，字献廷，明礼部

尚书一藻子。刘茂遐，字元初，四川诸生，曾为刘文秀伪中书。韩大任，字非有，能诗，好食雄黄，为伪扬威将军。继高得捷守吉安，被围久。三桂使马宝、王绪、陶继智往援，宝先遣谍从水关入报。大任疑其诈，谍曰：马帅虑此矣，临行嘱以棒槌二字示信，大任默然良久，曰：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胄见发，我当出会。宝等进师，阻水不能达城下，城中寂然，无一炮相应，遂溃。大任弃吉安遁。其趋闽而降于康亲王，则孙旭为之也。旭，湖州人，少机警知书，入武学。耿逆反，时客姚启圣幕。貌既修伟，又有口才，启圣悦之。旭请招某山寇，寇受抚，随旭至县，县令待以宾礼。有捕役素恨旭，白令曰：旭所招盗，名在捕中有年矣。按牍良然。于是执旭及盗鞫讯具服，械赴浙省。系臬司狱，移旭还县，出北新关，遂与解役逸。七日而至建昌府，诣耿逆伪帅乐灿军，改姓名为王怀明。自言聚兵起义，不幸而败，灿及参军周发祥信之，为其衣冠，署伪职。灿败，旭随发祥以残卒千人归大任，一见相契。大军围吉安，简亲王、安亲王皆谕大任降。时，康亲王偕启圣经略闽事。旭欲大任就启圣，招降者至，皆阻不允。都统哲尔肯复自赣州遣宁都魏祥至，旭恐大任为所动，构祥杀之，力怂大任降于闽。旭以招降功，当以道员用。乞假归里，则一门血属，死无孑遗。庐舍亦毁，遂祝发号“谛晖”，主持浙之灵隐寺。虽连缀所及，非三桂事，亦足以广异闻。按，谛晖初住灵隐，有石揆者夺其席，即避居云楼。石揆死，复为灵隐长老，寿至百余，始寂。曾计脱故友恽日初幼子于厮养中，取名寿平，教之读书，以画名于世。书中历举诸逆党独遗大任名，殆即谛晖所

著，故讳之欤？所叙四镇十营，与《庭闻录》所列十总兵名，大半不同。冯苏反正后，官至刑部侍郎，走死于滇，均不免传闻异词。又按，世所传《四王合传》言：闯贼李自成，自山海关败还京，命伪将上城巡守，而遣唐通出战，为三桂将马有威所杀。自成复令挟吴襄登城以招三桂，三桂射死挟者，自成乃斩襄。后三桂镇云南，奉诏移藩。始则伪为永历被寝，易故明衣冠往谒。继命前队先行，自拥大军殿后，日行三十里。行数日即称疾不起，以言激诸将，诸将忿，袭杀抚臣，持其首入。三桂顿足失声，以头抢地曰："尔辈杀我，尔辈杀我，即尔辈亦族矣。"诸将呼曰："惟有反耳。"三桂乃喜。甫至湖南，遽僭大号，改常德府治为行宫，易黄瓦不及，以漆黝之。逮戊午年，王师集湖南，三桂已退守成都。李本深见势不支，降于大将军图海，其婿胡国柱亦归顺。时值中秋，三桂方拥歌姬，临轩玩月。忽国柱变闻，大呼曰："吾事去矣！"气噎仆地遽绝。夏国相等，扶其孙世璠于柩前嗣立。筑围寝于成都。大兵破蜀，发其冢，粉其骨为尘，无余骼焉。揆诸事理，多不合：三桂追贼至近畿，自成已先遁，未闻凭城以守。襄之见杀，未必在挟以登城之日。唐通随贼至晋，复降于我朝，以总兵官守保德州，晋爵一等子，康熙三年乃死。三桂虽请移藩，先未出滇城一步，耽反，集文武计事，执巡抚朱国治杀以威众，而后起兵。非部下所袭杀，其僭帝称，系十七年三月在衡州事，八月即毙于衡州，未尝远至成都。世璠嗣立，亦非柩前。李本深于十九年始在贵州反正，械至京磔死。胡国柱，至二年兵败缢死，初未输款。传又言："世祖宾天，三桂入临，虑廷议见

留，乃提兵远道络绎启行。前驱至燕，居民咸走匿，朝廷恐有变，令于京城外搭厂设祭而去。其反也，奉使笔帖式王新命，乘间得脱，疾驰五昼夜至京师，赴兵部告变。至则以手抱柱，目上视，气厥不能言，堂吏见状知有异，以汤灌之，半日始苏，乃大言，曰：吴三桂反，抚臣被杀，使臣见执矣。”此诚齐东野人语。顺治十八年春，三桂方偕大将军爱星阿统师入缅，谋擒永历，焉得分身术提兵北上？且三桂虽横，未奉诏旨，何敢拥兵而行？既已到京，亦不难谕令单骑入城。决无令其搭厂野祭之理。至滇南距京八千余里，中又间以江河，即八百里急递，亦非五昼夜能达。况以一人纵极精悍，力驰百里，气将不属。岂能昼夜不息，奔走八千余里之遥？凡所云云，似不若此书之犹足征也。时同治九年庚午秋九月沤矶钓叟识。

（二）吴三桂借兵记

吴三桂者，辽东人也。父襄，明崇祯间，官锦州总兵。娶祖大寿妹，生三桂。以武举从征，累叙勋伐。后襄坐事下狱。擢三桂总兵，守宁远有功。当是时，虏焰盛，屡遣三桂舅大寿来招降，三桂终不听。会流寇起，中朝乃封三桂“平西伯”，并起襄提督京营，将五十万人入卫。初，三桂饮嘉定伯周奎家，悦歌女邢圆圆，以千金购之。会边警遄行，不及偕，奎乃送圆圆于其父襄所。未几，流寇陷京师，襄为李闯所胁，令以书招三桂。时三桂方自宁远入援，进次滦州而家人适至，乃即召入，问曰：“老将军无恙耶？”家人曰：“已降贼矣。”三桂默然。又曰：“老

夫人无恙耶？”家人曰：“同老将军俱被囚矣。”曰：“夫人无恙耶？”家人仍对如前。三桂俱默然，乃猝问曰：“邢夫人无恙耶？”曰：“邢夫人已经贼将刘宗敏掠去矣。”三桂闻之，乃大怒，拔剑拂衣而起，击案切齿奋詈曰：“吾不誓杀此贼，以还我圜圜者，非丈夫也。”头发上指，目眥尽裂。遂作书绝交。驰归山海关，遣其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赴满洲乞师。时，正虏酋福临顺治元年四月也。狡虏方思闯关寇中原，至是，遂乘机遣多尔衮统师至宁远。三桂乃遗多尔衮书曰：“三桂初蒙先帝拔擢，以蚊负之身，荷辽东总兵重任。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王亦知之。今我国以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令三桂弃宁远而镇山海，思欲坚守东陲而巩固京师也。不意流寇逆天犯阙，以彼狗偷乌合之众，何能成事？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潜称尊号，掳掠妇女财帛，罪恶已极，诚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志已离，其败可立而待也。我国积德累仁，讵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文公、汉光武之中兴者，容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恩深厚，悯斯民之罗难，拒守边门，欲兴师以尉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罢，大功也。况流贼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

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多酋得书，乃命汉军贲红衣炮，往山海关进发。癸酉，师次拉搭拉，复三桂书云：“向欲与明修好，屡行致书，若今日则不复出此，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期灭此贼，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不共流贼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与我为敌，今勿因前故为疑，昔管仲射桓公中钩，后用为仲父。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爵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二则身家可保。世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三桂得书感之，于是乃从虏兵，与闯将大战于“一片石。”败之，追奔四十里。闯遂杀襄，尽屠其家属于京师，即夕奔都遁。三桂与阿济格追杀至山西乃还。则福临已入都僭尊号矣。由是三桂遂降。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清代野史 第六辑
作者=
页数=364
SS号=10114961
出版日期=